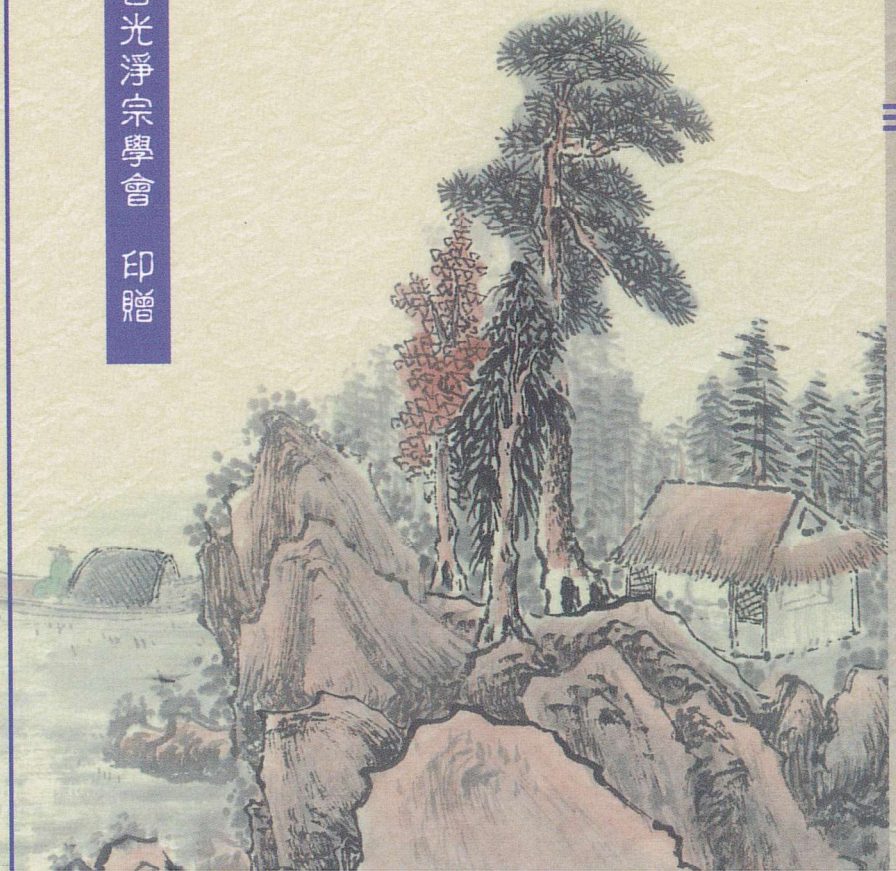
文昌帝君

陰騭文廣義節錄

香光淨宗學會 印贈

文昌帝君，現聖賢身而說法，著《陰騭文》，以訓士子，發端即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明乎人生必有後世，未嘗斷滅也。繼之以「如我存心，天必賜福」，明乎善惡必有徵應，纖毫不爽也。







清・周安士居士著

安士全書

重刻安士全書序

淫殺二業。乃一切衆生生死根本。最難斷者唯淫。最易犯者唯殺。二者之中。淫則稍知自愛者。猶能制而不犯。然欲其意地清淨。了無絲毫蒂芥者。唯斷惑證眞之阿羅漢。方能之耳。餘則愛染習氣。雖有厚薄不同。要皆纏綿固結於心識之中。從劫至劫。莫能解脫。殺則世皆視爲固然。以我之強。陵彼之弱。以彼之肉。充我之腹。只顧一時適口。誰信歷劫酬償。楞嚴經云。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啗。惡業俱生。窮未來際。古德云。欲得天下無兵劫。除非衆生不食肉。又云。欲知世間刀兵劫。須聽屠門半夜聲。既有其因。必招其果。不思則已。思之大可畏也。安士先生。恭稟佛

敕。特垂哀愍。因著欲海回狂以戒淫。萬善先資以戒殺。徵引事實。詳示因果。切企舉世之人。同懷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眞心。永斷傷風亂倫。以強陵弱之惡念。又欲同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因將文昌帝君陰騭文。詳加註釋。俾日用云爲。居心行事。大而治國安民。小而一言一念。咸備法戒。悉存龜鑑。由茲古聖先賢之主敬愼獨。正心誠意。不至徒存空談而已。如上三種。文詞理致。莫不冠古超今。翼經輔治。因其以奇才妙悟。取佛祖聖賢之心法。而以雅俗同觀之筆墨發揮之故也。雖然。已能戒淫戒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若不了生脫死。安能保其生生世世。不失操持。則恆生善道。廣修福慧。不墮惡趣。彼此酬償者。有幾人哉。而了生脫死。豈易言乎。唯力修定慧。斷惑證眞者。方能究竟自由。餘則縱令尊爲天帝。上而至於非非想天。福壽八萬

大劫。皆屬被善惡業力之所縛著。隨善惡業力之所輪轉耳。因是特依如來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之法。薈萃淨土經論要義。輯爲一書。名曰西歸直指。若能一閱是書。諦信不疑。生信發願。求生西方。無論根機之利鈍。罪業之輕重。與夫工夫之淺深。但能信願眞切。持佛名號。無不臨命終時。蒙佛慈力。接引往生。既往生已。則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悟自心於當念。證覺道於將來。其義理利益。唯證方知。固非筆舌所能形容也。此係以己信願。感佛慈悲。感應道交。獲斯巨益。校仗自力斷惑證眞。了生脫死者。其難易奚啻天地懸隔而已。現今外洋各國大戰數年。我國始因意見不同。竟成南北相攻。加以數年以來。水風旱潦。地震土匪。瘟疫等災。頻迭見告。統計中外所傷亡者。不下萬萬。痛心疾首。慘不忍聞。不慧濫廁僧倫。未證道果。徒存傷世之心。毫

無濟人之力。有同鄉芹浦劉在霄先生者清介之士也。世德相承。篤信佛法。今夏來山見訪。談及近來中外情景。慼然曰。有何妙法。能爲救護。余曰。此是苦果。果必有因。若欲救苦。須令斷因。因斷則果無從生矣。故經云。菩薩畏因。衆生畏果。遂將安士全書示之。企其刊板廣傳。普令見聞。同登覺岸。先生不勝歡喜。即令其甥趙步雲出資七百元。祈余代任刊事。憶昔戊申。曾勸李天桂刊板於蜀。彼即祈余作序。後以因緣不具。事竟未行。今蒙劉公毅然贊成。殆非小緣。竊以袁了凡四訓。爲改過遷善之嘉言。俞淨意一記。爲至誠格天之懿行。其發揮事理。操持工夫。最爲嚴厲純篤。精詳曲盡。因附刊於陰騭文廣義下卷之後。蓮池戒殺放生文。爲滅殘忍魔軍之慈悲主帥。省庵不淨觀等頌。爲滅貪欲魔軍之淨行猛將。省庵勸發菩提心文。爲沈淪苦

海衆生之普度慈航。爰附於三種法門之後。譬如添花錦上。置燈鏡旁。光華燦爛。悅人心目。果善讀之。則不忠不恕之念。忽爾冰消。自利利他之心。油然雲起。從茲步步入勝。漸入漸深。不知不覺。即凡情而成聖智矣。庶可了生脫死。永出輪迴。面禮彌陀。親蒙授記。謹爲閱此書者賀曰。久沈業海。忽遇慈航。遵行忠恕。歸命覺皇。信眞願切。執謝情亡。感應道交。覲無量光。餘詳戊申序中。茲不復贅。民國七年歲次戊午六月十九日古莘釋印光謹述。

又序 此係光緒戊申蜀士李天桂請作

大矣哉吾心本具之道。妙矣哉吾心固有之法。寂照不二。眞俗圓融。離念離情。不生不滅。謂之爲有而不有。不有而有。謂之爲空而不空。不空而空。生佛皆由此出。聖凡俱莫能名。類明鏡之了無一物。而復

胡來漢現。猶太虛之遠離諸相。不妨日照雲屯。正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本覺心中。圓具諸法。乃如來所證之無上覺道。亦衆生所迷之常住眞心。三教聖人。依此心性。各垂教跡。廣導羣萌。由是尼山抉誠明之奧。作修齊治平之軌。柱史說道德之經。陳長生久視之術。大覺世尊。稱法界性。示眞如心。演背塵合覺之道。立不生不滅之宗。雖淺深大小不同。世出世間有異。要皆不外即吾心本具之理。以發揮演暢之。普令含識。稱性起修。即修顯性。消原無之幻妄。復本有之天眞。永出迷途。誕登覺岸而後已也。文昌帝君。於宿世中。心敦五常。躬奉三教。自行化他。惟欲止於至善。功高德著。遂得職掌文衡。恐末學無知。昧已永劫常住之性。因作文廣訓。示吾一十七世之言。妙義無盡。誰測淵源。註解縱多。莫窺堂奧。致令上下千古。垂訓受訓。皆有遺

憾。不能釋然。安士先生。宿植德本。乘願再來。博極羣書。深入經藏。覺世牖民。引爲己任。淑身變俗。用示嘉謨。以奇才妙悟之學識。取靈山泗水之心法。就帝君隨機說法之文。著斯民雅俗同觀之註。理本於心。詞得其要。徵引事實。祛迷雲於意地。闡揚義旨。揭慧日於性天。使閱者法法頭頭。有所仿效。心心念念。有所警懲。直將帝君一片婆心。徹底掀翻。和盤托出。俾千古之上。千古之下。垂訓受訓。悉皆釋然。毫無遺憾。而又悲心無既。慈願莫窮。欲使斯民推忠恕以篤胞與。息刀兵而享天年。守禮義以敘彝倫。好令德而遠美色。因著戒殺之書。曰萬善先資。戒淫之書。曰欲海回狂。良由世人殺業最多。淫業易犯。以故不憚煩勞。諄諄告誡。又以泛修世善。止獲人天之福。福盡墮落。苦毒何所底極。乃宗淨土經論。採其逗機語言。集爲一書。名曰西歸直

指。普使富貴貧賤。老幼男女。或智或愚。若緇若素。同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世界。迴出輪迴。直登不退。謝妄業所感之苦。享吾心固有之樂。前三種雖明修行世善。而亦具了生死法。後一種雖明了生死法。而亦須修行世善。至於惠吉逆凶。縷析條陳。決疑辨難。理圓詞妙。其震聾發聵之情。有更切於拯溺救焚之勢。誠可以建天地。質鬼神。羽翼六經。扶持名教。允爲善世第一奇書。與尋常善書。不可同日而語。不謂之菩薩乘本願輪。現居士身。說法度生者。吾不信也。不慧少讀儒書。罔知孔孟之心傳。長學佛乘。未悟如來之性體。迄今年臨知命。見等面牆。徒有樂善之心。毫無利人之力。欲將此書。刊刻流布。無奈貧無卓錐。兼以懶於募緣。因是多年。未償所願。西蜀居士李天桂。夙具靈根。篤修善行。企得無上佛法。朝禮普陀名山。於法雨禪寺。偶然

會遇。若非宿緣有在。何以邂逅如斯。乃屈膝問法。詢求出要。余因示以力敦倫常。精修淨業。自利利他。唯此爲要。若能躬行無玷。方可感化同人。倘所行不符所言。乃奉法反以壞法。彼世之德不加修。而善不力遷者。非無修德遷善之資。乃無良師益友以身率之故也。即贈以此書。令詳悉披閱。務使己之動作云爲。與書之指示訓誨。相契相合。無少參差。庶幾可耳。彼遂若獲至寶。慶幸無已。發願刊板。用廣流通。又祈作序。普告同人。因不揣固陋。略述顛末。其有欲致君澤民。修身齊家。教子孫以希聖賢。悟心性以了生死者。請熟讀而力行之。當不以吾言爲謬妄也。

又序 此光緒七年張守恩重刻序

曩者予未學佛。客有以周安士先生全書示予者。予繙閱數篇。即憤

形於色。有不欲觀之者矣。客驚詢曰。子何爲其然也。予曰。安士先生所言。與某先生大相齟齬。子以安士先生所言爲是。然則某先生所言非歟。客笑曰。子氣太盛。此豈鬥諍法哉。某先生與安士先生。其造詣均非我輩所及。我不敢以蜉蝣撼大樹。子乃欲以螢火燒須彌耶。是非姑不具論。今設有人於此。不知有後世。不信有因果。而熾然爲惡。又設有人於此。亦知有後世。亦信有因果。而熾然爲善。此二人者。孰優孰劣。予亦笑應之曰。子何視予之卑也。此而不辨優劣。殆有鼻而不知香臭者歟。客曰。然則子亦何惑於安士先生之全書也。予曰。子雖善辨。然惠迪之吉。從逆之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若是者吾儒亦言之屢矣。何必廣引佛經乎。客曰。子殆未之深思也。蓋因果報應之理。非合三世則不圓。而三世因果之詳。惟

佛一人乃能說。故安士先生不避譏嫌。大聲疾呼。警寐者而使覺。亦猶某先生著書傳後之心也。予意稍平。因復笑曰。子姑竟其說。奚復藏頭露尾。爲客乃正色而告曰。某先生所言。世間法也。安士先生所言。世間法而通於出世間法者也。言言血淚。字字金錍。其苦口丁寧。誠心教誡。雖賢父兄之訓其子弟。殆有過之。無弗及也。全書具在。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奚必予之喋喋不休耶。客遂留以授予。予因再拜受而讀之。初紬繹其文辭。繼會歸其旨趣。忽覺豁然貫通。悲喜交集。如迷途值導師。如重病服良藥。如昏衢得寶炬。如苦海遇慈航。不禁喟然而歎曰。若不獲觀是書。幾於一生虛度矣。然非善友如曩客者。則予亦終其身。不知有後世。不信有因果而已矣。嗟乎。人身難得。妙法難聞。受苦三途。是誰招報。昔人云。曾爲浪子偏憐客。因書獲觀

是書之緣起。以告後之讀是書者。

陰騭文廣義原序

易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言。作善。降之百祥。左氏言。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故知福善禍淫。乃宇宙中必然之理。三教宗旨。無異同也。儒者聞因果之說。出於釋氏。遂以惠迪從逆。吉凶影響之事。盡歸佛門。謂人死無復有後世。善惡不皆有報。而無忌憚者。遂樂得爲小人矣。文昌帝君。現聖賢身而爲說法。著陰騭文。以訓士子。發端即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明乎人生必有後世。未嘗斷滅也。繼之以如我存心。天必錫福。明乎善惡必有徵應。纖毫不爽也。迨其篇終。直曰。見先哲於羹牆。愼獨知於衾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尤見救世苦心。眞誠切摯。非皆吾儒所當奉以周旋。罔敢隕越者乎。玉峰周子。縱觀三

教之書。折衷百家之論。爲之句詮字釋。縷析條分。而又推廣其未盡之旨。發所未聞。掃盡迂腐之庸談。大破管窺之陋說。滔滔十萬餘言。號爲陰騭文廣義。蕭子頌僖讀而快之。惜其剞劂未半。即捐貲領袖。又得顧子受祺。金子堯封。羅子允枚。協力襄贊。於是清河昆仲。踵而成之。工既竣。周子索序於余。余讀訖歎曰。君可謂垂訓以格人非。敝邑諸公。可稱捐貲以成人美。善與善遇。相得益彰。但願見者聞者。身體力行。更相化導。罔俾　元皇寶訓。徒託空言。則相與有成者。又不獨在二三君子矣。跂予望之。婁東唐孫華撰。

文昌帝君陰騭文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

汝以福。於是訓於人曰。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欲廣福田。須憑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爲國救民。忠主孝親。敬兄信友。或奉眞朝斗。或拜佛念經。報答四恩。廣行三教。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憐貧。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家富提攜親戚。歲饑賑濟鄰朋。斗稱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婢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印造經文。創修寺院。捨藥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煩。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點夜燈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濟人渡。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蝦。勿宰耕牛。勿棄字紙。勿謀人之財產。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

妻女。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翦礙道之荊榛。除當途之瓦石。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訓以格人非。捐貲以成人美。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牆。愼獨知於衾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

崑山　周夢顏安士氏述



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目次

上卷　自首句至上格蒼穹皆帝君實事出文昌化書

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　邛池化龍　隸掌桂籍　遇佛得度　當來證果　幽明交理　附問答五則　天賜興儒　情動入胎　流矢集體　補衮和衷　不愧孝友　惇睦親族　殛罰淫神　初聞佛理　降嗣赤帝

未嘗虐民酷吏　酷虐改行

救人之難　奇冤立判　除暴佑良

濟人之急　貧富富貧

憫人之孤　慰友重泉

容人之過　舉不避仇

廣行陰騭上格蒼穹　清河善政　雪山大仙

人能如我存心　心不在內　心不在外　心不在中間
心非有在有不在　心含太虛

天必錫汝以福　欲界六天　色界十八天　無色界四天　附問答二則

于是訓於人曰　人種從光音天來　人稟四大而生　人爲四生六道之一
人有十時　人面如地形　人有六根六塵六識
人須知十二因緣法　人壽有古延今促之異　人身有古大今小之殊
人福有古重今輕之驗　人死有六驗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愼刑諸圖　決獄平恕　辨雪冤獄
三子皆貴　不逮婦女　執法無後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鬻田濟人　免死得元
蠲租得第　逆旨害民

救蟻中狀元之選　救蟻延齡　蟻王報德

埋蛇享宰相之榮　方便行殺　斃蛇抵命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三福田圖　八福田圖　世間七事不齊圖
十惡所感正報餘報圖　二十七種業報圖

有果無用　有用無果　先富後貧　先貧後富　勞而致富　逸而得富
貧而能施　富而不施　施多福少　施少福多　同憂異果　異壽同果

爲惡善終　爲善惡終　身樂心不樂　心樂身不樂　大施小福　小施大福
吾遇順境正當修福　吾遇逆境亦能植福　他人作善我能受福

他人作惡我亦受福　五里銅盆　一月布施
指上植福　身小聲宏　十粒除貧

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　世間善願　出世宏願　三童發願　號同古佛
利物利人　碎碑刻碑　潛消弊政　發願先度　四十八願　有願易度　即勝二乘
修善修福　廣置義田　獨成勝舉　小常平倉　樂善不倦
正直代天行化　檢校善惡
慈祥爲國救民　設法救民　帝君示教
忠主　鞠躬盡瘁　主爲畫像
孝親　五母悲哀　舉國孝養　異香遠聞　禮斗免盜
出家報父　修懺遇母　樹德資親　道藏摘語
敬兄　愛敬交至　至性感人
信友　千里赴約　度友全信
或奉眞朝斗　七星救焚　道藏源流

或拜佛念經　阿難結集　此土聞經　得免驢胎　得免豬胎
經救全城　枷鎖自脫　僧作天王　盲者得視

報答四恩　禮塔度親　誠感父骨
酬恩護法

廣行三教　助揚王化　培植眞儒　潛消禍亂
毀教現果　附問答二則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　免難濟厄　遙救堂崩
免官救吏　贖罪得子

矜孤恤寡　矜恤交至　爲主存孤
逼孀現報

敬老憐貧　牛殺三人　鬼能止焚

措衣食周道路之飢寒　餓夫酬德　速得貴子

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　掩骸現果　作子酬恩

家富提攜親戚　菜羹得名　大愉快事

歲饑賑濟鄰朋　因荒釀禍　增價免飢　種豆代穀
抗疏救遼　自諱其德

斗稱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遭譴不悟　作牛示罰
幹蠱裕後

奴婢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　死無奴婢　悍婦產蛇　小奴爲祟　宜革世僕之弊　難忍能忍
下卷　一九一
印造經文　法界唯心圖　婆婆四洲圖　五福八難圖　龍求齋法　八關齋法　寫經脫苦　枕經失薦
創修寺院　須達施園　同爲夫婦　修塔獲果　天人散華　難爲夫婦　捨宅爲寺
捨藥材以拯疾苦　多劫無病　預絕諸病神方　瘡發人言
施茶水以解渴煩　施水福報　以水賣貧
或買物而放生　放狍放兒　鞭馬鞭親　賣豬賣子　曹翰宿因　救羊救女　救物同登
或持齋而戒殺　怨親顛倒　殺生冥累　餓狗示報　河神受戒　一錢薦帝　破齋酬業　父殺羊女　賣齋立斃　夫殺羊妻
舉步常看蟲蟻　忍渴護蟲
禁火莫燒山林　以身濟獸　燒蟲受譴
點夜燈以照人行　貧女施燈　竊油現果

造河船以濟人渡　志存濟溺

勿登山而網禽鳥　鸚鵡始末　鴿得人身

勿臨水而毒魚蝦　神魚送子　鱔救回祿

勿宰耕牛　耕牛乞命歌　三十二頭　一牛三還

勿棄字紙　捐灰減算　棄文速果

勿謀人之財產　冤鬼訴母　三次投胎　執鎗自刃　以客作子

勿妒人之技能　十子異疾

勿淫人之妻女　醜訶美女　女根不淨　人是革囊　引經策發　男根不淨

勿唆人之爭訟　累世未訟　貴子忽夭　見機免禍

勿壞人之名利　入闇償業

勿破人之婚姻　得書改過　離書現果

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　邑神示罰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誘子傾家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希旨誣良　僕犬證贓　因辱致斃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不欺窮困　動人惻隱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　執贄十往
遇惡不校　黨惡殺身
常須隱惡揚善　宿世口業　綺語花報　口業餘報
不可口是心非　咒詛酷報　一目準誓
翦礙道之荊榛除當途之瓦石　拔荊得金　夢人贈桂
修數百年崎嶇之路　七十里塘　鎔錫灌開
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海神示約　建橋福果　延齡裕後　毀橋獲譴

垂訓以格人非　立命之學　國策去毒
捐貲以成人美　樂善不倦
作事須循天理　不棄瘋女　棄妻重娶
雷誅母子　邪淫負託
出言要順人心　魯使對薛　隨宜說法
巧爲諷諫
見先哲於羹牆　孔氏三代出妻　忠恕之外無一貫　雍也可使南面
執鞭之士　物有本末節　補格物致知章　服堯之服
愼獨知於衾影　見獵心喜　偶動邪念
舉念戒牛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失目因緣　增價自斃
雷誅賭逆　一臠三命
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　累劫無病　鬼神默佑
寇不能劫
近報則在自己　公主自福　褒衮裳報　火神示報
十倍酬業　夢示雞骨　酷令自燒
遠報則在兒孫　盡誠訓導　貴子復來
神示葬地
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地上天福　舉家福澤
累世科第　一疏昌後

補闕安士先生。撰輯此書。事理文義。悉皆周到。唯于帝君末後一世。及于公治獄。竇氏濟人。宋郊救蟻。叔敖埋蛇五事。皆未曾錄。或以他書俱載。後世咸知。故略之耳。然未曾博覽者。不得而知。實爲一大憾事。因按陰騭文註證。錄而補之於此。則事實明晰。而原文了不更動也。釋印光識。

帝君末後一世

帝君生於晉。姓張。諱亞。越人也。後徙蜀。即梓潼居焉。其人俊雅灑落。其文明麗浩蕩。爲蜀中宗師。感時事。託爲方外遊。及門諸子。建祠祀之。題曰文昌君。唐玄宗僖宗。避寇入蜀。顯靈擁護。難平。詔封晉王。後人加稱曰帝。蓋尊之也。四川七曲山清虛觀碑記

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漢于公。東海人。爲縣獄吏。郡有孝婦。寡居守節。養姑甚謹。姑恐妨其嫁。自縊死。姑女誣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辨。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來。公白其冤。祭孝婦墓。遂雨。凡所平決。民皆允服。公門壞。父老謀治之。公曰。可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蓋。我治獄多陰德。並無冤枉。子孫必有興者。後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封平西侯。孫永侶。爲御史大夫。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五代竇禹鈞。燕山人。年三十外無子。夢祖父告曰。汝不但無子。且不壽。宜早修德以回天。禹鈞由是力行善事。有家人盜錢二百千。自書券繫幼女背。曰永賣此女。以償所負。遂遁。公憐之焚券養女。及笄擇配嫁之。同宗外戚。有喪不能舉。出錢葬之。有女不能嫁。出錢嫁之。公

量每歲所入。除伏臘供給外。悉以濟人。家唯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聚書數千卷。延師課四方孤寒之士。厚其廩餼。由公顯者甚衆。不久連生五子。皆聰明俊偉。復夢祖父告曰。汝數年來。功德浩大。名挂天曹。延壽三紀。五子俱顯榮。汝當益加勉勵。無惰初心也。後長子儀。禮部尚書。次子儼。禮部侍郎。三子侃。左補闕。四子僎。右諫議大夫。參大政。五子僖。起居郎。八孫皆貴。公享壽八十有二。無病談笑而逝。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救蟻中狀元之選

宋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僧相之曰。小宋大魁天下。大宋不失科甲。後春試畢。僧見大宋賀曰。似曾活數百萬生命者。郊笑曰。貧儒

何力及此。僧曰。蠕動之物皆命也。郊曰有蟻穴爲暴雨所浸。吾編竹橋渡之。豈此是耶。僧曰是矣。小宋今當大魁。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果狀元。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乃易郊第一。祁第十。始信僧言不謬。

埋蛇享宰相之榮

楚孫叔敖。嘗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及歸。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對曰。兒聞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兒見之。恐棄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後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吾聞有陰德者。必獲善報。汝必興於楚。後果爲令尹。執楚政。

集中援引三教書目

書經　禮記　周禮　周書異記
孔子集語　左傳　列子　墨子傳
史記正義　漢書　資治通鑑　皇明通紀
文獻通考　晉書　梁書　北魏史
隋書　唐書　宋史　金史
古史談苑　史林　隋唐紀事　夢溪筆談
朝野僉載　昌黎文集　小學　蘇州府志
松江府志　吉安府舊志　瑞州府志　南昌府志
袁州府志　崑山縣志　銅仁府志　名臣言行錄

聖學宗傳　韻語陽秋　瑣閘管見　日知錄
學仕要箴　繡虎軒次集　荒政備覽　功過格
廣仁錄　廣慈編　筆乘　三教平心論
華嚴經　大般若經　大寶積經　楞嚴經
大集經　大方廣總持經　大阿彌陀經　法華經
三千佛名經　大般涅槃經　阿闍世王受決經　彌勒下生經
雜寶藏經　賢愚因緣經　法句喻經　樓炭正法經
出曜經　折伏羅漢經　日明菩薩經　業報差別經
優婆塞戒經　禪祕要經　百緣經　樹提伽經
發覺淨心經　五母子經　阿育王經　正法念處經
起世因本經　分別功德經　盧至長者經　雜譬喻經

福報經　付法藏經　大藏一覽　四分律
沙彌律　金剛經解　婆沙論　大智度論
立世阿毘曇論　法界安立圖　經律異相　梁皇寶懺
水懺緣起　傳燈錄　梁高僧傳　宏明集
佛祖通載　法苑珠林　金湯編　天人感通記
護法論　法喜志　尚直尚理編　漢法本內傳
冥詳記　冥報拾遺　緇門崇行錄　竹窗三筆
解脫要門　現果隨錄　文昌化書　老子升玄經
太上清淨經　大權菩薩經　靈寶經　步虛經
上品大戒經　上清經　道藏法輪經　消魔安志經
道藏全集注　羣仙珠玉　淨明眞經　感應篇勸懲錄

長生要旨

雲笈七籤

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卷上

崑山　周夢顏安士氏述

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

〔發明〕篇中所言。皆帝君現身說法。故以吾字發其端。曰一十七世。特將吾身中亙古亙今。生生不壞之物。指示後人也。人惟生不知來。死不知去。便謂形神消滅。無復來生。所以肆行罔忌。帝君深懼此種自誤誤人。流毒不淺。故以自己之一十七世。曉然正告天下也。帝君既有一十七世。則吾儕皆有一十七世。由是將爲善。思及身後之福。必果。將爲不善。思及身後之福。必不果。人唯知道有來春。所以留著來春穀。人若知道有來生。自然修取來生福。識得此

篇開端語。亦思過半矣。◎人讀善書。每心粗氣浮。不能沈思默會。即如吾字。身字。未有不蒙籠混看者。若識得吾可爲身。身不可爲吾。方知吾是主人。身是客矣。主則曠劫長存。無生無死。客則改形易相。乍去乍來。譬如遠行之人。或乘舟坐轎。或躍馬驅車。種種更變。人無更變。舟車轎馬。身也。乘舟車轎馬者。吾也。又如人作戲。或扮帝王。或扮官吏。或扮乞兒。種種改易。人無改易。帝王官吏乞兒。身也。扮帝王官吏乞兒者。吾也。以一身言之。其能視聽者。身也。所以視聽者。吾也。身唯有生死。故目至老而漸昏。耳至老而漸塞。吾唯無生死。故目雖昏。而所以視者不昏。耳雖塞。而所以聽者不塞。（若作視聽即吾。又是認賊爲子。）是故大人從其大體。身能爲吾用。小人從其小體。吾反被身用也。◎既可以十七世。即可以十七劫。即可以無量無邊劫。帝君之吾無窮。則吾輩之吾亦

無窮矣。既可以士身。可以大夫身。即可以天龍八部地獄鬼畜身。帝君之身無定。則吾輩之身亦無定矣。且託生既多。則宿世父母六親亦多。帝君宿緣既多。則吾輩宿緣亦多矣。然則吾者主人也。一十七世。旦暮也。爲者。機緣也。士大夫。傀儡也。身者。革囊也。誠難與俗人道也。◎前世後世。猶之昨日來朝。吾生合下自有。並非佛家造出。譬如五臟六腑。本在病人自己腹中。奈何因其出諸醫人之口。竟視爲藥籠中物乎。◎人若無有後世。不受輪迴。則世間便有多少不平事。即聖賢議論。亦有無徵不信者矣。且如孔子言仁者壽。力稱顏子之仁。而顏反夭矣。極惡盜跖之不仁。而跖偏壽矣。君子枉自爲君子。小人樂得爲小人。何以成其爲造物。唯有前世後世以爲銷算。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上帝不受混帳之名。孔子可免無稽之謗。大矣哉。一

十七世之說也。◎虛無寂滅之學。非吾儒所痛恨乎。既已恨之。不可身自蹈之。今之述佛理以勸世者。必曰作善得福。作惡得禍。明有因果。幽有鬼神。已往者是前生。未來者爲後世。步步據實。試問虛無二字。如何可加。而謗佛者。則以地獄天堂爲荒誕。前世後世爲渺茫。謂此身來無消息。去無蹤影。靜言思之。恰中虛無二字之病。學佛者之言曰。肉軀雖有敗壞。眞性原無生死。而謗佛者輒云。無有前生。無復後世。夫曰捨一身復受一身。則是雖寂而不寂。雖滅而不滅也。若其捨一身不復受一身。則是一寂而長寂。一滅而永滅矣。平心自揣。試問寂滅二字。畢竟誰當受之。嗟乎。身若侏儒。而反譏防風氏爲短小。亦已過矣。◎以刀殺人。不過斬人肉軀。若言無有後世。直是斷人慧命。斬肉軀者。害止一生。斷慧命者。殺及世世。故知勸人改惡修善。猶

是第二層工夫。先須辨明既有今世。必有來生。方是根本切要語。◎無後世之語。出之凶惡小人。人皆輕而忽之。譬諸投鴆毒於臭食之中。噉者自少。故其爲害淺。若出之正人君子。人必尊而信之。譬若置砒霜於膏粱之內。食者必多。故其爲害深。苟能侃侃鑿鑿。唯以救世爲心。不作以順爲正之妾婦。則其陰功大矣。◎吾輩一爲書生。即有書生習氣。聞三世輪迴。無論不信。即信。亦不肯出諸口。今悟一十七世之說。出自帝君寶訓。可明目張膽告人矣。何則。向惟不知有後世。所以屈指將來。光陰無幾。今悟肉軀雖死。眞性不亡。可知當身壽算。原來地久天長。是能易短命爲長年者。此一十七世之說也。向惟不知有前生。故見天帝天仙。帝王卿相。不覺自顧渺小。今知六道輪迴。互爲高下。則夫豪貴之途。宿生何者不歷。是能等貧賤於富貴者。此

一十七世之說也。向惟昧於宿因。故每逢失意。不免怨尤。今悟榮枯得失。皆宿業所招。則雖橫逆相加。亦可安然忍受。是能消忿怒爲和平者。此一十七世之說也。向惟不達禍福。所以無惡不爲。今知行善始足庇身。損人適以害己。則暗室屋漏之中。自存戰兢惕厲之想。是能化貪殘爲良善者。此一十七世之說也。向惟不信因果。故見善人得禍。惡人得福。便謂天道難憑。今能參觀前世後世。則知福善禍淫。本是毫髮無爽。是能轉愚癡爲智慧者。此一十七世之說也。識得此言眞意味。何勞讀盡五車書。　下附徵事（二十二則俱出文昌化書）

天賜興儒　帝君曰。予方遊人間。至會稽山陰。見一隱者。（即聖父）年五十許。焚香叩天祈嗣。時仲春丙夜。天文煥爛。張宿昭然在上。而隱者適姓張。予於是生焉。然予鄉翦髮文身。習爲夷俗。予既成童。心甚不樂。

乃尋冠履。自習禮文。（儒服儒冠。自此而始。）內外莫不以予爲異。及其久也。從予者什有七八。一日有耆舊謁予父。口誦唐虞大訓數篇。（即成王顧命所陳者。）曰。中國有使人傳此。予好之。就彼習焉。隨口記授無遺。於是願學者。從而習之。皆以予爲師焉。〔按〕孔子之生也。以聖母禱之於尼山。帝君之生也。以聖父祈之於蒼昊。誕生皆不凡矣。然孔子振木鐸於周之衰。而顯示微言於萬世。帝君揚文教於周之盛。而陰操黜陟於千秋。豈非爲道不同。同歸於治者哉。

補衰和衷　帝君曰。予在周成王時。姓張。名善勳。成王置予於言路。時雖盛明。而憂君憂國。未嘗少懈。方王少時。聽政於周公。後常懷不平。予恐左右得乘間也。每以君臣始終禍福幾微爲戒。而諫草屢焚。人無見者。故公之東征。雖四國流言。召公不悅。而卒能保全者。予亦

少有力焉。〔按〕張氏本黃帝後裔。帝君降生。在周武王乙巳歲。其後示現。每多姓張。世傳二月初三日。爲聖誕者。止據帝君生於晉武帝太康八年之一世也。若論帝君多生以來。則自元旦以至除夕。何日而非聖誕耶。

惇睦親族　帝君曰。予在京周十年。久違桑梓。一日見周公鴟鴞詩。惻然有感。因告老乞骸。既歸里。見族人多貧。遂興義莊。困乏者。周急之。疾病者。療治之。男女長成者。婚嫁之。子弟俊秀者。教養之。聞風者翕然相效。義莊滋廣。〔按〕時帝君以岐黃之術濟人。經理義莊。皆帝君之子也。

初聞佛理　帝君曰。予在朝時。聞方外之言曰。西方之國。（是天竺國。非極樂國。）有大聖人。（是釋迦牟尼佛。非阿彌陀佛。）不言而自化。無爲而自理。以慈悲爲主。以方便爲門。以

齋戒爲常。以寂滅爲樂。視死生如朝暮。等恩仇如夢覺。無憂喜悲憤之情。蓋知浮生不久。而求無生者也。予嘗慕之。及辭榮歸。道逢隱者。行歌於市。深契於衷。予乃下車拜懇。行歌子仰天而歎。指予以心印。授予以正訣曰。此西方聖人歸寂法也。子能念而習之。可度生死。證無量壽。若得到於彼岸。則可成正覺。如中道而廢。猶不失爲神仙。予受教後。塵緣既畢。百慮俱灰。時值仲秋。會集親朋。留頌而逝。頌載化書

〔按〕或疑佛教自漢明帝時。方傳東土。帝君當日。何自而聞方外之言。然歷觀記載。乃知西周之時。此間已有佛法。周昭王二十六年四月初八。爲釋迦如來降誕之辰。其時但見日有重輪。五色祥光。入貫太微。徧照四方。宮殿震動。河井汎溢。王命太史蘇由筮之。得乾之九五曰。此西方聖人降誕之相。卻後千年。教法來此。王

命鐫石記之。置南郊祠前。出周書異記。及金湯編。至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穆王造中天臺以居之。出列子。故山西五臺山。及終南山。倉頡造書臺。在秦地都城南二十里。檀臺山。在唐時玉華宮南。數處。皆有穆王所造佛寺古蹟。而列子。仲尼篇。亦引孔子之言曰。吾聞西方有大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孔子又有一書。名三備卜經。次篇幾章。亦言西方聖人事。唐敬宗時。猶見有人引及此書。又嘗考秦繆公時。扶風得一石像。繆公不識。置馬廐中。公驟得疾。夢天神譴謫。問諸侍臣。由余答曰。臣聞周穆王時。有化人來。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作中天臺。高千餘尺。址基現在。又於倉頡臺。造三會道場。君今所患。得毋此耶。繆公曰。近得一石人。衣冠非今所製。今在馬坊。將非此歟。由余見之。駭曰。是矣。高麗。日本。昔年佛法未至時。土中有祥雲涌出。皆掘得阿育王塔。公迎置淨處。像忽放光。繆公以

爲瞋怒也。宰三牲祭之。時有善神。擎擲遠處。公大懼。以問由余。由余曰。臣聞佛好清淨。不進酒肉。愛惜物命。如保赤子。君欲祠之。果餅而已。公大悅。欲造佛像。而無其人。由余曰。昔穆王造寺之側。應有工匠。遂於倉頡臺南村。得一老人名王安者。年已一百八十。自言曾於三會道場。見人造之。今年老不能。於是復於他村。購得四人。造一銅像。公喜。於土臺上建重閣。高三百尺。以供養之。時號爲高四臺。出天人感通記。及法苑珠林。而揚雄劉向。尋覓藏書。往往見有佛經。然則孔子所語。及帝君所聞。有自來矣。惜教未東來。言之略耳。

情動入胎　帝君曰。予既遷化。將往西方。適至洞庭君山。愛其勝境。因少留焉。予時上無君相臨制之威。下無骨肉繫累之念。超然物外。此樂何窮。久之。有二仙童。自天而下。以予爲君山主宰。兼洞庭水治。

一日見一婦人。年三十餘。呼號而來。祭且祝曰。良人不幸。得罪於君。竄死南荒。家鄉萬里。旅櫬難歸。痛念堂有二親。身懷六甲。若山川神靈。察吾夫君。以忠獲罪。憐吾姑嫜。暮景無依。使得誕生一男。以續張氏。縱妾命不保。亦無憾焉。予在雲路中。不勝其悲。涕泗從出。（謹按天人之身。無有涕泗。唯當命終之候。五衰相現。腋下始有微汗耳。帝君既有涕泗。尚在神道中可知。）忽身墮婦懷。懵然無覺。久之。聞人語曰。是男是男。予開目視之。身在浴盆中。蓋已生世矣。〔按〕生死海中。一經耽染。便成墮落。苟非大修行人。未有獨往獨來。不迷眞性者。帝君宿生聞道。本欲爲西方之行。特以一念戀著山水。遂被洞庭君山粘住。縱意中絕無作山靈河伯之想。不覺已墮血食之神矣。至於心憐張婦之禱。本一片善念。豈料遂爲其子。然而情之所注。便墮其懷。迨見身在浴盆。即欲毅然跳出。不可得矣。帝君此際猶乃爾。何

況茫茫業識人。

不愧孝友。帝君曰。予皇考姓張。諱無忌。事周厲王。爲保氏。時王恥聞過失。至於監謗。怒皇考諫諍。竄死番陽。時予尚幼。從母黃氏。迎喪。歸葬河朔。十歲就外學。名予曰忠嗣。追先志也。既冠。王父平子。字予曰仲。母氏慈祥明辨。篤於教訓。（帝君自言母氏日誦觀經。晚年無疾坐化。益信此時已有佛法。）值宣王即位。詔先朝臣子。死於非辜者。咸錄其後。予稟母命。詣京師。登肺石以自明。有詔復皇考官。謚曰獻。仍以予爲保氏。予先有兄允思。不幸早世。母氏痛之。遂以次子楙陽。承其後。以慰母心。王母趙氏終。王父尋亦不起。予以孫承子。服斬衰三年。哀毀聞於中外。時以孝友稱予。字而不名。

〔按〕此即詩所謂張仲孝友也。帝君母夫人乃前日禱於君山之婦。未爲母之時。帝君受其拜。既爲母子後。彼復受帝君拜矣。然

畢竟誰當拜。誰不當拜。是故觀於儒。而後知五倫之方。通於釋。而後知五倫之圓。

殛罰淫神　帝君曰。予既爲諸山之王。在周朝末年。凡所部山川。水旱豐凶。妖祥功過。皆得治之。青黎山神。高魚生。悅部民孫滌女。拘其魂而亂之。可以拘其魂而亂之。亦可拘其魂而罪之矣。然則所謂刻燒舂磨。且無所施之說。豈非兒童之見。爲鄰封白池龍神所察。予覘之。與女俱訊。既伏其辜。歸其魂。女乃蘇。鞭魚生背三百。黜之。而山下有故孝子吳宜肩。嘗爲父刺血寫稜伽經四卷。觀此。則揚雄劉向。所謂嘗見佛經之說。益有據矣。壽終三年。未有所受。予爲保奏以代之。帝報曰可。自是大小之神。咸知敬畏。〔按〕

六天皆有慾念。但天福愈重。則慾事愈輕耳。山川之神。大抵罪福參半者多。悅女拘魂。理所有也。

降嗣赤帝　帝君曰。予見秦任酷法。視民如草芥。乃飛章奏帝。願以

化身。援天下於塗炭之中。躋斯民於和樂之地。奈何帝命。以予爲赤帝子之後。玉音可畏。予不敢抗。俄有九天監生大神。偪予受生。於雲霄間。下視人間。見火秦之後。宮闕鼎新。漢帝方與戚姬晤語。監生謂予曰。此即赤帝子也。予縱目間。爲監生所擠。（此即中陰身矣。帝君特未知耳。）墮於帝側戚姬之懷。（凡人託生。必見父母會合。若是男胎。於父生瞋。於母生愛。若是女胎。反此。至於南洲生三洲。三洲生南洲。人間生天上。天上生人間。善道生惡道。惡道生善道。各有形相。詳載藏經。不能具述。）恍然而覺。帝以予神骨相似。舉動不凡。甚鍾愛予。晚年欲以予爲太子。既不果。帝萬歲後。卒爲呂氏所殺。予母之死。尤被酷毒。（須知張良四皓。宿生亦必有怨。）予深怨之。每思爲率然（大蛇名。）之相。盡吞諸呂而後已也。（後果化蛇。可見一切唯心造矣。）〔按〕予初讀佛書。見怨親平等。及怨從親起之說。心竊訝之。迨靜觀事理循環。乃知此種議論。非出世聖人不能道也。就戚夫人言。未有不以呂后爲仇。高祖爲恩者。然呂后之恨戚姬。皆由高祖之寵眷。迨寵眷漸深。至

於欲易太子。而呂后之隱恨。遂不可復解矣。向使高祖當日。以等閒待之。不至若此寵眷。則戚夫人被禍。夫何至於此極也。然則呂后固戚之仇。而高祖亦豈得遂爲恩耶。噫。此即怨從親起之說也。（即此便是格物之學。）夫怨也。而從親起。即欲不作平等觀。不可得已。

邛池化龍　帝君曰。予自罹呂禍後。思報宿憤。不顧已往修積。雖諸呂死後。冥間備受苦楚。孽尚未清。然此時已共生於東海之濱。邛池邑矣。邑令呂牟。呂后之後身也。予母夫人亦生於彼。復爲戚氏。以前生享福太過。故至此貧悴。所嫁張子。老而乏嗣。以芟刈爲業。一日至野外。自傷無子。泣而禱天。乃相與割臂出血。瀝石凹中。且祝曰。若此石下有動物生焉。亦遺體也。予方感母氏心。不覺神識已經託彼。明日揭石視之。血化爲蛇。金色寸長。余所爲也。母收養踰年。頂上生角。

腹下生足。能變化。每天欲雨。予爲助之。身既長大。腹量寬廓。見羊豕犬馬。輒食之。邑令有良馬。呂產後身也。予拘而噬焉。令遂逮予父母入獄。限三日不得予。罪之以死。次日予化儒生。謁令解之。令曰。張老夫婦。家養妖蛇。食人六畜久矣。今又食吾馬。吾欲爲民除害。而不肯放出。是彼自爲妖也。必將戮之。予曰。物命相償。宿業所致。君欲爲畜殺人。可乎。令叱予使退。予曰。君面有死氣。宜善自愛。語畢。予隱形不現。左右皆以爲妖。予乃奏天稱怨。陳前世母子無辜。死於諸呂。今欲報之。詞上而未報。乃不勝其憤。遂變化風雨。呼吸雲霧。復借海水。灌注城邑。周四十里皆陷。予乃身載父母而出焉。時孝宣之世。今所謂陷河者是也。〔按〕帝君雖以累世孝友。積功勵行。然畢竟是人天小果。未修出世大法。是以一生帝王家。忽然立脚不住。幸得後

來遭遇釋迦。終成解脫耳。不然。怨怨相報。正無已時。所以菩薩苟欲求度衆生。必得先乘般若之船。而後可入生死之海也。

遇佛得度　帝君曰。予以呂后怨慙奏帝。未報而擅行之。雖一時快意。然氣平即悔。翼日玉音薦降。以海神晁閎。劾予擅用海水。陷溺平民五百餘户。以口計之。二千餘命除予前身仇慙。八十幾人外。餘俱夭枉。帝命賜譴。以予爲邛池龍。羈囚積水之下。連年旱虐水復爲泥。身既廣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内外熱惱。八萬四千諸鱗甲中。各生小蟲。吽嚙不已。宛轉困苦。不計春秋。（地獄一晝夜。人間五百年。）一日晨涼。天光忽開。五色祥雲。浮空而過。中有瑞相。紺髮螺旋。金容月瑩。現諸妙相。希有光明。山靈河伯。萬聖稽首。歡喜讚歎。聲動天地。復有天香。繚繞四合。天花紛墮。墮處生春。予乃耳目聰明。鼻觀通徹。心清口潤。聲音發揚。仰

首哀號。乞垂救度。諸聖咸謂予曰。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迦文佛也。大丈夫當如此矣。今以教法。流行東土。汝既遭逢。宿業可脫。予乃踊身入天光中。具陳往昔報應之理。世尊曰。善哉帝子。汝於向來。孝家忠國。作大饒益。特以人我之相。肆興殘害。汝今復有怨親之想。與瞋恚愚癡之念否。予聞至理。心地開明。無人無我。諸念頓息。自顧其身。隨念消滅。

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罪亡心滅兩俱空。是則名爲眞懺悔。

復爲男子。得灌頂智。予歸依焉。

〔按〕龍有胎卵溼化四種。其間苦樂相去。不啻天淵。所以娑竭羅龍王云。龍趣之中。或有享福如天神者。或有受苦如地獄者。或有等於人畜餓鬼者。各隨宿業受報。昔世尊與無量菩薩說法。有一盲龍。居熱水中。偏身鱗甲內。爲小蟲所啗食。號呼望救。又有無量餓龍。淚下如雨。各問宿世因緣。佛爲一一開導。令其受三歸五戒。

而後諸龍。得脫苦趣。詳大集經濟龍品。信乎。佛爲三界大師。四生慈父。光之所燭。能使盲視聾聞。跛行啞語也。帝君往昔。因聞歌有感。遂至下車投拜。則智慧靈根。植之者良厚。宜其面覩慈容。頓捐宿業也。

幽明交理　帝君曰。予以先世有善政。天年甫盡。即生於順帝永和間。所謂張孝仲者。即予也。蓋猶不忘其故稱也。雖未登顯仕。然蒙上帝旨。俾予日應世務。夜治幽冥。凡人隱微之事。予皆知而籍之。以至靈鬼邪祟。無不預焉。〔按〕太倉有人。曾見役於冥。每至丙夜。舉體僵冷。冥司授以一牌一杖。牌上皆列所拘人姓名。杖一入手。頃刻穿山入海。將所拘人負杖頭。雖多至幾十。其輕如羽。一至天明。便與平人無異。心甚厭之。百計莫逃。有僧勸以出家受菩薩戒。從之。而後其役遂絕。

流矢集體　帝君曰。予以善功世修。漸復神職。而命債未償者。猶不吾置。復生於河朔。（經云。宿世身骨。過於須彌山。所飲母乳。多於大海水。）從鄧艾伐蜀時。予爲行軍司馬。勸艾從間道出。省鋒鏑之禍。迨其深入。遇諸葛瞻。許以封王瑯琊。瞻不聽。至於交綏。瞻之中堅。予所當也。流矢偏集予體。瞻方就擒。予欲營救之。而予已創甚矣。蓋向者。邛池未償之報也。〔按〕楞嚴經中。言殺業之報。縱使經於微塵劫。相食相誅。猶如轉輪。互爲高下。然則邛池之報。尚屬瞬息間事耳。遂謂從此帳清無欠。恐猶未也。

隸掌桂籍　帝君曰。上帝以予累世爲儒。刻意墳典。命予掌天曹桂籍。凡士之鄉舉里選。大比制科。服色祿秩。封贈奏予。乃至二府進退。皆隸掌焉。〔按〕世俗若聞有人將爲試官。則鑽營者多方結納。雖昏夜乞哀。弗恤也。然彼試官者。止操一方之柄。不能攬天下之

權。止管一任之中。不能及三年之外。且典司小試者。不能參鄉會之權。執掌科名者。不能任銓選之務。即或黜陟由我。而亦有時不效。夤緣蓋若斯之難也。乃有一試官焉。至公至明。不病不老。不去任丁憂。不採擇門第。不必費錢財。不必仰情面。自縣試以至廷對。由典史以及台衡。無不經其進退予奪。而鑽營者。反不委心結納。投其所好。可謂明智乎哉。投其所好奈何。曰仰學帝君而已矣。流通寶訓而已矣。

當來證果　帝君曰。予從釋教。頓超不二法門。居清涼寶山。仍司民疾苦。時蜀患水災。人多漂蕩。又苦疫癘痼瘵癰疽之疾。予化里人。爲作篙師。拯合溺者數千人。又化太醫生。親爲診候。全活甚衆。會鷲峰古佛。爲予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安樂不動地。遊戲三昧定慧

王菩薩。釋迦梵證如來。知帝君將來必成佛。則吾輩將來。亦必成佛矣。〔按〕鷲峰古佛者。即靈鷲山釋迦如來也。釋迦爲現在賢劫千佛中第四尊佛。而曰古者。以其既入涅槃也。安樂不動聖號。乃帝君將來成佛之稱。正不知尚當經歷若干恆沙劫。供養承事若干佛。而後得證此位也。豈曰現今即具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坐菩提樹而成正覺哉。〇帝君位次。尚在玉帝之下。夫以玉帝而望菩薩。猶遠之又遠。況帝君之於佛乎。若云現今即證斯果。則欲尊帝君。而適以誣帝君矣。

問輪迴之說。現所固有。但出諸釋典。孔子未嘗明言耳。◉答理之所在。便當信受。何論釋典。何論儒書。必待孔子之言而信。則孔子一生言語。得傳於後者。無幾矣。一部論語。不過一萬二千七百字。孔子所言者。止八千五百零三字。若因記載所無。便爲儒者所弗道。則六經四子書中。孔子從無一言道及自己父母。將身爲

儒者。亦不當談及自己之親耶。況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說。即是輪迴之理。中庸論誠。不曰物之始終。而曰物之終始。周易六十四卦。不終之以既濟。而終之以未濟。皆寓循環無窮之意。其不能如釋典之詳明者。祇因入世聖人。不能洞見過去未來。及天上天下之事耳。中庸明明說。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何足爲病。○桃李雖遇春始花。然萌芽初伏。即在葉未黃落之時。煖氣雖遇春始見。然一陽初動。已在冬至凝寒之候。世間萬事皆然。何獨於人而疑之。（此亦格物之學。）問。佛教之來。始於東漢。故輪迴之說。多在漢後。唐虞三代時。未之前聞也。◉答噫。可謂枉讀古人書矣。且而不聞鯀殛羽淵。其神化爲黃熊乎。（出史記正義。熊音乃平聲。）不聞衛康叔。見夢於襄公之妾乎。（出史記。）不聞齊襄公所見大豕。從者以爲公子彭生乎。（出左傳。）不聞杜伯現形。挾朱弓彤矢。以射周

宣王乎。（出墨子傳）不聞狐突遇太子於下國。老人報魏顆以結草乎。不聞二豎居晉侯膏肓之際。即向所殺之趙同趙括乎。（俱左傳。）不聞吳王殺公孫聖於胥山。太宰三呼之而三應乎。（出法苑珠林。）不聞越軍祭伍子胥。杯動酒盡乎。（出吳俗傳。）若是者。試問在漢明帝前。抑在漢明帝後乎。吳季子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此言可以悟已。

問。忠臣孝子。自當千古不磨。帝君七十餘化。固無足疑。至庸夫俗子。一死之後。魂魄散矣。安在曠劫長存。

⊙答。形有大小靈愚。性無大小靈愚。若一爲庸夫。遂爾磨滅。則帝君邛池方化時。不過寸許小蛇耳。散莫易散於此。今日何以復有帝君。

問。歷觀記載。信知三世之必有。但近見朱子小學。謂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是以生疑耳。

⊙答。小學所引范文正公語。謂獨享富貴而

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此亦朱子之言乎。客曰。亦朱子之言也。答。然則既已形滅神散。更有誰人羞見祖宗耶。且祖宗亦已散滅。誰復見此不恤宗族之人耶。前後所言。本相矛盾。此段文義。本於空谷大師尚直編。夫噉果者。先除其核。食肉者。務去其骨。子讀小學。何乃偏取其骨而食之。取其核而噉之乎。且堯舜周孔。儒宗之山斗也。然在虞書。則曰祖考來格。周公告三王曰。予仁若考。能事鬼神。孔子則彈琴而晤文王。夢寐而親姬旦。明明皆以前人爲不散滅也。謂先儒之言當信。則堯舜周孔愈當信。若謂堯舜周孔不足信。何有於先儒。況人死果若散滅。則先儒雖賢。今日亦在散滅之數。春秋二祭。可以不設。若現今尚行春秋二祭。則散滅之說。爲後人者先不信奉矣。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乎。孟子讀武成。尚止取二三策。何況小學。

問。神明不滅。還復受生。既聞命矣。若謂以人化獸。以獸爲人。吾不信也。◉答。形隨心變。一念仁慈人天儕伍。一念凶惡鬼畜胚胎。善惡既互爲而不純。則人獸亦迭化而不恆。若云人定爲人。獸定爲獸。則初分人獸時。不亦偏枯之甚乎。○有人問一僧云。人之體何以直行。獸之身何以橫走。僧曰。人之前世心直。故今世之身亦直。獸之前世心橫。故今世之身亦橫。夫心直心橫。頃刻變異。其形則爲人爲獸。豈非顚倒無常者乎。又人唯有慚有愧。故人則有衣。獸唯無慚無愧。故獸獨無衣。又人唯有福。故隨冬夏而遞更裘葛。獸因無福。故歷寒暑而止此羽毛。又人於宿世。常發善語。慈和語。利益語。誠實語。尊信三寶語。故今世隨心所發。口中能歷歷道之。獸於前世。常作惡語。妄語。訐人隱私語。鬥構是非語。穢語。謗佛謗法語。不信因果語。故今世有口

無言。縱飢渴垂斃。而不能索食。白刃刺心。而不容置辯。此亦格物之學

未嘗虐民酷吏

〔發明〕此下至上格蒼穹。皆帝君自言十七世以來功行。以爲訓人張本也。下六句。是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此一句。是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民之稱吾也。如父母然。虐使之則不仁。吏之事吾也。如君長然。酷待之則非義。然所謂虐者。非必峻法嚴刑也。或徵取錢糧。而催科無術。或私加色目。而羨耗有餘。或凶荒不能速報。或民隱壅於上聞。或決獄無聽斷之明。或兩造多株連之累。或因小事而化爲大事。或限今日而改至來朝。凡若此者。以帝君言之。則皆虐矣。所謂酷者。非必恣情鞭扑也。或因小失而誅求。或以過誤而譴責。或任一時喜

怒。而役使不均。或聽萋菲浮詞。而厚薄唯我。或出遠而多隨人役。或驅使而罔察飢寒。凡若此者。以帝君言之。則皆酷矣。噫。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一十七世以來。帝君所未嘗爲者。獨此兩端乎哉。

下附徵事一則

酷虐改行　帝君曰。蜀之牛鞞邑令。公孫武仲。治邑以廉。而待人不恕。左右小有過。輒笞之。莅邑逾年。而胥吏無全膚。吏甚怨之。資水邑令。賴恩。性貪吝。以苞苴爲常。日用飲食。皆取資於民。恣吏誅求。民甚苦之。予以二邑吏民。遭此荼毒。乃化爲蜀郡丞長孫義。行於諸邑。觀風俗。劾武仲之虐吏。賴恩之酷民。二令叩頭乞免。予戒勵之。尋隱而不現。後知郡丞初無行邑事。二邑咸以爲神。由是武仲改爲忠恕。賴

恩亦變爲廉焉。〔按〕帝君疾人酷虐如此。則己之於吏民可知矣。○讀蔣莘田先生。居官愼刑條。可謂字字藥石。居官者當刻於內衙屏牆上。朝夕寓目。永作韋弦。陰功無量。

救人之難

〔發明〕難有多端。約言之。不出七種。一水。二火。三官非。四盜賊。五刀兵。六饑饉。七疾疫也。在水火者。以拯拔爲救。在官非者。以昭雪爲救。在盜賊刀兵者。以脫離爲救。在饑饉者。以財帛爲救。在疾疫者。以醫藥爲救。救均發於至誠。見人之難。如己之難。盡其智謀。竭其財力。使救之之念。十分圓滿而後已。難至而救。救之有形者也。孔子所謂聽訟吾猶人也。復有一法。使人自然無難。其功更有倍焉。則孔子所

謂使民無訟矣。何則。人之患難。皆前業所致。今世不種苦因。來生自無苦果。若能勸人不造殺盜淫妄之業。則救人之難亦多矣。是故救難於已然。所救有限。救難於未然。其救無窮。救難於已然。凡夫之善行。救難於未然。菩薩之修持。二者並行不悖。附徵事二則

奇冤立判　帝君曰。龜山之下。有何志清者。生二子。長曰無方。次曰良能。長男娶侯釜女。逾年。釜疾。女請歸寧。與夫偕往。而忘其所欲持歸之金鐲。正徘徊間。良能持鐲至。且言母亦有疾。望兄亟歸。兄遂囑弟送去。而自亟返省母。移時。嫂悔曰。吾家不數里可到。何煩叔送。於是良能亦返。而是夜侯家望女不至。明晨候於途。見女死而無首。釜遂物故。而釜家疑良能之逼嫂不從而殺也。乃控於所治。良能不勝刑。遂誣服。將就戮矣。時龜山神。艾敏以冤來告。予察之。蓋其夜有強

賊牛資。與妻毛氏有隙。路逢侯氏。劫而逼之。取侯之衣。與毛相易。毛與侯。年相若也。梟毛之首藏之。棄屍於道。而私攜侯氏歸。故人皆莫識。予爲追毛之魂。附資之體。藉資之口。吐毛之辭。自陳而得實。於是資戮於市。女歸於侯。而良能之冤始釋。〔注〕肉眼但能見人之身。鬼神則能見人之心。故陽法有枉而陰譴無逃。

除暴佑良　帝君曰。北郭富室智全禮。仲春修祀。一室盡醉。暴客王才劫之。縛其男女九人。婢妾七人。唯全禮之妻。與二女舜英。舜華。未繫焉。二女抱母而泣。才欲逼之。幼女罵曰。餓賊犯吾家。張神君知汝矣。語畢。其家司命崔瑄。與智之祖禰。告急於予。予立遣功曹輔興。領陰兵百人治之。全禮以下。繩皆自解。盡執其賊。聞於郡而誅之。

〔按〕王才所以敢於劫者。止因一室盡醉耳。一室所以盡醉者。

必因全禮先自沈酣耳。向使主人惺然不亂。則家中大小。猶知警惕。何至自招外侮乎。甚矣。主人之不可不常惺惺也。人無正知正見。則六種劫功德賊。（眼耳鼻舌身意。）各引其徒。（色聲香味觸法。）自劫家寶矣。獨全禮乎哉。

濟人之急

〔發明〕急與難不同。難以遭遇言。急以財帛言。世人以財爲命。於資生也。莫急於衣食。於疾病也。莫急於醫藥。有子女者。則以婚嫁爲急。遇死亡者。則以喪葬爲急。必隨力隨勢周之。斯之謂濟。◎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誠明乎此。則急雖在人。不敢視爲人之急。而直視爲己之急矣。夫至同於己之急。

此生生世世所以不急也。◎陳幾亭曰。諺稱富人爲財主。言能主持財帛也。家業雖不可廢。然須約己周人。今之多財者。皆役於財者也。能惜能用。方爲財主。但惜不用。不過財奴。◎優婆塞戒經云。若以衣施。得上妙色。若以食施。得無上力。若以燈施。得淨妙眼。若以乘施。身受安樂。若以舍施。所須無乏。◎又云。若給妻子奴婢衣食。有憐憫歡喜心。未來得無量福德。若見田倉中有鼠雀犯穀米。生憐憫歡喜心。亦得福無量。

徵事 一則

貧富富貧　帝君曰。蜀帝初立。適歲大荒。而巴西尤甚。有富農羅密。積穀五千餘斛。閉而不糶。而義士許容。竭產賑貧。力不能繼。終夜炷香。祈天請佑。邑神來和孫以告。予奏上帝。有旨。取羅之穀雨之。予乃勅諭風神。發羅之屋。穀隨風旋。自空而下。各以色聚。邑中人皆飽。羅

之所蓄。一日而盡。邑人感許之惠。往往酬還。幸羅之災。從而稱快。蜀帝以容爲邑佐。密聞之。自經。〔按〕所謂遊戲神通也。雨穀事雖因帝君啓奏。然此種玩弄。天帝往往爲之。姑錄盧至長者一事。以備參閱。○天竺國有盧至長者。巨富而吝。妻子奴婢。備受其苦。一日遇佳節。密取四文買酒食。至冢間啖之。而盧素不嗜酒。既醉。發爲高歌。其歌曰。吾今慶節會。暢飲大歡樂。過於毗沙門。（即北方天王也。宮殿在須彌山之腰。）亦勝天帝釋。（即忉利天王。）帝釋聞之。笑曰。此人所啖。不過四文。乃謂其樂過我。我當設法惱之。即化爲盧至。到其家曰。吾昔薄待汝等。祇因有慳吝鬼相隨耳。幸今出遊。脫離此鬼。今日各隨汝欲。可恣意取。於是悉開庫藏賜之。又告曰。此鬼貌甚類我。少頃必來。當驅出之。若放其入。吾復慳吝。家人唯唯。俄而盧至醒歸。遂被守門者驅逐。

急呼妻子。妻子亦各執杖驅出。盧至駭甚。哀懇親友。親友送之歸舍。妻子皆言。此是慳吝鬼。奈何信之。親友見家中盧至。固自在也。亦出罵曰。汝誠慳吝鬼。盧至有口難辯。遂借絹一端。將獻之王。而訴其冤。閽人不納。盧至大呼曰。吾欲進貢。吾欲進貢。王呼之來前。盧至將獻絹。兩腋忽自夾緊。乃盡平生力拔之。方能出諸肘間。帝釋忽令此絹。化成束草。盧至大慚。王笑曰。吾不須絹。有冤。可速道之。盧至含淚以訴。王敕兩盧至。及妻子。同來訊對。見其聲音相貌。無不相同。令兩盧脫臂驗痣。莫辨。又令兩盧至各坐一處。密書生平至隱祕事。而字跡毫不可辨。王嘆曰。凡夫肉眼。如此易惑。吾當往問釋迦如來。於是載兩盧至。同至祇洹。佛遂呼化盧至。帝釋於是忽復天帝形。王見帝釋。投身下拜。因遣眞盧至歸。盧至曰。吾即

歸家。財物已散。帝釋曰。汝肯布施。庫藏當無恙也。盧至怒曰。吾但信佛。不信帝釋。世尊曰。汝但歸家。帝釋之言不謬。盧至歸。視庫藏毫無所損。大喜過望。由是漸行惠施。無復鄙吝之態。四文乃四小金錢。

憫人之孤

〔發明〕痛哉。天下有煢煢無告。如孤兒弱息者乎。往昔父母無恙時。亦曾恩勤顧復。愛若掌珠。亦曾捧負提攜。恐其不壽。誰料中道喪殂。骨肉捐棄。此固九泉之下。所痛恨於無如何者也。嗟乎。人惟推己及人之念。最爲平恕耳。假令吾之子女。零丁孤苦。忽有仁人君子。扶持而卵翼之。吾之感恩爲何如者。或有凶暴惡人。凌虐而恥辱之。吾之飲恨又何如者。故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少失

父母。固爲孤矣。推而論之。外無叔伯。內鮮兄弟。皆孤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皆孤也。又或宦遊服賈。寄跡他鄉。亦孤也。甚至道高毀來。德修謗興。亦孤也。孤之途既廣。憫之端亦多。舉帝君一則。可充其類。

下附徵事一則

慰友重泉　帝君曰。師氏韋仲將。與予爲同事。相知且久。死後無子。唯女五人。煢無依怙。予爲備禮而嫁三人。其二幼者。寄膳於司諫高之量家。後納爲然明楙陽之婦。〔注〕孤兒失所。猶可言也。孤女失所。尤當憫也。韋氏何幸。而獲此良友。○然明。楙陽。帝君二子也。後生於西晉。爲謝東山之子。而唐相張九齡。宋相張齊賢。司馬光。皆其後身也。

容人之過

〔發明〕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又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自求其過耳。自求其過。則時時反己。無暇責人矣。◎人有有心之過。有無心之過。無心之過易恕。有心之過難容。然學者有志容人。偏要從彼有心處容起。有心者尚容。況無心乎。◎事到必無可容處。而強欲容之。誠難事也。然而不可不強也。強之法奈何。一曰。諒彼無知。天下大抵庸人多耳。奈何欲以聖賢責之。是不智原在吾也。二曰。憐彼壽短。人在世間。無異白駒馳隙。過一日。則少一日。如囚趨市。步步近死。奈何於此種人。而不生憐憫。三曰。是吾藥石。過之所在。自己不知。今見不賢。方能內省。是吾師也。敢與較量。常

作是想。則能容矣。是故未容之先。心常躁。既容之後。氣自平。心躁。則荆棘滿前。即蟲蟻亦足礙路。氣平。則城府不設。雖吳越皆可同舟。又不能容人。則必與之相角。求其無過。而彼過愈多。苟能容人。則將使之自慚。不求無過。而彼過自少。故曰。見人不是。諸惡之門。見己不是。諸善之門。

下附徵事一則

舉不避仇　帝君曰。先人之死。爲周厲王所竄。蓋出於南風成之譖。朝士悉知。終天之恨。予未之忘。後風成死。其子溫叔。才而且賢。韋師氏。嘗謂予曰。風成之子。好學無厭。語言可法。當今貴遊子弟中未有。天道難知。不意風成有子如此。予時雖有不共戴天之隙。而聞其善行。心常慕悦。予既陞大夫。保氏闕人。遂薦而舉之。卒善其職。〔注〕鯀雖殛死。禹則嗣興。管蔡爲戮。周公右王。帝君不以父故。而使國家失良

佐。賢士屈下僚。可謂善用其孝矣。○余讀禮記。則有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繼讀內典。則有曰。一切怨仇。皆不得報。兩說似乎相反。而實各有至理也。吾儒據現在論。若不報父仇。則忘親矣。此不共之心。所以爲孝也。佛知過去未來事。見宿世父母。其數無量。與父母爲仇者。其數無量。即父母中自相爲仇者。其數亦無量。不與共戴天。安能一一相報。又況今日多一仇殺。徒累父母增一怨對。所以覷破幻緣。隱忍不報。亦所以爲孝也。且如武王伐紂。太公負戟從征。伯夷叩馬強諫。兩人豈不水火。然孟子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未嘗輕置優劣。儒釋異同之際。處處作如是觀。則愈讀佛書。而儒理愈精矣。帝君欲人廣行三教。正以此也。

廣行陰騭。上格蒼穹。爾雅作穹蒼

〔發明〕上文未嘗虐民五句。皆帝君所行之陰騭也。不勝枚舉。故以廣行二字概之。◎陰騭。洪範蔡注訓默定。而於此句不切合。似當作陰德解。◎蒼穹天也。蒼言其色。穹言其高。若據日天子身衣宮殿而言。則所謂蒼者。當是青瑠璃色。據忉利天之形量言。則所謂穹者。實去地八萬四千由旬。下附徵事二則

清河善政　帝君曰。予既離惡道。遇佛之後受形於趙國。爲張禹之子。名勳。長爲清河令。寬明自任。人不忍欺。待吏如僚友。視民如家人。吏有失謬者。正定之。弛慢者。勉勵之。鹵莽者。教誨之。詭詐者。詰難之。爭財賄者。以義平之。爭禮法者。以情諭之。爲賊者。使償其貲。傷人者。使庭拜

其敵。初情可憫者。猶宥之。本心可恕者。猶出之。必詞窮心盡。而後付之於法。若夫失出之罰。容惡之謗。予所不辭。爲政五年。而雨暘以時。蝗疫不作。小民之禱。頌興焉。〔按〕漢世良吏多矣。有如帝君之視民如傷。慈祥惻怛者乎。乃考之史鑑。但見曲詆張禹。而後人之善政無聞。然則史鑑。果可盡信乎哉。

雪山大仙　帝君曰。予在幽王朝。既以諫諍獲罪。（時王以帝君諫諍。賜藥酒而歿。）魂無所歸。哭於宮闈三日。王以爲妖。命庭氏望聲射之。余乃長辭王國。一意西方。歷岷峨。背井絡。登飛越嶺。遙望西極一山。高廣百餘里。積雪凝寒。非塵境也。（山在天竺界。近梵衍那國。奘法師曾到。）山神白煇曰。此名雪山。昔多寶如來。修行於此。八年得道。（釋迦如來。曾在此山。六年修道。若多寶如來。則是賢劫以前之古佛。山神何由而知。蓋佛之名號。隨處不同。經言。一名號有無數佛。一佛有無數名號。然則多寶如來。當即指釋迦而言。）盍留焉。予從之。未幾。上帝有旨。以予爲雪山大仙。〔按〕帝君掌桂籍。列仙班。

皆上格蒼穹之實。此特其一耳。○凡經上帝所用者。皆聽命於天者也。天既可以貴之。則亦可以賤之。獨修行出世人。或往生淨佛國土。或暫生色界禪天。則唯自去自來不由上帝之命。

人能如我存心

〔發明〕先要看明存心二字。然後講到人能如我。又須先識心是何物。然後再講存與不存。如教人取寶。務要先知寶所。◎人心道心之辨。吾儒千古以來。聖聖相傳之眞命脈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過依稀彷彿語。並非孔顏道脈之宗。而世儒有意謗佛憑空造出釋氏本心。吾儒本天之說。戕賊自己心學淵源。獨讓鎮家之寶於釋氏。大可扼腕。乃無識小子竟有從而和之者矣。安得有大聖賢。起而正其

謬哉。◎聖賢學問。不過要人求放心。但心既放矣。誰復求之。一放一求。似有兩心。若無兩心。何云求放。此處當研之又研。不可草草。◎吾儒論心。到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之說。精醇極矣。但此意本出之華嚴楞嚴諸解。孔孟以後。周程以前。儒家從無此語。朱子發之。不可謂非有功於儒矣。◎晦菴十八歲。從劉屏山遊。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搜其篋中。唯大慧禪師語錄一帙。（見尚直編及金湯編。）每同呂東萊。張南軒。謁諸方禪老。與道謙禪師最善。屢有警發。（謙師逝後。晦菴有祭文。載宏教集。）故學庸集注中。所論心性。略有近於禪者。晚年居小竹軒中。常誦佛經。有齋居誦經詩。謂晦菴爲全然未知內典。過矣。（魯公與孔子言而善。孔子稱之。公曰。此非吾之言也。吾聞之於師也。孔子曰。君行道矣。直心即是道。然則愛晦菴者。正不必爲晦菴諱也。）

論心

心不在內　愚人皆以心爲在內者。祇因誤認五藏六腑之心。即是

虛靈之體耳。不知一是有形之心。隨軀殼爲生死者。一是無形之心。不隨軀殼爲生死者。有形之心在內。無形之心不在內。若云同是一物。則堯舜與桀紂之心。天地懸隔者也。何以同犯心痛之病。一般診候。一般療治乎。然則服藥之心。與善惡之心。判然兩物矣。

心不在外　或疑有形者既不是心。必以能知能見者爲心。然所知所見之物。盡在於外。足徵能知能見之心。亦在於外矣。嘗試瞑目返觀。但能對面而見其形。不能從眉根眼底面皮之內。以自見其形。譬如身在室外。故能但見室外之牆壁窗牖。不能從窗牖中隱隱窺見內面耳。曰不然。知苦知痛者。亦汝心也。他人喫黃連。汝不道苦。蚊蟲嘬汝膚。汝便呼痛。安得謂心在外也。

心不在中間　或疑既不在內。復不在外。定是或出或入在中間矣。

曰。不然。若有出入即非中間。定一中間。應無出入。且汝以何者爲中乎。若在皮內。依然是內。若在皮外。依然是外。更求其中。不過腠理間垢膩耳。豈汝心乎。

心非有在有不在　或謂心不在焉。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若視之而見。聽之而聞。食之而知味。此即心所在矣。然則心固有在有不在乎。曰此六識也。非心也。且如美女在前。便生愛染。此因眼色相對而成識也。說著酸梅。口涎自生。此因舌味相感而成識也。登高視下。兩股戰慄。此因身觸相迫而成識也。認爲虛靈不昧之體。則毫釐千里矣。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其謂此歟。

心含太虛　楞嚴經。佛告阿難。十方虛空。生汝心中。如片雲點於太虛裏。○佛與阿難七處徵心。七問七答。盡破其妄。而後漸顯妙明眞

心。令其廓然大悟。可謂深切著明矣。〔按〕心字既已含糊。則存字亦欠確切。如必欲言之。將錯就錯。且以未嘗虐民。及救人之難等。爲帝君之存心。仰而法之。可也。

天必錫汝以福

〔發明〕上句如我存心。是因。此句錫汝以福。是果。必字。如種瓜得瓜。種荳得荳。毫髮無爽。非如窮措大所謂。上古天心可問。叔世天心不可問之說也。◎天字。有就形體言者。有就主宰言者。就主宰言。則所謂天者。即皇皇上帝也。後儒諱言上帝。輒以理字代之。其言未始不是。然世人說著上帝。猶有畏懼之心。若止說一理字。誰人畏之。且如密室之中。有一美女在焉。入其室者。淫心勃發。忽有人曰。室中已

供玉皇聖像。彼女正在燒香。此時雖極惡之人。亦惕然知懼。未必遂敢於玉皇像前。肆行無忌也。若但告之曰。汝之所爲。大非理之所宜。逆理。則得罪於名教。不可以爲君子。試問此人。當奮然勃然之時。果能聞之而頓息否。故知天字就主宰言。足以勸化學者。有功於儒教。若但就理言。徒開天下無忌憚之門。不可以爲訓也。人人知畏懼。便是治天下之機。人人無忌憚。便是亂天下之機。況世間萬事萬物。何處不可說理。天固即是理。性亦即是理。天命之謂性。竟是理命之謂理。思之。不覺失笑。◎象山先生六歲時。忽問天地何所窮際。思之至於終夜不寐。今白髮老人。日在天之下。竟不知頭上所戴者爲何天。則亦蠢然一血氣之倫而已。◎伊川先生訪邵康節。指面前食桌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極與論天地萬物之理。及六合之外。伊川驚歎曰。生平唯周茂叔論至此。

見聖學宗傳。嗟乎。誰謂古之大儒。必不究心天上天下之事乎。朝菌雖不知晦朔。蟪蛄雖不知春秋。而晦朔與春秋。究何嘗廢哉。然則三界內。實有二十八天。何得不自附於濂溪康節之末。覓伊川其人者。而與之語哉。

天名

欲界六天　自大地水輪之下。至他化自在天。皆名欲界。以其猶有情欲也。自下至上。共有六天。一四王天。四大天王。分領四大部洲。去地四萬二千由旬。宮殿齊於日月。二忉利天。梵語忉利。此言三十三。中間爲帝釋所居。八方各有四大臣輔之。合成其數。故名。非自下至上之三十三也。去地八萬四千由旬。三夜摩天。此天以上。爲仙家所不知。故道書無此名色。四兜率天。五化樂天。六他化自在天。六天每過一劫。皆有火災壞之。其間壽命長短。及宮殿城邑。身衣輕重等。詳載藏經。茲不繁舉。〔按〕帝君所謂天必錫汝以福者。誰錫之。即忉利天王錫之也。儒家稱爲皇皇上

帝。道家或稱玉帝。或稱玉皇大天尊。佛家或稱三十三天王。或稱帝釋。或稱釋提桓因。其實一上帝也。威權統攝四大天王。

色界十八天　由欲界而上。有色界焉。以其但有色身。而無男女之欲也。自下至上。共十八天。一梵衆天。二梵輔天。三大梵天。此三天。名爲初禪。每過一劫。亦有火災壞之。四少光天。五無量光天。六光音天。此三天。名爲二禪。每過七劫。則有水災壞之。七少淨天。八無量淨天。九徧淨天。此三天。名爲三禪。每過六十四劫。則有風災壞之。十福生天。十一福愛天。十二廣果天。十三無想天。此四天。至下色究竟天。共九天。通名四禪。爲三災所不及。十四無煩天。十五無熱天。十六善見天。十七善現天。十八色究竟天。此五天。又名五不還天。此十八天。皆修梵行。及禪定福樂。但其間大小深淺不同耳。

〔按〕色究竟天之上。有摩醯首羅。威權至尊。爲娑婆世界之主。統攝萬億他化天。萬億化樂天。萬億兜率天。萬億夜摩天。萬億忉利天。萬億四王天。萬億日天子。萬億月天

子。爲欲界諸天所不得聞名。不得見形者也。

無色界四天　由色界而上。復有四天。一空無邊天。二識無邊天。三無所有天。四非想非非想天。以其但有定果色。而無業果色。故通號之爲無色界。〔按〕此三界之極頂也。非想非非想天。壽至八萬四千大劫。然皆不了妙覺明心。故天福一盡。復入輪回。以佛眼觀之。總爲未出世之凡夫也。○道家所謂三界。乃上中下界也。與此不同。問。天者至尊無對之名。總謂之天。可矣。安得有種種名色。◉答。人亦號萬物之靈。豈得總謂之人。竟無賢愚貴賤乎。經云。具五戒者生人中。修十善者生天上。然五戒十善。各有淺深大小之別。故在人道者。其福不齊。在天道者。其福亦不齊也。

問。二十八天。何天爲凡。何天爲聖。◉答。二天唯凡夫住。五天唯聖

人住。其餘二十一天。則凡聖同居矣。二唯凡住者。一是初禪大梵天王。二是四禪中無想天人。何以故。蓋以大梵天王。不知六道衆生。皆因自己業力輪轉。但自恃高貴。謂唯我能生一切天地人物。遂起邪見。又無想天中。唯是外道修無想定。以生其中。受五百劫無心之報。自謂涅槃。受報畢已。必起邪見。來生地獄。五唯聖住者。從廣果天以上。無煩無熱等。五淨居天。唯是阿那含三果聖人所住也。自餘二十一天。凡聖同居者。例此可悉。

於是訓於人曰

〔發明〕於是二字。若承未嘗虐民句來。則訓有止惡之意。爲下諸惡莫作張本。若承救人之難六句來。則訓有勸善之意。爲下衆善奉

行張本。◎帝君所以諄諄垂訓者。夫固以吾輩爲人也。而果無愧於人乎。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辭讓之心。非人也。以是言人。人亦難矣。萬物皆備。人何其尊。可帝可王。人何其貴。來無分文。去又空手。人何其貧。美味入喉。俄成糞穢。人何其賤。一一皆從胎中住過。人何其卑。啖盡水陸群生。人何其酷。外面飾以綾羅。中間滿腹矢溺。人何其僞。各各私一妻室。被其驅遣而甘心。人何其奴。漫指藏身之處以爲家。人何其小。日裹皇皇仁義。夜來無醜不作。人何其羞。今日不保來朝。人何其脆。閻王一呼即去。人何其懦。阿毗曇論云。人字有八義。樓炭正法經云。閻浮提人。種類差別。合有六千四百種。然則人字。豈易識哉。

人說

人種從光音天來　起世因本經云。劫初以來。一切人類。皆從光音天降。乘空而行。不由母腹。迨食粳米之後。因有筋脈骨髓。成男女之相。淫慾從此生焉。〔按〕人爲色界天之種。故塑天神之像。皆如人類。

人稟四大而生　世間不過地水火風四種。人則稟其氣而成形焉。骨肉。地也。涕淚痰涎。水也。煖氣。火也。運動。風也。〔按〕就五行論。則多金木而少風。然地可該金木。而少風。則不能運動矣。縱以五臟配五行。而五臟外之軀殼。似反少著落。故五行之說。不如四大之顛撲不破。

人爲四生六道之一　四生者。胎卵溼化也。人類則皆胎生焉。六道者。天人脩羅地獄鬼畜也。人道則居其次焉。〔按〕人非必定胎

生。偶因業緣而胎生。亦非必定爲人。偶因業緣而爲人耳。所謂李四張三。墮地權時名姓。天宮地府。浮生瞬息家鄉也。

人有十時　法苑珠林云。人有十時。一者膜時。二者泡時。三者皰時。四者肉團時。五者肢時。六者嬰孩時。七者童子時。八者少年時。九者壯盛時。十者衰老時。〔按〕前五。以處胎時言。後五。以出胎後言。

人面如地形　起世因本經云。南閻浮提。大七千由旬。北闊南狹。故此方人面。還似地形。〔按〕北俱盧洲地形方。故人面亦方。東勝神洲地形圓。故人面亦圓。西牛貨洲形如半月。故其人面隆而腦後削。推而論之。鳥棲於木。故羽似木形。獸行於草。故毛如草狀。此亦格物之學。

人有六根六塵六識　六根者。眼耳鼻舌身意也。六塵者。色聲香味觸法也。以眼觀色。以耳聽聲。根塵相對。而識存乎其中矣。〔按〕

同一六根也。凡夫用之。則爲六情。爲六入。爲六受。爲六愛。爲六賊。若菩薩得之。則爲六神通矣。不可悟天人以水爲瑠璃。餓鬼以水爲膿血之理乎。

人須知十二因緣法　法華經云。無明緣行。（無明者。宿生煩惱癡暗也。緣。猶生也。行。即所造之業。謂宿世因愚癡昏暗。所以造業也。）行、緣識。（識者。謂初起妄念。欲託母胎也。）識、緣名色。（名色者。謂初託胎後。諸根成形也。）名色、緣六入。（有此六根。將來必入六塵。故云六入。）六入、緣觸。（三四歲時。對塵無知。故僅名觸。）觸、緣受。（受者。五六歲後。至十二三。能領納前境也。）受、緣愛。（愛者。從十四五至十八九。貪著聲色。即起愛心也。）愛、緣取。（取者。從二十歲後。貪欲轉盛。馳求不息也。）取、緣有。（三界謂之三有。既有善惡境界。來世復有生死。）有、緣生。（生者。未來之世。復當生於六道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老死者。謂未來之世。老而復死也。）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按〕但知身爲母之所生。而不知父亦有分者。童稚是也。但知身爲天地父母所生。而不知因宿

世業緣生者。庸衆是也。余最不喜天生聖人之說。如天果能生聖人。則當常生聖人。既已生堯舜。何爲復生桀紂。若不能禁桀紂之不生。則亦不能保堯舜之必出。尚謂天地能生人乎。納妾者。多方求子而無子。私奔者。唯恐有胎而有胎。則生育亦不獨父母之故矣。

人壽有古延今促之異　經云。增劫之時。從人壽十歲後。每過百年。各增一歲。如是增之又增。至八萬四千歲而止。自後每過百年。各減一歲。如是減之又減。至於十歲而極。十歲以還。又復增益。猶之日永日短。循環無已也。〔按〕釋迦如來。人壽百歲時出。故成康之世。盈百者甚多。如武王九十三。文王九十七。唐虞之世。在文王前千餘年。又當增十餘歲。故禹壽一百有六。舜壽一百有十。堯壽一百

十七。帝嚳在位七十年。壽可知矣。顓頊在位七十有八。視帝嚳復增矣。少昊在位八十四年。視顓頊復增矣。黃帝在位百年。視少昊復增矣。炎帝在位百四十年。視黃帝復增矣。伏羲前有因提紀。循蜚紀。敱命等紀。至人皇氏。不知幾十萬年。故人皇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年。至地皇天皇。又不知若干萬年。故兄弟各一萬八千歲。垂于史冊者。彰灼可考。後儒見幾萬歲之說。以爲荒唐。盡行刪去。亦陋矣。當日作史者。垂此必非無本。孔子生衰周。猶及見史氏之闕文。豈唐虞以前之史臣。妄入無稽之語於正史耶。噫。目不見熊。而謂之三足鼈。非物之怪。乃學識未充也。若夫周昭王至今。又閱三千年。又當減三十歲。故目今年高者。類以七旬爲上下。博覽群書。方知佛語有驗。韓昌黎佛骨表。謂上古無佛而壽。後世有

佛而天。豈識正值減劫之際乎。○人壽八萬歲時。五百歲而婚嫁。周初之制。三十而有室。今則年未成童。便思少艾。總角稚子。口出穢語矣。

人身有古大今小之殊　人壽當減劫時。每過百年。其身短一寸。千年則短一尺。釋迦如來出世時。人身皆長八尺。（佛之化身。一丈六尺。）今已過二千餘年。當短去二尺。故今世之人。大抵以六尺爲上下。總之壽增。則其身隨時而大。壽減則其身隨時而小。至疾疫災後。壽命愈促。身形愈小。或二搮手。或三搮手。所可資食。稊稗爲上。人髮衣服。以爲第一。資身之具。皆作刀杖之形。（今婦人簪珥已有作刀斧形者。）〔按〕有人發隋唐以前古墓。有骨麤大。較今時人骨長二尺許。嘗考天人感通記云。蜀都舊址。本在青城山上。今之成都。乃大海也。昔迦葉佛時。有人從西耳河邊回。

舟過於此。見岸上有兎。引弓射之。不知兎乃海神也。大怒。遂蹋翻其船。而壅沙成地焉。後至晉朝。有僧見地上多裂。掘之。得人骨船底。骨皆長三丈餘。以迦葉佛時。人壽皆二萬歲故也。又嘗讀孔履記。孔子之履。當今之官尺。一尺三寸。則孔子之足。非猶夫今人之足矣。又嘗讀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則昔人之手。非猶夫今時之手矣。甚至服物器皿。凡在百年前者。必較大於今人。豈非身形漸小。物亦隨之而小乎。

人福有古重今輕之驗　人惟有德。所以有福。壽減之後。一切皆減。其德漸漓。其福漸損。略言之。如七寶漸隱沒。五穀漸歉收。衣食漸艱難。容貌漸醜陋。資稟漸昏愚。精神漸衰弱。風俗漸驕慢。六親漸不和。賦役漸繁重。水火盜賊漸熾昌。佛法漸彫廢。善人漸衰殘。眞儒漸稀

少。謗佛之人漸推崇。富人漸鄙吝。〔按〕世俗文詞。有時不驗。若出之內典。則字字有徵。且如三代之時。皆用黃金白璧。動以百雙萬鎰爲計。未嘗純用白金也。至於漢後。乃間用白金。桑宏羊至以白金鑄錢。而夜光之璧。照乘之珠。小國皆有。非若今時之罕見也。乃今之用低銀者多。和赤銅於內。是銀不足。而繼之以銅也。非七寶隱沒之驗何。古人所云百金。乃百錠金也。漢文帝云。百金乃十家中人之產。蘇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若一金止作一兩。則漢代中人產。止有十兩之數。而一兵之資糧器械。每日止用銀一分矣。有是理乎。周時田百畝。止當今時二十二畝。此二十二畝之所入。上農夫可食九人。夫古人每食。必至斗米。一人終歲之糧。約今時七十餘石。九人當有六百幾十石。是每畝可收米三十石也。余幼時所見聞。吾鄉尚見每畝收脫粟三四石者。自康熙癸亥年後。凡從前收三石外者。皆不及三石之數矣。非五穀歉收之驗何。隆萬間。有人修崑山薦嚴禪寺。出其瓦間所塞稻束。猶唐朝故物。其穗長至尺餘。計其所收。每畝必有十餘石。今之稻穗。不滿四寸矣。

古者國無十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漢唐盛時。尚可比昔年之不足。今則求爲急而不可得矣。非衣食艱難之驗何。古者王公之貴。下交巖穴。卿相之尊。勞不坐乘。今則甫膺一命。便藐視知交。而皂隸牧圉。有乘軒執蓋者矣。非風俗驕慢之驗何。古者高僧見天子不名。詔書必稱師。唐太宗敘三藏聖教。極意欽崇。玄奘法師示寂。高宗告左右曰。朕失國寶矣。輟朝五日。（見高僧傳。）中宗景龍二年。敕高安令崔思亮。迎僧伽大師至京。帝及百僚。皆稱弟子。（出金湯篇及統紀。）高宗顯慶元年。敕天下僧尼。有犯國法者。以僧律治之。不得與民同科。（出唐書。）宋眞宗朝。詔天下避誌公禪師之諱。止稱寶公。（見誌公禪師後行狀。係張南軒父忠獻公所撰。）宋之太祖太宗。眞仁高孝。皆興隆大法。有時駕臨佛宇。有時問法禁中。爲林間盛事。今則士流倨傲。多有見佛像不參。遇高僧不

禮者矣。非佛法彫廢之驗何。孔顏立教。止貴躬行。不尚口舌。厚於自治。薄於責人。孟子距闢楊墨。出於萬不得已。譬如大黃巴豆。良醫偶一用之。非日日必需之物。今則白衣小子。止拾幾句謗佛常談。便自謂程朱復出。黃口兒童。但有一種誇大習氣。輒主張道學門庭矣。非眞儒稀少之驗何。即此數者。餘可例推。

人死有六驗　欲知死後生處。但觀終時煖處。若從下先冷。煖氣歸頂上者。乃果位中人。必出生死。歸眉間額上者。生天道。歸心上者。生人道。若從上先冷。煖氣歸腹者。生鬼道。歸膝上者。生畜生道。歸足底者。生地獄道。

人之宿世。或從天上來。或從人中來。或從異類中來。或從修羅餓鬼地獄中來。但察其相貌身形。語言動靜。亦可了了皆知。茲因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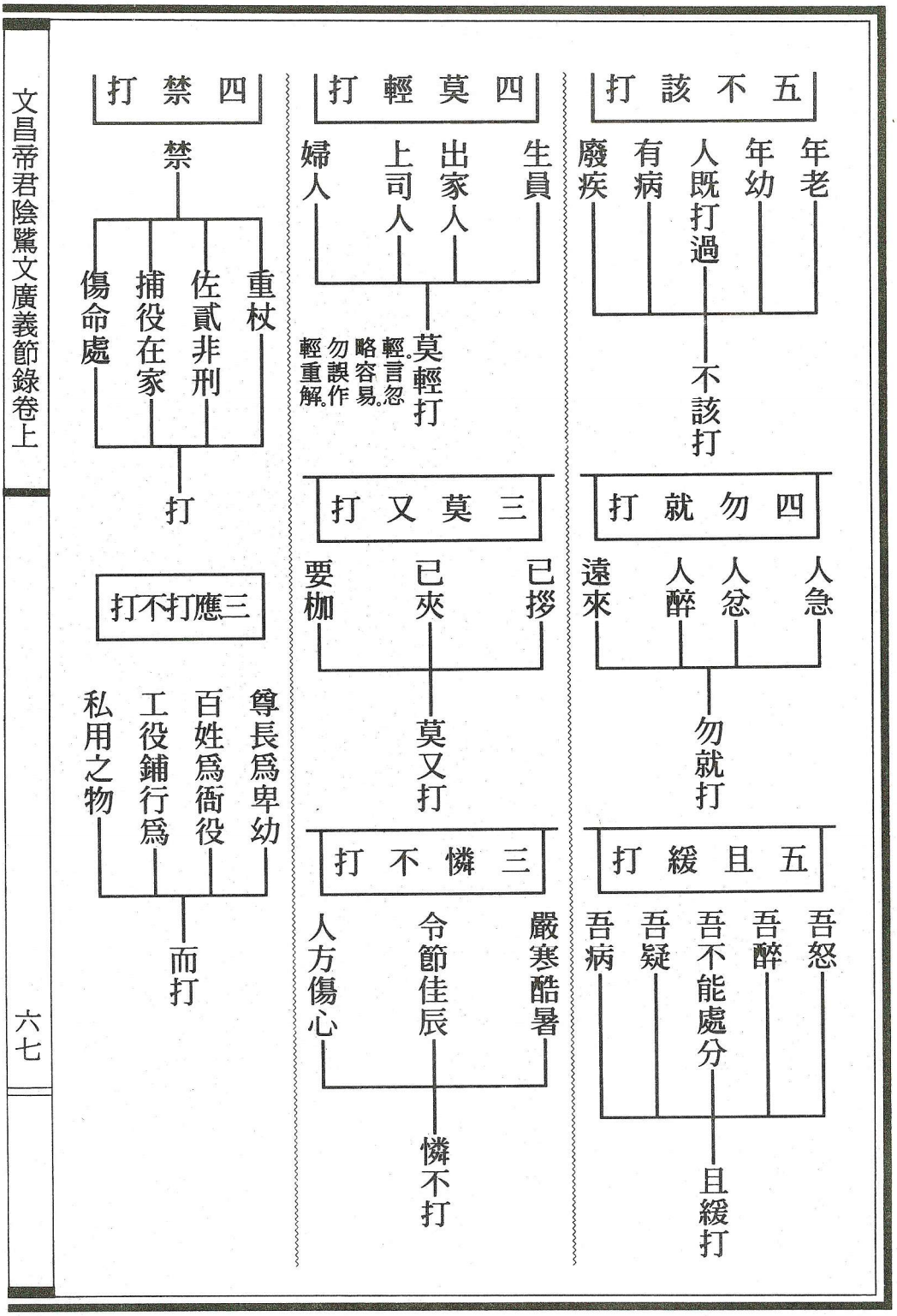
繁。不及詳載。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發明〕于公六句。乃帝君偶舉四則因果。爲欲廣福田二語張本。濟人救蟻。是順種福田。治獄埋蛇。是逆種福田。◎治獄。惡事也。而反興駟馬之門。何哉。蓋于公之官守。是治獄之官守。而于公之心地。非治獄之心地也。駟馬之門。亦興於心地耳。◎人命關天。獄詞最重。略失檢點。悔之無及。吾輩不幸而職司其事。便當刻刻小心。臨深履薄。恍若天地鬼神。瞋目而視我。罪人之父母妻子。呼號而望我。不可立意深文。不可誤聽左右。不可偏打成招。不可潦草塞責。不可恃聰明而憑臆斷。不可徇囑託而用嚴刑。不可逢迎上官之意。不可但據下

吏之文。不可因他端而遷怒。不可乘酒醉而作威。苟非罪當情眞。不可動加鞭打。苟非人命大盜。不可輕繫囹圄。嚴反坐之條。以懲誣告。杜株連之累。以安善良。人犯隨到隨審。不使今日守候。而復來朝。訟師隨訪隨拏。勿令構鬥兩家。而復漁利。發其議和。所以釋其罪。假以顏色。所以盡其詞。清廉。美名也。當濟之以寬厚。靜鎭。大度也。當輔之以精勤。效蒲鞭之德政。則竹板務取其輕。而毛節必削。覩牢獄之堪憐。則禁子務懲其惡。而飲食宜時。寧於必死之中求其生。勿於可生之處任其死。其老於我者。常作伯叔想。等於我者。常作兄弟想。幼於我者。常作子姪想。上思何以資祖考。下念何以蔭兒孫。雖藉此以度世可也。豈特與駟馬之門乎。

愼刑圖 拶夾收禁。更須愼之。


五不該打
年老
年幼
人既打過
有病
廢疾
不該打
四勿就打
人急
人忿
人醉
遠來
勿就打
五且緩打
吾怒
吾醉
吾不能處分
吾疑
吾病
且緩打
四莫輕打
生員
出家人
上司人
婦人
莫輕打
輕。言忽略容易。勿誤作輕重解。
三莫又打
已拶
已夾
要枷
莫又打
三憐不打
嚴寒酷暑
令節佳辰
人方傷心
憐不打
四禁打
禁
重杖
佐貳非刑
捕役在家
傷命處
打
三應打不打
尊長爲卑幼
百姓爲衙役
工役鋪行爲
私用之物
而打

徵事

決獄平恕（唐書）　唐貞觀元年。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薛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去枷杻。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者數人。孫伏伽疑其平反過多。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自圖免罪。知其冤而不救耶。如有忤上意。縱以身徇之。亦所願也。後勅使問。乃知平反者果枉。〔按〕司寇冀芝麓疏云。從來失出之罪。原輕於失入。今承問各官。引律未協。擬罪稍輕。即行參處。於是問官但顧自己之功名。不顧他人之性命。寧從重擬。而自安之道。在人之死矣。如承問各官。果係徇情枉法。其參處宜也。若止是擬罪稍輕。及平反欠當。宜概免參罰。庶刑官無瞻顧之憂。而獄情可幾明允。仁哉先生。厥後必昌矣。

辨雪冤獄（金史）劉肅仕金。有人盜內帑官羅。及珠。盜未獲。遂連繫貨珠牙儈。及庫吏十一人。刑部議置重典。肅曰。盜無正犯。殺之冤。金主大怒。肅辯之愈力。囚得不死。後封邢國公。〔按〕平反冤獄。人孰無心。但恐觸怒上官。見忌僚佐。是故欲言不敢耳。況乃批逆鱗。蹈虎尾。犯人主之怒乎。劉君其弗可及已。

三子皆貴（勸懲錄）明盛吉。爲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定囚。妻執燭。吉持丹書。相對垂淚。妻語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濫入人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平恕。庭樹忽有白鵲來巢。乳子。人以爲祥。後生三子皆貴。〔按〕唐太宗謂侍臣曰。古者用刑。君爲之撤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每因此。不啖酒肉。居官者奈何不知。

不逮婦女（不可不可錄）王克敬。爲兩浙鹽運使。溫州解鹽犯。內一婦人同

解。王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里外。與隸卒雜處者乎。自今婦女毋得逮。遂著爲令。〔按〕王公一念之仁。所全婦女多矣。由此推之。不特婦人。即老病廢疾。僧尼道士。有體面人。概不可輕逮。

執法無後（功過格）　明季時高郵州徐某。歷官至郡守。清介執法。每差役違限一日。笞五板。有隸違六日。欲責三十。乞貸不可。竟死杖下。其子幼。聞之。驚悸死。其妻慘痛。亦自經。徐解任歸。止一子。甚鍾愛。忽病。語其父曰。有人追我。頃之。詈曰。有何大罪。殺我三口。言訖而死。徐竟無後。〔按〕廉官往往不享大抵因執法者多耳。徐君當日。豈不自誇信賞必罰哉。卒之三人死。而子亦隨之矣。哀哉。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發明〕濟亦多術矣。飢濟以食。寒畀以衣。病施以藥。窘助以財。暗予以燈。爭鬥勸其和解。愚癡導以智慧。皆濟也。念念有及物之仁。則不特富貴有其權。即貧賤亦有其力矣。　下附徵事四則

鬻田濟人懿行錄　明饒裳。豫章人也。途中見有鬻妻遠方。而泣別者。問其所需。棄田與之。歲大比。主司夢金甲神曰。爾何不中棄田之子乎。乃檢一遺卷。中第三名。即公也。及宴鹿鳴。乃知其故。三子。景暉。景曜。景暐。相繼登第。　〔按〕田產貲財。世人以之爲命者也。而內典比之水中月。鏡中華。夢中寶。何哉。只因目前暫經收管。後來總帶不去耳。今之寫田房契者。必曰。聽憑永遠管業。嗟乎。產是主人身是客。主尚不能永保其客。客又安能長有其主耶。如必欲將所有帶去。亦有帶之之法。莫若作善布施。造人天福德之身。則安富尊榮。

依然仍在。明乎此。則饒公之棄田也。乃其所以置產也。人能如此置產。即謂聽憑永遠管業。亦無不可。

免死得元 感應篇箋注　河南潘解元。附二友入省鄉試。寓有神相。密語二友曰。潘君將有大難。須急避之。二友遂託言寓小。各贈二金。使另覓寓。潘隨借一小寓。夜於水次。見一婦投水。詢之。云。夫買棉花織布。積若干疋。夫出門後。賣得四金。不意皆假銀也。夫歸必見責。故尋死耳。潘急出袖中四金與之。歸寓乏用。寓主多出詬語。乃借宿於寺。寺僧夢諸神鼓吹下降。云。試榜已定。奈解元近作損德事。上帝除名。尚未有代。一神云。此寺內潘生可。一神云。相當橫死。安可作元。一神將二手摩其面云。今非解元相乎。僧默識之。厚加款待。試畢。往二友寓謝。相士一見大驚。曰。公作何陰德。成此異相。今首魁多士矣。榜發果然。

〔按〕作一善事。須是若決江河。沛然莫禦。方能成就。潘君若算到自己進場盤費。未有不廢然中止者。唯其但知有人。不知有己。所以費止四金。免一橫死。而復得元也。猶憶己巳年冬。余在澄江應小試。時有門斗朱君玉者。失去他人所寄之金。幾不欲生。余聞惻然。欲助其少許。苦於資糧告匱。不果。未幾。余即歸崑。迨文宗發長洲覆案。余已列在第二。然但有坐號而無姓名。人皆莫識。余遂以覆試不到除名。此時崑邑實無長洲案。有之者唯朱君玉。朱與余又不甚相識。初不知第二坐號即余也。向使當日不顧自己盤費。稍助其資。彼於感恩之下。必以覆案示余。余亦不至除名。復閱二年而始遇矣。蓋觀於潘而益愧云。

蠲租得第 棄纂功過格

華亭士李登瀛家貧。僅田二畝。佃户以疾荒其產。

賣子償租。李知之。惻然曰。爾以病故。不能治田。非汝咎也。我雖貧。尚能自存。奈何使爾父子離散。急取銀去。贖爾子歸。其人以主家不肯爲慮。李曰。我貧儒。且讓汝租。富家大室。亦知積德。我當爲爾言之。遂與同往。因得贖歸完聚。佃户日夜禱祝。康熙甲子。李登賢書。乙丑聯捷。〔按〕哀哉農也。終歲勤動。無時得暇。合家勞苦。無人得安。千倉萬倉之粟。皆從其肩上而來。千坑萬坑之糞。皆從其肩上而去。或忍飢而舂水。或帶病而力耕。背則日暴雨侵。腸則千回萬繞。一至秋成之候。田中所收。盡償租債。四壁依舊蕭然。八口仍無聊賴。非仁人君子。目擊而心傷者乎。昔諸景陽。聞佃户死喪。必涕出助之。丁清惠公待佃户如父子。陸平泉先生。凡遇壽誕。佃户必免米若干。加爵。則又免。得子得孫。則又免。所以貧佃感恩。租稅反不虧空。

彼錙銖必較者。一時自爲得計。豈知冥冥中。復有操大算盤者。起而盡削其禄乎。觀於李君。則二畝之所收多矣。

逆旨害民（功過格）　淳熙初。司農少卿王曉。嘗以平旦。訪給事中林機。時機在省。其妻。曉姪女也。垂淚訴曰。林氏滅矣。驚問其故。曰。天將曉。夢朱衣人持天符來。言上帝有敕。林機逆旨害民。特令滅門。遂驚寤。今猶彷彿在目也。曉曰。夢耳。何足患。因留食。待林歸。從容叩近日所論奏。林曰。蜀郡旱。有司奏請十萬石米賑濟。有旨如其請。機以爲米數太多。蜀道難致。當酌實而後與。故封還敕黃。上諭宰相云。西川往復萬里。更待查報。恐於事無及。姑與半可也。只此一事耳。妻泣告以夢。機不自安。尋以病歸。至福州卒。二子亦相繼天。門户遂絕。〔按〕

天爲民而立君。君爲民而設官。民者。國家之赤子。而社稷之根本

也。縱使君言不當賑。而臣猶當言賑。君言當濟以少。而臣猶當言多。君言賦額不可虧。而臣猶當議減。如此謀國。方爲盡忠。其福及蒼生。正其流芳百世。雖壽考康寧。子孫榮盛。不足報其功也。苟或君言催科當緩。臣偏曰國用難濡。君言民已困而當通變。臣偏曰額已定而難紛更。如此舉動。名爲諂諛。名爲逢迎。名爲戀官而保妻子。其爲民斂怨。正其爲國招尤。雖身遭投竄。門户滅絕。豈足償其罪哉。覆轍昭昭。前車不遠。

救蟻中狀元之選

〔發明〕宋郊一事。人以其功小報大。輒疑之。不知此特以蟻視蟻。以狀元視狀元耳。若論究竟。則當日所救之蟻。不下數萬。後世感恩圖

報者。亦不下數萬。豈一狀元可竟其福乎。若夫狀元。不過身外虛名耳。三寸氣斷。安在其爲狀元也。反謂報之太奢過矣。◎竹橋渡蟻。救之於水也。然蟻之致死。不止於水。所救之法。亦不止竹橋。且如奴婢之殺蟻也。以湯火。其法在理而諭之。勢以禁之而已。貓犬之殺蟻也。以誤噉聚蟻中之魚肉骨。其法。伺酒食既畢之後。作速掃地。使葷腥不沾於土而已。焚化紙帛之殺蟻也。多在暑月。其法。當掃一淨地。先以冷灰作基而已。點茶之殺蟻也。多在地上。其法。受之以盆而已。竈上之多蟻也。以近腥羶而穴其下。其法宜於作竈時。純用石灰布地而已。舉一反三在茲數者。下附徵事二則

救蟻延齡（福報經）　佛世有一比丘。得六神通。見其小沙彌。七日當死。因教其歸省父母。至第八日來。蓋欲其死於家也。至八日果來。因入定

察之。乃於歸路時。見有聚蟻穴孔。將爲流水衝入。急脫袈裟擁之。蟻得不死故也。後壽至八十。證羅漢果。〔按〕人之壽夭。有定有不定。顏淵之死。伯牛之亡。此受決定果也。文王之百歲。武王之九十。此受未定果也。天人之遇小五衰。大五衰。亦然。又以四天下言之。三洲多有未定果。唯北俱盧洲。則純受決定果。沙彌之益算。當屬未定果耳。

蟻王報德（古史談苑）　吳富陽董昭之。過錢塘江。見一蟻走於水中蘆上。欲救之入舟。舟中皆不可。乃以繩繫蘆於舟。蟻得至岸。夜夢烏衣人謝曰。吾是蟻王。不愼墮江。蒙君濟拔。後有急難。可來告我。歷十餘年。昭之以盜誣入獄。思及蟻王之夢。而欲告無由。一人曰。何不於地上取兩三蟻。置掌中而告之。董如其言。夜果夢烏衣者曰。急投餘杭山中。

可免於難。覺而逃之。遇赦得免。〔按〕活活一龜。不識自己之生死。所存朽甲。反知他姓之吉凶。此種事理。雖聖人亦有所不知。而何惑乎蟻王之報德。

埋蛇享宰相之榮

〔發明〕龍有四毒。有齧而死者。有觸而死者。有見而死者。有聞聲而死者。蛇亦如之。叔敖所遇之蛇。當是有見毒者耳。然據楚中人云。彼處兩頭蛇。至今尚有。身黃色。長尺許。其行可進可退。多如蚯蚓。見之初不爲害。想別一種類耳。否則物類隨時變易。如上古禽獸。能作人語。今則不能之類。◎心中含毒者。多作蛇蠍蜈蚣。惟有慈心之人。毒不能害。不然。彼以毒來。吾亦以毒往。是一蛇之外。又添一蛇矣。吾

縱不能化蛇。豈可反爲蛇化乎。◎蛇爲害人之物。故埋之不使人見。苟充其類。則凡爲人害者。皆可作蛇觀。除殘禁暴。是埋兩足之蛇。改往修來。幷埋自心之蛇矣。◎自于公治獄至此。乃帝君舉行善得福者示人耳。一人行善得福。則盡人皆然矣。譬如樹果。嘗一而甘。何須枝枝皆啖。

下附徵事二則

方便行殺（大寶積經）　然燈佛時。有五百賈人。入海採寶。內一惡人。善知兵法。恆爲寇盜。欲盡殺五百人。而取其寶。而五百人。皆不退菩薩。殺之者得無量罪。當久墮大地獄。時彼衆中。有一導師。名曰大悲。預知其意。因私念言。若殺此一人。吾當自墮惡道。若不殺此人。則五百善人。當受其害。而彼惡人。仍世世墮於地獄。吾若明告衆人。又累五百人共發惡念。亦當受苦。於是生憐憫心。寧自受罪。而刺殺之。佛言。導師

即吾身是。五百賈人。即賢劫中五百菩薩是。〔按〕此所謂見機得殺也。然必先有寧自受罪之心。而後可行此種方便。否則既欲貪其功。又欲辭其罪。此念已不可問矣。何福報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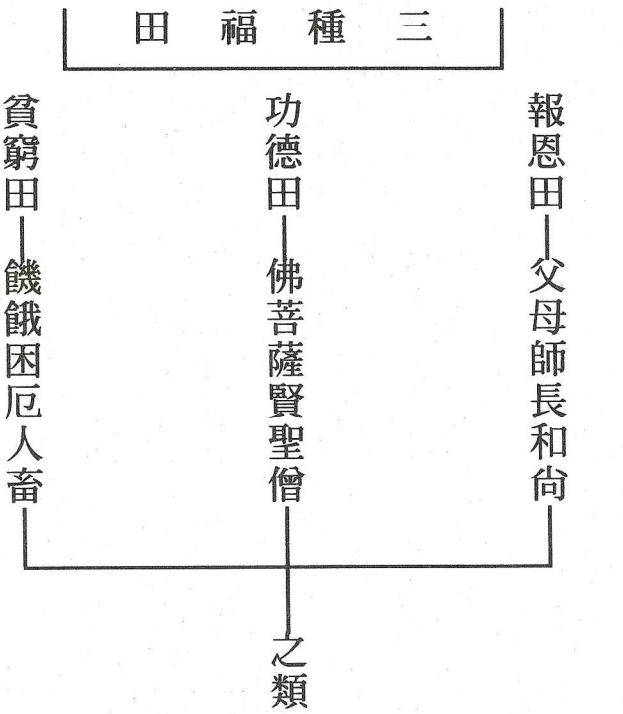
斃蛇抵命。現果隨錄　我邑故宗伯。顧錫疇。在溫州。爲副將賀君堯所殺。未幾。降乩於門人張調鼎家。曰。吾前生誤殺一蛇。今蛇爲賀君堯。前六月十六。已害我於江中。因果應受。可語我兩兒。勿事報讎。張猶未聞公計。急遣人至溫訪之。時太倉吳國杰在溫。宴公於江心寺。明晨報公被害。廣遣漁人覓尸。無有。夜夢公立水中曰。我前世爲天台僧。擊斃一蛇。今抵其命。承君厚意。以前世爲我徒孫故也。但向某灣尋之。即得矣。如言復覓。果得尸。扶櫬歸崑葬焉。〔按〕公前世爲天台僧。後世位至宗伯。且文章節義。俱卓卓可傳。然猶難免斃蛇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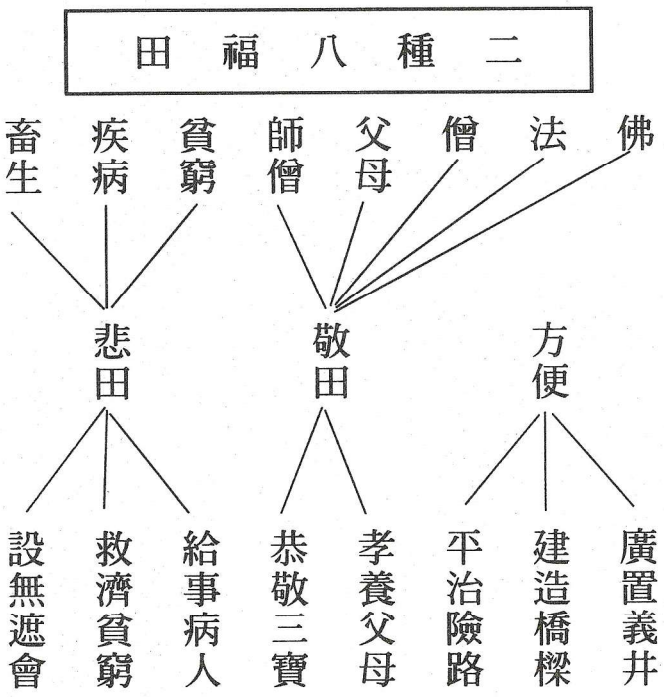
況來歷萬不及此者乎。世之殺蛇者。勿徒以叔敖爲藉口也。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發明〕此句。乃一篇綱領。上述因果之事。此明因果之理。心地是因。福田是果。世儒不信因果。由於未能理會儒書耳。故論及餘慶餘殃之說則信。談及因果即不信。猶之但能呼日。而不知其即爲太陽也。◎信因果者。其心常畏。畏則不敢爲惡。不信因果者。其心常蕩。蕩則無所忌憚。一人畏而行一善。萬人即增萬善。一人蕩而造一惡。萬人即增萬惡。故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大亂之道也。

福田心地圖


三種福田
報恩田—父母師長和尚
功德田—佛菩薩賢聖僧
貧窮田—饑餓困厄人畜
之類


二種八福田
佛
法
僧
父母
師僧
貧窮
疾病
畜生
敬田
悲田
方便
廣置義井
建造橋樑
平治險路
孝養父母
恭敬三寶
給事病人
救濟貧窮
設無遮會

世間七事不齊皆由心造

壽短　願他身死。殺害眾生。建造淫祠
壽長　憐憫一切。戒殺放生。寧靜惜福

多病　惱害眾生。不卹病苦
少病　禮拜三寶。惠施醫藥

醜陋　瞋恚鬥諍。遮佛光明。笑人醜陋
端正　忍辱柔和。修造佛像。以食施人

無威德　他物生妒。不能修福
有威德　不懷嫉妒。誠信不欺

卑賤　驕己凌人。負他財物。薄視僧尼
尊貴　信奉三寶。力行善事。處己謙和

貧窮　慳吝不施。常行竊盜
富饒　性喜惠施。不負他財

惡智　親近惡人。讚揚惡法。吝法不說
善智　修習智慧。親近沙門。受持正法

故

十惡所感正報餘報圖

十惡正報即是三途若生在人中則如下文所感二種輕報耳

身三惡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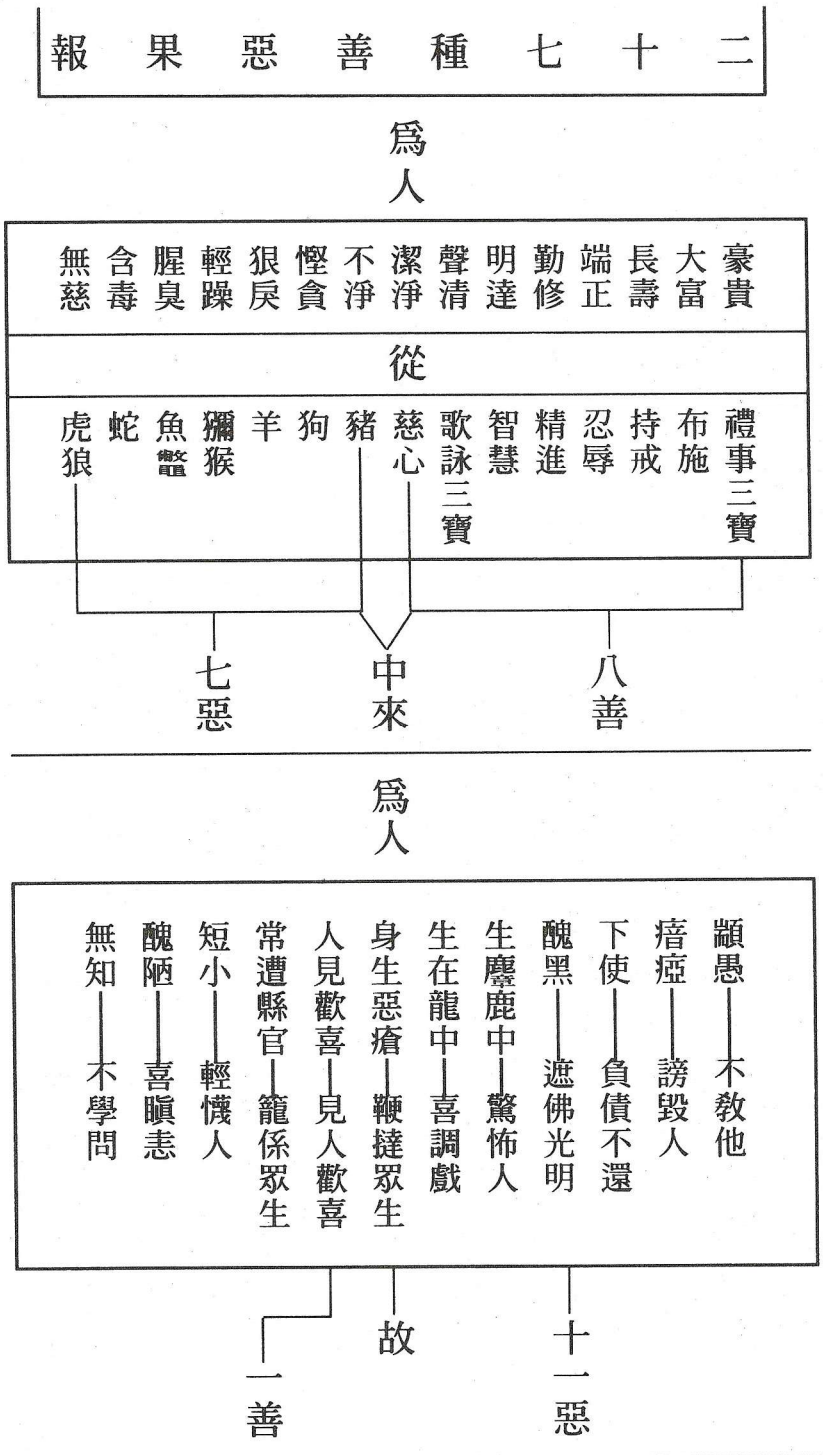
殺　多病　短命
盜　貧窮　共財不得自在
淫　妻不貞良　得不隨意眷屬

口四惡業

妄言　多被誹謗　爲他所欺
綺語　言無人受　語不明了
兩舌　眷屬乖離　親族弊惡
惡罵　常聞惡聲　言多諍訟

意三惡業

貪　心不知足　所求闕絕
瞋　人求長短　被他惱害
癡　生邪見家　其心諂曲


二十七種善惡果報
爲人
豪貴
大富
長壽
端正
勤修
明達
聲清
潔淨
不淨
慳貪
狠戾
輕躁
腥臭
含毒
無慈
從
禮事三寶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進
智慧
歌詠三寶
慈心
豬
狗
羊
獼猴
魚鼈
蛇
虎狼
七惡
中來
八善
爲人
顓愚——不教他
瘖瘂——謗毀人
下使——負債不還
醜黑——遮佛光明
生麋鹿中——驚怖人
生在龍中——喜調戲
身生惡瘡——鞭撻眾生
人見歡喜——見人歡喜
常遭縣官——籠係眾生
短小——輕懱人
醜陋——喜瞋恚
無知——不學問
故
十一惡
一善

福田心地說

有果無用　錦繡滿箱。而所穿不過布素。金銀滿櫃。而適口僅免糟糠。可以安閒矣。必欲勞筋疲骨。可以快樂矣。但見終日愁眉。此有福而不能受用也。由於宿生布施之時。不能發至誠心。歡喜心耳。否則或因人之勸。而勉強一施耳。不然。或既施之後。旋生悔心耳。〇意本彌勒所問經。

有用無果　華門圭竇之人。而常居人之華堂大廈。疏食菜羹之子。而輒啖人之海錯山珍。此有受用。而非其福也。由於宿生。自己不能布施。但知勸人作福耳。否則或見人布施。爲之歡喜讚歎耳。

先富後貧　業報差別經云。若有衆生。因勸布施。後還追悔。以是因緣。先富後貧。

先貧後富　復有衆生。因勸少施。施已歡喜。生在人間。先貧後富。勞而致富　富有富之因。勞亦有勞之因。如經言齋僧者。必得大富。此定理也。若使請僧到家。使僧奔走往來而後就食。則後世雖享大富。必以勞苦得之。

逸而得富　若其送食至菴院。使衆僧安然得食。則其福報。必生天上人中。享自然之快樂。

貧而能施　經又云。復有衆生。（必言衆生。不言人者。人止說得一件。衆生則該舉六道矣。）先曾布施。不遇福田。流浪生死。在於人道。以不遇福田故。果報微劣。隨得隨盡。以習施故。雖處貧窮。而樂行施。

富而不施　復有衆生。未曾布施。遇善知識。暫一行施。值良福田。以田勝故。資生具足。先不習故。雖富而慳。

施多福少　菩薩本行經云。若有衆生。不能至心施。不能以恭敬心施。不能以歡喜心施。或貢高自大而施。或受施者信邪倒見。譬如耕於薄地。下種雖多。所收甚少。

施少福多　又云。若布施之時。能以歡喜心與。恭敬心與。清淨心與。不望報與。或所與者。值菩薩聖僧。如彼良田。下種雖少。所收甚多。

同憂異果　法苑珠林云。如有二人。一貧一富。見乞者來。俱懷憂悶。其有財者。懼有求索。其無財者。因己不能作福。而自憂惱。後來貧而愁者。生天人中。富而愁者。生餓鬼中。愁悶雖同。受報則異。

異壽同果　人壽數千歲時。受持五戒十善者終其身。與人壽數十歲時。受持五戒十善者終其身。其福等無有異。

爲惡善終　爲惡而得善終者。今生之惡果未熟。前生之善果先熟

也。昔有一人。七世殺羊。而不墮三途。過是以後。所殺之罪。一一償之。

見大藏一覽 凡惡人得福。皆作是觀。

爲善惡終　爲善而或惡終者。今生善果未熟。前生惡果先熟也。然又有見爲惡終。而實非惡終者。如牧牛小兒。採華供佛。中路被牛觸死。其神即生忉利天。出譬喻經 獼猴見僧而喜。戲披袈裟。失足墜岸而死。其神即生天上是也。見經律異相 總之。因作善而死。未有不得善報。特一時肉眼不識耳。

身樂心不樂　修福凡夫。今生事事如意。可謂身樂矣。然不知出世。未脫輪回。終不免三惡道之憂。

心樂身不樂　羅漢已斷後有。可以永別三途。長辭六趣。心甚樂矣。若使未嘗修福。則其一切供養。亦不能如意。

大施小福　般若經云。若菩薩但捨財寶七珍。不發心成佛。救度一切衆生。雖經恆河沙劫。得福猶少。非眞少也。特較之發心成佛。則爲少耳。小施大福　經又云。若菩薩布施時。能回向無上菩提。救度十方一切。雖少行施。獲福無量。二則與前施少福多。各自一意。○心地至成佛。無以復加矣。福田至成佛。亦無以復加矣。

吾遇順境正當修福　人遇順境。當自念曰。吾家富足。宿生定從布施中來。今世愈當濟人利物。吾身無病。宿生定從慈悲中來。今世愈當戒殺放生。譬諸燈燄明時。即當繼以膏油也。

吾遇逆境亦能植福　若遇逆境。當自念曰。吾之困厄。乃宿業所招。若能順受。債斯償矣。不特此也。吾若貧窮。常願天下皆富饒。吾若多病。常願天下皆康強。吾遇鬥諍。常願天下皆和諧。吾若昏愚。常願天

下有智慧。吾若六根不具。常願天下皆得相好。每逢一種患難。即願未來之世。救度此種患難之人。豈非煩惱即是菩提。毒藥翻成甘露哉。不知植福者。反此。

他人作善我能受福　彼善未成。從而勸勉。是以勸導生福也。彼善既成。助其歡樂。是以隨喜生福也。揄揚其美。令人效法。是以讚歎生福也。推之天上天下。古往今來之善。無不可爲吾造福者。所以普賢菩薩發十大願。其第五願則云。隨喜功德。上而諸佛菩薩。多生多劫所修之福。下而四生六道。一毫之善。無不讚歎隨喜。夫然後盡虛空界之福。皆其福也。其斯以爲普賢大士也。

他人作惡我亦受福　惡事未成。力能勸止。福在吾矣。惡事既成。愁憂不樂。福在吾矣。惡未播揚。多方隱諱。福在吾矣。惡既播揚。用以垂

戒。福在吾矣。惡及於吾。吾能忍受。福在吾矣。惡及於人。勸人忍受。福在吾矣。下附徵事五則

五里銅盆雜寶藏經　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見一金貓。從園堂東北。入西南角。命掘之。得銅盆三重。滿中貯錢。五里內皆如是。王甚疑怪。問尊者迦旃延。答曰。過去九十一劫前。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即莊嚴劫千佛中。第九百九十八佛。其佛涅槃後。有比丘乞食。置鉢於路。而告人曰。若人以財。置此堅牢藏中。一切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一貧人。聞而踊躍。適有賣薪錢三文。取以布施。去家五里。步步發歡喜心。到門欲入。復遙向僧。頂禮發願。時貧人者。今王是也。〔按〕佛在舍衛國。有一婦人。至心施一鉢飯。佛記其福甚多。其夫心中自疑。以爲豈有一飯而得福如是者。佛呼而問曰。汝見尼拘陀樹。高幾許耶。答曰。高四五里。每歲下實數

萬斛。又問其核大小。答曰。僅如芥子。（此樹天竺國有）佛言。地是無心之物。下一芥子種。尚能每歲收數萬斛果。何況人是有心之物。能至誠奉一鉢飯與如來耶。夫婦二人。遂心開意解。末世薄福人。眼孔甚小。聞五里銅盆之説。安知不作鉢飯之疑耶。

一月布施（法苑珠林）　舍衛國有一貧家。施一穗葡萄於比丘。比丘曰。汝已一月施矣。貧人曰。吾止一穗耳。何言一月。比丘曰。此一穗葡萄。一月前已有布施之念。念念不斷。非一月何。〔按〕布施之事。或可偶斷。布施之心。不可暫斷。必其念念相續。方能培植菩提種子。○庵院盞飯。利人最多。使彼不覺不知。日日供養三寶。

指上植福（譬喻經）　昔有長者。名阿鳩留。不信有後世。一日經過險道。三四日不見水草。適欲餓死。遇一樹神。告之飢渴。樹神即於指端化出

飲食。濟其同伴。長者即問。尊神有何福德。指能如是。神言。吾於迦葉佛時。本一貧人。恆於城門磨鏡。見沙門乞食。必舉右指。示其有齋之處。如是非一。故今生受用。皆賴此指。長者心悟。大修布施。日飯多僧。後生第二天。爲散華天人。〔按〕無智之人。有財不能作福。有智之人。無財亦能作福。能學樹神之指。則他人之財。皆可爲吾用矣。指示於人。福田從手而廣。讚歎勸勉。福田從口而廣。奔走效力。福田從足而廣。自顧吾之耳目手足。無不可作福者。大矣哉。佛法之利人也。凡夫豈有此智慧乎。

身小聲宏 賢愚因緣經 波斯匿王。引兵過祇洹。聞一比丘誦經。其音甚妙。稽首白佛。願得相見。施十萬錢。佛言當先與錢。然後可見。王若先見。決不施錢。王遂施之。見此比丘。形極醜惡。倍復短小。果生悔心。問佛

因緣。佛言。迦葉佛涅槃後。爾時有王。起一塔廟。四臣督工。其一懈怠。國王責之。臣遂憤曰。此塔太大。何時當成。由此怨言。五百世中。形極短小。工既成後。隨施一寶鈴於塔。故五百世音聲極妙。〔按〕六根所造之因。善惡迭用。故其所受之果。苦樂互沾。昔有人宿海上山內。見一人光燄非常。面貌端正。以天樂自娛。獨其口似豬口。問其故。乃宿生修福之人。止因坐犯口過。常言穢褻語耳。吁可畏哉。

十粒除貧（法苑珠林）　隋終南山釋普安。聖僧也。所至輻輳。競欲設齋。一日至大萬村。有田遺生者。家徒壁立。四女衣不蔽形。長女名華嚴。年已二十。自顧毫無他物。止有麤布二尺。痛念赤貧。無由作福。仰屋而悲。偶見梁上孔隙中。有亂禾一團。取下視之。得黃粟十粒。磨去粃糠。幷前麤布。擬欲施僧。而又自顧無衣。不能出門。乃於黑夜。匍匐而往。以

布遙擲僧房。而以十粒粟親手放飯桶內。默祝云。吾以前世慳貪。乃受苦報。今於佛前。求哀懺悔。以此微物。供養衆僧。若吾貧窮業報。從今已盡。願甑中所炊之飯。皆變黃色。乃掩淚而返。明晨見甑中所炊五石米飯。其色盡黃。既而察知其故。衆共嗟歎。於是好義者。各以財物濟之。而是女遂出家學道。〔按〕雖尺布粒粟耳。而在田氏女。則爲竭盡施矣。宿生之業。安得不從此而亦竭耶。

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

〔發明〕下文逐事勸勉。此乃撮總提綱。皆培植心地事。時時種種。拆開不得。方便陰功。亦拆開不得。◎方便之行。而欲時時無間。陰功之作。而欲種種無遺。以世情言之。必不可得之數也。若通以佛法。竟

絕無難事。視其力之所能。則勇往爲之。力所不能。唯有先發宏願。俟之他生後世而已。　論發願

世間善願　若在朝廷。願君恩周海宇。若在草野。願人永享太平。見人父子。願其慈孝。見人兄弟。願其友恭。自得飲食。願天下之飢者皆飽滿。自得衣裳。願天下之寒者皆溫燠。越歷市廛。願在在家盈戶足。經行阡陌。願年年雨順風調。見人渡江河。願其無風波之患。見人越險阻。願其無蛇虎之傷。遇貧窮。願其富厚。聞疾苦。願其康強。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是念念不絕。何難以四海爲一家合萬物爲一體乎。〔按〕此特世間之善願耳。何則。以其唯知有一生而不知有多生也。但患今世力之不及。而不知他生後世。有願必遂也。且其所願。止在人道。而不能及天仙地獄鬼畜也。不僅

如是。縱令所願事事如意。六道皆蒙其惠。亦不過人天小果。未能拔去一切生死之根也。是故大智慧人。不可不發出世宏願。

出世宏願　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按〕此菩薩四宏誓願也。每句中包無量妙義。人能體會四語。使行住坐臥中念念不絕。是亦菩薩而已矣。○經云。修行不發菩提心。譬如耕田不下種。縱刻刻發世間善願。經於恆沙劫。不如暫時一發菩提心也。　附證

三童發願（阿闍世經）　過去無央數劫前。有佛出世。號一切度如來。時有豪貴家三小兒。各以一珠供佛。一兒曰。吾欲如佛右面比丘。一兒曰。吾欲如佛左面比丘。一兒曰。吾欲如中央之佛。佛言。發願如佛者。即吾身是。發願如左比丘者。即舍利弗是。發願如右比丘者。即目連是。

號同古佛（涅槃經）世尊於無量無邊恆河沙劫前。聞古釋迦文佛。說涅槃經。自賣其身。徧求香華。用以供佛。因得聞涅槃經中一偈。乃發願云。願我來世成佛。亦同此號。是故今日如來。亦號釋迦文。

發願先度（金剛經解）世尊又於無數劫前。作忍辱仙人。在山中坐。遇國王出獵。問獸何往。仙人自念。若實告。則害獸。不實告。則妄語。沈吟未對。國王怒。斫去一臂。又問。如初。復斫去一臂。因發願云。異時我成佛。當先度之。勿使世人效彼爲惡。後釋迦成道。首度憍陳如比丘。即當時國王也。

四十八願（大阿彌陀經）阿彌陀佛。於那由他劫前。爲法藏比丘。發四十八種大願。謂我若成佛時。當得清淨寶剎。妙麗莊嚴。十方衆生。有願生吾國。稱我名號者。臨命終時。吾當遣化佛菩薩迎之。使彼蓮華化生。

得不退轉。是故今人若能一心念佛。無不往生極樂國者。

有願易度（經律異相）　佛世有一聚落。恣行邪見。不從佛教。乃遣目連往。則傾心向化。佛言。此輩與目連有緣。往劫目連爲樵夫。見山中無數聚蜂。飛來欲螫。因戒曰。汝等皆有佛性。莫興毒害。吾若成道當度汝等。由是蜂皆散去。今日此處人。即當日之聚蜂也。因發度彼之念。故今世一往即化。

發心即勝二乘（智度論）　有一六通羅漢。隨一沙彌於後。負衣鉢囊。沙彌心中自念云。吾當勤求佛果。羅漢即取衣鉢囊自負。使其前行。少頃。沙彌又念佛道久遠難成。不如求聲聞果。早自解脫。羅漢復以囊置其肩上。令其在後。如是再三。沙彌曰。和尚老悖。何故使吾忽後忽前。羅漢曰。吾非老悖。汝前發心求佛。是菩薩中人。位在吾上。自當負囊

隨汝。汝又忽慕聲聞。無復度人之念。位在吾下。自當負囊隨我。沙彌大驚。遂堅意勤求佛果。〔按〕優婆塞戒經云。若有人發菩提心。諸天皆大驚喜。以爲吾今已得天人之師。夫但言發心。則未嘗修證可知。然已勝羅漢者。以其有願必遂也。譬如初生太子。雖在襁褓之中。然耄年公卿。亦當恭敬禮拜。

利物利人

〔發明〕利物。功足以及物。利人。功足以及人。利及人物。方不虛生浪死。◎利字。是極不好字面。又是極好字面。非有兩意也。用之以自爲。則私。用之以濟世。則公矣。下附徵事三則

碎碑刻碑感應篇注　孫思邈。以龍宮方。歷試皆驗。編入千金方中。刻碑傳

世。有人多印方本。因擊碎其碑。欲以市利。被雷震死。又一人從而再刻之。夢思邈語曰。汝命無子。因刻千金方。當得貴子。已而果然。

〔按〕碎碑者唯知自利。刻碑者但思利人。究竟自利者何嘗利。利人者何嘗不利乎。

潛消弊政（皇明通鑑）　宣德間。嘗遣太監至西洋求寶。所費不貲。死者無算。天順時。有上言再遣者。因命兵部項忠。查檢往冊。時劉大夏爲郎中。先至庫匿之。吏無可查。其事遂寢。後項以失冊責吏。劉笑曰。此弊政也。縱使冊在。猶當毀之以除其根。尚追問其有無耶。項悚謝曰。公陰德動天。此位當屬公矣。後果官太保大司馬。子孫屢代貴顯。

〔按〕充劉公所爲。則世間一應有害於人之文字。皆當毀滅。而小說春方。及謗佛之書。爲尤甚。

小常平倉（勸懲錄）　張乖崖。知成都。夢紫府眞君招之。語未久。忽報云。西門黃兼濟至。乃幅巾道人也。眞君接禮甚恭。明旦。遣人請至。宛如夢所見。詢之。對曰。初無善事。惟麥熟時。以錢三百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時糶。一般升斗價直。在吾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危急。如是而已。張公喟然興歎。命吏扶於座而拜之。〔按〕常平倉事。處處皆可倣之。一方沾惠。四境效行矣。

修善修福

〔發明〕世人之所蓄積。有人奪得去。吾帶不去者。有人奪不去。吾亦帶不去者。又有我帶得去。人奪不去者。金銀財寶。家舍田園。此人奪得去。吾帶不去者也。博學鴻才。技藝智巧。此人奪不去。吾亦帶不

去者也。若夫吾帶得去。人奪不去者。唯有修善與福耳。修善到極處。能使七祖超升。百神擁護。修福到極處。能使火不能焚。水不能漂。善者福之基。福者善之應。◎但修福而不修慧。每因享福而造業。但修慧而不修福。又慮薄福而少資。昔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共爲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則修福。而常破戒。後釋迦成佛時。兄已得羅漢果。然因未曾修福。食嘗不飽。弟因破戒。生在象中。然餘福尚多。雖作畜生。爲王所愛。眞珠纓絡。常掛其身。食邑至數百户。故曰。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纓絡。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唯佛稱兩足尊。以其福慧具足耳。　下附徵事三則

廣置義田　懿行錄　明華亭顧正心字仲修。父中立。仕至廣西參議。正心好行其德。嘗捐銀十萬四千七百兩。買義田四萬八百畝。散華青兩

縣之供役者。賦役賴以不困。時代巡莅松。除夕禁爆。有市民犯禁。誤繫正心於獄。見獄中之寒者。給以衣。飢者。給以粟。罪可贖者。代爲完納。囹圄幾爲一空。又捐貲修葺獄室。往往施恩於不報之地。後兩臺上其事。欽授光禄署丞。從祀鄉賢。〔按〕范氏義田。流芳千古。然止及同姓。未必及異姓。田止以百計。未必至四萬有餘。顧君所爲。何其邁前人而傑出乎。據其福報。此時定在六欲天宮。飛行自在。享無極之樂矣。

獨成勝舉　明湖州徐汝煇。富而好施。時杭州重建戒壇。所費不貲。布按兩司。召富民勸募。汝煇願獨力任之。憲長楊繼宗問故。汝煇曰。人有子不肖。雖有所積。必屬他人。何如幹此勝事。後世漸漸享用乎。況財爲怨藪。吾子無財。亦無怨藪。未始非愛之也。遂以白金千錠獻。

兩司共歎其明達。特設席後堂。邀同僚宴之。復以綵帳親送之歸。聞者無不欽慕。〔按〕大寶積經云。吾不捨財。財將捨我。我今當捨。令作堅財。徐君已作堅財矣。

樂施不倦（浙人面述）　明末。浙江史某。好善樂施。尤喜齋僧。時有寺僧大成。募盞飯供衆。道經史家門首。史若見飯少。必以己飯足之。如是歷有年所。毫無厭心。一日夫人坐草。見大成步入房中。衆駭異。索之無有。俄而產婦生男。急遣人蹤迹之。而僧已於是日回首矣。遂以大成名之。幼甚聰慧。茹胎齋。及長。文譽日隆。至順治間。大魁天下。〔按〕但行善而不信佛。其所修福。識者目爲第三世之怨。何則。以彼第二世享福時。必然造孽。至第三世。決受苦報也。史君原從佛法中來。故雖遇榮華而不昧。

正直代天行化

〔發明〕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固天之所以爲天也。匹夫而能正直。即是順天之化。豈必居位臨民。若欲代天行之。非操有爲之權。與得爲之勢。不可。◎代天行化。即是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一種人。著力在行字。一行字中。便有經營謀畫。因時制宜作用。玩下慈祥爲國句。則代天行化。似但就卿相言。◎在世聰明正直。歿後必爲神明。此一定之理。就世俗言。則爲超升。若明眼觀之。乃是墮落。以世俗但見第二世。不能見第三世耳。蓋既爲神明。必享血食。一享血食。則墮地獄畜生。直瞬息間事。須於代天行化間。覷破爲神之險。汲汲求生淨土。以端其向。時時發宏誓願。以固其基。乃可免於失足之累。◎日望

人之爲善者。天也。唯恐人之爲惡者。亦天也。愚人但見蒼蒼者天。謂是輕清之氣。豈知實有主宰。如四王忉利之日考人間善惡乎。代之烏容已乎。下附徵事一則

檢校善惡（立世阿毘曇論）帝釋天王。將至善法堂上。諸天圍繞恭敬。入堂。帝釋升師子座。左右各坐十六天王。其餘諸天。依次而坐。有二太子。一名旃檀。二名修毘羅。是忉利天二大將軍。又坐三十二天王左右。四大天王。依四門坐。時四天王。將世間善惡。奏聞帝釋。若世人受持五戒八戒。及恭敬父母沙門師長。布施修福者多。帝釋遂喜。以爲將來生天者多。阿脩羅少。否則愁憂不樂。故於每月六齋十齋日。遣飛天神將。巡遊世間。廣察善惡。〔按〕世俗謂玉帝有時降臨者。此謬也。天人視下界。汚穢異常。離地百由旬外。則臭而難近。所巡察者。

特有福鬼神耳。然賞善罰惡。自無纖毫之謬。至於夜摩兜率以上。其天轉貴。幷不理世間之俗務矣。

慈祥爲國救民

〔發明〕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是救民。即所以愛國。愛國。即所以忠君也。上句概訓世人。此句獨戒有位者。◎世人皆稱官府爲老爺。何也。蓋聲聲喚醒其爲民父母也。父母唯其疾之憂。賦役繁重。民之疾也。盜賊滋多。民之疾也。水旱不時。民之疾也。豪強炙剝。巧吏作姦。民之疾也。有一疾。即有一救之之法。必須盡吾之心。竭吾之力。而後上不負君親。下不負百姓。中不負所學也。則非先使心地慈祥。不可也。下附徵事二則

設法救民（皇明通紀）　明宣宗朝。南直隸巡撫周文襄公忱。愛民如子。理財無出其右。初下車。即問民疾苦。深以蘇松賦重爲憂。乃於大有之年。用官鈔糴米。儲積以備賑濟。宣德八年冬。奏濟農倉法。命下。遂與蘇州太守况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力行。蘇州得米三十萬石。幷松常二州。分貯於各縣。其明年江南旱。蘇松饑民。凡三百餘萬。盡發。猶不足。忱復思廣爲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於民。而不即輸官。逃負者累歲。忱乃於水次置場。擇人總收發運。細民徑自送官。不入里胥手。所費已減三分之一。又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解送等費。每石約費六斗忱與鍾等謀曰。彼能。南京受俸獨不可於此受乎。若此處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鍾等稱善。於是

請於朝而行之。而蘇州一府。已得米四十萬石。又加以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石。忱曰。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於此給借賠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修築圩岸。開濬河道。竟計口以給之。朝廷皆從其議。明年。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濟農倉賑之。由是田無禾。而民不知飢。前後活人百餘萬。正統元年。忱別定南畿官田斗則。蘇州一府。遂減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州有差。蘇松三百年來。屈指澤及於民之多者。必以公爲第一。而公自視欿然。和易近物。好施出於天性。方外衲子。有所建造。必向公募緣。公從無一拒。或有出於望外者。然公之財用益豐。江南依爲福星者。二十餘年。民生其間。何其幸也。

帝君示敕　太倉黃建安。諱立德。見蘇松困於浮賦。日厪憂思。每晨興禮佛。必叩天禱告。求豁兩郡浮糧。又具呈當事。不遺餘力。人皆笑

之。庚寅秋。病。入冬漸劇。至十一月晦。已水不沾脣者數日。其夜五鼓。忽夢帝君傳至丹陛。諭曰。汝數久當告終。因志切減糧。延爾壽算。遂口授一誥敕。凡三次傳誦。而後記憶。開目驚視。方知身在床褥。而精神忽覺健旺。舊病頓若捐除。乃急起盥手。挑燈磨墨。時家中爲送建安之亡妹節母出殯。獨留一老嫗守門。忽見經月臥病之家主。端坐燈前書寫。不勝錯愕。天明後。其表弟郭雉先。同孔爾忠來問疾。見之。亦復大駭。遂乘肩輿。往鄉送殯。與賓朋酬酢。奔走街衢。毫無倦容。飲食亦忽然如舊。相知者無不以爲美談。時建安已七十有七。乃謝絕世事。長齋學佛。又數年。無疾而逝。〔按〕讀帝君誥敕。其略云。咨爾立德。藐焉惸獨。泡影頹齡。發心爲三百年積困思甦。矢願普億萬户窮簷樂利。奚啻蜉蝣之撼泰華。精衛之塞溟滄。雖然九仞一

簣。進由吾往。天地之道。至誠無息。聖賢之功。有進無退。庶幾黽勉。無怠初心。觀此。則知浮糧一事。原在人爲。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忠主

〔發明〕忠字、從心。則非貌爲恭敬可知。故捍災禦患。忠也。陳善閉邪。亦忠也。奔走後先。忠也。以人事君。亦忠也。若夫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民有疾苦。而不上聞。君有恩膏。而不下降。以催科爲奉法。以刻覈爲精明。此正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者也。烏乎忠。◎主。不獨君也。凡吏之於官府。奴之於家長。皆是也。姑錄義僕二人。聊爲志感。下附徵事二則

鞠躬盡瘁 田叔禾阿寄傳 明淳安徐氏。兄弟析產。伯一馬。仲一牛。季寡婦。得

一阿寄。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可乘。牛可耕。老僕徒費吾菜羹。寄曰。主謂吾不若牛馬耶。乃爲畫策營生。寡婦悉簏珥。得十二金。寄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又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主母嫁三女。又延師教兩郎君。皆娶名家女。齎聘累千金。又援例入太學。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生平未嘗睇視主母。女使雖小。未嘗並立。及病。且死。盡出其巨細帳目。以奉主母曰。兩郎君可世守之。老奴牛馬之報盡矣。視其私居。無寸絲粒粟。一妻一子。衣特蔽體而已。〔按〕如此存心。如此循分。如此謀畫。雖大賢何以加之。乃竟得之村鄙小民。異矣。

主爲畫像（功過格）　順治初年。青陽吳六房之僕。吳毛。持戒修善。念佛不絕。值左氏兵渡江。舉家避出。獨吳代主守宅。被賊七鎗而死。其弟來看。又復醒曰。我有宿業。當受豬身七次。因齋戒力。以七鎗散怨。從此

徑往西方矣。後其主恍惚見彼。前後幢幡。曲躬告曰。吾吳毛也。緣到天界。偶過此。言訖不見。主爲畫其像而敬禮焉。〔按〕以七鎗易七豬。所謂重報輕受也。結其前案也。以念佛而往生。所謂轉凡入聖也。基其後果也。

孝親

〔發明〕甚矣。孝之難言也。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我之所以致於親者。其能勝於天乎。古今勸孝書。所在多有。姑述其罕見罕聞者。

◎人而不知有後世。不信有因果。是猶盲而無見。聾而不聞。眞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何則。自己不知後世。則亦不知親有後世。而所以欲致其愛敬者。暫矣。自己不信因果。則亦不知親有因果。而所以

欲去其苦患者。小矣。余見母雞之伏雛。而嘗惕然自凜也。方其舒翼而護子也。子母甚相愛也。曾幾何時。而次第被殺。子母各不相顧矣。吾輩爲人。亦復如是。父子夫妻。方其聚首時。則難割難捨。一到生死分途。則疾病不能相代。罪業亦不能相代。甚有冥間方萬苦千愁。而陽世正歡呼暢飲者矣。錦衾徒在。欲扇枕以無從。雙鯉空陳。臥寒冰而何用。古人云。孝子不忍死其親。正以吾親實未嘗死耳。豈特虛設此想乎。◎佛言。父母之恩。世莫能報。假令左肩擔父。右肩擔母。大小便利。隨之而下。亦不能報。又使盡世間珍羞。供養父母。經恆沙劫。亦不能報。由是觀之。然則佛門之所以報親者。必有道矣。下附徵事六則

五母悲哀 五母子經

昔有沙彌。年七歲。出家得道。自識宿命。因嘆曰。吾之

一身。累五母悲惱。爲第一世母子時。鄰家亦生。我獨短命。母見鄰子長成。即生悲惱。爲第二母子時。我復早夭。母若見人乳兒。即生悲惱。爲第三母子時。十歲即亡。母見他兒飲食類吾。即生悲惱。爲第四母子時。未娶而死。母見同輩娶婦。即生悲惱。今當第五世。七歲出家。我母憶念。復生悲惱。五母聚會。各說其子。咸增哀苦。吾念生死輪回如此。當勤精進修道。〔按〕父母一生精血。大半爲人子耗盡。而懷胎十月。乳哺三年。以及推燥就濕之苦。則爲母者尤甚。自顧不肖形骸。遺累於親者甚多。報答於親者甚少。吾從無量劫來。所飲母乳。多於大海之水。大小便利。汙及於親者。多於大海之水。甚至生而不壽。累親哭泣。所出目淚。亦多於大海之水。凡此皆因生死輪回。展轉投胎之故也。縱使世世盡孝。得親歡心。終不若不累其親

之爲愈矣。孔子謂聽訟猶人。必使無訟。不其然乎。

舉國孝養（雜寶藏經）　無量劫前。有一惡國。名曰棄老。彼王國法。年老即逐。有大臣最孝。密作地室藏之。盡心供養。一日有天神。手提二蛇。問國王言。能辨二蛇雌雄。保汝國安。不然。吾當滅汝。王甚憂慮。徧訪在廷。無有識者。大臣私問其父。父言。置彼細軟物上。其性躁者是雄。性柔者是雌。即以其言答天神。天神復問。誰於睡者。名之爲寤。誰於寤者。名之爲睡。大臣問父。父曰。此謂比丘。較之凡夫。名之爲寤。比諸羅漢。名之爲睡。天神指王大象。問若干重。衆復惘然。臣歸問父。父言置象船上。看船入水若干。而稱大石。以齊其水痕。便知斤兩。天神又問。何以使一掬水。多於大海。臣父傳言。若能具至誠心。以一掬水。奉施佛僧。及父母。困厄病人。受福無窮。海水雖多。不過一劫。天神化作餓人。

連骸拄骨。而來問言。世有餓人。更慘於我否。衆莫能對。父言。人若慳貪嫉妬。後世墮餓鬼中。百千萬歲。不聞水漿之名。舉動骨節火燃。如此飢火。當勝汝百千萬倍。天神又化一人。手脚杻械。項復枷鎖。身中出火。舉體焦爛。而來問曰。世有更苦於我者否。臣父言。人若不孝父母。逆害師長。誹謗三寶。後世墮地獄中。一日一夜。萬死萬生。當慘於今百千萬倍。天神化一女人。端正無比。而來問曰。世有更美於我者否。臣父言。人若敬信三寶。孝順父母。好施忍辱。精進持戒。得生天上。端正殊特。過於汝身百千萬倍。以汝較之。如瞎獼猴。天神以一旃檀木。四面方正者。問曰。誰爲根。誰爲末。臣父言放著水中。根自在下。末自在上。天神又以二白騍馬形色無異者。問曰。誰母。誰子。臣父言。與草令食。若是母者。必讓草與子。如是數問。一一答之。天神大喜。許以

擁護國土。時王大悅。而問臣曰。汝自知耶。或教汝耶。臣具以實告。王乃迎養其父。尊之爲師。大臣言。王當普告天下。不許棄老。有不孝者。加以大罪。而後惡法遂除。人知孝養。〔按〕佛言。爾時父者。則我身是。爾時大臣。舍利弗是。爾時王者。阿闍世是。爾時天神。阿難是也。

異香遠聞（法苑珠林）　唐慈州刺史王千石。性仁孝。以沈謹稱。尤精內典。貞觀六年丁父憂。哀毀過節。負土成墳。廬墓左。每夜必誦經。以資冥福。其處恆聞擊磬。音甚清徹。異香遙聞數里。〔按〕新死之人。神識昏迷。前途不見光明。舉目全無伴侶。七七日內。恐怖周慞。其苦無量。時時望陽世作福救拔。所以孝子慈孫。不但欲使父母之形骸得所。幷欲使父母之神識得所。譬諸桃李之核。其生生不已者。仁也。今人但知附身附棺。必誠必信。而於父母之神識。反不使之安

放得所。豈非護其殼而棄其仁乎。

出家報父（蝠門崇行錄）唐謝某。父以漁爲業。墮水死。念父殺業甚多。必生惡趣。遂剃髮爲僧。法名師備。苦志修持。行頭陀行。一日攜衆出嶺。傷足流血。忽然大悟。後夢父來謝云。荷子出家。了明心地。已得生天。故來報耳。〔按〕賢愚因緣經云。如百盲人。有一明醫。能治其目。一時明見。又有百人。應挑眼。一人有力。能救其罪。令不失目。此之二人。福雖無量。猶不如聽人出家。及自出家。其德宏大。然則子能出家。父母生天。又何疑乎。

修懺遇母（夢溪筆談）宋朱壽昌。刑部侍郎朱巽之子。其母劉氏微。壽昌七歲。父守雍。出其母嫁民間。及長。哀慕不已。乃解官訪母。偏走四方。備歷艱苦。刺血書水懺一部。印施流通。晝夜誦持不輟。後行次同州。忽

然會遇。相持大哭。感動行路。遂迎歸孝養。復出爲司農少卿。士大夫爲之傳者甚衆。〔按〕刺血書懺。晝夜誦持。何等精誠。宜其忽然會遇也。乃小學所引。反將此事略過。何哉。

樹德資親（感應篇廣疏）　福建林承美。幼喪父。其母守節撫養。承美旦暮號泣。患莫能報。一禪師告云。孝子思親。痛泣無益。當求所以報之之道。語云。作善親有益。作惡親有憂。子欲報親。惟有戒殺放生。廣積陰德。乃可報耳。承美省悟。誓戒殺放生。廣脩善事。後享年九十有六。科第甲於閩中。〔按〕世有善用其孝者。有不善用其孝者。吾盡其誠。能使親實受其惠。此善用其孝者也。吾盡其誠。不能使親實受其惠。此不善用其孝者也。若云哭泣盡哀。即名爲孝。縱使兩目涌淚。若決江河。於親何益。若云衰麻在身。即名爲孝。任汝積麻成山。坐

臥其內。於親何益。夫衰麻哭泣。原人子必不容已之情。然欲使生我劬勞之父母。得沾實惠。則在彼而不在此矣。

敬兄

〔發明〕兄弟之間。形骸雖異。然以父母觀之。其愛同也。故彼此睽離。未有不傷親之心者。人能互相友愛。則悌也。而孝存乎中矣。但言敬兄。不及弟。省文也。◎手足之誼。每傷於婦人。婦人之賢者雖有。而不肖者甚多。惟其見小不見大。知己不知人。故爭端易起。無如世間男子。偏信婦人。兄弟雖萬語千言。安能及妻妾之一訴乎。所以極剛之夫。遇妻而柔。極勇之夫。遇妻而怯。極智之夫。遇妻而昏。極貴之夫。遇妻而奴。極果斷之夫。遇妻而不決。極鄙吝之夫。遇妻而慷慨。極倨

傲之夫。遇妻而低頭。極方正之夫。遇妻而諂媚。雖以君父之尊。不能強其忠孝。獨有閨中一婦。左提右挈而有餘。可憐哉。五濁惡世之兄弟也。安得家家有賢妯娌。使之式相好。無相尤也。　下附徵事二則

感應篇解　明趙彥霄。與兄彥雲。同爨十二年。彥雲游浪廢業。遂求析箸。甫五年。而兄產蕩盡。霄乃置酒語兄曰。弟初無分意。以兄不節。故爲兄守先業之半。尚可供朝夕。請歸。仍主家政。即取分契焚之。付以管鑰。且代兄盡償諸逋。兄慚。受而改轍。次年彥霄父子。同登進士。〔按〕臨財之際。兄弟尤易參商。所以爲親用財。則互相推諉。分親所有。則彼此爭競也。善哉。功過格云。人子當養生送死時。應作譬如父母少生一子想。當析產受業時。應作譬如父母多生一子想。觀趙君所爲。何嘗有財產之見。在其意中哉。

至性感人（功過格）　歸安嚴溪亭鳳。天性孝友。與同邑施翊之。乘舟。施憩兄分產不均。公頻蹙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淚不已。翊之惻然感悟。蓋相之。與翊之。兄弟也。皆以知州致仕。因田產而成隙者。累年矣。自是兄弟交讓。終身無閒言。〔按〕嚴公之致仕也。兄貧且老。迎養於家。每宴客。必兄執爵。公執箸隨後。一日進箸稍遲。兄怒。批其頰。公欣然受之。終席盡歡。酒罷。送兄入臥。次旦。天未明。隨至榻前候問。未幾兄卒。哭葬盡禮。公之事兄若此。知其對施之言。字字由中而發矣。

信友

〔發明〕據字義言。則多人爲朋。少人爲友。然此處不必強分。凡同朝

同類同窗同事者。皆可爲友。信即不欺之謂。非獨指踐言一端。是故謀事不忠。非信也。負人財物。非信也。面譽背毀。非信也。緩急不周。非信也。知過不規。非信也。絕其不信之端。所謂信者。在是矣。　下附徵事二則

千里赴約（史林）　卓恕。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日復來。恕言某日至。日恪宴客。停不飲食。欲以待恕。客皆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安能必來。俄而恕至。一座盡驚。〔按〕此特信中之一耳。然能不爽千里之約。信何如之。

度友全信（梁高僧傳）　漢洛陽僧世高。安息國王太子也。幼以至孝聞。賦性聰慧。博極群書。精天文醫理。即鳥獸之音。無不辨之。自言前世出家時。有同學友好瞋。諫而不改。許以今世相度。時值靈帝之末。乃振錫

江南。度昔年同學。行至郯亭湖廟。此廟素著靈異。商旅往來。能分風上下。禱祀者不絕。高未至時。神從虛空。先告廟祝曰。某舟有沙門。可請上來。廟祝如其言。高同舟者三十餘人。皆隨往。神曰。吾昔在外國。與師學道。今爲此廟之神。周回千里。皆吾所治。以宿生布施故。享福甚多。以瞋恚故墮此神報。吾命且盡於旦夕。以禱祀多殺。恐墮地獄。願師救吾。吾有絹千匹。幷雜玩寶物。可爲我營修佛事。高請相見。神曰。我形甚醜。衆人必懼。高曰。無妨。衆不怪也。神從床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持咒數遍。囑付數聲。蟒悲淚如雨。身形即隱。高取絹物辭去。即爲建造東寺。以資冥福。未幾有一少年。跪而謝高。倏然不見。高曰。此即郯亭廟神也。得離惡形矣。後有人於大澤中見一死蟒。身長數里。即今潯陽郡蛇村也。〔按〕水陸

神祇。若受葷血禱祀。未有不墮地獄者。世俗不知。一遇疾病。輒問卜求神。肆行殺害。徒累病人。雪上加霜。從苦入苦。此正所謂呼諸魍魎。請乞福佑。欲冀延年。終不能得者也。東嶽聖帝。於唐以前。亦曾偶用葷祭。故急求元珪禪師授戒。（事在唐高僧傳）況其他乎。○此亦信中之一耳。然能不爽前世之約。信何如之。

或奉眞朝斗

〔發明〕眞者。天仙之謂。斗者。列宿之名。嘗記人之善惡。註人之生死。安得不敬奉朝禮乎。若欲原其最初。則天仙在前。斗宿居後。蓋劫初未有衆星。梵王帝釋。因驢脣大仙之請。而後安置二十八宿於四門也。斗爲西門第五宿。屬斗宿者。當以粳米花。和蜜祭之。◎樓炭正

法經云。大星周圍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一百二十里。中有天人居住。世俗乃謂隕星僅如拳石。甚至畫七豬之形于斗母下。褻亦甚矣。◎眞人斗母。宿生皆從尊敬三寶。修行十善而來。故能享飛行宮殿。照臨下土。乃今之奉道者。往往反謗佛法。安在其能奉眞朝斗也。◎漢魏以前。稱佛爲天尊。稱僧爲道士。稱道士爲祭酒。自北魏寇謙之。竊天尊與道士之號。而後佛不稱天尊。比丘不稱道士。其後祭酒之名。沿爲大司成矣。下附徵事二則

七星救焚勸懲集　常熟奚浦錢氏。聚族而居。有小四房者。素奉斗。姑媳孀居。正德丙寅。其房旁失火。延燒三晝夜。恍惚見朱衣者七人。於簷前舉袖一麾。火光隨滅。四面皆成灰燼。〔按〕普門品云。設入大火。火不能燒。即此可信。

禮斗免盜（凌子正述）　句容嚴近山。康熙初年。客荆襄。遇道人教以禮斗。嚴遂篤信奉行。精誠三載。一日在江邊行。已昏黑。遇大盜。嚴懼。乃持斗母心咒。未幾。若有黑雲籠罩其船。嚴遂得脱。而餘舟皆被其害

〔按〕有謂斗母即觀音大士。此謬也。菩薩雖隨類化身。然皆韜光不露。若既明識其爲觀音。而又列玉皇之下。顛倒甚已。或云。乃摩利支天。未知是否。　下載附錄二則

道藏源流　道家無所謂藏也。唯有道德五千言爲眞耳。嘗考元都目錄。皆後人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名之爲道藏也。至於歷朝僞撰者。又不一而足。略言之。如前漢王褒。造洞元經。後漢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書四十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道士王浮。造三皇經。齊道士陳顯明。造六十四眞步虛品經。梁陶宏景。造

太清經。後周武時。有華州道士張賓。詔授本州刺史。長安道士張子順。選得開府。扶風進士馬翼。雍州別駕李通等四人。於天和五年。在故城內守眞寺。抄覽佛經。造道家僞經一千餘卷。裴潾者。乃萬年縣人索皎。隋大業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惠祥。私改涅槃經爲長安經。爲尚書衛文昇所奏。敕令戮於金光門外。麟德元年。西京道士郭行眞。東明觀道士李榮。會聖觀道士田仁惠等。又將從前僞撰經。重加修改。私取佛經添換在內。故有三界。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助道品。大小法門。及優婆塞。優婆夷。等語。此正孔子所謂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者也。不然。道家極其分量。不過爲天爲仙而止。安得有菩薩修行之法耶。

道藏摘語　道藏法輪經云。天尊誡敕道士云。若見佛圖。思念無量。

當願一切。普入法門。　太上清淨經云。若見沙門。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老子昇元經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比丘尼來。當推爲上座。　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佛。　靈寶消魔安志經云。道以齋爲先。勤行當作佛。（今改爲勤行登金闕。）　上品大戒經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　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　〔按〕舊時祭醮。皆有鹿脯清酒。今並改爲乾棗香水。

或拜佛念經

〔發明〕佛者。覺也。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名之爲佛。自心中人人有覺。則自心中人人有佛矣。若云泥塑木雕。方名爲佛。則是愚夫愚婦之佛也。若云降禍降福。斯名爲佛。是又唐宋諸儒之佛矣。愚夫愚婦終

日言佛。而佛實未嘗敬。唐宋諸儒終日謗佛。而佛實未嘗毀者。以其皆不知有佛也。◎佛爲三界大師。即諸天諸仙。梵王帝釋。猶當恭敬禮拜。而況具縛凡夫乎。◎禮一佛。即當觀想禮無數佛。禮現在佛。即當觀想禮過去未來佛。要使十方三世微塵數如來前。一一皆有我身修供養。方爲善拜佛者。◎諸佛經典。與世間之善書不同。一則但知謀及身家。一則直欲救人慧命。一則止能談議現在。一則直欲福利多生。世間若無佛經。則天上天下。皆如長夜。所以勝天王經云。若法師所行之處。善男子。善女人。宜刺血洒地。令塵不起。如是供養。未足爲多也。◎念經能解其義。復能如說修行。固爲上也。若不能解其義。但存敬慕之心。亦得無量福報。譬之兒童服藥。雖未諳其方。卻能除病。

下附佛法淵源

阿難結集（法苑珠林）　世尊入涅槃後。將結四十九年所說法。人天大集。阿難昇高座。披如來衣。大梵天王。持七寶蓋。覆阿難上。天帝釋。進七寶案。至阿難前。羅睺阿修羅王。執七寶香爐。在阿難前。他化天王。進七寶几。魔王波旬。持七寶拂。授與阿難。仍與帝釋。夾侍左右。四大天王。侍高座四脚。結集既成。阿闍世王寫得五本。梵王寫三本。帝釋寫七本。娑竭羅龍王寫八萬本。皆以金銀七寶印。印之。〔按〕佛言。此閻浮洲三十二國。（閻浮提。共有十六大國。五百中國。十萬小國。）是諸衆生。並有大根。可流行遺教。東弗婆提。二百六十國。西瞿耶尼。一百三十國。亦可並行遺教。自餘天下。衆生薄福。不堪聞教。（指北俱盧洲）

此土聞經（漢法本內傳）　漢明帝。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八人。至天竺國。得梵僧摩騰。竺法蘭。及佛經。圖像還。帝問。法王出世。何以教不及此。騰

曰。天竺。乃大千世界之中。諸佛出世。皆在於此。餘處略偏。佛故不出然百千年後。皆有聖人傳教往化。時帝大悅。永平十四年正月朔旦。五岳諸山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上表。請與梵僧較試優劣。帝敕尚書令宋庠。於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門。設立三壇。道士將道經三百六十九卷。置於西壇。二十七家諸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莫食百神。置於東壇。明帝設行殿。在寺門道西。置佛舍利。及經。道士皆以荻火繞壇。臨經涕泣曰。人主信邪。道風衰替。敢延經義在壇。以火驗其眞僞。便放火燒經。並成灰燼。種種咒術。皆不能驗。道士相顧失色。太傅張衍曰。卿今既無一驗。宜從佛剃髮矣。褚善信等。慚不能答。佛之舍利。放五色光。上空如蓋。覆日映衆。得未曾有。摩騰禪師。踊身高飛。神化自在。法蘭師。爲衆說法。開化未聞。時司空劉峻。

後宮陰夫人。及道士呂惠通等。共千餘人。並求出家。帝皆許之。遂建十寺。廣興佛法。（至今洛陽。尚有燔經臺遺跡。）〔按〕晉建安中。丁德愼爲凝陰令。有北界婦人。忽作外國語。觀者如市。遂索紙筆。作外國書。俄成五紙。投筆教人讀。人皆莫識。有數歲兒。偶在婦旁。婦即指曰。此兒能讀。小兒得書。即以外國語讀之。觀者驚愕。德愼遣吏齎書。詣許下寺。以示梵僧。僧驚曰。斯乃佛經中語也。此土偶亡數行。正憂道遠難得。遂留寫之。

下附徵事六則

得免驢胎（法句喻經）　昔有天帝釋。五德離身。自知命盡。當生陶家。受驢胞胎。甚大愁憂。自念三界之中。濟人苦厄。唯有佛耳。馳往佛所。稽首伏地。至心歸依佛法聖衆。未起之間。其命忽終。便入驢胎。時驢踐壞其家坏器。其主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得入故身。復爲天帝。佛言。善哉。能

於隕命之際。歸命三尊。遂爲説法。得須陀洹道。〔按〕涅槃經云。雖得梵天之身。乃至生非想非非想天。命終之時。還墮三惡道中。得免豬胎（折伏羅漢經）忉利天宮。有一天人。壽命垂盡。五種衰相已現。自知命終之後。當生鳩夷那渴國。疥癩母豬腹中作豚。愁懼不知所爲。有一天人告曰。今佛在此。爲母説法。何不往求。即到佛所。稽顙投誠。佛授以三歸依。遂如佛教。精誠七日。天人壽盡。下生維耶離國。作長者子。〔按〕大富貴人臨終。欲捨官爵財寶田宅妻孥。如割身肉。其苦無量。天人壽終。亦復如是。正法念經云。若先世有偷盜業。爾時見諸天女。奪其所著莊嚴之具。奉餘天子。若先世有妄語業。諸天女等。聞其所説。生顛倒解。謂其惡罵。若先世以酒施持戒人。或破戒而自飲酒。臨終迷亂。失其正念。墮於地獄。若先世有殺生業。

壽命短促。疾速命終。若先世有邪淫業。見諸天女。皆悉捨己。共餘天子。互相娛樂。是則名爲五衰相也。

經救全城（法苑珠林）　晉劉度。平原人也。其鄉有千餘家。俱奉佛法。供養僧尼。值北虜有逃人。多匿城內。虜主大怒。將屠此城。劉率城內大小。盡誦觀世音菩薩。未幾虜見天上有物墜下。入其庭中。繞於屋柱。視之。乃觀音普門品也。虜心大喜。此城由是得釋。〔按〕平時既知植福。臨難又能哀懇。虜之回心也。固宜。

枷鎖自脫（同前）　晉河內竇傳。永和中。爲幷州刺史高昌部曲。被呂護所虜。及其同伴六七人。共閉一獄。剋日當殺。傳乃專心念觀世音菩薩。凡三日三夜不懈。枷鎖漸寬。忽然自脫。心雖竊喜。然念同伴尚多。不忍獨去。仍復至心兼禱同伴。俄而諸人枷鎖。以次得脫。遂開戶走

出。踰城夜遁。走四五里。隱於棒中。天明。人馬四出追捕。縱火燒野。唯傳所隱。畝許之地。人火俱不至。〔按〕此所謂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也。至於入水而不溺。入火而不焚。種種靈驗。見於他書者。不可具述。

僧作天王（唐高僧傳）　隋相州釋元景。姓石。滄洲人也。仰慕大乘。禮誦不輟。後臥病三日。告侍者曰。吾欲見彌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王。又自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衆問之曰。非爾所知也。有天衆來迎耳。遂異香盈室。奄然而逝。時大業二年六月也。遺命葬紫柏河極深處。三日後觀之。水中突起一高墳。而河遂分爲兩道云。〔按〕發光地菩薩。每現作夜摩天王。然則吾烏乎測師。

盲者得視（北史）　後周時張元。字孝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晝夜

禮佛。以祈福祐。一日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語。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讀藥師經。且拜且泣曰。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元代暗。使祖目明。如是殷勤。經於七日。其夜夢一老翁。以金鎞刮其祖目。謂元曰。勿憂。三日後。乃即明耳。元夢中喜踊而寤。徧告家人。越三日。祖目果明。〔按〕善醫病者。莫如對證發藥。失明之故。多由宿生謗佛謗法。故欲救生盲。須是點金剛正眼。大集經云。若有衆生。於過去世。或毀於法。或謗聖人。於說法者。或作障礙。或抄寫經法。洗脫文字。或損壞他法。或暗藏他法。由此業緣。今得盲報。又付法藏經云。障人出家。必墮惡道。惡道罪畢。得生人中。生盲無目。張孝始可謂對證發藥者矣。

報答四恩

〔發明〕四恩者。一父二母三如來四說法師也。父與母。生育我之形骸。如來法師。長養我之智慧。皆恩之極重而難報者。觀佛相海經云。有恩不報。是阿鼻因。然則報答之事。可忽乎哉。○報答父母之恩。唯有盡勞盡養。得親之心。引導父母以出世之法而已。報答師長之恩。唯有依教奉行。四事供養而已。至於如來之恩。尤難言報。唯有發菩提心。立宏誓願。仰學菩薩而已。蓮大師云。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楞嚴經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

下附徵事三則

禮塔度親 緇門崇行錄

唐范某。母王氏。素不信三寶。范諫不聽。遂依慶修律師出家。號子鄰。後歸。母已沒三載。因詣嶽廟。志心誦法華經。誓見

獄帝。求母生處。夢獄帝告曰。汝母禁獄。現受諸苦。可往鄭山禮阿育王塔。庶可免也。鄰即詣塔。泣拜久之。忽聞其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忉利天矣。〔按〕阿育王者。佛涅槃後一百年。所出之鐵輪王。王一閻浮提者也。能役使鬼神。將如來八萬四千舍利。造八萬四千塔。每有一億人處。方置一塔。此方見於記載者。凡十九處。此特其一耳。

誠感父骨（高僧傳）　後周李氏子。長安貴胄里人。唐宗室也。七歲出家。法名道丕。十九。值駕幸洛。長安焚蕩。乃負母入華山。時穀涌貴。丕自辟穀。惟乞食供母。母問食否。必曰已齋。母曰。汝父霍山戰沒。骨暴霜露。能收取歸葬乎。遂往霍山。拾白骨聚一處。晝夜誦經。懺父殺業。且祝曰。群骨之中。有動轉者。即父遺骸也。一心持誦。目不暫捨。數日間。有

髑髏從骨聚中躍出。搖曳良久。丕擗踊抱持。齎歸見母。是夜母夢夫歸。明晨骨至。後應詔入京。名播朝野。〔按〕孝有二。有世間孝。有出世間孝。師蓋兼而有之矣。若夫道紀。荷親而講演。法雲。居喪而毀瘠。鑒宗。醫父病而兩股皆刳。智聚。丁母憂而三年泣血。如斯之類。罄竹難書。倘謂辭親出家。父母遂可不必奉養。豈識孝名爲戒之義乎。

酬恩護法 金湯編

宋呂蒙正。字聖功。太宗時。舉進士第一。累官參知政事。封許國公。方公之微也。嘗寄跡僧寮。得安意書史。後執政十年。郊祀俸給皆不請。帝問其故。對以私恩未報。詰之。以實對。帝曰。僧中有若人耶。賜紫袍以旌之。所得恩俸。悉與寺僧。以酬宿德。公於晨興禮佛。必祝曰。不信佛者。莫生吾家。願子孫世世食禄。護持三寶。後從子

夷簡。封申國公。每遇元日。拜家廟後。即叩禮廣慧禪師。申公之子公著。亦封申國公。於天衣禪師亦如之。左丞好問。於圓照禪師亦如之。左丞之子用中。於佛照禪師亦如之。世世貴顯奉佛。果符公願。

〔按〕經言諸佛之恩。過於父母。夫父母之恩。至深重也。反謂佛恩過之。何哉。蓋父母之恩。止於一世。諸佛之恩。盡未來劫。父母之恩。但養色身。諸佛之恩。濟人慧命。又父母訓誨。不過導以名利。若或誤用。反能造業。諸佛菩薩。能示以究竟法門。苟從其教。疾出輪回。父母若遇逆子。便發瞋恨。諸佛菩薩。雖遇謗佛謗法之人。悲憫無已。不特此也。父母愛其子。原望養生送死。至諸佛菩薩。毫無希望。雖度盡衆生。初無能度之想。故世間第一負恩之事。無如謗佛。呂公不願此種來爲子孫。識亦卓矣。

廣行三教

〔發明〕三教聖人。皆具救世之念。但門庭施設不同耳。儒用入世之事。佛行出世之法。道則似乎出世而實未嘗出世者也。孔顏雖聖。然欲藉以卻鬼驅妖。則迂。佛道雖尊。然欲用以開科取士。則誕。此三教所以有不得不分之勢也。◎人非一途可化。故聖教必分爲三。譬如三大良醫。一精内科。一精外科。一精幼科。術雖不同。而其去病則一也。若三人共習一業。所救必不能廣。故曰爲善不同。同歸於治。◎余閱貴州銅仁府誌。知向來本名銅人。因其地有銅人山。故名。後改人爲仁。而地與山俱更其舊。山在巨浸中。其下皆水。曾有一年大旱。見山下盡空。但有三大銅人。頭頂此山。巋然直立。而三人恰是三教服

式。竊思此山。乃開闢時物。尚無三教名色。而銅像又非人力所鑄。始知三教門庭。本天造地設。合下當有。況帝君德位。超乎人類之上。豈不知孔顏大道。已如日月經天。而必欲牽合釋道。以之訓飭士子乎。又考南閻浮提。名雖一洲。其中國土甚多。每一國土。各有聖賢持世立教。如孔子老子者。不計其數。但各國姓名不同耳。至於書法。亦有六十四種。今儒者所讀。不過舉業之書。此外所見。能有幾何。所以三藏十二部之文。龍宮祕笈之語。不唯不見。見之反加排斥。以爲苟不如此。便不似儒道。不特宣之於口。幷著之於書。無不曲肆詆毀。一片意必固我之私。習成黨同伐異之套。至考其旦晝所爲。幽獨所念。無非爭名逐利。欺世害人。甚至夤緣奔走。賭博樗蒲。無所不至。凡吾儒正心誠意之學。濟世安民之道。全然不講。但損儒門之望。何增學術

之光。帝君示以廣行三教。可作午夜之鐘矣。◎人能學孔子。釋迦必喜。人能學釋迦。孔子亦必喜。若必欲從我教而善。則悅。不從吾教而善。即不悅。則是奴投主。兵投將之法而已。豈三教聖人乎。◎廣行二字。以心言。不以跡言。人能修仁慕義。即是行儒道。不必青衿墨綬。而後爲士也。人能見性明心。即是行佛道。不必圓頂方袍。而後爲僧也。◎拘儒聞廣字。必嫌學問之雜。不知雜亦有辨。如天理而雜以人欲。王道而雜以霸術。米粟而雜以糠粃。此決不可雜者也。至於三教所言。皆有益身心之務。太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大。滄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奈何亦患其雜耶。一家之中。有食有衣。有財有寶。有僕婢田園。可謂雜極矣。然苟不如此。其家必不能富。若論腹中所食。則爲飯爲糜。爲羹爲炙。爲醯醢鹽梅。亦可謂雜極矣。然苟不如此。其人必

不能肥。何獨於三教而疑之。

論廣行之益

助揚王化　國家所恃以爲治者。不過賞罰二端。明刑弼教。儒術之所以當廣行也。然賞罰所能及者。不過千百中之一耳。若欲究其幽獨之所爲。念慮之所動。則雖家設一孔子。户置一皋陶。而有所不能。故世人畏王法。恒不如畏天譴。蓋王法可逃。而天譴不可逃也。能廣行釋道二教。使因果之説。昌明於世。則世人方寸之間。自然有所畏憚。比之孔子作春秋。其功不在下矣。〔按〕劉宋文帝。謂何尚之曰。范泰。謝靈運。嘗言六經本在濟俗。若求性靈眞要。則必以佛理爲指南。使率土皆感佛化。朕則坐致太平矣。尚之曰。渡江以來。王導、周顗、庾亮、謝安、戴逵、許珣、王蒙、郗超、王坦之、臣高祖兄弟。莫不歸

依。夫百家之鄉。一人持五戒。則一人行善。十人持五戒。則十人行善。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後儒以佛爲諱。徒欲藉君子小人四字。以佐賞罰之所不及。吾見其術之疏矣。

培植眞儒　吾輩有志學孔孟。當學其大本領處。如學無常師。吾道一貫。無意必固我。是孔子之大本領也。發明克復忠恕之理。是顏曾之大本領也。仲尼之學。專務治己。故曰默而識之。夫我不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垂訓不一。孟子之時。雖有楊墨。孟子辭而闢之。是猶揖讓之變爲征誅。非可人人效顰也。無如後人於仲尼躬行之道。畏難苟安。一聞能距楊墨。即是聖人之徒。便踊躍鼓掌。捨難趨易。反恨當今之世。無楊墨可闢。構求稍可牽合者。即以楊墨例之。於是移其說

於釋道。但從事於講學。而所以自治者疏矣。則何如存聖賢大公之心。但盡其在我。無事黨同伐異之爲得也。〔按〕佛之五戒。彷彿儒之五常。但當交相讚。不當交相毀。世俗不察。聞慈悲之說。出於佛氏。必反乎其說。而吾儒之仁。於斯而喪。聞盜淫之戒。出於佛氏。必反乎其戒。而吾儒之義。於是而亡。聞妄言之禁。出於佛氏。必反乎其禁。而吾儒之忠信。於此而滅。豈非欲衛道。而反害道耶。昔有學者。以佛教之害。問象山先生。先生曰。試問害在何處。今之害道者。正在此種閒言語。

潛消禍亂　茫茫宇宙。不無出類拔萃之英雄。用之於正。則爲良勃乎何。用之於邪。則爲莽卓懿操。自制科一設。使彼垂髫之時。即從事於翰墨。年復一年。不覺鬢斑齒落。而其中奸雄之喪氣。豪猾之灰心

者。多矣。又有一種才智傑出。功名不足動其心者。則以叢林收之。使之暮鼓晨鐘。東參西訪。等富貴於浮雲。視死生如夢幻。以跋扈跳梁之材。爲念佛參禪之用。而潛消夫禍亂之源者。又不知幾千萬萬矣。豈曰區區小補乎。〔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何懼乎。懼身後之惡名也。然此猶盛世之事也。若後世之亂賊。幷不畏此虛名矣。豈惟亂賊。即號爲識字者。亦毫不知有春秋矣。惟示以人命無常。死後受報。不忠不孝之人。化作畜生餓鬼。乃知用盡奸心詭計。付之一空。他生萬苦千愁。皆我自造。回思虎鬥龍爭。圖王創霸之謀。不覺冰消瓦解。嗟乎。自有佛法以來。不知令多少亂臣賊子寒心。多少巨慝豪強落膽。使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爲者。余於如來之大教見之矣。

下附徵事一則

毀教現果（出魏書）　北魏司徒崔浩。博聞強記。才智過人。太武帝。甚寵任之。而獨不信佛。勸帝毀教滅僧。見妻郭氏誦經。怒而焚之。崔頤。崔模。其弟也。深信三寶。見佛像。雖糞壤中必拜。浩笑而斥之。後浩以國書事。觸怒太武。囚之檻車。送於城南。拷掠極其慘酷。更使衛士數十人。溲溺其上。哀聲嗷嗷。聞於道路。自古宰執戮辱。未有如浩者。崔氏之族。無少長。皆棄市。惟模與頤。以志向不合。獨得免焉。〔按〕太武滅法之後。有沙門曇始者。振錫詣闕。帝遣斬之。無傷。帝怒。抽佩刀自斬之。亦不傷。投之虎檻。虎皆怖伏。乃復以天師寇謙之。至其所。虎遂咆哮欲噬。帝始驚悟。延之殿上。再拜悔罪。許以復教（見北山錄）嗟乎。三教聖人。無非欲化人爲善耳。豈願各立門庭。絜長較短哉。秦始皇惑李斯之計。焚書阬儒。卒之身死沙邱。李斯赤族。漢之桓靈。唐

之昭宣。惑於宦官嬖倖。盡誅天下名士。而助者殺身。主者亡國。（俱見資治通鑑）魏太武。惑於崔浩。毀寺焚經。不四三年。崔浩赤族。魏太武父子。皆不得死。（出魏書）周武帝。惑於衛元嵩。而滅法。不四五年。元嵩貶死。武帝忽遇惡疾。偏體糜爛。年三十六而崩。末路醜惡。所不忍言。（出周書）唐武宗。信趙歸眞。李德裕。毀天下佛寺。不一年。歸眞被誅。德裕竄死。武宗三十二而夭。身無繼嗣。（出唐書）五季之君。莫賢於周世宗。然不知佛法。遂至毀像鑄錢。故不六年。而社稷殞滅。（出通鑑）究竟秦廢儒後。未及三十年而儒教復興。漢唐禁錮後。未及數年而士林漸盛。魏廢教後。七年而即復。周廢教後。六年而即復。唐廢教後。不一年而即復。豈非仰口唾天。反汚其面乎。李斯。崔浩。最爲滅儒滅釋之首。故其受現報尤爲慘酷。宋徽宗。雖改天下寺院爲道觀。然未至滅法。

故身雖被辱。而國祚復延。此皆前事之彰灼可考者。伏願普天之下。皆仰體廣行三教之意。儒者爲儒。釋者爲釋。道者爲道。戮力同心。共襄治化。彼此無相詆毀。是則天下生靈之厚幸已。

問。僧徒不耕不蠶。安受供養。但能耗費衣食耳。何所利益乎。◉答。世之不耕而食者多矣。豈獨僧人。向使此輩不出家。能保其不衣食乎。能保衣食之必出於耕乎。況在俗之人。一身而外。尚有妻子僮僕。所費更倍於本人。豈若僧徒之一瓢一鉢。到處家風乎。夫貂騷狐鼠。貴重之冠也。錦繡龍文。貴重之衣也。山珍海錯。貴重之食也。其服用之人。諒皆不耕而食者也。試問此服用者。僧乎俗乎。在俗者。爲愛妾之梳妝。不惜珠圍翠繞。爲梨園之服用。動需玉帶金冠。或開賭博之場。而連宵徹夜。或結淫朋之黨。而酌酒烹鮮。此種

游手游食之輩。不勝車載斗量。奈何不此之務去。而獨歸咎於僧人乎。豈庸惡陋劣之徒。當任其錦衣玉食。而見性明心之士。反不許其疏水簞瓢乎。多見其黨同伐異。方寸不平矣。

問。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安得不貧且盜乎。⊙答。食粟者少。則粟不售而傷農。用器者少。則器不售而傷工。是農之所利。正賴食粟者之多。工之所利。正賴用器者之多也。且試問食粟用器之人。徒手需索乎。抑出錢貿易乎。若徒手需索。則食粟用器者。誠患其多矣。若出錢貿易。亦患其多。則富商大賈。日售千金之貨者。其父母妻子。從門隙中窺見。皆當啼哭。此乃迂儒不知世務之談。何足掛齒。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

〔發明〕危急二字。所該甚廣。與前救人之難二句。同意。但前係帝君自言。此則帝君勸世也。○如字有兩義。一則直指所救濟之事。一則極形欲救濟之心。下附徵事四則

免難濟厄（法苑珠林）晉太元中。京兆有張崇者。素奉佛法。苻堅既敗。長安百姓有千餘家。將南走歸晉。爲鎭戍所獲。欲盡殺男子。而虜其女人。時崇亦已被縛。械其手足。埋下體於土中。明日將馳馬射之。以爲娛樂。崇自分必死。唯至心念觀世音菩薩。夜半。械忽自破。身從土中涌出。遂乘夜逃遁。然脚已痛甚。乃復稱大士名。至心禮拜。以一石置前。發誓願言。吾欲過江東。訴此怨於晉帝。盡救今日被虜婦人。若得如

願。此石當分爲二。祝已。投石於地石果裂開。崇至京師白其事。帝悉加撫循。已略賣者。皆贖歸焉。〔按〕未能自度。而先欲度人者。菩薩發心。崇既心乎大士之心。宜其禱之而輒應也。

遙救堂崩（唐高僧傳）　周京師大追遠寺。沙門僧實。俗姓程。咸陽人也。素有道德。一日正午。忽登樓鳴鐘甚急。命衆僧各備香火。香至。衆問故。實曰。此刻江南某寺。有講堂欲崩。將壓死千人。可各齊心念觀世音菩薩。以救之。由是經聲佛號。響徹禪林。後數日。江南報至。云是日午刻。揚州講堂內說法。聽者盈千。忽聞西北異種香煙。及梵音經唄。從講堂北門而入。直出南門。衆皆駭異。尋聲走出。聽其所之。人方走盡。堂已崩摧。無一傷者。梁主聞之。三度詔請。不至。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示寂。哀動朝野。〔按〕一念之誠。能使香煙梵唄。瞬息達於千

里之遠。可以悟一切惟心之說矣。安在修福薦亡者。不可瞬息通於冥府。念佛往生者。不可瞬息至於西方乎。

免官救吏（宋史）　宋紹興中。盧陵周必大。監臨安和劑局。失火。延燒民房。典守吏當論死。周問吏。假令火是官失。應得何罪。曰。不過革職耳。必大遂自誣服。罷官。吏得免死。必大歸。謁婦翁。翁以其失官也。慍之。時值大雪。童子掃於庭。忽憶昨夜曾夢掃雪迎宰相。因留而善遇之。後必大中博學宏辭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按〕自己之罪。世俗猶將嫁賣於人。況以他人之罪。而反肯引諸己。且以之失官乎。宰相之度。誠未可測也。

贖罪得子（慈行錄）　明廣平張繡。家貧無子。置一空罈。積錢十年。而罈始滿。有鄰人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繡懼妻去而三子失所也。遂傾所

積錢。贖之。猶不足。夫人復以一簪轂其數。是夕夢神抱一佳兒送之。遂生子國彥。官刑部尚書。孫我續我繩。俱官藩臬。〔按〕愛人之子。遂自得貴子。然則害人之子者。可知已。

矜孤恤寡

〔發明〕孤則無父。寡則喪夫。皆孱弱可欺者。此而不矜不恤正所謂無惻隱之心者也。尚可爲人乎。◎吾力所不能及者。但當存矜恤之念。吾力所苟能及者。務當盡矜恤之實。矜恤不必定費錢財。且如示以所不知。教以所不能。戒其所不可。甚至爲其排難解紛。申冤雪枉。皆矜恤也。下附徵事三則

矜恤交至言行錄　宋范文正公。知越州。有孫居中者。卒於官。子幼家貧。

難以歸里。公以俸錢。爲其具舟。且遣吏送之歸。幷作詩一絕。授之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依泛巨川。來時煖熱去淒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由是全家得以達里。〔按〕孤寡之人。往往受欺。扶弱鋤強。全賴仁者。

爲主存孤（慈行錄）　明李崧者。龔氏乳媪之夫也。媪死。所乳兒錫爵。五歲而孤。家奴欲殺之。而有其產。崧夜負而逃。及城門。門閉。崧跪而號。掌門者憐而出之。走雪中五日夜。依兒外家沈氏。沈見其撫兒有恩。深感之。故其僮僕。皆得奴使。時殘杯冷羹。不得與。然卒不願。兒後成進士。念崧不置。而崧短衣力作。如窮時。錫爵命子孫世世祀之。弗替。〔按〕欲報崧恩。當修福事薦之。方得沾惠。如徒曰祭之而已。則其得享與否。未可必也。無如世俗所知。不過如此。譬如兒童。當忿

怒時。極其分量。不過啼哭而止。一哭之外。豈復有他長哉。

逼孀現報 彙纂功過格

崇禎末吳江民張士柏。妻陳氏。少寡而艾。士柏兄士松。謀鬻於里豪徐洪爲妾。度其志不可奪。乃設計擄入舟中。陳號慟。凜不可犯。陳之父俊訟於縣。縣令章日炌。寢閣不行。再訟之直指路振飛。徐洪又賄某宦。飾詞以進。反坐陳以罵夫律。繫之獄中。陳飲泣。絕粒者三日。適司李至。聞其冤。率之見直指。泣訴而即自刎。路公隨下堂揖之。許以雪冤。目乃瞑。即日拜疏上聞。士松。徐洪。立斃杖下。諸兇輕重抵罪。縣令貶斥。至郡辭任。滿船鬼聲。次日遂死。某宦受賄囑託者。猝病瘖痙。終身不能言。〔按〕此事有記傳輓歌。皆嘆其償報之速。

敬老憐貧

〔發明〕老者。人所不能免。而亦最可傷者也。頭則鬢斑齒落。體則骨露皮連。筋如索。背如弓。種種不堪回首。視又昏。聽又重。時時坐起須人。故見之者。但當生敬心。不當生厭心。若其厭而不敬。老將轉盼到汝矣。若其厭而不敬。老亦不復到汝矣。◎傷哉貧也。人皆美衣豐食。而彼獨飢寒。人皆適意快心。而彼獨困苦。雖貧乏之由。亦所自致。然使力可濟而不濟。不將使後人復憐後人耶。◎周其乏困。憐之於目前。勸其布施。憐之於身後。下附徵事二則

牛殺三人法句喻經　佛世有賈客。名弗迦沙。因入羅閱城。於城門內。被一雌牛觝殺。牛主怖懼。速賣其牛。買者牽牛飲水。牛從後復觝殺之。其

家怒而殺牛。遂賣其肉。有一農人。買其頭去。偶息樹下。以頭挂在樹上。須臾繩斷頭落。亦被其角刺殺。時瓶沙王。以事問佛。佛言。往昔有賈客三人。借居老母房舍。應與其值。而三人以老母孤獨無能。伺其出外潛去。母尋追之。三人罵曰。我前已與。云何復索。老母無可如何。但咒恨徹骨。願我後來相值。定當殺之。爾時老母者。今雌牛是也。三賈客者。弗迦沙等三人是也。〔按〕此乃老而貧者也。既欺其老。復欺其貧。弗迦沙等三人之謂矣。因緣會遇時。不償復何待。

鬼能止焚（其親面述）　杭州袁午葵。諱滋。生平好施予。適三藩亂。浙中被擄之婦甚衆。袁曾傾囊贖之。又多刻經驗良方。及格言因果勸世。康熙五年。袁有婢烹茶。藏熱炭於木桶。火性未熄。而桶在樓上床旁。人跡罕至。袁雖有女臥病在間壁。莫之知也。時病女忽見亡老嫗。白晝現

形。以指甲刺其面。大恐。厲聲疾呼。於是家人爭赴。乃見桶已成灰。床亦半焦。即刻有燎原之勢。因幷力救之而熄。蓋亡嫗之初來也。已六旬矣。袁以彼無子。慰留之。居數年。其夫亦來就養。袁又畜之。夫婦甚感其恩。其歿也。皆及八旬。識者皆謂現形以報德云。〔按〕此亦老而貧者也。既惜其老。復慰其貧。使彼夫婦皆得其所。陰功不已大乎。

措衣食周道路之飢寒

〔發明〕飢寒而在道路。則與居家之窘乏者殊矣。苟非羈旅之人。貲糧告匱。即遇患難之事。緩急無門。彼於衣食。誠有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之勢。苟能有以周之。則我之所費有限。而彼之沾惠無窮矣。

下附徵事二則

餓夫酬德（左傳）　晉趙宣子。田於首山。見翳桑之下有餓者。知其三日不食。乃食之。食焉。而舍其半。問之。曰欲以遺老母耳。使盡之。而更贈以簞食與肉。後靈公欲殺宣子。伏甲而鬥於門內。宣子幾被戮。忽有介士。倒戈而救之出。因問其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或有識之者。曰此靈輒也。〔按〕一飯之恩。可以免死。綈袍之戀。足以延生。孰謂措衣食者。僅周道路之飢寒哉。

速得貴子（功過格）　馮琢菴父。生平好善。隆冬晨出。路遇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解裘衣之。與以飲食。周恤備至。未幾。夢東嶽帝曰。汝本無子。以救活人命。出於至誠。上帝特命韓琦。來爲爾子。後生琢菴。遂名琦。少年穎發。二十入中祕。三十六陪點相位。〔按〕吾邑向有

同善會。給錢而外。每冬復買舊棉胎。以贈隆冬之無棉者。其始也。浙中袁午葵倡之。其後午葵還浙。踵而行之者。唯高子甸九輩。數人而已。

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

〔發明〕皮包血肉骨纏筋。顛倒凡夫認作身。到死方知非是我。空留穢狀示他人。此凡有形軀者之通病也。人或不幸而蕭然四壁。殯殮無貲。或隔三朝五朝。或當六月七月。種種腐敗情形。眞有不可聞。不可見者。此而施之以棺槨。掩其急欲自掩之形骸。豈獨死者有知。爲之銜結耶。◎推掩屍骸之念。凡係恐人見聞之事。皆當代爲包荒矣。下附徵事二則

掩骼現果（功過格）　元會稽唐珏。家貧授徒。歲戊寅。元將發趙氏陵寢。至斷殘肢體。棄諸莽間。唐聞痛憤。乃變其家貲。得數金。飲里中少年皆醉。而密告掩趙氏遺骸。衆從之。事訖。唐之義聲籍甚。明年乙卯。正月十七日。忽坐隕。良久得甦。云至一殿。上有冕旒者降。揖曰。謝君掩骼。當有以報。君賦命甚薄。貧無妻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君伉儷。子三人。田三頃。因拜謝出。遂覺。會稽有袁俊齋至。初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袁知其有此舉。禮敬特加。代爲經理姻事。娶得國公之女。食故國公負郭田。所費一一皆自袁出。後果生三子。皆如神言。

〔按〕崇寧三年。詔諸州縣。擇高曠不毛之地。置漏澤園。凡寺觀寄留骸骨。悉瘞其中。仍置僧舍。以爲追薦之所。洪武中。亦曾敕行此事。著爲令。余又見姑蘇城內西北隅。造石室二間。牢固無比。中

夾各開一牖。僅容徑尺。爲納骨地。而又各顏其牖以別僧俗男女。名之爲普同塔。苟有仁人君子。能倣而行之。陰功甚大。

作子酬恩（功過格）　尚霖。爲巫山令。有邑尉李鑄。病亡。霖捐貲送其母。幷其骸骨歸河東。又訪士族。嫁其女。一日夢尉如生。拜且泣曰。公本無子。感公恩。已爲力請於帝。令某得爲公嗣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歸。又夢尉曰。吾明日當生。翼旦果然。因名曰穎。孝友敦篤。官至寺丞。〔按〕所謂子償父債也。李鑄前生。亦必修德。故得以報恩。而仍享富貴。不然。茫茫業海中。自顧且不暇矣。

家富提攜親戚

〔發明〕富者當自念曰。同是人也。彼何其貧。吾何其富。必吾之宿生。

稍知植福。而彼則未能耳。假使宿生未嘗作善。吾今安得如此受用。然當享福之時。又當作修福之計。譬如食果。當留其種於來年。亦如點燈。當資其膏於未熄也。◎世俗稱富爲從容者。以其緩急可通。無窘迫之狀耳。彼守財之虜。惟恐親戚纏擾。先做窘乏之容。使人難於啓齒。以爲財多則有之。以爲從容則未也。莊嚴論云。知足第一富。優婆塞戒經云。若多財寶。不能布施。亦名貧窮。旨哉言乎。下附徵事二則

菜羹得名（宋史）　宋太宗朝。張泌爲史館。家多食客。一日上問曰。卿何食客之多也。泌曰。臣親舊多客郡下。貧乏絕糧。臣俸有餘。常過臣飯。亦不過菜羹已耳。一日上遣人伺其食時。突入。取客食去。果粗飯菜羹。上嘉之。因號爲張菜羹。〔按〕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而三黨皆被其恩。范文正公以貧終其身。而親族之待以舉火

者幾百餘家。故知欲提攜親戚。宜先從自己之節儉始。

大愉快事（功過格）　羅惟德。任寧國時。一日謁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有一大愉快事。寅問之。羅曰。適有貧族十餘人。以飢荒故。遠來相告。余以向所積俸銀盡散之。舉家之人。無一阻我。是以快耳。〔按〕景行錄云。富貴之家。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有福氣象。今人反以之爲恥。以之爲厭。何其陋哉。

歲饑賑濟鄰朋

〔發明〕救荒之策。有施於已然者。有施於未然者。請蠲國賦。截留漕米。勸募設粥。嚴禁糴客。此施於已然者也。開汎河渠。高築圩岸。務本節用。儲粟裕農。募民開墾。嚴禁張箔宰牛。此施於未然者也。救之

於未飢。則用物少而所濟廣。民得營生。官無闕賦。若至饑饉已成。流殍滿道。而後議蠲議賑。則所濟有限。而死亡者多矣。獨言鄰朋。舉小見大也。◎水旱災荒。原從慳貪鄙吝所致。蓋衆業所感也。若用其心於賑濟。則未來之饑荒亦免矣。◎經云。人壽三十歲時。有饑饉災至。凡七年七月七日夜無雨。大地寸草不生。白骨徧野。盡閻浮提。所存不過萬人。留之以爲當來人種。婆沙論云。人若能以一摶之食。發大悲心。布施餓者。於當來世。決不遇饑饉之災。此種救荒。尤屬泯然無迹。

下附徵事 五則

因荒釀禍 隋書

隋末。馬邑大饑。太守王仁恭。堅閉倉廒。不務賑濟。劉武周宣言曰。今百姓饑荒。僵尸載道。王君如此坐視。豈是民之父母。因椎牛誓衆曰。吾輩不能甘心待死。官倉之粟。皆百姓脂膏。公等可

隨吾取之。以延旦夕。衆許諾。乃謀殺仁恭。開倉賑濟。由是遠近鄰邑。無不響應。〔按〕武周之意。不過欲號召饑民。借以倡亂耳。然釀成之者。皆仁恭也。昔趙清獻知越州。適吳越大旱。公不待民饑。早爲規畫。撫循倍至。而後民情爲之帖然。彼全軀保妻子之臣。烏足語此。

增價免饑（荒政備覽）　宋范文正公知杭州。適歲荒。斗粟至百二十文。民甚患之。公反增至一百八十。且多出榜文。備述本州粟少。不惜重價收糴。徧處傳播。同列不知所爲。越數日。四方之商賈爭至。米遂不賤而自賤。民甚賴之。〔按〕此亦凶歲大興工役。修造佛宇橋梁之意也。人第知年穀不登。息工罷役耳。豈知小民一無所事。適所以速之死乎。惟工役一興。則富室之錢穀。隱然散布小民之家。無損於

富户。有益於貧民矣。

種荳代穀（文獻通考）　宋程珦。知徐州。久雨穀壞。珦度水涸時。耕種無及。乃募富家。得荳數千石。貸民使布水田中。水未盡涸。而甲已拆矣。是年穀雖未登。而民不至飢者。皆荳之惠也。〔按〕嘗閱四友齋叢說。載一備荒之策。謂當取各府州縣贓罰銀兩。盡數糴穀。其犯軍流以下者。許其以穀贖罪。若一處遇水旱之災。聽其於無災處。通融借貸。候來年豐熟補還。則百姓可免流亡。朝廷可無顧慮。此種善政。正當急急舉行。唯願好善者。告之當事耳。

抗疏救遼（瑣闥管見）　嘉靖末。遼陽大饑。軍民相食。兵部侍郎王某。疏請賑饑。議將二萬石粟。陸運至山海關。解費之銀。每萬計八千兩。地方深以爲苦。時崑山許伯雲。爲給事。謂遼人命在旦夕。若用陸運。則曠日

而騷擾。不如暫弛海禁。用漕艘沿海以往。則可揚帆速至。於是抗疏極言。且謂海運倘有疏虞。請以一家爲質。而後朝廷始從其請。於是將原議漕石。幷天津倉糧。共添至十餘萬石。星夜航海赴遼。遼人歡呼動地。全活甚多。至今其地。猶廟祠焉。〔按〕以痛哭流涕之誠。而救蹈湯赴火之急。宜其片牘甫陳。而恩膏隨播也。卓哉許君。其澤溥已。

自諱其德（見周子愉筆記）　明崇禎時。常熟進士蔣畹仙。偶寓崑山同年。周明遠家。是年大荒。夫妻父子。不能相顧。時有郭姓者。將賣其妻。而礙手中所抱之子。既而曰。各自逃生矣。遂置其子於道旁。蔣公惻然曰。奈何以口腹故。頃刻離散一家。問需錢幾何。曰一十五千。蔣立湊囊資。止可十千。復向明遠貸五千。以足其數。明遠曰。世間善事。當與人同。

君不恥獨爲君子耶。亦捐五千贈之。妻得不賣。子亦保全。後其人薄有家業。率子叩謝。蔣公不令至前。且諱言其事。〔按〕明遠公。即子愉弟之祖也。與蔣先生。最稱莫逆。余見子愉弟。書蔣氏三代之懿行甚悉。因摘錄數條。列於篇末。百福駢臻三語下。茲不多述。

斗稱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發明〕不用手。不用口。偏要用稱與斗。以手與口。皆有心。有心。即有我。不若斗稱之無我。而公平也。公平。則當輕而輕。當重而重。忘乎其爲出入矣。虞帝巡方。必同度量。周王肇位。首察權衡。非公平之是尚。而不可輕重於其間乎。◎言斗。則升與斛在其中。言稱。則丈與尺在其中。言輕重。則多寡大小長短精粗。皆在其中矣。◎斗稱公平。不當

徒求之斗稱。須從方寸間。日以公平自矢。到工夫純熟。度量寬宏。則或施於斗。或施於稱。自無不公平矣。　下附徵事三則

遭譴不悟文昌化書　帝君曰。蜀郡之民多機變。巧於求利。東郭黎永正。本工輪輿。厭其作重而貨遲。乃改業治斗斛。尋又治權衡。逾年人有以深斗重稱爲囑者。倍取其值而與之。又能作空中接絲之稱。折底隆梁之斗。其術愈精。其用愈廣。其孽愈重。予乃遣里域神段彥。於其夢中撻之。寤而未悔。復使其兩目廢明。年未四十。妻棄而他之。二子生而亦盲。苦態萬狀。然彼舍此。別無生理。於是以手代目。揣摩廣狹。臆度長短。以應人求。左手五指。朝傷暮殘。膿血甫乾。尋復被苦。至於指節零落。不能執持。然後行乞於市。自道其罪。三年而死。二子亦相繼餓殍。由是用其斗稱者少戢焉。　〔按〕紹興有人。僦居蘇郡。巧作

烊銀罐。偷銀。康熙丙子年七月初三日。正作此器。忽有人揭去其頂上之屋瓦。彼伸手掩之。雷忽劈去其半臂。身雖未死。然不能舉一物。故器用之稍涉於欺者。皆有干於造物者也。

作牛示罰 冥報拾遺 唐雍州萬年縣。元某。妻謝氏。有女嫁迴龍村人。來阿照。謝氏亡於永徽之末。龍朔元年八月。託夢於女曰。我生時作小斗酤酒。取值太多。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作牛。近又賣於法界寺旁。夏侯師家耕田。非常辛苦。幸贖我出。女寤。泣告其夫。次年正月。適有法界寺尼至。訪知其詳。乃備價。至其家贖之。牛見女遂泣。女盡心豢養。京師王侯妃媵。聞其事。召去見之。賜以錢帛。〔按〕小斗與人。市井常態。而受罰遂至於此。然則今之採取奸利。及強買人物者。蓋亦危矣。

幹盡裕後（感應篇圖說）明揚州有富人。開南貨店。臨終時。以一稱付子。曰。此吾起家物也。問之。曰。稱乃烏木合成。中藏水銀。稱出。則注水銀於頭。人見以爲重。而不知反輕。稱入。則注水銀於尾。人見以爲輕。而不知反重。是以富耳。子心訝之而不敢言。父死。即將此稱燒燬。煙中有物上昇。如龍蛇狀。未幾二子皆死。因嘆天道無知。因果顛倒。一日夢至一所。有官府坐堂上。諭之曰。汝父命合富耳。不係乎稱。上帝正以其用心不公。故遣破耗二星。以敗汝家。家敗之後。當繼以火。今爾能蓋父之愆。作事公平。故特將二星取回。將以賢子。光爾之後。但當力行善事。毋得怨尤。覺而大悟。爲善益堅。後果生二子。皆成進士。

〔按〕吉凶之理。相爲倚伏。但非肉眼所能知耳。而果報則纖毫不爽也。昔姑蘇尹某。工於刀筆。其門如市。後生一子。貌甚秀穎悟

絕倫。因自悔前非。不寫狀詞。未幾。子忽雙瞽。尹大恚恨。復代人寫。不一年。子目復明。於是遂謂天道無知。絕不信福善禍淫之理矣。其子名明廷。中順治己丑進士。不數載。因赴任。中途遇亂兵。全家被害。無一存者。

奴婢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

〔發明〕君不見賣奴婢時。母子相別之情形乎。慈母肝腸寸裂。出於萬不得已。於是揮涕而囑之曰。父母貧累汝矣。勉之哉。善事家主。主若呼汝高聲應。主若教汝側耳聽。同輩之中無爭競。汝身肌膚是我肉。當年珍愛如珠玉。不想今朝離別如此速。我若有錢。定把兒身贖。從今且自愛。無或遭鞭扑。叮嚀猶未已。兩下皆大哭。痛哉。此種情

形也。念及於此。方矜恤之不暇。忍備責苛求乎。◎經言。一切世人。視其奴僕。當有五事。一者先周知其飢渴寒暑。然後驅使。二者有病當爲療治。三者不得妄用鞭撻。當問虛實。然後責治。可恕者恕。不可恕者。訓治之。四者若有纖小私財。不得奪之。五者給與物件。當用平等。勿得偏曲。◎天下至愚至苦者。奴婢也。惟其愚。故賦性健忘。七顛八倒。惟其苦。故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且其出言粗率。往往唐突主人。而又自以爲是。紛紛強辯不已。凡此皆自取鞭扑之道也。然以如是之人。而必欲備責苛求。則主人亦欠聰明。亦少度量矣。惟願仁人長者。寬之恕之。常作自己之兒女想。當笞撻者。且加訶責。當訶責者。且作勸勉。則自己之精神不費。奴僕之肢體不傷。不特享現在之令名。且可作將來之家法矣。

下附徵事四則

死無奴婢（法苑珠林）　北齊仕人梁某。家甚富。將死。告妻子曰。吾生平所愛奴馬。必以爲殉。及死。家人以囊盛土壓奴。殺之。馬猶未殺。至第四日。奴忽甦曰。死至冥府。在門外經一宿。明旦。見亡主枷鎖而入。謂余曰。我謂死後得用奴婢。故遺言喚汝。不圖今日各自受苦。全不相關。當白官放汝。言畢而入。奴從屏外窺之。見官問守衛人曰。昨壓脂多少。對曰八斗。官曰可押去。速壓一石六斗來。主被牽出。竟不能言。明日見主人有喜色。官曰。得脂乎。對曰。不得。官問故。對曰。彼家請僧禮誦。每聞經唄聲。鐵梁輒斷。故不得耳。主因白官放奴。且寄語家人曰。賴汝等追福。獲免大苦。然猶未能盡脫。更爲吾多造經像。庶可免也。自今以後。切莫殺生設祭。不惟不得食。徒然增罪苦。〔按〕身後之不得復認奴婢。猶罷官後之不得復用衙役。爲其誦經。則能獲福。

爲其殺生。則能致禍。理固然耳。

小奴爲祟（感應篇圖說）　洪州司馬王簡易。得腹疾。中有一塊。隨氣上下。既絕復甦。謂其妻曰。吾到冥司。爲小奴所訟。因吾約束太過。以至隕命耳。今腹中塊。即小奴也。查簿。尚有五年陽壽。故得放回。妻曰。小奴何敢如是。簡易曰。世間有貴賤。冥府則一也。越五年。果以塊發而逝。

〔按〕尊卑貴賤。猶之南北東西。夫妻父子。不過暫時名目。初非究竟稱謂。東鄰以吾爲西。就東鄰言耳。若西鄰。則以爲東矣。父以吾爲子。就父觀之耳。若子觀。則以爲父矣。黃泉路既不聞繞膝兒孫。則鬼門關。豈尚有隨身僕婢乎。

難忍能忍（勸懲集）　明司徒馬森。父年四十。始得子。方五歲。眉目如畫。愛之若寶。一日婢偶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而死。封翁見之。即呼婢奔

竄。自抱死兒入。婦驚痛。撞封翁倒者數四。尋婢撻之。去矣。婢走匿母家。言其故。父母俱感泣。日夜祝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遂生森。左額赤痕宛然。〔按〕婢媵之過。孰有大於殺其子者。寬婢之罪。孰有大於縱其去者。殺吾暮年所得之令子。而反縱其逃匿。使吾幷失此婢。此種設心。其子縱不當爲司徒。其父已代爲植福矣。然則爲子女鞭撻奴婢者。不適所以折其福壽乎。

悍婦產蛇 先大人筆記 崇禎初。嘉定有耿賣麵者。其婦素悍。凌虐女婢。甚爲不堪。庚辰年春。懷妊將產。兩日不下。有王姓收生嫗。最能 此下原缺二十一行每行二十字 下澆風。獨有太倉。崑山。嘉定。崇明。松江。幾處。有子孫軍之說。一經投靠。便如叛逆之人。沒入功臣家爲奴婢。永不出頭。不唯世其爲僕。且復例之以軍。使其後人。永不得爲良家子女。何其酷也。獨不思爲家

主者。現受父母重恩。猶不能及身孝養。今爲僕者。不過得此些須身價。直欲使其與天同休。豈不上干天地之和。幽觸鬼神之怒乎。夫人雖有良賤。所生子女。一般珍惜。獨到有名分之家。則其婚其嫁。總不自由。或女貌有姿色。而家主強逼之以通房。或主母有妬心。而牙嫗逢迎之以遠賣。致使抱憤抱慚。含冤莫訴。其存其沒。家莫聞知。此有子女之慘也。設或家富無子。則一生苦撐財產。家主如同籍沒。公然據爲己有。甚至家人之女婿。略有貲蓄。便謂伊岳是我家奴。從此借端索詐。而世僕之禍。延及外姓矣。又不特此也。有世僕。即有冒認世僕者。目覩土豪勢宦。窺見懦弱之民。有產業田房。或豔妻艾女。即統僕駕船。如擒盜一般。劈空鎖歸。送官懲治。誣其叛主弒主。且出遠年之僞契。以實之。由是吏徇囑託。官通情面。見此題目甚大。遂謂名分

攸關。竟斷僞契爲眞。叛主是實。使煢煢懦弱之人。有屈難伸。無門可訴。爾乃量其家計。逼以贖身。可憐無知赤子。惟恐留毒在後。多方揭債典衣。仰人說合。豈知收銀既訖。究竟不還其券。但付執照一紙。於是從前之僞契。得此執照而反眞。冒認之虛詞。有此贖身而無辨矣。果然不隔三年五年。仍舊喚之服役。此時若竟聽其自然。恐曩日之金錢枉費。將欲顧恤體面。則家中之囊橐已空。甚有一詐再詐。直至孑然一身而後止者。

此眞衣冠之大盜。名教之虎狼。止因未除世僕之刁風。所以生此無窮之貽累。夫賣一兩而贖一兩。在彼一生之屈節。已付東流。若出一倍而索數倍。在我片念之貪婪。殊傷天理。奈何同此錢財。家主用以買僕。則三兩五兩。重於泰山。奴隸用以贖身。縱累百盈千。

輕如草芥乎。伏願。　當代仁人君子大發慈心。鳴諸　當道。諭以私屬不得稱軍。僕人不當以世。凡係投靠之人。總以及身而止。且飭婚嫁者不得收其財禮。贖身者不許過其原銀。倘以上世之叛僕爲詞。即以現今之索詐而論。取遵依於各屬。勒碑石於通衢。不唯使千萬家之祖父。可以無累於後人。千萬家之子孫。可以不尤其祖父。且可使千萬家之良善。可免劈空誣陷之災。千萬家之女郎。可免強暴失身之辱。從此大姓之子孫。各各安分自守。不萌邪僻之念。不取非義之財。所以培植其宗祧者。不更厚乎。

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卷上終

禁淫書　節錄家庭寶筏

顧光衷曰。刻淫書。誘蕩子。殺人不見血。有聖人者出。急應收燬一切淫汚邪書及書板。有翻刻者處以極刑。比於五逆。罪在不赦。庶乎風俗醇而士習可正也。●袁了凡曰。取淫穢邪書惡狀及謗語焚化者。得子孫忠節孝義報。好閱淫詞小說將此等淫穢書與聖賢書並貯者。得子孫淫佚報。翻印淫詞小說惡狀販賣射利者。得子孫娼優下賤報。●畢效良曰。淫書淫畫。實殺人之利刃。惟願青年子弟。閨閣少女。一遇此等殺人毒物。立即撕毀。遇若輩邪友。擯棄勿面。更宜互相警戒。勿蹈無形殺人之危機。我今九頓首於出版界著作界之前曰。誰無子弟。誰無妻女。而忍令其入黑暗。蹈死亡。斷宗絕嗣乎。我又九

頓首於各校長各家長各號經理先生之前曰。務各隨時嚴行稽察。循循勸導。使各青年子女。出黑暗。免死亡也。而其源則仍在於出版界著作界之好行其德也。倘採及芻蕘。竟毀版而絕筆焉。吾知其子弟妻女。必爲共和國之大偉人大闡範矣。倘謂淫書中寓有惡果報。閱者自能警惕也。試問何冊淫書。不寓果報之說。何以只見閱者之沉淪陷溺乎。故我又拜手稽首於作艷情之著作家繪淫畫之美術家之前曰。椽筆謀生。何求不得。何苦自留污點。自累盛名。引社會於黑暗。陷青年於死亡。所博者衹蠅頭之微利耳。陰騭因果之說。淺學每謂渺茫。然聖經賢傳。二十四史。一一具載。況近賢見聞記錄甚多。以故丁福保先生。約略輯錄。以爲世勸。諸惡之中。淫爲第一。生前暗中種種報應。死後靈魂必永受痛苦。凡我同胞。能不觸目驚心耶。如

得海内盛德長者。聯合同志。開會集議。妥籌掃除淫書淫畫方法。同時並將戒色尊生敦品勵恥等好書。廣行流布。多方獎勸。造福社會國家。實無限量。不禁馨香百叩以禱之。

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卷下

印造經文

〔發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美。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天下最易失者人身。至難聞者佛法。如來不出世。則天上人間皆如長夜。不特庸流局於所見。即儒者亦囿於所聞。仰首觀天。以爲止此日月。而不知有微塵之剎土。以爲厥初生民。始於盤古。不知曠劫以來。閱歷無邊劫數。天帝天仙。以爲至尊無對矣。不知輪回六道。尚等凡夫。身死之後。以爲形滅神消矣。不知一點靈光。生生不昧。父母眷屬。身歿之後。遂謂無可如何。豈知得此法門縱經千生萬劫。自有酬償之

道。善士轗軻。惡人得志。即謂天道難憑。豈知宿業所招。纖毫未爽。大矣哉。如來之教典。眞所謂渡海之慈航。幽途之寶炬。嬰兒之乳母。而凶歲之稻粱也。宜阿難結集之時。梵王帝釋。皆執持旛蓋。四大天王。皆捧持高座之四足也。豈世間之書籍。可彷彿其萬一乎。印之造之。其容已乎。◎世尊於無量劫前。爲求佛法。亡身捨命。有時爲一句一偈。或捐王位。或棄妻子。無所不至。夫固以甘露法門。不能常有於世耳。世俗不知。往往輕視佛典。豈知二三千年後。欲求片紙隻字。而不可得乎。法滅盡經云。法欲滅時。比丘所服袈裟。自然變白。況三藏教典乎。楞嚴經最先去。彌陀經最後去。自此以後。當過八百八十萬六千餘年。前八百四十萬六千餘年。當第九小劫內算。後四十萬年。當在第十小劫內算。而後彌勒菩薩。從兜率天宮。下生成佛。此間方有佛法。賢劫中第五佛。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共四小劫。皆無有佛。人壽一減一增。爲一小劫。每一小劫計一千六百八十萬年。至第十五

小劫。師子佛出世後。相繼成佛者。共有九百九十三尊。可稱最盛。而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小劫。又無有佛。迨二十小劫。樓至如來出世後。（即韋陀菩薩）而後千佛之數方滿。娑婆世界亦壞矣。自是以後。復經六十小劫。（二十小劫世界壞。二十小劫世界空。又二十小劫。未來星宿劫之世界復成。）方有日光如來出世。（此未來星宿劫第一尊佛。）夫以佛法之難遇如此。吾輩幸生其際。豈可入寶山而空手乎。◎北俱盧洲。壽皆千歲。思衣得衣。思食得食。目不見愁憂之狀。耳不聞爭奪之聲。較之唐虞三代時。猶勝百千倍。自世俗觀之。以爲非常之盛世矣。然猶列於八難之中者。以其但享癡福。（宿生所修止於癡福。）不信三寶。不知出世之法耳。（韋陀菩薩。不能感化此洲。故僅曰三洲感應。）吾是以讀人其人火其書之句。而不勝憐憫云。

法界等圖附後

法界惟心圖

四聖六凡

佛爲三界大師。四生慈父。極天上天下。世出世間。無有尊於佛者。

菩薩位中。有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共有五十一階級。

修十善者。生於天中。受勝妙樂。三界之內。共有二十八天。具五戒者。生於人道。賢愚不等。就中德造其極者。爲聖人。

阿修羅者。有天之福。而無天之德者也。有胎卵濕化四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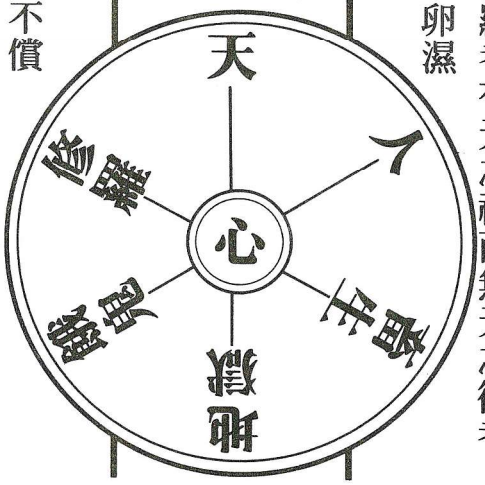
愚癡邪見。負債不償者。生畜生中。被人宰殺。有口難辯。慳貪不施者。生於餓鬼中。積劫不聞水漿之名。其苦無量。謗無因果。廣造衆惡者。生於地獄中。一日一夜萬死萬生。

皆由心造

佛—菩薩—緣覺—聲聞—

緣覺者。聞十二因緣而覺。但能自度。不能度人者。然已超出三界。

聲聞者。聞聲而修證者也。即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四種。



娑婆世界

三千大千者。謂從一四天下。二四天下。數至一千。爲小千世界。又從一小千。二小千。數至一千。



爲中千世界。更從一中千。二中千。數至一千。爲大千世界。以三言千。故言三千。實則一大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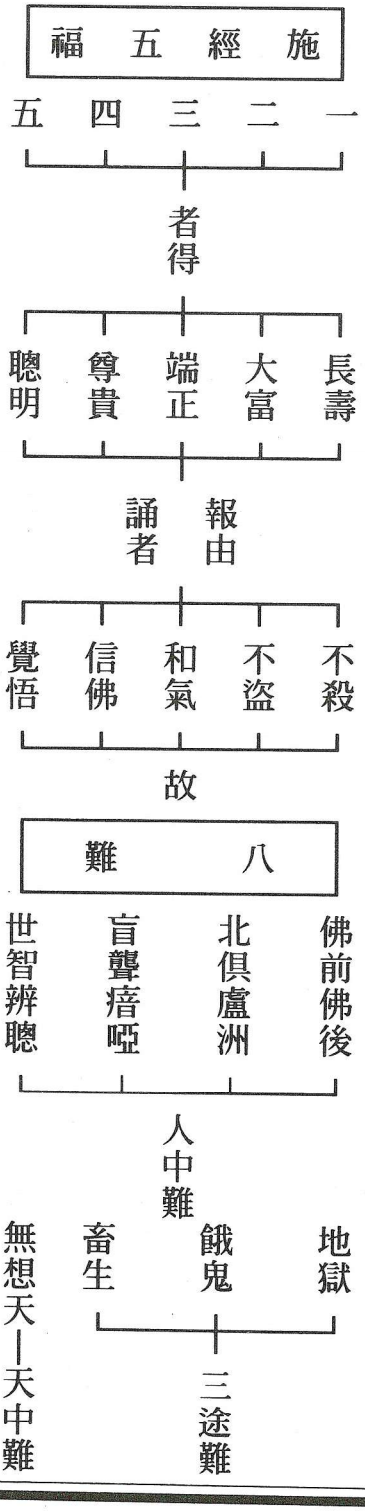
四大天下

南贍部洲。共十六大國。五百中國。十萬小國。天竺居最中。先佛出世。皆在於中。

西牛貨洲　南贍部洲　東勝神洲　北俱盧洲

日月行其腰。中爲須彌山。頂即忉利天。

此間國土。在天竺國之東南。爲東震旦國。亦名東支那國。言聲名文物之邦也。



下附徵事三條

龍求齋法　昔有園監。爲王守園。池邊得一美果。世所罕有。遂以送王。王敕園監。日日送來。若不爾者。罪之以死。園監大恐。呼天訴怨。池

有龍王。化作人形。以金盤盛果。而慰之曰。爾等勿憂。可將此果獻王。欲求一願。往昔迦葉佛涅槃後。（釋迦如來以前之佛。人壽二萬歲時出者。）我與大王。同受八關齋法。王受齋如法。過午不食。故今轉世爲王。我被人勸。過午竟食。以此墮於龍中。我今還欲得此齋法。廣行勸化。王若速送來。我當擁護爾國。不然。吾當使汝土地淹沒。而於此時。適當無佛法之候。何處復有八關齋法。王甚愁憂。時有大臣之父。語其子曰。吾家堂柱。常放光明。可剖視之。子如父言。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經。一是八關齋法。因獻於王。王大歡喜。送與龍王。龍王遂與五百龍子。共修齋法。其後命終。皆生忉利天上。

八關齋法

一不殺生凡有命者。皆不得殺。

二不偷盜物非己有。不與不取。

三不淫欲在家五戒。唯制邪淫。受八關日。正淫亦斷。

四不妄語心口如一。了無虛妄。

五不飲酒酒能亂性。飲生諸過。

六不著香華鬘不香塗身爲除貪著。不嚴身首。

七不歌舞倡伎不往觀聽自作觀聽。妨亂道心。倡伎者。琴瑟簫管等。

八不坐高廣大床恐起貪著。及縱恣故。

九不非時食非時而食。心易昏昧。

前八名戒。後一名齋。關者閉也。齋者齊也。以前八戒。關閉諸惡。以後一齋。令神清志朗。正念昭彰也。不非時食者。謂日過中則不食也。此佛令在家人受出家戒。方便令種出世善根。以在家人既有妻室不易斷淫欲。各有職業。不易不非時食。故其期止一日一夜。謂從今朝受。至明日天明即滿。欲數數持。當日日受。其餘諸戒。皆以盡壽爲期。唯此一戒。以一日一夜爲期。倘能發菩提心。持得清淨。尚能往生西方。何況生天。若不如法。則成虛名耳。受時。當請比丘於佛前說之。若無比丘。則便於佛前自陳受之。無佛對經亦可。若有比丘。不肯求授。自陳受者。便爲慢法慢僧。其利益隨其心而劣弱矣。無論未受戒。及已受五戒。及菩薩戒者。皆可受。以其屬加行戒故。

寫經脫苦（法苑珠林）　唐龍朔三年。長安劉公信之岳母死。未幾。其妻陳氏亦暴亡。見其母在石門內。備受苦楚。哀告其女曰。速爲吾寫法華經一部。庶可免罪。言訖。石門閉。陳氏隨甦。向夫具說。夫因請其妹夫趙師子寫經。趙以現成寫好法華經一部。付劉裝潢。蓋此經本范姓者出錢所寫。而劉實未知也。未幾。陳氏復夢其母索經。女言已寫。母泣曰。吾正爲此經。轉受其苦。此經乃范氏所修之福。何得攘之以爲功。覺而詢之。范氏果曾出錢二百。於是別寫一部。以用供養云。

〔按〕揚州有嚴恭者。於陳朝大建初。寫法華經流通。時有宮亭湖廟神。託夢於商。盡將廟中之財。送之嚴處。作寫經用。又一日。嚴入市買紙。尚少三千文。忽見市中一人。持三千文來付之。曰。助君買紙。言訖不見。隋末。盜賊至江都。相戒勿犯嚴法華。里多所全活。

唐末。其家猶寫經不已。然則經文之當印造。神亦知之矣。

枕經失薦（感應篇註疏）　顛上高天佑。同二生應試江寧。聞雞鳴山守源禪師有道。同往叩之。曰二位皆當中。惟高君不能。以誤用楞嚴經作枕耳。高愕然。良久細思之。方知篋中有楞嚴。臥時未曾請出。遂以篋作枕耳。迨榜發。其言皆驗。〔按〕或疑一切書籍。皆當重視。何得獨將佛典推崇。不知文字雖同。而如來之法。普利衆生。一切天龍八部。無不信受奉行。原非泛然書籍可擬。譬諸天朝敕命。不當與文牒同觀也。○褻慢者如此。則印造者可知。

創修寺院

〔發明〕佛法僧三寶。謂之福田。而所以莊嚴供養者。則惟寺與院

而已。無寺院。則無佛像經文。僧尼四衆。一應禮拜燒香。受持讀誦之福。皆無由種矣。然則創之修之者。厥功顧不大乎。◎正法念處經云。若有衆生。見塔寺僧坊。塗飾修補。復教他人。修治故塔。命終生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共諸天女。五欲自娛。業盡爲人。其身鮮白。又法滅盡經云。將來劫火起時。曾作伽藍之地。不爲火焚。◎佛言。假使有人。費金百千。造成一寺。有一持戒比丘。曾住其中。受用其宿。縱令此寺。隨爲水火所壞。已爲不虛施主之恩。況寺院告成。因之廣造福德乎。

下附徵事六條

須達施園（經律異相）　舍衛國有大長者。名須達多。欲求勝地。造精舍奉佛。唯有祇陀太子園。廣八十頃。（往時迦葉如來道場亦在此處。）林木鬱茂。最爲佳勝。往白太子。太子曰。布金滿園。吾當賣汝。須達喜曰。園屬我矣。遂運金布地。須臾

將滿。太子曰。吾戲言耳。須達謂太子之言。不當有戲。堅意買之。太子不取其金。共以此金。造精舍一千二百所。捉繩定基之際。舍利弗忽笑。須達問故。答曰。汝方於此經營佛宇。而汝將來所受福報之天宮。此刻先已成就。因借道眼。與須達觀。須達大喜。乃問何天最樂。舍利弗言。第四兜率天。有彌勒菩薩。現在說法。須達言。吾願生此。精舍告成。王及大臣。士庶男女。十八億人。共來迎佛。世尊入時。放大光明。諸天伎樂。不鼓自鳴。盲聾瘖啞。皆得六根具足。〔按〕此即祇樹給孤獨園也。園中之樹。皆祇陀太子所施。故曰祇樹。須達恒周給孤獨。故曰給孤獨園。

修塔獲果（出曜經）　迦葉佛涅槃後。以舍利起七寶塔。歲久塔壞。無人補治。有一長者。告衆人曰。佛世難遇。人身難得。雖得人身。或墮邊地。生

邪見家。又遭墮落。吾等不可失此良緣。遂率九萬三千人。共治故塔。乃同發願。不墮三塗。及八難處。見釋迦文。初會說法。皆得度脫。其後命終。盡生天上。遇釋迦如來出世。果符宿願。〔按〕佛言。爾時爲首者。即瓶沙王是也。生摩竭提國。見佛得法者。即九萬三千人是也。

天人散華（雜譬喻經）　昔有四姓家子。（天竺國四大姓）爲離越。（羅漢比丘）作一小房。僅可棲息。復爲其作經行之處。後其人命終。生忉利天。所居宮殿。周帀四千里。自知宿因。持華散於離越屋上。自言我僅作小泥屋耳。不謂得果如此。是故特來散華也。（梵語首陀。此云農夫。即第四姓。四姓家子。乃種田人也。）〔按〕舍利弗見一天人。散華於死屍之上。極其恭敬。問之。天人曰此吾故身也。由在世時。孝養父母。恭敬沙門。廣行衆善。令吾享此天福。故散華耳。須臾。又見無

數惡鬼。各鞭一死屍。問之。惡鬼曰。此吾故身也。由其前世。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忤逆二親。毀謗三寶。令吾今日備受衆苦。是故鞭耳。然則離越之屋。宜其有香華散於上也。

同爲夫婦（雜寶藏經）　舍衛國有一長者。建造塔寺。命終生天。其後妻因憶夫。常掃其夫所造之寺。一日其夫遙語之曰。我是汝夫。以造寺功德。得生天上。見汝憶我。故特下來。奈人身臭穢。不可復近。汝欲復爲我妻。勤供佛僧。修掃塔寺。願生我天。婦如其言。命終之後果生彼天。復爲夫婦。同來見佛。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果。（七生天上。七來人間。便斷生死。）〔按〕經云掃僧坊一閣浮提。不如掃佛塔一手掌。然則掃塔之功。亦大矣。

難爲夫婦（分別功德論）　舍衛城中有夫婦二人。敬信三寶。無有子息。其婦早亡。生忉利天。爲天女。端正無比。因念世人。誰堪爲我夫。即以天眼

觀。見故夫出家年老。日日掃除塔廟。遂以光明。照夫令見。勉以精進生天。還爲吾夫。其夫因婦生天。倍加精進。天女復來見云。君德轉勝於我。我不能得君爲夫矣。比丘聞已。愈加勇猛。遂成羅漢。〔按〕福業相等。方爲夫婦。可見婦人之從夫爲榮辱。皆自己之宿業使然也。

捨宅爲寺（金湯編）　宋范仲淹。字希文。廣修衆善。篤信佛法。凡所莅守之地。必造寺度僧。興崇三寶。與瑯琊覺禪師。薦福古禪師。最厚。初讀書長白山。於寺中得窖金。覆之不取。及貴。語僧出金修寺。又嘗宣撫河東。得故經一卷。名十六羅漢因果頌。公爲之序。授沙門慧晴流通。晚年以所居宅。改爲天平寺。延浮山遠禪師居之。（蘇州府學。亦其所捨。）仁宗朝。累官樞密。參知政事。追封楚國公。謚文正。子孫簪纓不絕。〔按〕家舍田

園。不過暫時逆旅。樂得以之修福。晉鎮西將軍謝尚。因父鯤之夢而免難。永和四年。捨宅爲莊嚴寺。（出建康錄）中書令王坦之。捨其園爲安樂寺。（見搜神記）刺史陶範。於太元初。捨宅爲西林寺。（出晉書）李子約。歲飢設粥。全活數萬。後捨其屋宇爲佛寺。（見法喜志）王摩詰。以喪母。表請輞川之地爲佛寺。白樂天。王介甫。亦皆以所居。施爲梵刹。（各見本傳）較之後世刻剝他財。經營大廈。甘爲不肖子孫拆毀。不捨分文修福者。不啻神龍之於蝘蜓矣。

捨藥材以拯疾苦

〔發明〕閻浮提中。共有萬種樹。八千種草。七百四十種雜藥。四十三種雜香。百二十一種寶。皆足以濟人。而於疾苦尤急者。則唯藥材

耳。以藥濟人。捨也。以方給人。亦捨也。貧人不與計利。捨也。勸人不賣假藥。亦捨也。捨之爲術多矣。存乎拯之之心耳。◎末世之疾病。漸漸增添。末世之良藥。亦漸漸減少。且如小兒痘疹。生於晉魏以後。箭風之病。起於順治末年。近時初生嬰兒。多生螳螂子於兩腮。剖而去之。兒方飲乳得生。否則一兩日輒死。此余成童以前。所未嘗有也。萬年以前。水味之厚。同於乳酪。耆婆（天竺國之王子醫中之聖也）在時。猶有藥王樹一本。能照見人肺腑。有明之世。上品人參。多成形像。其價止與白金相等。今則價高四五倍。而色味反不如矣。將來五千年後。人壽二十歲時。疾疫災起。死亡積野。過七月零七日。其災方熄。此時尚無甘蔗糖鹽之類。而況參苓桂附乎。○婆沙論云。若以一阿梨勒果。（不必專用此果。特偶舉之耳。）奉施病僧。於當來世中。決不遇疾疫災。◎疾苦之生。非生於生之日。必有所由

生。大方廣總持經云。以惡眼視發菩提心人。故得無眼報。以惡口謗發菩提心人。故得無舌報。梁懺云。爲人瘖瘂。謗毀人故。爲人短小。輕蔑人故。爲人醜黑。遮佛光明故。身生惡瘡。鞭撻衆生故。法華經云。水腫乾痟疥癩癰疽。如是等病。此人夙生謗斯經故。獲罪如是。可知有一種病。必有一種致病之由。施捨藥材。救於已病之後。勸其不造惡業。救於未病之先。一是聽訟猶人。一是使民無訟。並行不悖可也。

下附徵事二條

多劫無病（付法藏經）　薄拘羅尊者。於毘婆尸佛出世時。（此過去莊嚴劫中第九百九十八尊佛。）本一貧人。見一比丘患頭痛。發至誠心。以一阿梨勒果施之。其病頓愈。由是九十一劫以來。（即人壽一減一增之小劫。）在天上人中。常無病苦。〔按〕在俗之人。當年老疾病時。尚有妻孥奉養。獨有僧尼臥病。則所求闕絕。舉目無

親。最爲淒慘。所以經言供養病僧。其福最大也。

瘡發人言（出漢書及水懺緣起）漢景帝時。七國驕恣。吳王且有反謀。晁錯慮其爲變。勸帝稍削其地。七國聞之。遂反。帝憂懼。方議征討。而吳相袁盎。與錯有隙。乘機勸帝誅錯。遂腰斬之於東市。僕射鄧公。上書訟冤。帝始大悔。然已無及。至唐懿宗朝。有悟達國師者。未顯之日。與一僧邂逅於京師。其僧有惡疾。衆共惡之。而悟達禮遇有加。略無厭色。後分袂時。僧感其意。乃囑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其山有二松爲誌。悟達居長安。德望日著。懿宗禮爲國師。賜沉香座。恩寵日隆。忽生人面瘡於膝。眉目口齒畢備。飲啖無異於人。痛苦萬狀。良醫莫識。忽思及病僧語。徑往茶隴山。到已薄暮。四顧傍皇。遙望煙雲間有二松。遂趨之。見僧果在。告以所苦。僧曰。無傷也。巖下有泉。翼旦濯

之。當即愈耳。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間。瘡即大呼曰。未可洗。我尚有宿因欲說。師博極古今。曾讀西漢書。所載袁盎殺晁錯事乎。師曰。曾讀。瘡曰。師。即袁盎。我即晁錯。腰斬東市。其冤何如。吾累世求報。而公十世爲高僧。精嚴戒律。欲報無由。今受人主寵遇。利名心起。於德有虧。故能相報。既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水。不復與汝爲怨矣。悟達聞而凜然。即握水洗之。其痛徹骨。絕而復蘇。瘡因平復。今相傳水懺三卷。乃師瘡愈後。所述爲懺法也。〔按〕迦諾迦者。世尊弟子羅漢也。國師相與時。但見爲病僧耳。烏知其爲異人哉。迦諾迦之號。反因瘡所言而知之。此種業報。夫豈世間之藥。所可療治乎。

◎謹將大醫王。澤及後世之藥。錄出各種神方於後。●預絕惡瘡瘋癩神方：居官不妄笞人。不鞭撻奴婢。不毆撲異類。不以穢手觸

經書。布施膏藥。不鄙厭身生惡瘡者。●預絕盲聾瘖瘂神方：不欺盲聾瘖瘂人。流通佛語。施香燈油。不視淫殺之事。不窺人於隱密。不以惡眼視父母師長僧尼。明目之人不習卜筮以妨瞽者之業。不遮閉禽獸之目。不聽妻妾之譖以疎父母。不聽信邪說。不竊聽人隱褻事。不信人死斷滅無有應報。不謗三寶。不竊議君親師長。不以利口顛倒是非。●預絕虛癆怯弱神方：事親服勞不倦。禮拜三寶。周給病僧。能代病者之勞。不盡奴婢及下賤人力。能節耕牛乘馬之力。●預絕短命夭折神方：孝養父母。戒殺放生。不畜豬羊雞鳧等物。不造殺生器皿。勸屠人庖人打鳥人等改業。印施戒殺放生因果善書。醫道不精不敢應世。●預絕妻子離散神方：不毀鳥巢。不掘獸穴。不捕蟋蟀。●預絕牢獄閉繫神方：不輕訟。不籠閉鳥獸。不畜蟋蟀。

不造刑具。不造豬欄鳥籠及關閉蟲魚之物。●預絕貧窮苦楚神方：養親不敢計所費。齋供僧尼。周恤親黨。布施貧窮。貧人不與計利。不拒假貸。不取非分財物。●預絕容貌醜陋神方：事親有婉容。和顏奉尊長。塑畫佛像。修補佛像。施香燈油。勸人息訟。謙恭接物。不以暴怒凌人。不鄙笑六根不具之人。●預絕愚癡邪見神方：尊信三寶。敬惜字紙。崇重師傅。受持讀誦大乘經典。親近有德高僧。發明三世因果之說。刪削謗佛之書。誨人不倦。不輕鄙無智之人。◎以上各項。俱兼自作。教他作。及讚嘆隨喜作。

施茶水以解渴煩

〔發明〕人知飢足以喪身。不知渴亦足以致病。少壯者猶可。而在

年高者尤甚。無疾者猶可。而在多病者尤甚。地近者猶可。而在長途者尤甚。和煦時猶可。而在大寒大暑尤甚。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爲。施茶必居其一矣。下附徵事兩條

施水福報（百緣經）　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婦生一子。端正殊妙。不飲母乳。齒間自然有八功德水。以用資養。年長出家。名耶奢密多。成阿羅漢。比丘問其宿緣。佛言。迦葉佛時。有一長者。出家入道。不能精勤。又復重病。醫教之食酥。夜間藥發熱渴。求水不得。趣至河濱。河水復竭。備經艱苦。明旦語師。師言。汝遭此苦。狀似餓鬼。汝今可取我瓶中水去。比丘如命而往。瓶中水亦竭。心大憂懼。自謂必墮餓鬼。因見迦葉佛。至心懺悔。佛言。汝今可於衆僧之中。行好淨水。可得脫此餓鬼之身。聞已歡喜。便於僧中常給淨水。經二萬年。即便命終。（迦葉佛時此間人壽

二萬歲。故在所生處。齒間常有清淨八功德水。今復遇我。出家得道。

〔按〕餓鬼道中。積劫不聞水漿之名。非無水也。身雖生於河濱。而其不聞者如故也。不遇迦葉如來。安能轉禍爲福耶。

賢愚因緣經　阿槃提國。有一長者。貲財甚富。家有賤婢。衣不蔽形。食鮮充口。時被鞭撻。求死不得。一日持瓶。詣河取水。舉聲大哭。佛弟子迦旃延。憐而告曰。汝若厭貧。何不賣之。老婢答言。誰買貧者。迦旃延曰。貧實可賣。婢問賣貧若何。曰汝欲賣貧。當一一信受吾語。可先洗瓶。以瓶水布施於僧。婢言。瓶是主人之物。如何可施。師曰。瓶雖非汝物。瓶中之水。汝獨無分耶。婢意開悟。乃持瓶施水。師親自受水。授以三歸五戒。復教以念佛。是夜。老婢遂命終於主人室內。明日主人見之。怒甚。投尸寒林。其神生於忉利天宮。遙見故身。遂與天中眷

屬。散華其上。〔按〕既知布施可以賣貧。即知禮佛可以賣賤。放生可以賣短命。參學可以賣愚癡矣。有智之人。一聞便當千悟。安在世間之逆境。不可一一賣之乎。

或買物而放生

〔發明〕王法之治罪人也。不能加於殺戮之外。父母之愛子女也。不能加於生全之外。可知天下之最惡者唯殺生。而天下之最善者。唯放生矣。夫禽獸與人。形體雖異。而知覺實同。觀彼被執之時。驚走哀鳴。踰垣登屋。與吾人類。當王難捕戮之時。父母傍徨莫措。妻孥投死無門。異乎不異。觀彼臨刑之際。割一雞。則衆雞驚啼。屠一豕。則羣豕不食。與吾人類當劫掠屠城之際。親見父母傷殘。目擊妻孥支解。

異乎不異。觀彼宰割之候。或五臟已刳。而口猶吐氣。或咽喉既斷。而眼未朦朧。與吾人類。當臨欲命終之候。痛苦欠伸。點頭熟視。異乎不異。於此忍心殺之。其恨何如。於此買而放之。其感又何如。◎放生不可有常期。恐人因吾買放。反致購求物類也。放生不當有常所。恐人伺吾放後。旋復盜取也。放生不必拘常物。不論物命大小。悉宜救濟也。◎吾崑放生會。唯清涼菴最善。由其創始之時。善友先捐百金。貯之典鋪。每月收其息以放生。而於會期四五日前。又各分小單於與社之友。屆期零星攢湊。幷不獨藉乎典息。此所以久行而不替也。舉會之日。各誦華嚴經五卷。香燭薪水之資。三人爲之均任。尤屬衆擎易舉。他處可以爲法。下附徵事六條

放狍放兒（法苑珠林）晉杜永平。梓潼涪人也。家巨富。有子十歲。名天保。甚

愛念之。太元三年。暴亡。未幾。家中母豬生五子。一最肥。將殺以餽官禮。有一比丘。忽謂杜曰。此犹。是君兒也。何相去百餘日。而遂忘耶。言訖。但聞香氣累日。遂放此犹。憐而養之。〔按〕佛言。有生之屬。或多宿世父母六親。儒者不察。以爲何忍作此種想。獨不念作此種想。猶且不忍。豈其殺之而食反可忍耶。一言以蔽之。曰。弗思耳。

賣豬賣子 冥報記 隋大業八年。宜州皇甫遷。曾竊母錢六十文。母索錢不得。舉家盡遭鞭撻。明年遷亡。託胎其家豬腹中。豬稍長。賣於遠村社主家。得錢六百文。是夜。其妻方睡。即夢豬云。吾是汝夫。爲取母錢六十。累合家拷打。罰爲豬。不意被汝賣去。幸速贖我。稍遲則被宰矣。妻覺。猶不甚信。少頃睡去。復夢如初。其情轉迫。乃披衣叩姑門。而姑坐起已久。各述所夢而同。時已半夜。而社主尚遠三十里。其母恐不

肯贖。乃以錢一千二百文。命長男。幷遷之子同往。社主因社期已迫。堅拒不允。乘夜仰有勢力者強贖之。社主乃放豬歸。道經曠野。兄語豬云。審是吾弟。可先行。豬即先行到家。其後鄰里共爲嘲笑。子女恥之。乃私告曰。吾父如此。累兒女何以見人。父向與徐某甚厚。盍往其家。吾等送食可也。豬聞之。涕淚交流。搖尾竟往徐家。相去四十里。大業十一年。豬遂死於其處。〔按〕改頭換面。一家俱不識矣。所以六親畢竟是空。

救羊救女（法苑珠林）　唐長安風俗。每過元日。遞相設宴。有筆賈趙大。次當設席。其日賓至。見其碓上有汲水繩。縛一童女。年可十三四。身穿青裙白衫。泣告客曰。吾乃主人女也。往年盜父母百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現在廚房西北隅壁孔內。今罰我爲羊。言訖。客諦視之。乃

一青羊而白頭者也。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宛如亡女。死二年矣。急索廚中。錢猶在焉。於是送羊於僧舍。而合門齋戒。〔按〕錢猶具在。而苦報已償。不幾杜自受罪乎。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尤信。

鞭馬鞭親 冥報拾遺　唐幷州文水縣李信。爲隆政府衛士。顯慶某年冬。乘赤驥馬。幷帶驥駒一匹。隨例往朔州赴蕃。時風雪嚴凝。行十餘里。馬不能進。信鞭之數十。馬遂作人語。謂信曰。我是汝母。爲生前背汝父。將石餘米付幼女。故今獲報。此駒即汝妹也。亦爲償債耳。信聞之。不勝悲泣。乃躬負鞍轡。告之曰。信是我母。當自行歸家。馬遂前行至家。信兄弟乃別作廠室養飼。有同事母。常爲其齋僧禮懺。合門精進修持。時工部侍郎溫無隱。岐州司法張金停。俱以丁艱在家。聞而駭異。

就家詢之。見馬猶在云。〔按〕財物之可通融者。無如夫妻子女。乃猶毫不假借如此。然則世之偏憎偏愛。而私爲厚薄者。可爲寒心。

曹翰宿因（現果隨錄）　蘇州劉玉受。諱錫元。萬歷壬子秋爲貴州房考官。道經湖廣。夢一長面偉人告曰。吾宋將曹翰也。前在唐朝爲商。偶過一寺。見法師講經。發心設齋一供。隨復聽經半日。以此善因。世爲小吏。從不失官。至宋。爲偏將軍。即曹翰也。攻江州不下。怒屠其城。因此殺業。世世爲豬。以償所殺。往歲。曾爲豬於君之佃户家。蒙君憐而活之。今君泊舟之所。即我將來被殺處。明日第一受宰者。即我也。有緣相遇。幸垂哀救。劉驚覺。窺泊舟之所。果屠門也。頃之。抬出一豬。呼聲動地。劉遂贖之。〔按〕此豬放之閶門放生堂中。呼曹翰即應。萬人

目擊。

救物同登（廣慈編）　會稽陶石梁。與張芝亭。過大善寺。放鱔魚數萬。其秋陶夢神云。汝未該中。因放生。早一科。榜發而驗。因曰。事賴芝亭贊成。奈何功獨歸吾。數日。南京錄至。張亦中式。〔按〕明末。蜀士有劉道貞者。曾作戒殺文勸世。辛酉七月。其友夢至文昌殿。帝君揭一紙示之曰。此劉生戒殺文也。今科中矣。寤而語劉。不信。榜發。果如其言。然則欲向青雲路者。可以知所適從矣。

或持齋而戒殺

〔發明〕勸人戒殺。猶或相信。若言持齋。未有不以爲迂矣。不知天下唯其有食肉之人。所以有殺生之人。亦惟其有殺生之人。所以有

食肉之人。二者相爲勾引。世人祇緣習見習聞。所以不知不覺。假令每日天將曉時。各得神通天眼。親見無量無邊屠户。手執利刀。將一切豬羊牛犬。綑縛在地。加以極刑。爾時一切物類。大聲疾呼。魂飛魄戰。號天而天不賜梯。掉地而地不借孔。瞬息之間。尖刀盡斷其喉。瞬息之間。尖刀盡入其腹。瞬息之間。熱血盡從刀縫噴出。瞬息之間。沸湯盡從刀縫注入。由是注目。則如熱釘烙眼。注背。則如沸鐵澆身。注舌。則如烊銅灌口。注腹。則如滾錫纏腰。此時一切物類。因痛極而緊閉其目。因痛極而漸低其聲。因痛極而百骸俱爲伸縮。因痛極而五臟盡若牽抽。俄而閻浮世界。幾萬萬生靈。頭足異處。骨肉星羅。積其尸。可以過高山之頂。收其血。可以赤江水之流。覽其狀。慘於城郭之新屠。聽其聲。迅於雷霆之震烈。如是所造無量凶惡。其端皆爲吾等

食肉所致。然則食肉之招報。亦不小矣。萬一此種物類。宿世曾爲吾之六親。將若之何。曾爲吾之眷屬。將若之何。不然。未來世中。或爲吾之六親眷屬。將若之何。更不然。吾之他生後世。同於此種物類。或吾六親眷屬之他生後世。同於此種物類。又若之何。諺云。一日持齋。天下殺生無我分。若一日不持齋。則天下殺生有我分矣。可不懼哉。◎據經典所云。將來過六千年後。人壽十歲時。有刀兵災至。一切衆生。自相殺害。地所生草。利如鋒刃。觸之即死。過七日七夜。其患方除。佛言。從饑饉刀兵死者。皆入惡道。從疾疫死者。多生天上。何以故。以有疾病時。但相慰問。無有毒害屠殺。及相爭相奪之心故。◎婆沙論云。若一日一夜持不殺戒。當於來世中。決不遇刀兵災。　下附徵事九條

怨親顛倒（法句喻經）　舍衛國有婆羅門。富而慳貪。每逢食時。堅閉其户。一日烹雞作饌。夫婦同食。中間夾坐一小兒。數取雞肉。納小兒口中。佛知此人夙福應度。乃化作沙門。現其人前。婆羅門見而怒曰。道人無恥。何爲至此。沙門曰。卿自愚癡。殺父娶母。供養怨家。如何反謂道人無恥。婆羅門問故。沙門曰。案上雞者。是卿前世之父。以慳貪故。常墮雞中。此小兒者。往作羅刹。宿生常被其害。以卿夙業未盡。又欲來相害耳。今此妻者。乃卿前世之母。以恩愛深固。還作汝妻。此種輪轉。愚人不知。惟有道人。了了皆見。佛於是即現威神。令識宿命。婆羅門懺悔受戒。佛爲説法。得須陀洹道。〔按〕都提之父。作狗於其子之家。盜取盤中食。（詳中阿含經）旃檀之父。乞丐至於子之門。被閽人毆折一臂。（詳經律異相）世間極駭異之事。正世間極平常之事。所以一切有命之

物。概不可殺。

餓狗示報（冥祥記）　劉宋沙門竺慧。新野人。住江陵四層寺。永初二年卒。弟子爲設七日齋供。圓滿之夕。有僧道賢。見慧在房前。衣服不異平時。謂賢曰。君猶不能斷食肉乎。吾正坐食肉。生於餓狗地獄。道賢懼。未及答。慧復言。君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回背示賢。見三黃狗。形半似驢。眼光如炬。有齧慧之狀。賢驚呼。其形遂滅。〔按〕在俗之人。尚當堅持齋戒。況號爲衲子。而猶如是乎。其得現形以垂炯戒者。未始非七日齋供之力也。

一錢薦帝（隋唐紀事）　周武帝。好食雞卵。時有名拔虎者。爲監膳儀司。有寵。至隋文帝時。猶爲監膳。開皇八年。暴死。因胸前煖。未即殮。過三日。忽甦云。吾欲面至尊。爲武帝傳說。文帝知之。即召見。輿人負之入。云被

攝至冥見周武帝先在。冥王問吾曰。汝爲帝作食。共食白團幾何。余不知白團爲何物。左右以雞卵對。余惘然不知其數。王曰。此人不記。當須出之。帝慘然不樂。忽見庭前有鐵床。幷獄卒數十人。時帝已臥在床上矣。見獄卒以鐵梁。壓帝兩脇裂開。有無數雞子迸出。俄與床齊。帝大稱苦。呼吾告曰。寄語大隋天子。所有倉庫玉帛。昔年亦吾儲蓄。我今爲滅佛法事。受極大苦。可速爲我作功德。於是文帝下詔。令天下人。各出一錢。以資冥福。且命錄其事於史。〔按〕武帝之滅法也。其毒徧流於天下。故其追薦也。亦當徧及於天下。迨至盡天下而代其懺悔。其罪自然消亡矣。昔歐陽公爲參政時。兼譯經潤文使。嘉祐六年閏八月。公夢至一所。見十人冕旒環坐。因問曰。君等非釋氏所謂十王乎。曰然。又問。世人飯僧誦經。爲亡人修福。有

益乎。曰。安得無益。公自此爽然若失。深悔從前排佛之謬。出歐陽公行狀。及韻語陽秋。於是作爲訓子之語。以戒後人。詳吉安舊府誌。其沒也。誦華嚴經之第八卷而逝。見金湯編。噫。天下之爲歐公者。豈少哉。

父殺羊女 冥報記 唐貞觀中。京兆韋慶植。有女早亡。韋夫婦甚痛惜之。後二年。韋欲宴客。買得一羊。其夜韋妻夢亡女。著青裙白衫。頭簪雙玉釵。泣告曰。兒在生日。嘗私用父母錢財。今作羊身。來償父母。明旦當殺。願垂哀救。母驚寤。自往觀羊。見羊半體皆青。項膊獨白。頭上有白毛兩點。宛如釵狀。即止家人勿殺。而慶植尚未知也。適賓至。索饌甚急。大怒廚夫。廚夫畏罪。遂取殺之。既而座客皆不食。慶植問故。客曰。頃所殺羊。遙望乃一少年女子耳。入而詢妻。乃知其故。韋大悲慟。發病而亡。〔按〕此事與筆賈之女相類。同一盜親之錢。同一作

羊示罰。然彼則獲免於死。此獨終至於殺者。非有幸有不幸也。一則所盜之錢未用。一則所盜之錢既用也。

夫殺羊妻（廣仁錄）　劉道原。爲蓬溪令。解官。宿秦氏家。夢一婦泣訴曰。吾乃秦之妻也。曾捶殺一妾。冥官罰吾爲羊。今現在欄中。明日將殺以享君。死固不惜。但腹中有羔。若因我而死。則吾罪愈重耳。劉待旦言之。則已宰矣。舉家大慟。納羔於腹。葬之曠野。〔按〕成家之子。不輕借銀錢之債。恐其出息以相償也。有智慧人。不肯借性命之債。懼其損軀以相報也。所以大修行人。必欲超出三界。報得五眼六通。盡知過去未來。世出世間之事而後已也。

殺生冥累（竹窗隨筆）　錢塘金某。齋戒虔篤。沒後附一童子云。吾因善業未深。未得往生淨土。今在陰界。然亦甚樂。去住自由。一日呵妻子云。何

故爲我墳墓事。殺雞爲黍。今有吏隨我。不似前日之自由矣。子婦懷娠。因問之曰。生男。無恙。過此復當生男。則母子雙逝。衆異而誌之。其後一一皆驗。〔按〕佛與阿難在河邊行。見五百餓鬼。歌吟而前。阿難問之。佛言。其家子孫。爲彼修福。當得解脫。是以歌舞。又見數百好人。啼哭而過。阿難又問。佛言。彼家子孫。爲其殺生設祭。不肯作福。後有大火逼之。是以啼哭。（見大藏一覽）世俗不知。但見盛備牲肴。以爲榮宗耀祖。而豈知適所以累其親乎。

河神受戒（現果隨錄）江西鱘魚嘴。其河最險。有無風三尺浪之謠。此地有龍王廟。神最靈。商賈往來者。必禱之。所殺無算。崇禎年間。有三昧律師。將過其地。廟祝夢神告云。明日有僧來。其僧宿世。與我同師出家。彼不昧正因。所以復爲高僧。我以一念之差。墮於血食。今殺業甚多。

將來必入地獄。明日懇其爲我授戒。以後祭我者。不得復用葷酒。明日廟祝訪之。果遇三昧律師。告之故。師到廟。與神說戒。自此風恬浪靜。往來者俱不設祭矣。〔按〕水陸神祇。若享血食之報。無有不入地獄者。東嶽聖帝。於唐朝永淳以前。亦用葷血。後求元珪禪師。受過五戒。（見傳燈錄）因以得免。即文昌帝君。以及關帝。亦斷無用葷血之理。君子愛人。猶當以德。曾謂二帝不若曾子乎。

破齋酬業（現果隨錄）　崑山魏應之。子韶族子也。崇禎庚辰春。與子韶同寢。忽夢中狂哭念佛。子韶驚問。乃曰。夢至陰府。見曹官抱生死簿至。吾名在縊死簿。下注云。三年後某日。當自縊書寮。余問何罪。曰。定業難逃。問何法可免。曰。莫如長齋念佛。精進修行。庶或可免。遂語子韶曰。姪從此一意修行矣。遂持長齋。曉夕念佛。精進者八閱月。後文社友

皆咻曰。此夢耳。何爲所惑。由是漸開齋戒。癸酉春。無故扃書房門縊死。屈指舊夢。適滿三年。〔按〕口腹之士。必以孔子不持齋爲口實。獨不思孔子齋必變食。則飲酒食肉。當時未嘗不戒也。必齋戒而後交神明。則食肉爲昏濁之法可知。今人事事不如孔子。獨將不持長齋學孔子。豈其以是爲入聖之門耶。

賣齋立斃 現果隨錄　麻城王某。長齋三年。忽染惡瘡。心生退悔。其友慰之曰。公持齋人。佛天必祐。王曰。持齋三載。招此惡報。有何益乎。友曰。汝不欲此齋。可賣得吾否。王問如何賣。友曰。一分一日。三年當得銀十兩八錢。王喜。遂書券得銀。明日將開齋戒。夜夢二鬼罵曰。十箇月前。汝祿已盡。以持齋故。延至今日。今命算反透矣。立欲攝去。王請緩一夕。當退銀。誓復長齋。明日呼其友索券。友曰。昨持歸。即於佛前焚化

矣。王悔恨立死。〔按〕欲買者固奇。竟賣者亦奇。賣去而即來算帳者尤奇。觀此。可見誦經禮懺者。既出錢財。無不得福矣。◎欲持長齋。當先作五種不淨觀。然後於魚肉之類。能生厭心。何者爲五。一者種子不淨。謂一切肉食。皆畜生之精血所成故。二者所食不淨。謂豬羊所食。無非糟糠糞穢故。三者住處不淨。謂其沒身於大小便利之中故。四者腹中不淨。謂其腥臭體中。滿包屎尿。膿血故。五者死後不淨。謂其腐爛時。與死人無異故。

舉步常看蟲蟻

〔發明〕牛羊犬馬。世俗猶或憐之。若言愛惜蟲蟻。無不笑其愚矣。獨不思形有大小。性無大小。若謂大者殺之有罪。小者殺之無罪。則

人身雖大。終遜於牛。與其殺牛。不若殺人。而天下之至尊且貴者。無如摩竭大魚矣。（摩竭大魚。鱗甲內寮。以身揩玻璃山。海水皆赤。）帝君此語。欲人泯乎大小之見。一舉足而不敢忘戒殺也。◎世人舉足動步。無不是罪。即以行路而言。一生誤傷物命。不知幾千萬萬矣。曾見沙彌律中。有行步不傷蟲蟻咒。甚爲簡易。宜於每日清晨。未下床時。先默念佛號數聲。祝曰。從朝寅旦直至暮。一切衆生自回護。若於足下誤傷時。願汝即時生淨土。隨持咒七徧。咒曰。唵地利日（音支）利娑婆訶。持過七徧。然後投足於地。則無誤傷之患。按此咒。不問智愚。人人可誦。子弟六七歲時。即宜教之。習慣。則仁慈之念。自幼培植。未始非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之助也。

下附徵事一條

忍渴護蟲（法句喻經）

佛在祇園說法。有新學二比丘。從羅閱祇國來。道路

遼遠。又值亢旱。渴乏欲死。偶見地穴中。有升餘水。中多細蟲。不可取飲。一人曰。且當飲之。救得我身。然後見佛。一人曰。既破佛戒。即見何益。遂忍渴而死。其神即生忉利天。自識宿命。手持香花。來供養佛。其飲水者。經日乃至。泣告其苦。佛言。我久知之。因指天人示之曰。此即與汝同來者。今先至矣。不奉我戒。雖云見我。我不見汝也。〔按〕佛制空缸甕之類。宜覆。不宜仰。何以故。誠恐仰之而積水生蟲。且因用之而棄水殺蟲也。蓋夏秋之間。地上苟有積雨。過一兩日。未有不出蟲者。所出之蟲。無有不乾死者。故開通陰溝。使家中不積水。不以溝內泥水。灌溉花木。新受雨水。必先投熾炭於內。不以魚肉之骨。及腥羶之物。狼籍在地。以致引誘群蟻。被人踐踏。皆所以預杜殺機也。

禁火莫燒山林

〔發明〕人遇火災。未必皆喪身命。獨至山林被焚。則一應飛者走者。鳴者躍者。無足二足。四足多足。盡殲烈燄矣。此種罪孽。多出之惡少。禁之莫燒。爲功最鉅。◎鹼水。鹽汁。沸湯。石灰漿。皆不可潑於有蟲處所。下附徵事二條

以身濟獸（大智度論）過去無量劫前。有大樹林。多諸禽獸。野火來燒。三面俱熾。唯有一面無火。而阻於河。衆獸窮迫。逃竄無地。佛言。吾於爾時。爲大身多力鹿。以前後脚。各蹋兩岸。將身橫踞水上。令衆獸踏背而過。皮肉俱爛。以慈悲力。忍之至死。最後一兎來。命已垂絕。強自努力。令彼得過。過已。折脊墮水而死。佛言。若我自述宿世。如是苦行。窮劫

說之。猶不能盡。〔按〕佛言。爾時前所度者。諸弟子是也。最後一兎。今須跋陀是也。

燒蟲受譴（功過格）揚州何自明。開茶館於石塔寺前。家多樹木。每掃葉焚之。及病且死。忽自言曰。吾一生以來。所燒樹葉無算。初不知其爲罪。豈料其上蟲蟻無算。今冥司以此罪吾。殆不可復贖矣。言訖而死。

〔按〕竹木之朽者。多生蛀蟲白蟻於內。皆不可作薪。豈特樹葉乎。按經典言。燈焰之上。有微細衆生。吞食其煙。人氣一吹即死。凡眼不識。唯有天眼者。方能見之。故佛教比丘。不得以口氣吹滅燭燈。

點夜燈以照人行

〔發明〕黑夜難行之處。忽然予以一燈。是猶呼無目者而予以雙眸。挽既去之太陽而邀其末光也。何惠如之。是故有燈。則眼前了了。故施之者。當得明目報。有燈。則心無憂慮。故施之者。當得歡喜報。有燈。則不履汚穢泥塗。故施之者。當得潔淨報。有燈。則犬吠不驚。故施之者。當得無畏報。有燈。則不令人疑。故施之者。當得舉動光明報。有燈。則不至跌撲損傷。故施之者。當得無病報。有燈。則不墮落谿河井澗。故施之者。當得長壽報。孰謂點夜燈者。獨照人行乎。◎世人生不知來。死不知去。俄而入一胞胎。俄而出一胞胎。盡在黑暗中輪轉。誰是有燈以照者。自佛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而後前世後世。恍然各有一燈矣。修行十善。照之以生天也。受持五戒。照之以爲人也。歸依三寶。照之使不入三途也。是則燃智慧

之燈也。下附徵事二條

貧女施燈（阿闍世王受決經）　阿闍世王。用百斛麻油。自宮門。至祇園精舍。（在舍衛城南六里）靡不周徧。時有貧窮老母。見王作福。私自感傷。乃以兩錢買油。用以供養。時兩錢油。應得二合。賣油者嘉其至誠。復贈三合。計此油不能半夕。老母私自誓云。若我後世。得道如佛。願此燈通宵不滅。是夜。王所點燈。或明或暗。種種不同。唯貧母之燈。光明達旦。明日。目連以袈裟扇之。燈光益明。佛告目連。此光非汝威神之所能滅。此母宿世。已供養百八十億佛。卻後三十劫當得作佛。號曰。須彌燈光如來。祇因宿世未嘗布施。故今貧窮。〔按〕所謂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也。然則布施之事。誠不可已矣。

竊油現果（其親面述）　崑山石浦鎮。有一觀音堂。荒涼殊甚。康熙初年。有人

殺兎於其內。欲烹而無油。一人指佛前燈油示之。其人遂取以烹。食兎甫畢。而兩目忽瞽。遂終其身。〔按〕若據戒律。則佛前燈油。尚不可以供菩薩。況凡人竊取乎。況又竊以烹兎乎。失明之報。未盡其罪也。

造河船以濟人渡

〔發明〕臨流躑躅。嘆隔河千里之難。忽然載而渡之。是所謂絕處逢生也。予人以絕處逢生。其人亦必絕處逢生矣。◎從江河中渡人。其功固大。從生死中渡人。其功尤大。從江河中渡人者。恩在一時。從生死中渡人者。恩在世世。◎一切凡夫。皆在生死輪迴之此岸。唯有六種大功行。可渡之而到於彼岸。彼岸者。諸佛菩薩超出三界之岸

也。六種大功行。即六波羅蜜也。所謂布施。度慳貪。持戒。度惡業。忍辱。度瞋恚。精進。度懈怠。禪定。度散亂。智慧。度愚癡也。　下附徵事一條志存濟溺懿行錄　明楊少師榮。字勉仁。閩之建寧人。世以濟渡爲業。時遇溪漲。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爭取貨物。獨少師曾祖。與祖。專意救人。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共笑其愚。答曰。我渡值。足以自給。妄取非吾願也。迨少師父生。家漸裕。忽有道者過曰。汝祖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如言葬之。即今白兎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曾祖祖父。皆贈如其官。　〔按〕康熙丙子年。六月初一日夜半。崇明縣海潮大至。飄去沙鎮一十八所。人畜器械。蔽水而下。有人伏於大柴堆上。浮海而來。未及到岸。而岸上居民某。利其柴。漸漸以物鈎取。不意柴堆忽散。其人溺死。方至薄暮。取柴者

忽發顛狂。自言我一家四口俱死。唯我尚可獨生。今汝既害我。我決不汝饒矣。其人即於是夕暴亡。可見志在利人者。己亦未嘗不利。志在得財者。財亦終不可得。善士樂得爲善。惡人枉自爲惡。良不誣也。

勿登山而網禽鳥

〔發明〕同一羽族也。以禽鳥視雞鶩。則大相逕庭。蓋雞鶩之宿業重。故招決定殺果。禽鳥之宿孽輕。故得未定殺果。若登山而網之。是使孽輕者。亦招重報矣。其孽非自吾而造乎。◎梵網經云。若佛子見異類。當默念云。汝是畜生。當發菩提心。若不爾者。犯輕垢罪。則見諸禽鳥。猶當發心救度。反欲網而食之。可乎哉。◎閻浮提山林樹木中。

共有四千五百種鳥。（出藏經）雖極羽族之變。而其貪生畏死。則一也。彼方藉山以作棲息。乃一旦網之。使其母離子散。招報亦屬匪淺。◎禽鳥之死。不止於網。網既不施。則其不得用弩箭火鎗。以及毀巢取卵。益可知矣。　下附徵事三條

鸚鵡始末（賢愚因緣經）　舍衛國須達長者家。有二鸚鵡。稟性黠慧。解人言語。見比丘來。先告家人。令出迎送。阿難見之。爲其說四諦苦集滅道。二鳥聞法歡喜。棲於樹上。以宿業故。爲野貍所食。由聞法故。其神生於四王天。佛言。此鳥盡四王天壽。當生於忉利。忉利壽盡。生於夜摩。夜摩壽盡。生於化樂。化樂壽盡。生於他化自在。他化壽盡。還生化樂。以至四王。如是往返七次。當生人中。出家修道。一名雲摩。二名修曇摩。成阿羅漢。　〔按〕雖聞四諦仍被貍吞。知定業之難免也。雖被

貍吞。終出三界。知佛法之當聞也。彼求生淨土者。苟其平日精進修持。發宏誓願。無論其不能坐脫立亡。縱使蛇傷虎噬。亦何礙其爲生西方乎。

鴿得人身（法苑珠林）　唐幷州石壁寺。有一老僧。日誦法華經。及金剛經。貞觀末。有鴿巢於其室。俄出二雛。僧日以飯飼之。後俱墮地死。因收葬之。經旬後。僧夢二小兒謂曰。吾等先有小罪。遂受鴿身。近聞法師誦經。當脫此禽身。託生於某村某姓。過十月後。當誕生也。僧如期往。其家果生二子。呼爲鴿兒。兩兒並應。一應之後。歲餘始言。〔按〕初生天者。猶憶宿世之事。迨見天女。遂迷失本心。不復記憶。鴿兒之應。猶是初生未忘耳。

骨節寸斷（崑人目擊）　崑山東關外三里。有玉柱塔。壁立江滸。上多鳥雀。有

童子慣取其卵。一日登其最上層。正欲毀巢。忽失足墜。時有太倉船過。親見此童從簷際墜下。凡三四顛倒。而後及地。寂然無聲。視之。骨節寸斷矣。此康熙二十五六年事

勿臨水而毒魚蝦

〔發明〕閻浮提大海江湖中。共有六千四百種魚。出藏經雖極水族之繁。而其貪生畏死。則一也。彼方賴水以爲窟宅。乃無故毒之。使其盡殲厥類。可乎。◎魚蝦所畏。不止於毒。毒既禁止。則其不得用網罟罾釣。以及張籪斷絕流。更可知已。　下附徵事兩條

神魚送子　浙中袁午葵述　休寧縣燕塘村。附近有一大潭。康熙三年。潭內忽產異魚。漁人捕其小者售之。然其魚有格外之臭。買者絕少。有一神

魚。遇網即穿。莫之能得。漁人程二恨之。驀以大鐵叉刺魚。魚忽跳躍。以尾擊傷其目。一目隨瞽。程二益憤。將以石灰淹之。魚遂託夢於里長某。里長隨呈縣。出榜文禁之。將半月。復夢魚曰。吾奉龍王朝齊雲。暫寓潭中。所隨甲兵。半已損折。賴汝得以復返。今將別焉。汝固無子。謹以一男。嗣汝之後。用以報德。明日風雷大作。近潭茅屋。瞬息飛散。神魚不知所往。〔按〕袁午葵先生。於次年到齊雲。雇休寧一舟。其舟子。即程二胞兄也。午葵致書於余。而述其事。

鱔救回祿 崇川徐善陳述 蘭谿童際飛。開藥肆於崇明。康熙癸丑。買鱔魚若干放之。數日。夢鱔噴水救火。旁一神曰。此酬德也。寤而不解其故。未幾。其鄰失火。延燒將及。忽風轉得免。方知爲救鱔之報。〔按〕是歲。余託徐子塑地藏大士。其明年新正。請像來崑。札中幷錄其事。

故知之。

勿宰耕牛

〔發明〕原缺五行每行二十字◎牛能代人以耕。不能自免於戮者。其故在於口不能言也。奈何吾具能言之口。能言之手。而不代其號呼乞命。作爲短歌。以相感動乎。附錄耕牛乞命歌◎大杖打耕牛。何不勤勤走。耕牛含兩淚。一步一回首。頸穿足力疲。有苦難開口。望得田禾熟。牛病毛將禿。不念從前勞。反付屠人戮。耕牛怨莫訴。臨去還躑躅。驀爾吐人言。且拜且啼哭。吾到君家來。報君殊不薄。一面小心耕。一面受鞭扑。餐餐唯水草。未嘗嫌淡泊。吃盡千般苦。禾頭方有穀。穀既在禾頭。賣我置鼎鑊。君得吾之錢。吾受君之毒。腸斷骨猶疼。命在皮先剝。留我過殘冬。天當

錫汝福。君既有愛子。吾亦憐鞠育。必欲殺我身。勸君饒我犢。寄語賢牧童。莫打耕牛畜。自恨我前生。何故貪牛肉。半斤還八兩。此理明如燭。官禁殺牛時。吾受屠人囑。得錢容私宰。飽得妻孥腹。不想到今朝。酬償如此速。不見慈心人。化作披毛畜。但見殺生者。臨終惡鬼逐。三代不食牛。名列登科錄。怨怨遞相啖。旋轉如車軸。我是作孽報。君莫爲其續。後牛哀後牛。苦楚轉相屬。作此乞命歌。請君三復讀。

下附徵事兩條

三十二頭　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其最小婦。名毗舍離。才智無兩。波斯匿王。以妹待之。其家有三十二子。皆力敵千夫。最幼一弟。乘象過橋。逢宰相子。擲之橋下而傷。乃欲謀報仇。製七寶馬鞭三十二。陰藏利刃於內。到毗舍離家。每人各贈其一。而又密奏於王。謂此三十二

人。天下無敵。今陰懷異志。利刃在鞭矣。王即索之。信以爲實。盡斬三十二人頭。函封甚固。送至毗舍離家。而是日毗舍離。正請佛齋僧。見王送函來。謂是助其齋供。歡喜欲開。佛不聽許。待僧食竟。佛爲說法。毗舍離遂得阿那含果。然後開函。見是三十二頭。由斷愛欲。不生銜恨。而三十二婦家親族。皆大豪貴。共集兵馬。欲往報仇。王時大恐。趣至佛所。兵遂圍繞祇洹。伺王欲殺。阿難問故。佛言。過去世。此三十二人。共盜一牛。至老母舍。將欲殺之。老母歡喜。爲辦殺具。食之皆飽。爾時牛者。即今王是。盜牛者。今三十二人是。老母者。即今毗舍離是。由殺生故。多生以來。常被其殺。由老母見殺歡喜故。多生以來。常見三十二人被殺愁苦。於是三十二婦家。聞佛所言。忿怒頓息。不敢攻王。向王懺悔。王亦釋然。不問其罪。〔按〕三十二人。生處豪貴。復自

有故。佛言。迦葉佛時。有一女人。以香塗塔。三十二人。共往助之。故多生以來。常處尊貴。恆爲母子。今值佛故。各得道跡。

一牛三還 感應篇解　萬曆己丑。太原船户王彦須。借富翁某銀一兩八錢。未償而死。一日富翁。見王腰繫白帶。走入牛坊。少頃。報牛生犢。視之。腰下有白紋。牛既壯。使牧人賣之。囑其止取價一兩八錢。路遇何屠。如其價買去。後有農夫。見其強健。欲買以耕田。增價至二兩六錢買得。其牛善耕。且不須人照管。一日無故死山巖下。農恨甚。既而知富翁家賣出。因問此牛。何故止賣一兩八錢。富翁曰。此牛。即王彦須也。彼所負止一兩八錢耳。何屠聞之。始大悟曰。王欠我肉錢八錢。我故多賣其八錢耳。久之。農亦恍然曰。我曾欠王彦須銀未還。然則今亦還矣。因共嘆異。〔按〕禁宰耕牛。律有明文。每見禁榜徒懸。鼓刀

如故者。由於禁之不得其道耳。若其見有牛肉。聽各色人等。皆可持贓出首。衙役一無攔阻。隨拘賣肉之人。根究殺牛處所。取其盆堂鍋竈而拆毀之。且罰其所有。以賞出首者。仍月月遣人密訪。自無蒙蔽之患。

勿棄字紙

〔發明〕人之所以獨貴者。以其口之能言也。亦以其手之能書也。手能書。則手亦能言矣。然口之所言。僅聞一室。手之所言。可達萬里。口之所言。止於當時。手之所言。可垂後世。口之所言。人以耳聽。手之所言。人以目聽。口之所言。片時即疲。手之所言。千秋不倦。甚矣。字之有功於人也。世間若無文字。則官吏無以爲治。政令無以爲憑。豈獨

家不能家。亦且國不能國矣。人之受恩於字者如此。而謂字紙。可輕棄乎。◎字紙固不可棄。字尤不可棄。不順乎親。終身棄去孝字。不友於昆。終身棄去悌字。如是遂一檢點。則字之爲我棄者。多矣。若夫裹物糊窗。狼籍委置。則所棄者。不過字紙耳。◎或疑倉頡造字。開萬古文字之源。但當天爲雨粟耳。奈何鬼復夜哭乎。不知世間文字。既有正用。即有邪用。天之雨粟。因正用也。鬼之夜哭。因邪用也。　下附徵事三條

焚經絕後　彙纂功過格　武功縣西有寺。內積毀廢佛經一藏。康對山少時。與同庠五友。讀書其中。時值隆冬。四生用廢經以燒炕。一生用以燒洗面水。對山心誹之。不敢言。其夕。康夢三官排衙。盛怒燒經者。斷云。皆合滅門絕後。判用水洗面者。削去前程。復責對山云。汝何不言。應

云。吾年幼。心知不可。不敢言耳。官云。一言勸解。可免罪矣。今姑恕汝。寤而誌其事於書末。不數年。四生合門病瘟疫死。洗面生。試輒不利。以訓蒙終身。〔按〕世間廢書。皆可焚化。獨佛經不可焚化者。以其福慧及人。遠勝世間書籍耳。蓋同一字也。其間輕重大小。判若天淵。典謨誓誥。固不可與小說同科也。今以不識字者。與識字者較。則識字者勝矣。以略識字者。與博古通今者較。則博古通今者又勝矣。世間書籍。止能說天下事。不能知天上天外事。若博覽佛書。則極龍宮海藏之神奇。前劫後劫之曠遠。十方國土之浩繁。皆能略知其概。胸襟迥越尋常。夫以不識字之人。告以唐虞三代之治。堯舜周孔之名。彼必以爲驚於視聽。以僅讀世間書籍之人。示以三藏十二部之文。四十九年所說之法。彼亦以爲恍惚難稽。勢

固然也。又況改惡修善之因緣。教外別傳之宗旨。其源皆本佛書。而謂焚化可無罪乎。況復褻黷一至燒炕燒洗面水乎。將永墮地獄。長劫受苦。永無出期矣。絕門窮困。尚未足以盡其辜也。炕。北方火床。康對山名海。成化時狀元。文行兼優。問。經之完備者固不可焚。若既破壞不全。將若之何。答。破極若焚。其灰當用淨布包裹。送大江大海中可也。至於卍字。爲如來心印。尤不可褻黷。

捐灰減算 同前 槎溪朱寧約。字士豐。留心書法。康熙乙丑二月。以微疾亡。知交哭之。忽甦曰。吾壽該四十二歲。以平日勤於學字。隨意焚化。散棄其灰。不知珍惜。陰司錄過。減吾五年。今三十七。數已盡矣。諸君當知字灰。愼不可棄。言訖。仍瞑目逝。〔按〕若云字既爲灰。可以捐棄。則道士焚化章奏。皆在捐棄之數矣。至於瓷器。竹木器。所

繪字樣。磚瓦兩頭。所印福壽記號。往往久滯糞壤中。尤宜禁止。

棄文速果（葛子和面述）　崑庠葛子和。於康熙二十六年。讀書於西藥師殿之樓下。上爲臥室。一日偶翻溺器。糞漿從板縫滴下。滴汚其所讀之文。題爲成覷謂齊景公曰一節。隨取所汚之文。投之於水。未曾洗滌暴乾焚化。而是科首場之第三題。恰是成覷謂齊景公曰一節。寫至周公豈欺我哉。遺去一字而不知。因而帖出。〔按〕焚化穢紙。過犯不小。必洗滌之後。乃可化灰付水。

勿謀人之財產

〔發明〕各人之財產。由乎各人之福力。並非設謀之可得者。孔子曰。富而可求。執鞭亦爲。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求且不可。況於謀乎。◎

謀人財產。大抵爲室家之計。欲以傳諸子孫耳。至於爲妻孥而作走狗。所弗計矣。毗婆沙論云。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唯增貪求。無有厭足。若識得子女是索債之人。室家是怨業之藪。則大夢頓覺。沈疴忽療矣。豈爲其多結怨仇。廣行衆惡乎。

下附徵事四條

怨鬼訴母（怨魂志）　劉宋元嘉中。諸葛護爲元眞太守。尋以疾亡。其家眷猶在揚都。僅一長子元崇。扶柩歸。年方十九。護之門人何法僧。利其貲。擠元崇於水而分其財。是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歷道其父亡時顛末。及被何溺死之事。悲不自勝。且云。行速疲倦。暫臥窗前床上。以頭枕窗。夢甚清楚。悲號而覺。遂執燈照床上。果有濕氣如人形。由是舉家號泣。時陳氏有表弟徐道立。適爲交州長史。而徐森之爲交州太守。託其按驗。果如夢中所言。乃收其行兇二人。皆

寘於法。〔按〕處心喪三年之會。而爲殺越於貨之謀。名教負人乎。人負名教乎。

執鎗自刃 繡虎軒次集 梁石柱者。睢陵之富室也。有一子。甚愛之。順治末年。子十九歲。病篤。梁悲痛不勝。子忽直呼父名而告曰。吾前生徐州某也。有三百金。與汝前生同賈。吾病痢。於中途如廁。汝乘隙。以利刃刺吾胸死。而又自割手出血。證吾家以盜死。吾沒後。遂生睢陵王氏。二十年前王某。即吾也。汝後吾三年死。亦生睢陵。即今汝也。昔年吾覓汝不得。偶入縣納條銀。忽遇汝於櫃間。吾怒甚奮拳擊汝。吾亦不自知其所以也。汝因吾素無一面。反不介意。吾歸數日。憤悶而死。故遂生爲汝兒。今十九年矣。計吾痘時。汝費若干。延師費若干。聘媳費若干。考試拜門生費若干。其餘零星小費。共若干。銀已還清。但命未

償耳。然汝遇我甚厚。吾不忍言。當別去。第恐陰府不能宥耳。遂死。石柱旦夕哭之。語人曰。吾子孝而慧。恐吾悲。故設爲此言耳。天下豈有父子大倫而如是乎。未幾。手礪一鎗。或問之。答曰。今年歲歉。吾處窮鄉。藉以自衛耳。一日以柄著牆。以鋒著胸。忽大呼曰。兒待吾自撞可也。遂奮身向刃一撞。而鎗已入胸七八寸。釘於脊骨之內矣。〔按〕陽間有負恩之人。冥府無不償之債。人知今生之債重。不知來生之債尤重。索現世之債者。居於門首。不敢入內。主入猶惡之嫉之。獨至索宿生之逋。則債主直入內房。安然高臥。使欠債者夫婦兩人。百般珍惜。乳哺懷抱。迨至年既長大。立將家舍田園。盡行盤折。不留一鍼一草。回思半世營營。無非借本求息。枉爲他人作馬牛。豈不愚而可哀哉。

三次投胎 繡虎軒次集 桐城諸生。姚東朗。有子十歲。病且死。父母憐之。謂曰。汝果無緣爲吾子耶。其子忽作北人語曰。我乃山東某僧也。積三十金。爲師兄所窺。推吾墮水中。我呼觀音大士。即見大士云。汝數合休。且往孽也。遂溺死。地方鳴於官。汝於是時。爲彼縣令。師兄以吾三十金奉汝。事遂寢。我以沉怨未洗。來爲汝弟。即汝亡弟姚嵩紹也。追隨二十餘年。不能追償。因死而爲汝子。十年來。三十金償矣。我當去。第汝家有一拄杖。我甚愛之。可燒贈我。以足前金之數。我師兄亦因索此金而來爲汝長女。今嫁溧陽潘氏。有娠將產。我死即投彼胎索命矣。言訖而絕。〔按〕此康熙乙卯年。前五月事也。可見六親眷屬。無非怨對。方其未說破時。則眼前膝下。皆我骨肉。若被明眼人點破。乃知前後左右。無非索逋之人。世人必欲爲索逋者積財斂

怨。誠屬何心。

以客作子（其鄰面述）　太倉鎮海衛姜君弼。開米舖。有客馬淳溪。以百餘金託之。出納無誤者二年。至第三載。託言米爲借户所欠。不免有欺負之意。客乃抑鬱成疾。逾時遂亡。而姜素無子。未幾。妻有娠。及彌月。其鄰忽見馬淳溪至家。詢之姜。乃知已死。俄而收生者出其門。喜曰。已得一子矣。〔按〕此康熙前數年事。

勿妒人之技能

〔發明〕財產是奪得去之物。故用謀。技能則無所用其謀。唯有妒而已矣。究之妒人技能。於己何益。徒自增其煩惱耳。◎技能有二。有有益於世者。有無益於世者。有益之技能。當敬而法之。無益之技能。

當憐而戒之。非唯不當妬。幷亦無所用其妬也。下附徵事一條

十子異疾（遷善錄）　宋大夫蔣瑗。有十子。一僂。一跛。一攣。一躄。一顛。一癡。一聾。一瞽。一啞。一獃。公明子皐見之。問曰。大夫所行何如。而禍至此。瑗曰。予生平無他惡。惟好行嫉妒。勝己者忌之。佞己者悅之。聞人之善。則疑之。聞人之惡。則信之。見人有得。如己有失。見人有失。如己有得耳。子皐歎曰。大夫心行如此。須至滅門矣。惡報豈止此乎。瑗聞其言惶然畏懼。子皐曰。天雖高。而察甚下。若能改往修來。則其轉禍爲福。不患遲矣。瑗自此改惕。盡反生平所行。不數年。諸子之疾。漸次而愈。〔按〕石祁一語。龜兆反臧。宋景三言。熒惑退舍。此即惠迪從逆。吉凶影響之明徵也。迂儒力詆因果之說。直欲使聖賢勸世苦心。歸之存而不論。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其茲若人之儔歟。

勿淫人之妻女

〔發明〕人莫愛於妻女。亦莫惡於淫其妻女。己亦莫愛於妻女。亦莫惡於淫己之妻女。恕之一字。終身可行。彼此借觀。自當猛省。◎淫爲衆惡之門。古來英流才士。因此遭冥譴。犯王章。捐軀命。覆宗祧者。何可勝算。其所以看得破。忍不過者。止因愛心大濃耳。當淫心勃發時。縱律之以名教。惕之以鬼神。懼之以果報。彼但顧目前之快樂。誰知日後之苦辛。余於少年。曾犯此病。痛自刻責。唯恐世人亦或同此。故著欲海回狂集勸世。其中多引內典。但揭不淨二字。以爲宗旨。苟能諦觀男女二根。極其汚穢。從此竭愛水之源。斷淫魔之種。縱有西

施在前。視之直如疥癩獼猴。何所容其愛戀。感應篇云。見他色美。起心私之。夫既見以爲色美。則起心私之者自多矣。然則何如見他醜惡。淫心自然不起之爲愈乎。下附徵事五條

醜訶美女（雜譬喻經）　佛世一婆羅門。生女端正。豔麗無雙。乃懸金於外。募有能訶我女爲醜者。當與之金。九十日內。竟無募者。引至佛所。佛便訶言。此女甚醜。無有一好。阿難白佛。此女實好。何以言醜。佛言。人眼不視色。是爲好眼。不聽邪聲。是爲好耳。舌不貪味。是爲好口。身不著細滑。是爲好身。手不盜他財。是爲好手。今此女眼視色。耳聽音。鼻嗅香。身著細滑。手喜盜財。如此數者。皆不好也。〔按〕此即貴德不貴色之意也。重在於德。則爲姜嫄后妃。重在於色。則爲妲己褒姒。邪正之間。興亡立判。

人是革囊出曜經　拘睒彌國。有摩因提。生女端正。將詣佛所。願給箕帚。佛言。汝以女爲好耶。曰從頭至足。周旋觀之。無不好也。佛言。惑哉肉眼。吾觀從頭至足。無一好也。汝見頭上有髮。髮但是毛。象馬之尾。亦皆爾也。髮下有髑髏。髑髏是骨。屠家豬頭。其骨亦爾。頭中有腦。腦者如泥。臊臭逆鼻。下之著地。莫能蹈者。目者是池。決之純汁。鼻中有洟。口但有唾。腹藏肝肺。皆爾腥臊。腸胃膀胱。但盛屎尿。四肢手足。骨骨相拄。筋攣皮縮。但恃氣息。以動作之。譬如木人。機關作之。作之既訖。解剝其體。節節相離。首足狼籍。人亦如是。好在何處。〔按〕穢哉肉軀也。肉軀之內。諸蟲彙聚。據內典云。人自出胎後。體中即生極微細蟲。爲凡目所不見者。共有八十種。此外大而可見者。惟胃中蟲耳。世人所食之物。自喉入胃。其蟲歡喜。在內低昂屈曲。飲食方

消。濕者歸於膀胱。渣滓歸於大腸。臭穢難近。今以堂堂丈夫。偏欲於臭穢難近之處。用盡心機。多方留戀。是誠何心。大寶積經云。菩薩觀諸衆生。耽嗜淫慾。便作是念。此等衆生。曾處母胎。臥息停止。生由產門。如何無恥。共行斯事。嗟乎。不思則已。思之誠可愧也。

男根不淨（禪秘要經）　經云。男子周身四百四脈。皆從眼根布散。流注諸腸。生臟之下。熟臟之上。於其兩邊。盛青色膿。如野豬精。臭惡難近。至陰藏處。分爲三支。如芭蕉葉紋。有一千二百脈。一一脈中。皆有風蟲。細於秋毫。風蟲之外。有筋色蟲。七萬八千。圍繞如環。眼觸於色。風動於心。心根一動。四百四脈皆動。八萬戶蟲。一時張口。眼出諸淚。其色青白。化成爲精。從男根出。　〔按〕佛告優塡王。世有淫夫。恆想覩女。爲欲所使。如奴畏主。貪樂女色。不計九孔惡露之臭穢。注心在淫。

吮其洟唾。玩其膿血。珍之如玉。甘之如蜜。故曰欲奴。

女根不淨（禪祕要經）　又云。若有衆生。貪淫風動。晝夜思慾。如救頭然。當疾治之。治之之法。先觀子臟。子臟者。在生臟之下。熟臟之上。有九十九重膜。如死豬胞。滿盛惡露。形如馬腸。上圓下尖。直至產門。中有一千九百細節。如芭蕉紋。八萬戶蟲。周帀圍繞。人飲水時。散布四百四脈。諸蟲食之。即吐敗膿。其色如血。復有細蟲。遊戲其內。積之一月。無可容受。所以女人。必有經水。〔按〕邪淫之人。往往愛觀女色。吾正惜其觀之不親切耳。苟能親切。洞然窺見底裏。彼必有不欲觀者矣。

引經策發（同前）　佛告阿難。若有四衆。著慚愧衣。服慚愧藥。欲求解脫者。當學此法。如飲甘露。想前子臟。乃至女根。及男子身內諸蟲。張口

豎耳。瞋目吐膿。靜氣數息。一一觀之。如掌上螺紋。閉目開目。了了皆見。此觀成已。慾火自息。縱見天子天女。猶如癩人。自身他身。乃至盡欲界衆生。亦復如是。若服此藥。是大丈夫。天人之師。不爲愛恩大河之所漂沒。當知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潔。如優鉢羅。人中香象。龍王力士。摩醯首羅。所不能及。〔按〕此觀成後。又加以九想觀。則一片淫心自然冰釋。

甲

觀想九

新死　青瘀　膿血　絳汁　蟲噉　筋纏　骨散　燒燋　枯骨

想但見

正直仰臥陰寒徹骨　遍體肌膚轉成青紫　五臟消糜盡成膿血　七竅之中流出臭水　處處鑽齧臭不可近　肉已鑽空惟存筋骨　筋復爛完骨散在地　被火燒燋形狀可惡　日暴雨侵僅見枯骨

乙

罪十淫邪

想到此身結局將來畢竟如斯　試問一片淫心淡否

常慮彼殺　夫婦不睦惡增善減　妻子孤寡財產日耗　惡事被疑親友誹謗　廣結怨家死入地獄　妻不貞良

丙

不邪　淫者　能增　五種　福德

多人稱譽　不畏縣官　身得安隱　死生天上　究竟得道

不邪　淫者　得五　善神　侍衛

一名貞潔　二名無欲　三名淨潔　四名無染　五名蕩滌

勿唆人之爭訟

〔發明〕爭與訟有別。爭者。僅形之於口角。訟。則直見之於詞狀矣。從來善鬥者必死。好訟者必亡。一經失足。身家蕩盡。如蛾赴火。欲悔無由。究其所以致此者。大抵非因田房起見。即爲鬥毆興波。爲田房者。無不愛惜錢財。豈知一經對簿。必致費盡錢財。爲鬥毆者。無不欲顧體面。豈知一跪公庭。翻成削盡體面。彼訟而敗者。固已爛額焦頭。即訟而勝者。亦復驚心喪魄。與其身亡家破。始悔橫逆之當容。何如理諭情饒。先絕公門之片紙。忍耐者方爲智士。唆人者豈是良民。◎唆人爭訟者。非欲蚌鷸相持。從中取利。即是私仇公報。借刀殺人耳。究竟風息浪平。灼見此中之構鬥。豈不枉爲小人。自傷陰德乎。下

附徵事三條

累世未訟（師古編）　唐雷孚。賦性仁慈。與物無忤。自先祖樞。以忠厚傳家。至孚凡十一世。未嘗訟人於官。後孚登進士。居官清白。位至太子太師。人以爲積善之報。〔按〕未克有容。先學忍耐。忍耐之久。度量自能寬和。昔謝逖。性惡詞訟。鄰有侵其地者。或勸其訴之官。逖笑曰。彼占得地耳。安能占得天。遂不與較量。小者烏足語此。

見機免禍（彙纂功過格）　和州某村。有居民養鵝百隻。一日因食其鄰稻。被其擊死至五十餘隻。民妻見之。始亦甚怒。忽轉念曰。設或成訟。力不能勝。必欲勝之。所費甚多。且我夫已醉臥。倘或聞之。必起相毆。禍且不測。不如忍耐。立命以鵝醃之。次早。鄰人忽自暴死。其夫醉醒。知之。乃云。設昨日早使我知。我必乘醉去毆。今日破家必矣。〔按〕人

於忿怒之時。忽作退一步想。便可保全身家性命。消釋煩惱怨家。觀於民妻之一忍。所全不既多乎。昔范文正公云。心中忿怒不如休。何須經縣又經州。縱然費盡千般計。贏得貓來輸去牛。

貴子忽天（感應篇）　蘇州府吏何應元。生子名紳。方四歲。至外祖家。路經凌家山。至更餘。忽見人馬燈火來。遇兒至。即驚避曰。何爺在此。當避之。於是人馬燈火。俱從他道去。乳母回。述其事。應元以子必貴。年十七。忽雙瞽。應元恚甚。聞直塘有道士能召神。因叩之。神附乩云。汝子應得科第。只因汝作吏時。受人之賄。曾造款單陷數人於獄。天絕爾嗣。此子將生有德之家矣。未幾。紳果死。〔按〕與我有緣。方爲子孫有緣之中。賢愚畢備。存乎人之自召耳。赫赫貴胄。竟以一款單殺之。可哀也已。

勿壞人之名利

〔發明〕名者。立身之具。利者。衣食之源。求之甚難。壞之甚易。於欲壞之時。想到求者之辛苦。忍乎不忍。⊙逆風揚灰。往往先汚其體。仰口唾人有時反墮於面。理勢固爾。是故壞人之名者。顯然損自己之品望。壞人之利者。隱然消自己之福緣。　下附徵事一條

入闈償業（闈中共見）　合肥許某。望族也。其兄曾爲某省學政。有保等士子。勉措二百金。託許拔在三等。許收金諾之。偶以多事遺忘。未與幹事。比案發。而此友竟置六等。其人自念名利兩失。遂縊而死。妻亦抑鬱病故。至康熙庚午。許某入場應試。自見其人立在號房內。頓發昏迷。自解考具上所結紅線。逐一接長。繫在頸內。自懸其身於號口。頸中

止有一線。而兩足已離地尺許。舌隨吐出。號軍急稟監臨。時監臨者。爲總憲傅公。敕號軍速解救甦。許乃發狂作鬼語。因備述昔年得財誤事顛末。俟門開。拔歸寓所。未幾。復於寓所縊死。〔按〕一線而懸一人。豈復理之所有。而許某之事固已萬目共睹矣。乃知業果到來。報應誠有不可思議者。推而極之。末劫三小災到時。人觸草木。皆如利刃。盡遭其難。而世尊受木槍之報。以尺許之木。能穿破大青石。而且處處相隨也。豈不益信。

勿破人之婚姻

〔發明〕男家曰婚。女家曰姻。婚者。取昏夜之義。言此禮但當昏夜行之。不可施之於白晝也。有慚愧之意焉。姻者。取因人之義。言當因

人以敦倫理。因人以爲榮枯也。有從夫之意焉。婚姻之事。兩姓合好。以之上承宗緒。下啓後昆。中洽親屬。因緣非小。大抵此事。皆定於宿生。非獨自己不能主。即兩家父母。亦不能主。從善緣而來者。其和好之念。不遂不休。從惡緣而來者。其毒害之情。不結不止。固非人力之所可破也。要其所以欲破者。不是出於挾仇。即是起於嫉妒。無論破於未成之先。或破於既成之後。其罪一而已矣。◎有意破人。固是不可。然而相女配夫。相夫配女。則又不可不愼。或年齒懸殊。難必齊眉偕老。或賤良各別。並非戶對門當。是亦未可草率。至於室家之貧富。相貌之妍媸。則非所當計矣。　下附徵事兩條

得書改過　孫侍郎記事　侍郎孫公。初名洪。少時與一窗友。共遊太學。相訂兩家音信至。各無隱匿。一日窗友得家書。祕不示孫。詰之。乃云書中

偶有一語。恐敗兄之意興耳。固索之。乃出其父手書云。昨夢至一官舍。依稀見過登科錄。汝與孫洪。皆列名籍內。但孫兄名下。有一行硃字云。某年月日。爲某姓人寫一離書。因被天譴。削去其籍。孫遂愕然。友問果有其事乎。孫曰。此近日事也。弟在某州。適見翁媼兩人。相詬求離。無人代筆。倩余屬稿耳。初無他意。友曰。夢境恍惚。未足介意。況才學如君。何投不利。及就試。友果高捷。而孫已下第。方信前夢不誣。孫因怏怏。友曰。勸君勿憂。待弟西歸。仍爲合之。何如。因問翁媼里居姓氏。尋至其所。夫婦俱未有偶。乃爲具道前事。置酒合之如初。隨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以太學內舍生。免省試。歷躋膴仕。屢典大郡。所至遇有離婚之事。輒爲宛轉調護。多所曲全。〔按〕宋末。臨川王某妻梁氏。被元兵掠去。不屈而死。越數年。夫謀更娶。議輒

不諧。夜夢故妻曰。吾已生某家。今十歲矣。七年後。當爲汝妻。明日遣人跡之。果然。乃以禮致聘。一言而合。然則夫妻因緣。其容輕破乎。

離書現果（勸懲錄）　順治戊戌科會試。點名時。有浙江孝廉某。筆中搜出離婚書稿。監臨大怒。杖而枷之。革去舉人。叩其故。乃其窗友。欲得某人之妻爲妾。孝廉爲彼畫策。先誣之以惡名。令其夫怒。欲出妻。然後從中說合。代其寫就婚書。誤將其稿塞入筆中也。

〔按〕甚矣。天條之最惡破人婚姻也。無論既婚之後。不可輕言離異。即未婚之前。如或已定。亦不可變更。昔崑邑有一舊姓。貧而無子。止生一女。薪水之計。皆其義僕周給。歷有年月。家主深感其惠。還其券而優禮之。而義僕適有一子。聰秀。主人欲與結婚。固辭不

敢。強而後從。彼此甚相得。未幾。主人夫婦皆死。撫其女爲養媳。踰年。主人之宗族。以良賤不婚爲名。索詐不已。至於成訟。官斷離異。義僕竟以此破家。族人不能養其女。女卒以窮餓抑鬱死。女死未幾。附於族人之身。歷道其故。凡同謀者數人。皆得暴疾。相繼而亡。

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

〔發明〕兄弟與我。乃分形同氣之人。雖有長幼。皆受父母恩勤鞠育。苟其不和。即是得罪父母。若使人不和。即是使人得罪父母。繼庶兄弟。雖有大小。總是與我同父連枝。與之不和。便是薄待骨肉。若使人不和。便是使人薄待骨肉。宗族兄弟。雖有親疏。皆受祖宗蔭庇栽培。與之不和。分明輕慢祖先。若使人不和。分明使人。輕慢祖先。故知

私讐之報復甚小。不和之貽害甚大。人若眞能孝友。方將自愛其兄弟。以及人之兄弟。豈忍以私讐之故。而使其不友於弟。弗恭厥兄乎。

下附徵事一條

邑神示罰（其親面述）　嘉定張某。有兄弟二人。分產之時。兄應還弟銀一十幾兩。而兄以他項支吾。意欲負之。弟貧且朴。爭之不得。乃質之於先所經手之嫡叔。伊叔以兄富且能。反左袒之。弟忿。乃於康熙丁丑年夏。爲疏一通。焚於邑神之廟。越五日。不見有感應。乃復爲一通以奏之。其明日。伊叔死。伊兄死。己亦隨死。俱追至城隍廟。神責曰。汝三人俱未合死。追汝等來者。爲一詞狀。欲審明耳。顧其兄曰。汝實該還弟銀十五兩七錢。奈何圖賴。責三十板。又顧其弟曰。此種事。何不訴於陽官。而褻瀆陰府。責二十五板。又顧其叔曰。汝爲叔父。何不從公剖

斷。乃媚富欺貧。使汝幼姪結訟至此。亦責十板。審訖發回。而三人已瞑去大半日矣。皆呼腿上甚痛。視其坐處。皆發青紫色。各臥十餘日而後起。〔按〕伊叔於幼姪。本無私讐。特緣勢利耳。豈知冥中細帳。代其登記。如此精詳乎。故陽世有冤抑。陰司無枉濫。陽世能通情。陰司但執法。陽世問官。不過就現在剖斷。陰司論事。直欲將前世乘除。人若遇冤枉事。譬之於前世。則忿心自釋。猶記壬戌年。余聞嘉定南翔鎮。陸宸求家一事。乃至鬼在冥途。亦憑文牒來往。不能擅渡關津。其年宸求之姪婦病。有鬼附之。自稱徽州婺源人。在江北販魚蛋。被其行家盡欠其銀。貲本俱喪。憤恨而死。隨訴冥司。冥官謂此事特還報耳。不必訴也。乃以冊籍一本示余。盡是余前生所欠彼物。因而怒心頓息。冥官給我一憑帖。令我還家。頃我道

經於此。被汝家小婢。以穢水潑出。汙損我憑。難以歸矣。可速給還。宸求謂憑是冥間之物。我何能爲。宜再到給憑之所。乞其重給。乃可得耳。鬼云。我已到此地。前有城堡。後有關驛。欲去不能。宸求曰。然則奈何。鬼云。此地某鄉有某人。作來可用。陸即遣使請來。乃一老人也。告以故。老人亦未諳憑式。又問一道士。乃能寫就。幷設殺果祭之。鬼得憑大喜。極其稱謝。囑家人急宜延醫調治。鬼將出門。復入告曰。汝家有二犬睡門首。可送我出。陸如言送之。鬼杳然竟去。陸之姪婦。亦病愈矣。誰謂陰陽異途。有二理乎。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發明〕父子之倫。重於手足。兄弟鬩牆。已成凶德。父子乖異。更滅天

倫。假令他人於此。以利己之故。使我父子參商。骨肉嫌隙。哀哀父母。顧似續而感傷。濟濟兒孫。對庭除而負疚。於心何忍。於理何安。所以古來聖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必使家家菽水承歡。戶戶高堂具慶。而後吾事親之心方慰。而後吾教子之念方安。不然。彼此反觀。其爲不孝不慈也大矣。◎不睦之故。亦有多端。非因語言鬥構。即因財帛交關。非爲前後父母。有偏憎偏愛之私。即爲嫡庶弟兄。起爲厚爲薄之見。要其歸之於利。則一而已。所謂小者。非必錙銖之謂也。縱使家舍田園。較諸父子不睦。則亦小矣。若以文害辭。恐違帝君垂訓之意。　下附徵事一條

誘子傾家（丹桂籍）　富人有徐池者。與徐八居址相近。見其房屋壯麗。百計圖之。八初無售意。池乃設計。誘其子以賭博。遂致廢家。卒賣其屋

於池。徐八大恨。於是父子不睦。憤悶而死。未幾池之三子五孫。皆得重病。夢其祖曰。禍將至矣。汝憶前日得屋之故乎。此徐八爲祟也。彼將訟汝於冥司矣。池懼。禱於邑神。方入廟時。見一丐者。作驚駭狀。或問故。乃私告曰。昨夜偶臥殿上。見有人手執訴詞。訟徐池以誘子蕩產者。不意徐池適來祭禱。是以異耳。池聞而益懼。不踰年。而池病不起。死亡殆盡。〔按〕以覬覦房屋之故。遂至設謀陷害。壞人子弟。離人骨肉。必使其傾家蕩產而後已。其心可謂險矣。昔江右趙尚書。與省元常某爲鄰。常有美園。趙因設計求之。常乃爲詩一律。幷書券送之。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必眞。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晉。洞口桃花也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君還有幾年春。趙得詩。歸券弗受。較之徐池。可謂早

知覺悟。轉禍爲福矣。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發明〕權勢所在。炟赫固易。衰敗亦易。當其炟赫之時。則伺候者盈門。趨附者如市。偶發一言。無不奉命。及至衰敗之候。則親附者皆去。受恩者如讐。剖心相示。置若罔聞。同此一人。而炎涼異態。自古皆然。故知自己有權勢。尚不可恃。況倚人之權勢乎。況又倚人之權勢而辱善良乎。夫以善良而辱之。罪也。且復倚人之權勢而辱之。罪之罪也。◎貴有貴之權勢。富有富之權勢。官有官之權勢。吏有吏之權勢。權勢不同。而倚之者則同。可以倚之。即可以辱之矣。善者。反於惡之謂。良者。別於賤之稱。善與良。皆處無可辱之地。皆存不屑辱之心。

此而必以權勢辱之。視夫凌辱庸流之輩者。又有異矣。　下附徵事三條

希旨誣良（冥祥記）　梁曲阿人宏某。家貲巨富。往湘州販木。經營數年。始購得巨木數筏。皆長五十餘丈。世所罕有。時武帝欲爲文皇帝陵上建寺。欲購名材。而宏氏之木。適運至南津。南津尉孟少卿。希朝廷旨。妄思擢用。乃搜取宏氏所齎衣服財物。誣爲劫取。又云。造作過制。非商賈所宜。遂沒其木筏入官。處以重典。宏某臨刑之日。命妻子多具黃紙筆墨於棺中。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方過一月。少卿忽見宏某來索命。初猶捍避。以後但言乞恩。嘔血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者。幾月之內。相繼夭亡。皇基寺營構方訖。隨遭天火。柱木之埋在地下者。皆化成灰。無有留餘。　〔按〕甚矣。末劫之福德

漸減。貨物漸低也。自梁至今。不過千餘年耳。此時求深山中二十餘丈之木。已不可得。況五十丈乎。總是人愈貧。則財木之遭斧斤也愈急。矧又加以地力之漸薄乎。隋唐以前。稻禾之穗。皆長盈尺。而菜果之甘美。花卉之香豔者。漸漸今不如昔。嗟乎。此種事理。措大有所不知。即或告之。又誰信之。

僕犬證贓（棄纂功過格）　柳勝。字平之。卯金鄉人也。濫膺仕籍。武斷鄉曲。性貪惡。苟可得財。雖親戚弗顧。適有殷述慶。荏茲土。兩人同惡相濟。得錙中分。遭其毒者。無不哭訴於神。未半載。柳勝暴死。死時七竅流血。不數日。述慶亦以惡疾暴亡。入斂偶遲。徧體蟲出。勝一老僕。忽與一家犬。同日斃。越一宿。老僕蹶然坐起。告妻子曰。吾適至冥間。見王者坐殿上。吏卒傳命甚嚴。階下押二人至。即主人與殷某也。榜拷笞掠。

不忍聞見。又敕吏取一簿至。即記吾爲主人領錢之數。而黑犬。則又常隨我出以領錢者也。故幷勾吾與犬以爲證。俄而殿上呼曰。柳勝。殷述慶。押入地獄。不以赦原。特放我還陽者。蓋欲藉我以宣示世人耳。〔按〕殷令當權。已是播惡於衆。況復加以助紂爲虐者乎。泥犁之報。固難免矣。

因辱致斃（談公濟述）　崑山角直鎮。邱孟華。其甥爲鄒壽。家庭不睦。孟華曰。不如以官法從事。或可辱之。遂囑其子聖時。以名帖送當事。受杖公庭。壽與聖時。爲表兄弟。見其用官勢以辱之。大恨遂發狂疾。後復縊死。越三年。聖時得疾。百藥不效。忽鄒壽附於身。備述前事。且言欲以刀刺聖時。親戚視其脅下。果若有傷。因慰之曰。汝今已死。不可復生。盍若以懺力度汝。鬼曰。事已發東嶽。余亦無可奈何。即日審矣。必同

汝去也。不逾日而卒。〔按〕此康熙丙子年八月二十三日也。余復以此事訪諸其親友。與談姓之言同。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發明〕富豪窮困。各有因緣。雖其所以致此者。皆由宿生自己之故。然就現在境遇。則苦樂天淵矣。人處富豪之地。宜常存忠厚之心。危懼之想。兢兢自持。每事哀憐窮困。方增自己之福。若因其可欺。從而屈抑之。驅使之。凌虐之。或以巧計籠絡之。或以重息盤折之。則此中不可問矣。況貲財田產。反覆去來。今日荒煙蔓草。即當年之舞榭歌樓。安在富豪之不轉爲窮困乎。則何如早存厚道之爲愈乎。◎富豪之人。本欲長據富豪之境。惜乎反種窮困之因。其患祇在不知因

果。忘卻本來耳。譬喻經云。智者思惟財物。不可久保。譬如失火之家。智者明知火勢。火未至時。急出財物。舍雖燒盡。財寶全在。更修屋宅。廣開利業。智人植福。勤修布施。亦復如是。愚惑之人。但知惜念。忽忽營救。不量火勢。蕩然滅盡。屋既不救。財復喪失。慳吝之人。亦復如是。乃知不欺窮困。正所以善保其富豪也。

下附徵事兩條

不欺窮困 感應篇註證

麻城縣一縉紳。積貲千金。將贖二十年前所賣之產。子方十二歲知之。問父。得吾之產者共幾家。父曰。約二十餘家。又問。彼家得業後。所費幾何。父復以中席雜費告之。子乃徐言曰。如是贖來。彼家喫虧甚矣。縱使贖歸。必傷陰德。且吾有銀。何患無田。必欲爭取二十餘家養命之產也。況小家之置產也難。吾家之得田也易。縱使彼家。即以原銀置田。畝數止存一半。矧銀錢到手。易於花費乎。

父默然良久。乃云。吾兒所言甚是有理。但墓傍之田一十八畝。定當取贖。以供祭掃。餘則不必矣。子曰。審如是。當以時價平買。不必向之言取贖。父亦從之。由是鄉人感激。常在猛將小祠中禱祝。後其子十八歲。即聯捷。以部司擢嚴州守。一日騎馬過橋。馬躍渡河。忽見空中猛將手扶。端坐橋傍。方悟向來鄉人禱祝所感。後享年至八旬有餘。

〔按〕按契贖田。其理甚正。似亦無損於人。乃以如此弱齡。而能推見至隱。乃爾。宜其神人交敬。福壽兼隆也。

動人惻隱（功過格）　衡湘梅公。初爲固安令。一日有內監。餽公豚蹄。乞爲追負。公烹蹄。召內監飲。幷呼負債者至前。訶之。其人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少遲。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內監意似惻然。公復呼來。頻蹙曰。吾固知汝貧。然則無可奈何。亟賣爾妻與

子。持錢來。但吾爲民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日。歸與妻子訣別。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不覺大慟。公泣。內監亦泣。辭不願償。遂毀其券。後公至侍郎。功名特顯。〔按〕既不徇內監之囑託。復不傷內監之情面。使一片貪暴之心。潛移默化者。其機止在動其不忍之良耳。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

〔發明〕善人惡人。分明吉凶二路。言乎氣味。判若薰蕕。言乎品類。勢同梟鳳。故曰。近朱則赤。近墨則黑。自然之理也。善人所修者德行。親之近之。便有熏陶漸染之功。惡人所釀者災殃。遠之避之。自無朋比牽連之禍。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不以親賢遠奸。爲第一要務。良

由觀感贊助之力。默移人之性情者居多耳。◎善人非必時時行善。然動靜云爲。較之惡自遠矣。惡人非必事事爲惡。然語默作止。較之善自遠矣。且如吾欲作一善事。濟一貧人。放一生命。善人見之。必多方贊成。以爲此舉必不容已。惡人見之。必無數阻抑。以爲此事極其迂闊。言之者既已諄諄。聽之者能無躍躍。吾知隨之轉移者。多矣◎孟母教子。必欲三遷。惡其習也。聖賢尚爾。何況庸人。豈惟人類。即異類亦然。昔華氏國有一白象。能滅怨敵。人若犯罪。彼國令象踏死。其後象廐爲火所燒。移象近寺。象聞比丘誦法句經。至爲善生天。爲惡入淵之句。象忽悚立。若有覺悟。後付罪人。但以鼻嗅舌舐。不忍踏殺。王知其故。移象至屠肆之處。象見屠殺。惡心復熾。然則見聞所係。顧不重哉。◎見善人。不獨自己當親近。即教其子弟。亦當親近。豈惟教

其子弟親近。凡係一切親戚知交。可以與之一談者。皆當教其親近。見惡人。不獨自己當遠避。即教其子弟。亦當遠避。又豈惟教其子弟遠避。凡係一切親戚知交。苟能進以忠言者。皆當教其遠避。何則。善惡兩途。不容並立。人若不近君子。必近小人。由善入惡甚易。改惡從善甚難。每見里巷小民。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有以酗酒撒潑。而致破家亡身者。有以好勇鬥很。而致破家亡身者。更有溺於賭博。耽於聲色。而致破家亡身者。此種招災釀禍。舉目皆是。原其弊。始於二三知己。一時高興。轉相效學而然。初不料其禍之遂至於此也。假令以親近匪類之心。親近善類。以結交匪類之財。結交善類。則其進德修業。轉禍爲福。正未有艾。夫何計不出此。乃以父母妻子甚愛之身家。不思愼於保守。徒供匪類之喪敗。良可痛惜。則與其悔之於後。不若愼

之於始矣。　下附徵事三條

執贄十往（見本傳）　宋馬伸字時中。弱冠登第。崇寧中禁元祐學術。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程門宿學老儒。皆懼而解散。時伸自吏部求官西京法曹。銳然往依。先生恐其累彼也。卻之。伸執贄十往。禮益恭。且曰。使伸得聞道。即死何憾。況未必死乎。自此出入三年。凡公暇。雖風雨必赴。同僚或以非語中之。公悍然不顧。多所進益。〔按〕是時羣議惶惑。同人懼其及禍。伸遂欲棄官往投。人皆聞而壯之。以爲有志於學。其爲德業之助何如。

遇惡不校（冀東人述）　太倉詞林王憲尹諱吉武。康熙壬子秋。甫登賢書。夜從遠道歸。將近里門。忽有酗酒無賴。遇之於道。執而問曰。爾是何人。持刀欲斫之。王斂容曰。吾是王某。即新科中式者。其人曰。吾正欲殺

新科王某耳。犯之益力。賴鄰里狂奔扶救。得脫。歸至家。不與家中言其事。明日無賴酒醒。惶恐懼罪。以爲必聞之官。將寘於法。急同鄰里數人。踵門請罪。先生閉户卻之。以爲吾昨夜並無其事。此輩不知所出。惘然而退。〔按〕有德者必能有容。以其涵養之粹也。有福者始能有忍。以其度量之宏也。夫以少年得意之人。猝遇暴逆於暮夜欲歸之際。不惟不與之校。并不露於家庭之內。是非特見惡人而遠避。且并忘遠避之見矣。

黨惡殺身（崑山共知）　崑山甫里鎮馬繼。自恃拳棒。結拜兄弟數人。日事杯酒。鄰近有賈人。家本饒裕。二子誤入其黨。一日馬見客人鍾聰。在鎮收錢數百千。欲劫之。邀其黨同行。二子不知其故。舟過蓮花墩。尾客船。數人從後鉤住。盡劫其錢。鍾客登岸號呼。近岸鄉民。四起逐之。適

遇捕盜船到。協力擒拏。無一免者。馬繼等先後死獄中。止存陳貴。顧祖朱二。於康熙十一年七月。梟斬半山橋上。賈人二子。有口難辯。竟陷大辟。〔按〕又有一人。受人所贈之衣。不知其爲盜也。後失衣者。執以聞官。竟斃於獄。然則見惡者。可不凜然知懼乎。

常須隱惡揚善

〔發明〕奸人早作夜思。不遺餘力者。惡之實。而其消沮閉藏。惟恐人知者。惡之名。惡而不隱。勢必轉相傳播。無地自容。先哲有云。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大哉。仁人君子之論也。彼輕薄庸流。往往喜聞人過。慣以傳述之詞。據爲確實之論。甚至粉飾增添。喪人名節。其有不顯遭人禍。陰受天誅者。幾希矣。◎惡

之在細行者。固當隱。惡之在大節者。尤當隱。惡之在男子者。固宜隱。惡之在婦女者。尤宜隱。惡之在自身者。固不容不隱。惡之在祖先者。尤不容不隱。總是惡名愈大。則吾隱之之功愈大。其無志隱惡者。皆其無福隱惡者也。◎孔子論益者之樂。必曰樂道人之善。道之云者。即揚之謂也。善言善行。人之所難。苟有一德。人即傳播。則善者益進於善。此即與人爲善之意也。是故善在聖賢。可以鼓勵風俗。善在鄉黨。可以式化頑愚。其機全在揄揚贊歎。不沒人善之心而已。◎善字所該甚廣。當兼言行大小。遠近聞見而言。揚字所該亦廣。兼筆舌勸化。自作教他而言。下附徵事三條

宿世口業 發覺淨心經 佛在祇洹說法。有六十初發心菩薩。共到佛所。五體投地。悲淚如雨。各問宿世業緣。佛言。汝於拘留孫佛時。賢劫千佛中第一尊佛 出

家學道。道心滅滅。其時有信心檀越。供養二法師。極其欽敬。汝於是時。生嫉妒心。在彼檀越所。說法師過。令彼漸生輕慢。斷其善根。以是因緣。墮於四種地獄中。若干萬歲。後得爲人。五百世中。生盲無目。愚癡無智。常爲人之所鄙賤。汝等將來命終後。於五百歲正法滅時。尚當生於惡國惡人之處。爲下賤之人。被他誹謗。迷失本心。過是五百歲。然後滅盡一切業障。得生於阿彌陀佛國。極樂世界。時彼如來。方授汝菩提之記。〔按〕毀謗三寶。撥無因果。與弒父。弒母。弒阿羅漢等。同爲第一等重罪。以其斷人善根。障人慧眼也。世俗見人齋供僧尼。未有不發阻撓之言。蓋有二故。一則資性刻薄。以譏評訕笑爲才幹故。一則昧於三世。不知三寶爲大福田故。

口業餘報 雜寶藏經

罽賓國有一羅漢。名爲離越。山中坐禪。有人失牛。尋

蹤而至。時值離越煮草染衣。其衣自然變作牛皮。染汁自然變作牛血。所煮草自然變作牛肉。所持鉢盂變作牛頭。牛主遂送官禁獄。在獄十二年。恒爲獄監飼馬除糞。業緣將盡。離越弟子。遙見其師在罽賓獄中。即來告王。王令獄中有僧。聽出。離越聞之。鬚髮自落。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王大慚謝。離越自言。我於往昔。亦曾失牛。誣謗羅漢。一日一夜。故墮三途。受苦無量。餘殃未盡。今得羅漢。猶被誣謗。

〔按〕羅漢已斷後有。猶不免有餘報者。以其尚有怨對在也。然須知羅漢所受業果。與世人所受業果。固是懸絕。譬之諸天共器。食判精粗。三獸同河。渡分深淺。未可以一概論也。

綺語華報 沈永思說

宜興潘書升。諱宗洛。康熙甲子年秋。夢至關帝殿。適在散卷。唱首名人到。隨即踢下。第二名。乃即己也。唱第三第五名。俱

不到。又見壁上掛一黃榜。榜首之名。乃爲楫二字。獨不見其姓。俄而赤面者。提其首所戴盔。加於潘首。覺而訝之。及榜發。潘果得元。因偏訪名爲楫者。既而知爲婁縣之傅鹿野。特往拜之。而傅素有文譽。主司果擬第一。首二場文。評閱甚佳。因失第三場卷。遂至擯棄。蓋傅之爲人。有口才。生平最多綺語。好揚人短。故得斯報。揭曉後主司甚愛其文。特請會面。自後傅怏怏抱恨。不踰時。而以鼓脹暴亡。〔按〕文人口業。綺語獨多。他人刺心之事。彼偏能以談笑出之。在我之口頭愈快。則在彼之抱恨愈深。每見慧業文人。往往貧窮徹骨。潦倒不堪。甚至反不如負販小民。得以稍安其衣食。豈必盡屬生前之故乎。苟能立心仁厚。常以隱惡揚善爲懷。則口四惡業。不期寡而自寡矣。

不可口是心非

〔發明〕口司出納。食進於口。所以養其身。言發於口。所以養其心。心口相符。是非乃當。不然。則詐僞叵測。純以機械用事。未邀有口之功。先蒙有口之過。負於口者實多矣。◎口不能思。而心能思。口常受役於心。故出僞言者。口也。使之出僞言以欺人者。心也。人於接物之時。不能表裏如一。其過不在口。而仍在心。但使心地如青天白日。則口頭自不至覆雨翻雲。君子但當反求其本而已矣。　下附徵事兩條

咒詛酷報　賢愚因緣經

佛世有微妙比丘尼。得阿羅漢果。與諸尼衆。自說往昔所造善惡果報。曾於過去。爲長者妻。其家巨富。自無子息。妒妾

生男。私自殺之。其妾怨詈。乃自誓曰。我若果殺爾子。使我夫爲蛇螫。所生兒子。水漂狼噉。自食子肉。身現生埋。父母居家。失火而死。自此沒後。墮於地獄。受苦無量。地獄罪畢。爲梵志女。懷孕彌月。同夫至父母家。中路欲產。宿於樹下。忽有毒蛇。螫殺其夫。婦哭之悶。俟天初曉。手攜大兒。復抱小兒。涕泣進路。適阻大河。無舟可渡。乃留大兒於此岸。先抱小者。置於彼岸。復入水中。來迎大兒。兒見母來。赴水抱母。遂爲漂去。還取小兒。狼來囓去。血肉淋漓。不覺肝腸寸斷。路逢一人。是其父母相識。告以所苦。且問父母平安否。曰。近日失火。一門盡死矣。後復適人。娠身欲產。夫飲酒回。正在分娩。無人啓戶。夫破門入。擒婦毒毆。隨煮小兒。逼令婦食。婦畏夫故。強吞一口。痛入心肝。因棄夫逃。至波羅奈國。息一樹下。有新喪妻者。遂爲夫婦。經於數日。夫忽命終。

時彼國法。若其生時夫婦相愛。夫死必爲殉葬。遂復生埋。適有羣賊。旋來開塚。因而得出。婦自念言。宿有何罪。數日之間。連遭奇禍。聞釋迦如來在祇洹中。即往佛所。求哀出家。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修行。故於今世值佛。得成羅漢。〔按〕慘哉。數日之間。連遭如此奇禍也。快哉。遇佛出家。竟成羅漢也。一則以口是心非。咒詛求直之故。一則以施食發願欲求出世之故。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者。

一目準誓（宋鑑）　宋欽宗北狩時。既成和議。顯仁皇后將還。帝挽手泣曰。吾若南歸。得爲太乙宮使。足矣。他無望也。后誓曰。吾歸後不來迎汝者。當瞽吾目。比至。高宗殊無迎復意。后憮然。不敢力言。不久失明。廣募醫療。莫之能治。後有道士入宮。將金鍼一撥。左目頓明。后喜。請更治其右。道士曰。后以一目視。一目準誓可也。后悚然起謝。道士竟

去。

〔按〕輕諾者。必遭人怨。輕誓者。必受天誅。顯仁后之不得踐言。非負約也。迫於勢耳。向使痛哭流涕於高宗之前。上意必不可強。后亦可無負厥心矣。不能出此。而第準之以一目。何嘗不原其情而罪之乎。

翦礙道之荊榛。除當途之瓦石。

〔發明〕荊榛礙道。必觸人衣。翦之。則利於行走。瓦石當途。必傷人足。除之。則便於步趨。於此留神。則一舉足而不忘利濟可知。況以明眸之人。而當白晝。其翦除之功猶小。若暮夜昏黑。或兩目失明。則翦除之功尤大。甚勿以其善小而不爲也。⊙由翦除之心推之。則豪強

當道奸宄弄權。公門有把持官府之吏。村落有武斷鄉曲之人。必當排擊斥逐。不遺餘力可知。由翦除之事廣之。則田間有礙路之深草。岸上有拂縴之小樹。水濱有未爛之木樁。河邊有壞舟之大石。港內有捕魚障蟹之籪簾。必宜多方設法。盡除其害可知。◎荊榛瓦石。皆是眼前障礙。不能順利之物。良由世人。心多障礙。不能予人以順利。以故生此濁惡世中。所見每多如此。余讀起世因本經。見金輪王出世時。海中自然現出寶階。能周行四大天下。輪王沒後七日。寶階遂隱。此輪王之福力使然也。又見大悲經云。如來行路時。能令大地高處自下。下處自高。一切叢林坑坎。瓦石臭穢。自然掃除。一切香花樹林。傾側向佛。如來過後。輒復如舊。可見一切境界。皆由心造。今人生於荊榛瓦石中。惟恐人受荊榛瓦石之害。而能代爲翦除。直是種淨

佛國土之因。豈特人天福報乎。　下附徵事兩條

拔荊得金　陰騭文註證　臨川民周士元。入山採茶。被荊棘鉤衣。向前跌踣。木刺入肉。流血不止。因念同伴諸人。俱由此路。恐亦被傷。乃忍痛坐地。用力拔去荊條。根下閃爍有光。視之。乃黃金一錠。持歸。作本販賣。三年之後。遂成富室。〔按〕世間儘有毒草惡木。力能傷人害物者。若遇見此。但當披去。不可栽培。

夢人贈桂　同前　元周德。家貧好善。遇途間穢滑之物。及磚瓦石片。有礙行路者。必掃除之。見跛眇之人。必扶掖之。種種善事。力行不倦。後夢老人。折桂花一枝。贈之曰。賜汝貴子。以酬汝勞。後果生子。弱冠登第。〔按〕不受瓦石之累。不知拔去之功。猶記康熙四十七年。蘇郡大水。飢民載道。有人販糙粞一船。行至長洲沙河口。不知水中

有大石。順風揚帆觸之。其舟立破。粞沈河底。舟人俱入水中。時已隆冬。凍餒幾斃。至第二日。方雇小舟。撈出水粞。僅存其半。而販粞兩人。皆破家矣。乃知撈出河底礙舟之石。其功尤大。

修數百年崎嶇之路

〔發明〕名之曰路。必有無數人往來。路而崎嶇。必有無數人不便於往來。一日不修。則一日不便往來。數百年不修。則數百年不便往來。若今日能修。則自此以後。數千百年。日日便無數人往來。就無數人中。於大風大雨。便其往來。於重擔行李。便其往來。於暮夜昏黑。便其往來。隱然免無數老弱之驚惶。隱然省無數瞽人之跌撲。厥功顧不鉅耶。◉崎嶇之路。本就陸道而言。若推廣其說。則川源之淤塞。谿

澗之迂回。一應阻礙舟楫之處。即崎嶇之路也。其法在於因利乘便。設法疏通。使後人永享其惠。亦即修數百年崎嶇之路矣。　下附徵事兩條

七十里塘（崑山縣志）　崑山至和塘。自縣治以西。達於婁門。凡七十里。通連湖蕩。皆積水泥塗。無陸地可行。甚爲民患。由晉唐以來。不果修築。宋皇祐中。有人建議繪圖以獻。亦不果行。至和二年。主薄邱與權。始陳五利。力請興作。既而知縣錢公紀。復言之。乃率役興工。始克成塘。遂以年號爲名。開通河港。凡五十有二。以洩橫衝之水。上設橋梁。以便行人來往。至今猶受其惠。　〔按〕所謂五利者。一曰便舟楫。二曰闢田野。三曰復租賦。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奸商也。夫以如是之大役。由於邑尉之創始。卒貽後世無窮之利。然則留心民瘼者。豈必

專藉爵位之崇高哉。

鎔錫灌閘（清河家乘）　崑山張虛江。諱憲臣。嘉靖間。爲浙江寧紹台道。方赴任。例送調和及下馬飯銀。虛江概卻之。居官一塵不染。嘗曰。吾只飲浙江一勺水。庶吾子孫亦得宦此。後其孫泰符。諱魯唯者。果爲紹興知府。時府城五六十里外。有星宿閘。爲一府水旱所關。乃朱買臣所築。其地瀕海。有二十八洞。延袤三四里。水勢最急。修補甚難。一錢太守修後。日就坍毀。屢築屢壞。民甚苦之。張公相度形勢。以爲築石非可永久。乃鎔鉛錫以灌之。其橋石與閘。鑄成一塊。約費巨萬。至今屹然不動。紹民乃以神祠之。厥後泰符亦陞寧紹台道。繼爲方伯。累遷至七省總漕。仕宦總不離浙。人以爲虛江清正之報。〔按〕虛江先生之父。南麓。因其先世出方孝儒門下。避罪於長洲之唐浦。子

孫業農。每以讀書爲諱。一日出外。見路傍遺一囊。挈之甚重。約有三四百金。不敢啓視。停舟岸下三日。見一人倉皇尋至。詢其的實而反之。於是暮年生虛江。其母管夫人。懷孕十六月而生。幼時過目成誦。冠弱即登嘉靖會魁。子孫科第不絕。

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發明〕地上有河港。劃斷南北東西。使行者望洋浩歎。一旦濟之以橋梁。是猶絕處逢生。不舟而渡也。謂建橋者。非大功勳事乎。豈止千萬人往來乎。◎修造橋梁。是渡人於川澗。布施作福。是度人於貧窮。改惡修善。是渡人於患難。勤學好問。是渡人於愚癡。修行學道。是渡人於生死。內典稱六波羅蜜。即所謂六度之意也。　下附徵事四

條

海神示約（萬安橋記）　福建洛陽江。地形瀕海。舊設海渡渡人。每遇風波。溺死無算。宋大中年間。有舟將覆。忽聞空中曰。勿傷蔡學士。已而風浪頓息。一舟無恙。詢之。舟中無姓蔡者。止有一婦。厥夫姓蔡。時婦方娠已數月矣。心竊自異。即發願云。若所生之子。果爲學士。必造輿梁。以濟渡者。後生子。即忠定公襄。以狀元及第。出守泉州時。母夫人猶在。促公創建此橋。公念水深莫測。且潮汐頻至。何以興工。於是因循者年餘。母夫人促之益力。公乃移文海神。遣一隸卒齎去。其卒痛飲大醉。投書海中。酣臥海上。醒後視之。書已易封。公啓視之。止一醋字。翰墨如新。公恍然曰。神其命我二十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舍。泥沙擁積丈餘。潮之不至者。連以八日。遂創建此橋。其長三百六十

丈。廣一十有五尺。共費金錢一千四百萬。因名之曰萬安橋。

〔按〕時董其事者。有盧實王錫許忠及釋氏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獨言蔡公者。因其爲之倡也。

延齡裕後　善餘堂筆乘　程夷伯。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謂曰。汝今年當死。可求覺海救之。夷伯醒而惘然。一日遇見一蜀僧。善相術。叩其字號。覺海問及壽算。曰。君年甚促。恐不能至明歲矣。夷伯固懇之。乃覓水一杯。呵氣入其中。令夷伯飲。且曰。今夜若有吉夢。可即報我。是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所立男子女人。皆衣冠整肅。有喜悅狀。右廊所立。皆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泗。旁一人云。左廊是修建橋路人。右廊是毀壞橋路人。若要福壽。自可擇取。夷伯遂發心修補橋梁道路。不遺餘力。後復見覺海。曰。壽已延矣。後夷伯年九十二。子孫五世昌盛。

〔按〕造橋與拆橋。明明兩種人。善報與惡報。明明兩條路。若說因果虛。必定遭奇禍。

建橋福果（崑邑共知）　崑山周季孚。富而好善。中年無子。後遷至蘇郡。遇一異人告曰。汝命數無子。必欲求之。當修造橋梁三百。便可得子。周曰。吾無其力。奈何。或曰橋不拘大小。亦不必創造。但能修補缺略。亦可湊足其數。周欣然從之。欲造者造。欲修者修。略無難色。恰滿三百之數。而周已六旬矣。其後連舉三子。皆爲名儒。其一則息關蔡先生之婿。公之沒也。在康熙四十九年。時已八十有四。〔按〕一橋既成。猶能濟人無數。況三百乎。宜其轉無後爲有後。命數不足以敵其福報也。

毀橋獲譴（金陵共傳）　江寧貢院前。爲秦淮湖。素無橋梁。行人以舟爲渡。康

熙甲辰。有巨商涉此渡。適乏渡錢。舟子逼勒之。商怒曰。吾於此建橋甚易。豈靳一錢乎。舟子爭論不已。哄然市人咸集。商即以二千金買木石。其工匠則一僧募焉。僧乃露栖其處。以董其役。不勝勞瘁。踰年而後告成。丙午秋闈。江寧府脫科。咸歸咎於橋。諸生呈於當事。因拆毀之。僧恚甚。投湖而死。未幾。倡首拆橋之士。親見僧來詰責。數之以罪。立時嘔血而死。〔按〕脫科亦偶然事。未必果係乎橋。即或因橋而有礙。亦當更想榜上所登者。爲何如人。設或讀書學道。動師古人。每事必欲濟人利物。脫科固是可恨。不然。一登仕籍。即欲奉妻孥。美田宅。結交官吏。武斷鄉曲。使善良之士。畏若虎狼。則橋之當拆與否。尚可徐商。正不必如是之汲汲也。

垂訓以格人非

〔發明〕天地間一切人類。皆吾胞與中之人類。人類中有一毫不是處。即吾分內中有一毫虧欠處。故於爲子者。願其孝。爲臣者。願其忠。爲兄弟者。願其友愛。剛強者。願其柔和。鄙吝者。願其施與。游手游食。鬥毆賭博者。願其各循本分。謙和自守。苟可用吾之勸化。不惜剴切敷陳。忠告善道。其或口舌所不能及者。筆之於著述。以示天下後世。其爲垂訓也大矣。下附徵事兩條

立命之學 袁了凡功過格 袁了凡先生。諱黃。初字學海。幼遇雲南孔姓者。其人得邵子皇極數。推袁入泮當在明年。所決縣試府試進學名次。三處悉驗。因卜終身休咎。言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某年當選四川一

大尹。在任止二年半。以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謝世。惜無子。袁備錄之。凡考校名數皆合。將入南雍。訪雲谷禪師於棲霞山。對坐三晝夜不瞑目。雲谷曰。人所以不能作聖者。祇爲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起一妄念。何也。袁曰。吾爲孔先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爲豪傑。原來只是凡夫。從來大善之人。數不得拘。大惡之人。數亦不得拘。二十年來。被他算定。不曾動轉一毫。豈不是凡夫。袁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歷有明訓。釋典中。有求功名得功名。求長壽得長壽。求男女得男女之說。佛豈以妄語欺人哉。今後宜時時積德。事事包容。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身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孔先生算汝不登科。不生子。此天作之孽也。

汝今力行善事。廣積陰功。此自作之福也。易曰。君子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汝今還信得及否。於是遂出功過格示袁。袁即拜而受之。將從前過惡。爲疏文一通。盡情發露懺悔。誓行三千善事。以求登科。雲谷幷教以持誦準提咒。以期必驗。遂改學海字爲了凡。蓋欲不落凡夫窠臼也。明年。禮部考科舉。孔先生算該第二。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是秋中式矣。自此德日益修。功日益密。暗室屋漏之中。唯恐得罪天地鬼神。自己巳歲發願奉行。至於己卯。蓋歷十年。而後三千善事始完。是時遂起求子之願。亦許行三千善事。因與室人互相勸勉。有善即書。有過即退。其時善念純熟。將及滿數。而遂得長男。癸未年九月十三日。復起求中進士願。許行善事萬條。丙戌

登第後。授寶坻知縣。日則見善必行。夜則焚香告帝。方憂日間無事可行。萬善之數難足。一日夢神告曰。只汝減糧一節。萬善之數已完矣。蓋寶坻之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先生代其區畫。減至一分四釐六毫。果有此事。心頗疑惑。適幻余禪師。從五臺來。以夢告之。師曰。善心眞切。一行可當萬善。況合縣減糧。萬民受福乎。先生喜。即捐俸銀。令其就五臺山齋僧一萬。而回向之。孔先生算壽止五十三。後康強壽考。至於望八。子孫科第不絕。〔按〕立命之說。發於孟子。而能身體力行。歷歷有驗者。則了凡先生一人而已。然了凡先生之能改弦易轍。深信不疑。行之勇決者。又在雲谷禪師一人。誰謂空門中必不能發明孔孟之淵微乎。世俗見人力行善事。便從而譏之曰。作善須無心。若一執著。便生望報之想。此種議論。未嘗不高明。

然而阻人勇往之志。多矣。農夫終歲勤動。而曰。爾無望收穫。士子十年辛苦。而曰。汝勿想功名。彼能欣然從之乎。

國策去毒　戰國七雄蠭起時。無不鬥智角力。全以機械用事。小人見之。擊節歎賞。以爲得計。君子觀之。唯有感慨咨嗟。覺其可憐而已。譬之鴆酒。暫時止渴。其毒難醫。平湖陸稼書先生。選戰國策。將說士用貪用詐之事。盡行刪去。獨留彼善於此。數十篇文字。名之曰國策去毒。可謂讀書有眞眼。不被古人瞞者矣。〔按〕知國策中有毒。秦漢以後之書。亦皆不免於毒可知。但其毒不同。存乎明眼人之靜觀耳。即如先生著述。發明書理固多。其中蹈常襲故。附和於俗見者。亦或間有。吾是以讀先生之書。即用先生讀國策之法。非敢輕有訾議也。書是天下古今公共之物。道是吾性分中自有之理。

愛先生。則不敢媚先生。徇先生矣。

捐貲以成人美

〔發明〕成人之美。君子素懷。欲成之中。便有所費。若不捐貲勝事難就。蓋世間不費錢財之惠固多。而需用錢財之事儘有。且如婚姻喪葬。治病扶危。以及濟人利物之事。皆賴資財。以爲經理。無論吾之獨任其事。或半任其事。或少分之中任其事。更或吾倡之於前。衆人相助以任其事。甚至有人創始。吾復讚歎隨喜以任其事。捐貲不同。要其成人之美。則一也。◎細玩美字。當以修善修福。利及於世者爲第一。成就一人一家者次之。至於賽會迎神。張燈演劇。開設茶坊酒肆。建造水陸神祇廟宇。此皆誨淫誨盜。殺生鬥毆之根源。但招業果。

初非美事。不可不知。　下附徵事一條

樂善不倦（慈行錄）　明張振之。字仲起。太倉蔡涇人。嘗守吉安。有吉安丞張大猷。晚年妾生一子。甫三歲。大猷與妾相繼病故。子遂流落民家。公知之。爲置媵保以歸張。長邑令沈某。一室相繼而亡。公治棺而歸之。僅存孤孫。託有司護持。天台令死於官。不能歸里。其家流寓杭州。一孫女甫髫。落奸人手。爲妓家女。公聞流涕。爲之贖歸。俾擇良配。如是捐貲濟人者不一。子際陽。爲一時名流。子孫特盛。　〔按〕賑濟困乏。俾得還鄉。是成其美於生前。緜人之嗣續。拔人於患難。是成其美於身後。

作事須循天理

〔發明〕天理二字。與人欲相反。天理者。作事之準則。猶匠氏之有規矩。射者之有正鵠。循之則是。舍之則非。循之則公。舍之則私。循之則爲上達。舍之則爲下達。循之則宅衷仁恕天道佑之。動與福俱。舍之則立意谿刻。惡星隨之。動與禍俱。其得其失。相去天淵。◎此與下句文義互見。言作事則出言亦在其中。猶下文言順人心則循天理亦在其中也。下附徵事四條

不棄瘋女（懿行錄）　福清文紹祖之子。與柴公行議婚。既聘。柴女忽患瘋。紹祖以其惡疾也。欲更之。妻大怒曰。吾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背禮傷義。速其禍也。仍娶柴女歸。次年子登第。女亦病痊。三子皆貴。〔按〕古來娶瞽女病女者。類多身榮子貴。無他。以其立心仁厚。能爲彼蒼包容一人。彼蒼亦將優待一人矣。

棄妻重娶（沈永思說）　婁縣顧元吉。初作吏。手不釋卷。後爲諸生。試輒冠軍。生徒日衆。然每入場輒見有婦女隨之。文思遂亂。蓋顧少年曾聘一妻。以其出自寒微也。竟不娶。致彼抑鬱而死。晚年得狂疾。屢欲自擊其陰。門人嘗堅護之。少懈。輒欲奮擊。既而行至橋上。見河水甚清。歎曰。此處可葬我。遂自投而死。時康熙某年六月初一日也。〔按〕以寒微而棄之。天必使其終於寒微矣。宜其具此文才。訖無成就。終葬江魚之腹也。

雷誅母子（邵人親見）　康熙乙亥。蘇郡大水。某村有孕婦。以夫臥病乏食。乃抱三歲兒入城借米。得四斗歸。遇雨困憊。近家里許。不能復負。見一家門首有童子。以米寄之。約其置兒來取。童子商諸母。遂屏匿之。婦畏夫不歸。且腹中甚餓。遂縊死屋旁。夫失所依。未幾亦死。次年六月。

匿米者遷至郡城養育巷。忽作鬼語曰。吾於某處訟汝。即雷部亦告準矣。不三日。雷電交作。提母子於庭中擊殺之。婦屍猶抱童子。時康熙丙子年七月初三日也。〔按〕若據後儒言之。則此母子兩人。不過陰陽不和。偶然震死耳。世人聞之。其心泰然。竟無忌憚矣。

邪淫負託（沈永思說）　太倉諸生王靜侯。爲人謙謹。忽遭雷擊。衆共驚訝。一日請仙判事。叩之。判云。彼於某年月日。應蘇州府試。寓飲馬橋民家。主人已在獄中。妻見王謹厚。以財託之。囑其出夫於獄。王見妻子可脅也。逼焉。且私有其金。致寘之死。故有此報。〔按〕此種隱密之罪。王法所不能及。若無罪福報應。小人樂得爲小人矣。故開陳因果之說。隱然助揚王化。輔翼於名教者。不淺也。

出言要順人心

〔發明〕言行二端。君子立身之要務。作事循天理。則行寡悔矣。出言順人心。則言寡尤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仁者其言也訒。又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故知立言之道。千難萬難。從來道高德厚之人。必不輕於出言。沈機觀變之人。必不輕於出言。謙退守己之人。必不輕於出言。輕於出言者。大抵心志浮躁。遇事喜於見長。故其所發議論。但能形之於口。心中未嘗三思籌畫。縱使得罪於世。貽笑於人。有所弗顧。何暇計其言之當否乎。◎人心者。至公至當之心。即蘇子所謂。不言而同然之情也。人心所在。即天理所在。故須順之。然順亦

非諂媚之謂。但須察言觀色。質直無欺。出之以詳愼。示之以謙和。斯亦愼之至矣。至於大喜大怒大醉之時。必有過情之議論。尤當緘默無言。以防過咎。◎前輩有云。凡燕會交接之時。稠人廣衆之際。其中人品不齊。或者素行有虧。或者相貌醜陋。或今雖尊顯。而家世寒微。或前代昌隆。而子孫寥落。以類推之。忌諱甚多。必須檢點一番。不可犯人隱諱。使之愧憤。若不能徧識。最忌妄談時事。及呼人姓名。恐或犯其父兄親戚之所諱。常有意外之禍也。昔有一友。於廣座中。談及一貴客。其人因言。與彼交誼最厚。未幾。貴客偶至。其人不識。與之揖讓。因問旁人爲誰。旁人曰。此即頃所言與君交誼最厚者也。舉座皆相顧微笑。嗟乎。此亦可爲輕於出言者之戒矣。　下附徵事三條

魯使對薛（左傳）　滕侯薛侯。來朝於魯。二國爭長。薛侯曰。吾先封。滕侯

曰。吾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吾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人有言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君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按〕薛詞固嫌直遂。滕語亦太迫切。唯有羽父之言。謙和宛轉。文彩動人。細玩其詞。當分作六層看。首二句。敘明其事。以下便作寬緩之語。將山有木一層。陪起賓有禮一層。得借賓引主之法。不說賓無禮。反說賓有禮。猶之子產不言曲鈞。而曰直鈞。何其善於辭命也。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正是推原欲長滕之故。要說君若辱貺寡人。先說寡君若朝於薛。其語謙婉和平。令人聞之自喜。正如秦伯對晉使。不言執其主以歸。反說寡人之從君而西。亦晉之妖夢是踐。豈非巧於措詞

耶。此種皆出言順人心處。初非諂媚逢迎可比。

隨宜說法（高僧傳）　宋高僧求那跋摩。（此言功德鎧）族姓剎利。罽賓國王兄也。元嘉八年正月。來至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殷勤。且曰。寡人常欲持齋戒殺。而勢有未能。奈何。師曰。帝王所修。與士庶異。士庶身賤名劣。號令不行。若不約己節物。何以修身。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用賢使能。輕徭薄賦。則雨暘時若。桑麻徧野。以此持齋。齋亦大矣。以此戒殺。戒何如之。豈必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而後爲宏濟耶。帝乃撫几歎曰。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如師所言。眞是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因敕住京祇洹寺。師臨歿。頭頂間有物。如龍蛇狀。上衝於天。見者數千人。

〔按〕法師所言。句句是吾儒議論。然佛理亦在其中。正所謂出

言順人心也。

巧爲諷諫（懿行錄）　明王尚書友賢。山西寧鄉人。嘗買妾。困於妬妻。尚書宦游時。幽閉一樓上。餓且死。妻之子毓俊。甫數歲。謂母曰。彼若餓死。人將謗母。不如日飼粥一碗。令其徐徐自死。人始不以母爲不賢矣。母從之。而俊陰以小布袋藏食於內。乘進粥時密授之。因得不死。逾年生一子。尚書潛育他所。及尚書卒。毓俊撫愛其弟特至。〔按〕以言應世。固當順乎人心。即以言事親。亦不可逆乎親志。孔子嘗言事父母幾諫。幾諫者。悅親順親之謂也。王君諫母。庶幾得之。

見先哲於羹牆

〔發明〕先哲者。謂往古聖賢。見之云者。謂心慕身行。如或見之也。羹

牆二字。勿泥。當與參前倚衡一例看。◎聖賢道理。隨處發現流行。活潑潑地。倘執著行跡。稍存意必固我。是猶葉公但知畫龍。而不知有眞龍矣。余昔年偶見一人。手執中庸。因與論中庸大義。且告之曰。中庸本無形相。若執定三十三章者以爲眞中庸。孔顏之道。尚未夢見。其人大怒曰。君是禪學。非吾儒道。遂將中庸反擲於案上。余曰。子誠小人矣。其人問故。余曰。仲尼不嘗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乎。今子反中庸於桌子上矣。其人曰。小人反中庸。豈反置手內所執者乎。余笑曰。然則吾所謂無相之中庸者。固如此也。其人默然有省。◎一日有人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余曰。此語卻未敢便道孟夫子說得是。此友拂然。余微笑。其人良久。始恍然曰。君可謂善讀孟子者矣。我幾爲君所賣。◎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往矣。要其遺文固在也。閒

嘗神遊千古。網羅百家之言以讀之。反覆沈思。參以先儒議論。若其言與吾合。則密咏恬吟。悠然神往。間有一二欲合而必不可者。則筆之於書。質諸至聖先師。俾存其說於天壤。故三十年來。曾有質孔說一編。以自娛玩。非敢謂如見先哲也。祇期發明聖學。不負先哲之訓已耳。爰摘數條。以公同志。　下附質孔說七條

孔氏三代出妻　甚矣。小儒之不知字義。誣謗聖門也。夫子刑于之化。未必遜於文王。縱配偶之賢。不及后妃。何至遂遭斥逐。一之爲甚。況三代乎。且夫婦之倫。名教所重。倘其過小而出。家法未免太苛。若其過大而出。孔氏何其不幸。況夫子爲萬世師表。夫人乃以失德而被出。已足損其家聲。更加以夫人之媳亦被出。媳之媳又被出。成何體面。一日將檀弓白文細玩。讀至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不

覺恍然曰。既是不爲正妻。想必定爲側室。然則所謂出母者。並非出逐之母。乃所自出之母。猶言生母也。不喪出母者。生母不服三年之喪也。蓋子思亦係庶出。伯魚曾教其服生母三年之喪。子思不便言其過禮。故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也。自此以後。孔氏家法凡係庶出之母。皆不令其服三年之喪。永爲定例。故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甚是明白曉暢。檀弓以出字代生字。可謂秀雅不羣矣。後儒自己不識字。奈何使萬世宗仰之夫人。浪被惡名乎。且今士大夫家。若其夫人未嘗斥逐。而妄傳斥逐。猶爲累世之恨。仁人君子。猶當代白其怨。況以大聖人之夫人。而可使其姑婦三代。同抱千秋之恨耶。是宜改正俗解。徧示來茲。以醒從來之誤。〔按〕

古人出妻。多以小故。不盡因失德。如曾子以梨烝不熟出妻。見孔

子家語。孟子見妻踞。即欲出之。而以白母。母責孟子失禮。孟子自責。遂止。見孟子外書。觀此可知此文爲後儒方便說法。爲孔氏三代夫人雪不白之冤。其用意至美。用心良苦。但讀者諸賢。愼勿以辭害意。誤認孔氏三代開納妾醜風。是不可以不辨正也。

忠恕之外。無一貫　吾道一貫。乃夫子一生本領。亦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歷聖以來相傳之本領。顏夫子從博文約禮後悟及。所以有喟然之歎。此外得其傳者。不過曾子子貢耳。夫子於一貫之理。頭頭是道。所以在川上。則曰逝者如斯。其教及門。則曰無行不與。正爲出户不由道。飲食不知味者。作現前指點耳。門人不得其解。故有何謂之問。曾子亦用現前指點之法以教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譬之有人。問如何是海。其人即取海中勺水示之。曰。此便是海水。若謂勺

水之外無海。直是癡人說夢矣。今之學者。動云忠恕之外無一貫。何以異此。

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二字。註中訓人君聽治之位。謂因仲弓寬宏簡重。有人君之度。故以此許之。看來似覺未妥。蓋人君者。天子諸侯之號。仲弓雖賢。猶在弟子之列。以尊君之夫子。即許其弟居天子諸侯之位。試問置周天子魯定公於何地。蓋古來設官分職。苟有一命之榮。無不南面臨民。可使南面者。猶之可使治賦。可使爲宰之類是也。

執鞭之士　士與事。古字通用。周書康誥篇之見士於周。即見事於周也。以此例觀。則執鞭之士者。猶云執鞭之事也。若作士君子之士。則士而懷居。不足爲士。夫子已有明訓。懷居不可。況執鞭乎。

物有本末節　註以此節爲結上文。故以物有本末。爲結首節。而以事有終始。爲結次節。此向來定解也。然玩通章文勢。此節當是起下兩節耳。所謂物者。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也。所謂事者。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物字事字。如此配合。不惟確切不浮。兼亦功力悉敵。以國與天下並言。則國爲本。而天下爲末。以家與國並言。則家爲本。而國又爲末。推而至於身心意知。亦復如是。是本末二字。有節節靈活之妙也。以治與平對觀。則治爲始。而平爲終。以齊與治對觀。則齊爲始。而治又爲終。推而至於格致誠正。亦復如是。是終始二字。有節節靈活之妙也。本末終始。既節節活。則先後二字。亦節節活。幷近道二字。亦節節活矣。蓋此節尚是虛籠法。引起八條目之義。所以直接古之欲明明德兩節。繳足知所先後二語。若以物有本末結首節。事有

終始結次節。配合便多牽強。蓋知止一節。本從止至善句申說而出。對上節不過。而物有本末兩句。明係勢均力敵之文也。況天下豈有心不妄動。可稱之爲事。所處而安。可稱之爲事者乎。事字既欠妥。則先後亦欠妥。幷近道亦欠妥矣。此雖無關大旨。然或稍可發明聖經。何妨姑存其說。

補格物致知章　朱子讀古本大學。謂聽訟章後。亡失格致一章。因託程子之意。而自作一章。列於賢傳之內。當時羣議紛然。以爲後儒雖賢。然無自補經書之理。孔子作春秋。如夏五郭公之類。何難增補幾字。以成其文。而終於闕疑者。愼之也。況朱子所補。皆近後人時文之調。不似聖經賢傳之體例也。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以鄙意揆之。此章原未亡失。所謂釋格致者。即聽訟章是也。蓋天下物理。本無窮

盡。進一境。則復有一境。即以獄訟言之。人第知剖決至當。便爲極則。豈知聽訟之外。尚有無訟一著。更爲超出其上乎。夫人格物致知。識得天下之理。件件有最高一著。其於修齊治平。不難矣。故借聽訟一端。以爲觸類引伸之藉。初非即以是爲釋本末也。蓋此章本重知字。不重本字。朱子重看偶然用來之本字。而忘卻此章專重之知字。故以之爲釋本末也。且夫曾子所釋者。不過三綱領八條目耳。本末既非綱領。又非條目。何必特釋。若本末既釋。終始又何不釋耶。今即細玩各傳文法。亦自灼然可見。祇因誠意爲第一章。故曰所謂誠其意者。特用專釋之語。若以下四章。皆用蟬聯之筆矣。倘專釋誠意之前。又加一章所謂致知在格物。則文法亂矣。經傳具在。讀書者何不靜氣一觀。至於第二節此謂知本。及此謂知之至也兩句。乃反覆咏歎。

令人恍然有覺之意。亦非衍闕之文。

服堯之服　服者事也。尚書纘禹舊服。以常舊服等。皆作事字解。服堯之服。猶言事堯之事也。下文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正是服堯之服註解。當與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動字。一例看。今註中謂曹交衣冠言動不循禮。故以此告之。則服字。竟作衣服之服矣。但堯之所服。乃日月星辰之十二章。曹交如何可服。若云堯所製之法服。則衣冠服色。隨代變更。生今反古。宣聖所戒。曹交生於周末。忽教其服千八百年以前之古服。似乎怪誕。至於桀雖無道。其所服者。亦必天子之服。決不曰吾是無道之主。別作無道之衣冠。以遺後世。曹交何自倣其遺制而服之邪。故不如訓作事字之說爲當。〔按〕書者。聖賢之書。理者。天下古今之理也。天下古今之理。天下古今皆可言之。所以

古人著書。必曰。以俟後之君子。其心甚望後人轉勝前人。非欲其一代不如一代也。若謂已有定解。後人即有發明。不許吐露一字。是爲一先儒。而障天下後世之口矣。可乎哉。

愼獨知於衾影

〔發明〕君子小人之分。不過爲己爲人之別。人若有志爲己。而於隱微幽獨之處。不能刻刻防閑。戰兢惕厲。則爲己之功。終有疏漏。古人云。獨行不愧影。獨臥不愧衾。能到衾影不愧時。方是愼到極處。◎此句。即上文見先哲於羹牆之實際。亦即下文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之本領。獨知不是空空一愼。須知前後皆有工夫。愼獨以前。須用學問思辨。愼獨以後。不過篤行而已。此與上句。用意最深。工夫最細。分

明是帝君自道其所得。不許俗人問津。◎獨知之時。獨知之境。人人皆有。各各不同。名者有名者之獨知。利者有利者之獨知。要皆業識茫茫。不知覺悟。譬之龍不見石。魚不見水。人不見塵。血肉之軀。不見鬼祟。自然之勢也。若於昧爽之時。回光返照。試問吾於父母兄弟前。稍能盡其孝弟否。於親族朋友間。果能以誠相與。耦居無猜否。於臨財之際。果能見利思義。不受人間造孽錢否。於行住坐臥中。曾念及天地父母之恩。思欲報答否。每日自朝至暮。曾有一二時中。發濟人利物之念否。於美色不留盼否。見人得意時。無嫉妒之心否。於處順境時。果能以卑自牧。不驕奢否。不凌虐無告人否。飲食當前能念及農夫之憔悴否。見貧者來乞。必能稍有以周之。無厭惡之心否。如是逐一檢點。則獨知之際。必有大不慊於懷者。豈容輕於自恕乎。

附徵事三條

見獵心喜（性理宗旨）　宋河南程顥。字伯淳。學者稱爲明道先生。少年好獵。後見濂溪周先生。頓除其習。自謂無此好矣。濂溪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耳。一日萌動。復如前矣。越十二年。偶見獵者。果有喜心。乃信濂溪之言不謬。〔按〕戒殺放生。乃爲善去惡中極容易事。斷除畋獵。又戒殺放生中最粗淺事。以明道先生之賢。又經十二年之學道。而方寸殺機。尚未斷盡。宜乎精嚴戒律之高僧。天神皆爲敬禮也。厥後先生主上元縣簿。見鄉多膠竿以取鳥者。先生命盡折其竿。且下令禁止。想此時一片殺機盡斷矣。豈特十年讀書。方去得一矜字。十年讀書。方去得狀元二字乎。

偶動邪念（高僧傳）　昔有禪師某者。研究禪理。道風頗高。欲求和尚付法。

和尚不允。微有怨望之意。和尚去世二十年後。其僧偶在溪邊走過。遙見對河女子濯足。偶動一念。以爲其足頗覺白皙。忽見和尚現形在傍。厲聲詰之曰。此念可付祖師衣鉢否。其僧不覺慚愧拜下。伏地懺悔。〔按〕以世俗言之。不過微細過咎。若以戒律論之。此念已犯淫戒矣。蓋欲界六天。不比世人。其福轉重。則其慾轉輕。到化樂天上。不過共相瞻視。慾事已竟。不待笑語。又上之。如他化自在天。但聞語聲。或聞香氣。慾念已竟。幷不待瞻視矣。豈若世俗之耽著所好。遂樂此不疲耶。

舉念戒牛（觀感錄）　無錫書吏王某。順治丁酉以錢穀事。獄死北都。康熙二年四月。蘇州金太傳子漢光。自京歸家。舟次張家灣。有人請曰。吾無錫王某也。幸附我去。許之。泊舟而王不至。舟發。復呼如初。漢光詰

之。王以實告曰。吾怨鬼也。舟離岸遠。故難登耳。舟中皆驚。鬼曰無妨。居於舟隅可也。舟近岸似有人躍入。行未幾。復叫跳。問其故。曰遺一小囊於岸。內有錢糧數目。歸家質對。藉此爲憑。乞停舟取下。漢光從之。既行三日。將暮。鬼曰姑止。此地普齋。吾欲往投。漢光問何謂普齋。曰即世所謂施食也。去須臾即下。曰觀世音主壇。無飯與我。以生前喜食牛肉耳。蓋菩薩值壇。凡嗜牛者。概不得食。時漢光方醉。拍案曰。天下有此奇事乎。吾素食牛。今當戒之矣。少頃。鬼大哭。問之。曰天上戒壇菩薩至。吾不可以居此。漢光曰。汝歸將奈何。曰更俟他舟耳。漢光停舟。鬼杳然竟去。〔按〕漢光戒牛之言。方出於口。而戒壇之神即至。可見舉心動念。天地皆知。記過記功。纖毫不爽。昔戚繼光日誦金剛經。有鬼託夢求其一卷以超生。而繼光誦經時。適有婢

送茶至。因搖手止之。其夜鬼復來告曰。誦經甚佳。但中多不用二字。故不得力。明日戚虔誠復誦。一念不起。於是鬼始託生。復來致謝。蓋神趣鬼趣。皆有他心通。每動一念。如見肺肝。今人自朝至暮。自暮至朝。殺盜淫妄。五逆十惡之念。至於不可窮極。焉得不犯天地之誅。觸鬼神之怒乎。然則獨知之際。誠不可不慎矣。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發明〕此兩句。收繳全篇之局。諸惡。即上文淫殺破壞等事。衆善。即上文忠孝敬信等事。言莫作者。乃禁止之詞。言奉行者。有勸勉之意。兩句。阿難亦曾言之。見於增益阿含經。帝君或本諸此。亦未可知。

◎兒童口中。皆讀大學之道。曾子口中。亦說大學之道。同此四字。而

所見淺深。有天淵之別。此二句文。亦復如是。昔善信菩薩。往劫生於無佛法世。尋求正法。空中告曰。此去東方一萬由旬。其國有一女人。生自卑賤。形貌醜陋。彷彿能知半偈一句。然其中路。隔一淤泥。縱廣萬里。踐形即沒。善信聞之。踊躍前行。竟過泥河。見此女人。敬禮如佛。禮拜讚歎。女人答曰。諸佛妙法。無量無邊。我之所聞。止有半偈。善信拜求。願聞半偈。女人答曰。唯有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而已。善信聞之。身心清淨。思惟其義。洞達斯旨。即獲神通。飛還本國。徧宣此偈。降伏衆魔。可見八字之中。淺者見之得其淺。深者見之得其深。非僅爲善去惡之常談也。

下附徵事六條

失目因緣（阿育王經）　昔阿育王妃。蓮華夫人。生一子。面貌端正。目似拘那羅眼。因字拘那羅。王甚愛之。其後王子與妃。共至雞頭末寺。見尊者

夜奢。夜奢知其夙因。將必失眼。即爲說眼無常相。時王正后。慕其容貌。強欲逼之。王子不從。后因大恨。必欲挑去其眼。後乘阿育王病。王子在外。討北方乾陀羅國。（屬北天竺國）后即詐爲王敕。令人挑去其目。王子爾時。雖受此苦。然念及尊者眼無常相之語。深惡血肉形骸。願求清淨慧眼。應時即得斯陀含果。其後王子。還至本國。父猶不知。忽見其子兩目已盲。形容枯悴。衣裳敝垢。號泣問故。答曰。此父王意也。有敕書在。王大怒。推求敕書。知是王后所爲。即欲殺之。爾時王子。百端勸解。王總不聽。遂大積薪油。而焚殺之。爾時比丘。問尊者優波毬多。有何因緣。答曰。王子往昔。在波羅奈國爲獵人。於山窟中。捕得多鹿。恐其逃竄。乃盡挑其目。次第殺之。從是以來。幾百世中。常被挑眼。又於過去。拘留孫佛入涅槃後。修造塔寺佛像。隨發願云。使我來世。得如

此佛。由修造塔像故。常生尊貴家。以發願故。得證斯陀含果。〔按〕其後阿育王。聞菩提寺僧名宴沙者。是羅漢。即攜王子。同到寺中。大修供養。請僧哀救。且普敕國中明日聽法者。各持器來。以承涕淚。明日道俗競赴。聞說十二因緣法。無不悲傷墮淚。共收其淚。貯之金盤。師乃對衆立誓曰。向所說法。其理若當。願以衆淚。洗王子目。令得復明。設理不當。目盲如故。於是將淚洗眼。王子由是兩目復明。

增價自斃（晉澹菴述）　太倉錢君球。於順治末年。見漁人賣一鼈。索錢五十。君球許以二十五。將買放之。適張伯重至。增其五文。買而烹之。羹猶未熟。張忽大寒。發譫語云。我本有人買放。汝何故奪吾殺之。索命甚急。家人哀懇。曰。既如此。須錢某來。君球至。代懇釋放。伯重遂甦。因此

誓不食葷。未幾。見有賣河豚者。伯重復買食之。病即隨發。踰日遂死。

〔按〕不超度鼈。縱不茹葷。怨亦終報。但爭遲速不同耳。

雷誅賭逆 先大人筆記　湖州南潯鎮。有寡婦之子好賭。一日負錢莫償。欲母典衣與之。母云。吾欲往汝姊家。且穿到。與汝可也。子遂爲母駕舟而往。母素惜衣。欲待登岸而後服。子疑母之弗與也。怒與母角。沈之於河。返未一里。殷殷然聞雷聲。急抵家。謂妻曰。速以大缸蓋吾。妻問故。不答。乃強從之。而雷聲甚細。終未震也。有頃。妻見缸邊血水流出。怪甚。啓視之。夫已無首。但鮮血淋漓。驚喚鄰里至。人皆謂其謀害。故爲誑語。乃駕舟候其姑至。欲鳴之官。舟至半途。有物礙楫。乃一女屍浮起。手執人頭。髮挽指上。細視之。屍即其母。而頭即其子。始悟其母爲子所害。而釋其婦。

〔按〕害母者。固豺虎之不若。究其禍根。乃

因負錢而始。然則賭博之爲禍。亦烈矣。安得長民者。痛除其弊乎。

一臠三命 先大人筆記 康熙辛亥。大旱。七月十五日。崑山榭麓地方。有夫婦戽水。忽雷雨大作。震死其夫。然其夫素行誠實。莫測其故。妻私歎曰。祇爲十八斤肉耳。衆爭問。乃云。去冬輸租入城。泊舟岸側。見空舟上有肉一肩。無人來取。乘隙速棹舟回。稱之。重十八斤。而此肉乃岸上富家物也。有婢置於船上滌之。偶以他事暫去。及回而失去其肉。主母撻之。失手遂斃。其夫謂必破家。與妻大鬧。妻憤甚。亦自縊死。雷斧之誅。職是故耳。〔按〕道路所遺之物。往往有偶然取之。累人喪身失命者。如此類是也。卒之人遭其禍。而己亦被譴。安用此非義之財爲。故曰。苟非我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

存心療治 懿行錄 明潘夔。號僦菴。烏程人。精於岐黃。留心利濟。歲大疫。

賴公起者八九。而不計藥本。鄰有趙某。嘗訟公於官。而病甚劇。謂其子曰。能生我者。潘公也。其子謂方與潘訟。奈何。趙曰。吾雖惡之。然其心甚慈。必不害我。公遂悉心調治。病以得痊。公三子。伯驤。桂陽令。仲驂。翰林編修。季馴。宮保尚書。公贈如其官。孫大復。丙戌進士。

〔按〕救人之念既切。則報復之念自輕。至訟我之人。亦思歸命而望救。則所感乎人者亦深矣。

忍餓給囚（同前）　明楊士懿。鄞之鏡川里人。初爲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令嚴酷。曾撻一囚。流血滿前。怒猶未息。楊跪而寬解之。且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況於怒乎。由是宰爲霽容。家甚貧。餽遺一無所取。遇囚乏食。多方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甚急。家無第二日糧。因問囚從何來。曰來自杭。忍飢久矣。乃撤己之米。煮粥

濟之。後生子守陳。累官翰林學士。贈如其爵。〔按〕自己之餓。尚在本日。諸囚之餓。已在前日。如此一較。與其自飽。無寧給囚。楊公設想。自應爾爾。

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

〔發明〕承上諸惡莫作二句來。惟其不作諸惡。故無惡曜加臨。惟其奉行衆善。故有吉神擁護。上二句是因。此二句是果。善惡有大有小。有暫有常。故吉神惡曜亦有大有小。有暫有常。如影隨形。如聲赴叩。一定之理。不爽纖毫。◎吉神惡曜。有在天趣攝者。有在神趣攝者。有在鬼趣攝者。雖然。各有職司。不過因物付物。要到永無惡曜。常有吉神地位。除非大福德人。宿業未到。庶或能之然而難矣。下附徵

事三條

投河不死（付法藏經）　毗婆尸佛在世時。有一比丘頭痛。是時薄拘羅尊者。乃一貧人耳。持一訶梨勒果施之。病因得愈。以是因緣。九十一劫以來。天上人中。享福快樂。未嘗有病。後生婆羅門家。其母早亡。後母屢欲殺之。不能爲害。復投之河。爲大魚所吞。魚隨被獲。剖腹得兒。爲長者子。後成羅漢。〔按〕濟一病僧。而至九十一劫無病。且多遇折磨而不死。則以福田殊勝之故也。豈非惡曜永離。吉神常護乎。

鬼神默佑（宋史）　宋劉安世字器之。忠直敢言。累抗疏論章惇。極言其不可用。及章惇用事。公遂遠竄。雖盛暑畏途。泛海冒險。監督者不少寬假。人皆謂公必死。而公竟無恙。年八十。未嘗一日病。時一有貲郎。迎合惇意。自求殺公。惇即擢爲本路判官。其人飛騎追公。去貶所止

三十里。明日將欲殺公。左右震懼。夜半忽聞鐘聲。貨郎如有物擊。吐血而死。公得無恙。〔按〕以劉公之賢。乃欲揣章意而殺之。宜乎惡曜反及其身。而吉神常護君子矣。

寇不能劫 感應篇註證 明嘉靖初年。儀眞縣金某開典鋪於鎮。是時江寇竊發。劫掠富家殆盡。獨金氏當鋪無恙。有司疑其與盜相通。及寇被獲。詰其何故不及金姓。因言幾次往劫。見屋上有金甲神無數。故不敢犯。官猶未信。呼地鄰詢之。皆曰。金某實係積德。各典出輕入重。惟彼出入公平。估物甚寬。限期更遠。且訪知親鄰之老而貧者。破例免息。又冬則免寒衣之息。夏則免暑衣之息。歲以爲常。天祐善人。故吉神擁護耳。令大加稱賞。直指聞之。旌其門閭。〔按〕典鋪本屬便民。獨其輕出重入。於貧民面上。分毫不假借。不免涉於市井耳。金

某不惟無此弊竇。幷能格外施仁。豈火盜官非。所能損其福澤。

近報則在自己

〔發明〕此與下句。亦承上起下之詞。近報遠報。俱就善一邊說。正爲下文百福千祥張本。近報。不必指定現在。即他生後世。亦近報也。何也。以就自己言之也。◎富貴貧賤。死生壽夭。皆有定數。此定數者。即報也。自己作之。自己受之。近莫近於此矣。此乃帝君教人以自求多福之意。　下附徵事六條

公主自福（雜寶藏經）　波斯匿王。有一公主。名曰善光。聰明端正。舉宮愛敬。王語之言。汝因我力。舉宮愛敬。女答王言。我有業力。不因父王。如是三問。答亦皆然。王怒。遂以公主。嫁一貧人。且告之曰。今當試汝。有自

業力。無自業力。公主嫁後。問夫父母。夫言。我父是舍衛城中第一長者。因死亡殆盡耳。遂同公主。復住故宅。地中自然掘得伏藏。一月之後。宮殿樓閣。皆悉成就。奴僕珍寶。充滿其中。王聞之喜。問佛因緣。佛言。過去迦葉佛時。有一女人。欲以肴膳供養如來。其夫阻之。婦言。吾已發願。莫退吾心。夫還聽婦。得遂供養。爾時夫婦。即今夫婦。因曾阻婦善念故。恆處貧窮。以還聽婦故。今日因婦富貴。〔按〕波斯匿王。復有一女。係末利夫人所生。容貌極醜。髮如馬鬃。王命禁閉。不許見人。公主自恨其形。乃廣塑佛像。苦自懇求。積有年月。一日感佛降臨。忽變好相。父王問之。具以實告。又阿育王第四女。事迹與此頗同。故今北山玉華。荊州長沙。京城崇敬寺等像。皆阿育王第四女造。非近報而何。

褻袈裟報（法苑珠林）　唐貞觀五年。梁州一婦人。家甚貧。其子依安養寺慧光法師出家。因乏小衣。乃至其子房中。取故袈裟用之。方著在身。與鄰家婦同立。忽覺脚熱。漸上至腰。須臾。疾雷震空。擲鄰母於百步外。土塞兩耳。悶絕經日。而用袈裟者。竟已震死。火燒焦捲。題其背曰。用法衣不如法。其子收殯之。又復震者再。乃露骸林下。聽其銷散。

〔按〕袈裟謂之解脫服。亦謂之福田衣。披袈裟者。梵王帝釋。不敢受其禮拜。所以龍王救護諸龍。得袈裟一縷。金翅鳥王。遂不能爲害。彌猴戲披袈裟。失足而死。遂得生天。袈裟之衣。利益無窮。佛制。亡比丘所遺袈裟。掛於樹上高處。一切有情遇之。皆能滅罪生福。宜乎褻瀆之罪。天所不容。子雖出家。不能收斂也。

火神示報（蘇郡共知）　康熙初年。檀香甚貴。蘇郡有香舖。以三金請檀香觀

音像一尊。因私計曰。若以此像作檀條賣。可得十六金。將毀之。有一傭工人懼罪。於中力阻。而香舖之婿。以迎妻歸。適在岳丈家。止傭者曰。汝爲傭人。何預汝事。聽之可也。其夜。香舖之女腹痛。不能歸家。留三日。其明日。街上有六歲童子。隨父行路。忽指香舖。問父曰。彼家屋上。何故用紅封條封鎖。父以爲妄。禁之勿言。是夜香舖回祿。止焚一家。合門盡死。其婿欲從樓上屋竇中鑽出。而有物礙定。竟死燄中。其傭工人。先於晨朝。有別香舖來強邀去二日。遂以得免。〔按〕毀壞佛像。出佛身血。是五無間地獄因。故不行勸阻。即有惡曜加臨。片刻善心。便有吉神擁護。婿與傭人。立心稍異。一則本欲歸家。而使其不歸。一則不欲他往。而強之他往。眞所謂禍福無門。唯人自召矣。

十倍償業 凌子正自述　鎮江凌楷。字子正。康熙癸卯。曾惡鄰村惡犬嚙人。乃誘入夾衖中。斷其出路。冀餓死以絕其害。將一旬。啓而視之。犬竟搖尾而出。不復嚙人。而衖中磚上堆土。被犬食之者將半。經兩月。犬即自斃。其夕凌夢至府堂。有二貴人並坐。綠衣者曰。人而不仁。奈何。赤衣者曰。須十倍以償之。乃令吏引凌至後戶。見園內梅花開盛。樹下金魚缸內。浮起一死魚。吏指曰。獄字從犬。君知之乎。十年後當驗。覺而異之。不得其解。至癸丑年正月。以他事被誣入獄。見獄中梅花正開。有死金魚浮於缸內。宛如夢中所見。絕糧七日。僅存一喘。凡羈獄內百日。而後得免。正符十倍以償之之說。〔按〕被誣入獄。懸知於十年之後。不足爲難。獨是梅花之開。金魚之死。亦有定數。乃爲異耳。宜乎大阿羅漢。能知前後八萬四千大劫。而諸天壽數之

修短。世界成壞之久近。皆可安坐而致也。凌君係樸誠之士。精於邵子皇極數。與余相對數日。親爲余言如此。

夢示雞骨（婁東人述）　四川楊琳。字懷眉。順治十三年。選太倉糧廳。尋陞浙江臨安縣令。居官清正。而性嗜雞。積有年月。康熙十六年。夢至冥府。見積骨如山。旁有人指之曰。此汝所食雞骨也。汝將到此受罪矣。然汝孽緣未盡。尚要啖雞四十七隻。然後到此。覺而訝之。微有懼心。自限一雞分以三日。而口不能忍。更之以兩日。繼而仍復如故。到四十五隻。忽有微疾。越一宿而病遂重。恰如其數而歿。〔按〕或疑所食之雞。既有一定數目。則從前所食。亦分所當然。何以復有殺報。不知四十七隻。乃冥中預知其殺之數。非此雞應被其殺之數。假令得此一夢。毅然不殺。定數便不能拘。從前所殺。即可超薦。人之

修行。亦復如是。苟能當下斬斷。生死安得而限之乎。

酷令自燒（崑邑共傳）　康熙元年。崑山知縣李開先。貌陋而酷。人號爲李藍面。每遇徵比錢糧。必用極重之板。往往立斃杖下。濺血盈堂。罷官之後。寓居蘇州。三四年內。一門死盡。止存一女。與奴私通而遁。僅存一身。貧乏不能度日。至自炊鍋竈。一日以口吹火。向前跌入竈門。燒爛其頭而死。〔按〕令之酷者。莫酷於此人。報之速者。亦莫速於此人。

遠報則在兒孫

〔發明〕與人言後世。蓋信者半。疑者半。與人言後嗣。則無論智愚。要皆深信而不惑。是人不幸而不知有自己。亦幸而猶知有兒孫也。但兒孫之賢否。或不能遙必耳。然而蘭孫桂子。往往萃於德門。詩云。

克昌厥後。書曰。垂裕後昆。往訓昭然。於今爲烈。◎發祥在十世五世後者。固稱爲遠報。即或鍾英毓秀。現在膝下眼前。其報未始非遠。何也。以其對自己言之也。獲報而不在自己。則遠莫過之矣。　下附徵事三條

盡誠訓導（宋史）　宋鄧至。授徒家塾。凡子弟來讀書者。必盡誠以教之。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成材者甚衆。而至之後人。亦多貴顯。熙寧九年。神宗御集英殿。第進士。鄧長子綰。爲翰林學士。侍上前。唱至其弟績。綰下殿謝。又唱至其二孫。綰又下殿謝。上顧而笑。王恭公從旁贊曰。此其父鄧至。盡誠教人所致也。〔按〕人既稱我爲師。北面而事我。我必盡誠以教之。方不負彼之望。鄧君既能成就人之子弟。則天亦成就其子弟。蘭桂連鏢。固其宜也。

貴子復來（功過格）　宋虔州王汝弼。言行不苟。其東村劉良。西村何士賢。祖父俱積德。崇寧癸未。兩姓各生一子。俱穎異過人。延汝弼爲師。而良與士賢。家貲雖饒。然頗刻薄。遠不逮前人。政和辛卯三月。汝弼立於門首。見人馬過。如官府狀。向何氏門內。有指畫狀。隨到劉氏之門。亦如之。詢之兩家。不知也。未幾疫作。兩家之子皆斃。是秋。汝弼見攝至冥。見主者冕旒南面。呼汝弼問曰。汝是陝西乾州王汝弼乎。曰。吾乃江西虔州王汝弼也。查之。祿壽尚遠。因叩主者。以何劉二子之亡故。主者曰。二子。左輔右弼也。天曹錄其祖父陰德。將昌厥後。不意良與士賢。處心行事。悉反其先世所爲。以故奪其貴子。行將盡掠其家貲矣。王甦。已閱二日。乃呼劉何二姓。詳告之。二人涕泣悔過。由是廣積陰功。濟人利物。乙未年。復各生一子。劉名兆祥。何名應元。仍延汝

弼訓之。後二子。同登紹興癸丑進士。位至通顯。〔按〕祖父積德所致之貴子。猶能以刻薄故而殺之。況本無修德之祖父乎。現在既死之貴子。猶能以修德故而令其復來。況其未遭天譴者乎。乃知求嗣得嗣。洵非虛語。但須得其求之之道耳。

神示葬地 善餘堂筆乘 建寧楊少師榮。其祖父皆以濟渡爲生。每至久雨溪漲。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知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共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葬之。即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父。皆如其爵。子孫貴盛。〔按〕葬地吉凶。原係一定之理。但非人力可以強求耳。世之不務修德。但覓地師。希圖吉壤者。固非一

概不信風水。不顧年月方向。但云他年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便可安葬。誤置親尸於凶殺絕地者。亦謬。觀少師發祥之所。係神人指示。知風水之說。不可不信矣。觀其祖父。必如此積德。而後始遇此善地。又知風水之說。不可徒恃矣。

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發明〕此一結。舉其成效而言。是總收全篇之局。與前上格蒼穹句遙應。百福千祥。雖統言其獲報之厚。然其中未嘗不縷析條分。如行時時之方便。則有方便之福祥。作種種之陰功。則有陰功之福祥。善大。則福祥亦大。善小。則福祥亦小。信如潮汐。捷於桴鼓。◎陰騭二字。篇中凡兩見。上文廣行陰騭。上格蒼穹。是帝君以身立教。自言其功

效如此。此言百福千祥。必由陰騭。是帝君鼓勵士子。欲吾輩仰法帝君。亦將上格蒼穹如此。　下附徵事四條

地上天福（樹提伽經）　天竺國。頻婆娑羅王。有一大臣。名樹提伽。財富無量。受用自然。一日國王坐朝。忽大風起。飄一白氎手巾。至於殿前。非世間物。王即徧示羣臣。皆言國家將興。天賜瑞耳。樹提默然。王問其故。答曰。臣不敢欺大王。是臣家拭體巾。掛在池邊。風偶吹來耳。卻後數日。有一九色金華。大如車輪。墮王殿前。王復召問。樹提答言。臣不敢欺王。是臣後園萎落之華。風偶吹來耳。王乃大驚。謂樹提曰。吾欲到爾家觀遊。將隨二十萬人來。汝家能容否。對曰。悉隨王意。王曰。當何日來。汝可備辦。答曰。隨王何日。不必預備。臣家有自然床席。不須人舖。自然飲食。不須人作。自然擎來。不須呼喚。自然擎去。不須反顧。王

即將二十萬衆。從其家南門入。有三十童子。端正可愛。王曰。是卿兒孫否。答曰。是臣守闔之奴。王復前行。至內閤門。有三十童女。絕世無雙。王曰。是卿婦女耶。答曰。是臣守閤之婢。又復前行。至其堂前。白銀爲壁。水精爲地。王謂是水。畏不敢前。樹提曰。此地堅固無比。無物可壞。即導王登。請王坐金床上。面憑玉几。樹提伽婦。從百二十重七寶帳中。徐步而出。爲王作禮。方舉頭頃。眼中自然流淚。王問何故不悅。答曰。聞王身上煙氣。是以淚出。王言。庶民燃脂。諸侯燃蜜。天子燃漆。漆亦無煙。何得淚出。樹提答曰。臣家有明月神珠。掛於殿堂。晝夜無異。不須火光。堂前有十二重高樓。廣博宏壯。視東見西。逡巡游覽。不覺經月。大臣交章請回。王不復顧。復遊園池。又經一月。樹提於王回宮。盡以綾羅繒綵。施二十萬衆。王告群臣。樹提本是吾臣。何乃宅舍

婦女。殊勝於我。我欲以四十萬人。伐而取之。可乎。諸臣皆言可伐。王即舉兵。圍其舍數百重。忽門中走出一力士。舉金杖一擬。四十萬衆人馬俱倒。不復能行。樹提乘雲母之車。出問諸人。汝等皆欲起否。皆言願起。於是樹提舉手一麾。人馬皆起。王知不可以勢取。乃撤兵回。

〔按〕其後王與樹提。往見世尊。問樹提宿世因緣。佛言。無量世時。有一商主。在山道中行。見一病僧。發敬愛心。布施屋宇飲食。及種種資身之具。悉令無乏。因發願云。願我來生。受天上自然之供。又願早成佛道。濟度三惡道衆生。以其布施故。今世雖在地上。猶享天福。爾時商主。樹提伽是也。爾時病僧。吾身是也。

舉家福澤（四分律）　佛在世時。跋提城內。有大居士曰瑗茶。大饒財寶。隨意所欲。周給人物。倉中有孔。大如車輪。穀米自出。婦以八升米作飯。

飼四部兵。及四方來者。食猶不盡。其兒以千兩金。與四部兵。及四方乞者。隨意不盡。其婦以一裹香塗四部兵。並四方來乞者。香故不盡。奴以一犁田。出米滋多。婢以八升穀。餵四部兵之馬。猶食不盡。舉家各爭自己福力。瑎荼問佛。佛言。若論福力。汝等共有。昔王舍城有一織師。其婦。及兒媳奴婢。正欲食時。有辟支佛來乞食。舉家各欲捨己所食奉之。辟支佛言。各減少許。於汝不少。於我得足。即便從之。辟支佛食已。踊身虛空。現諸神變。織師舉家大喜。命終之後。皆生天上。餘福未盡。故得如此。〔按〕諺云。一人有福。拖到一屋。雖然如此。要知同在屋內。被其拖得到者。在彼亦自有福分。但福之大小。存乎其人耳。所以貴人子女。必無乞兒相貌。賤隸家僮。必無卿相八字。何則。同業相感。則同業相聚也。

累世科第（現果隨錄）　太倉王文肅公。錫爵。號荊石。爲人謙恭溫厚。廣積陰功。爲神廟首輔。雖貴顯。終身不二色。梵宇無大小。皆書額護持。晚年命工以金銀汁。畫大士像。手書心經於上。施人供養。子緱山先生。諱衡。亦榜眼。孫烟客先生。諱時敏。增修世德。篤信三寶。每至黎明。即盥漱禮誦。嘗謂人曰。吾十七歲。持金剛經。至今年垂八十。未嘗缺一日。儉歲。首創糶官米。兼煮粥濟民。同里孝廉陸允升。夢至一大寺。見六人挑荳至。黃荳中雜以蠶豆。或問之。旁一老僧曰。此皆烟翁前生所積善業也。大善記一蠶荳。小善記一黃荳。共有六擔。孝廉曾以此徧告人。是以知之。生子九人。孫二十餘人。皆掇巍科。躋顯要。第八子諱淡者。復登相位。先生贈如其爵。榮盛未艾。〔按〕太倉累葉聲望。或見於國史。或載於家乘。美不勝書。茲特於願雲師現果隨錄中。

節出一二。以志篇末。聊爲勸善之一助。

福被江南（見東海家乘）　崑山徐在川。諱汝龍。爲刑部公諱申之子。長於文學。虞山嚴文靖公訥。延爲西賓。先是倭寇猖獗。凡江浙瀕海地。皆被兵燹。民不聊生。至嘉靖三十四年乙卯。蘇松四郡皆荒。流民載道。撫藩大臣。以時值用兵。莫敢上達。而嚴公適以宮詹在家。在川公勸其爲民請命。猶豫未決。公即代爲草疏。滔滔數千言。情詞愷摯。袖之以哀懇於嚴。嚴欲決於神卜之瞽者。公乃焚香告天。以求必濟。而又密贈卜者以金。占得升卦。天然協吉。以爲此疏一達。不惟萬民受福。抑且祿位高遠。嚴公大喜。毅然達之。果蒙俞允。盡蠲江南全省之賦。凡漕糧之已入廒者。皆令民如數領歸。歡聲溢於道路。未幾。嚴即被召。後登相位。而在川公。及身爲交河令。多政績。長子應聘。爲太僕公。太

僕公之曾孫。乾學。秉義。元文。爲同胞三鼎甲。司寇乾學公生五子。曰樹穀。曰炯。曰樹敏。曰樹屏。曰駿。俱名進士。時稱五子登科。最幼者詞林。諸孫出仕者甚多。極科名之盛。〔按〕康熙己巳庚午間。立齋先生已將大拜。適在寓草疏。覆蘇松浮糧事。有姓陳者。力言國用不可驟減。且云有田在蘇。亦當避嫌。因代草一疏。勸立齋覆之。大意以爲此事無容更議。而後豁免之說遂寢。是年陳姓者。竟卒於京邸。相國亦旋以罷歸。較之交河公之代草。不相去霄壤哉。人以此事歸咎相國。冤矣。陳姓者住嘉定。隱其名。

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卷下

明袁了凡四訓 附 立命篇

余童年喪父。母命棄業學醫。謂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名。爾父夙心也。後余在慈雲寺。遇一老者。修髯偉貌。飄飄若仙。余敬禮之。語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進學矣。何不讀書。余告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正傳。數該傳汝。予即引之歸。告母試其數。纖悉皆驗。余遂起讀書之念。孔爲余起數。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爲余卜終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補廩。某年當貢。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在任二年半。即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於正寢。惜無子。余備錄而謹記之。自此以後。凡遇考校。其名數先後。

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獨算余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即批准補貢。余竊疑之。後果爲署印楊公所駁。直至丁卯年始准貢。連前食米計之。實九十一石五斗也。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澹然無求矣。貢入燕都。留京一年。終日靜坐不閱文。後歸遊南雍。未入監。先訪雲谷禪師。於棲霞山中。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何也。余曰。吾爲孔先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即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是豪傑。原來只是凡夫。問其故。曰。人未能無心。終爲陰陽所縛。安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被他算定。不曾轉動一毫。豈不是凡夫。余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

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誑語乃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余進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汝不見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雙得。是求有益於得也。若不反躬內省。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內外雙失。故無益。問。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余以實告。雲谷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余追省良久。曰。不應也。科第中人。類有福相。余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時或以才智蓋人。直心直行。輕言妄談。凡此皆薄福之相也。豈宜科第哉。地之穢者多

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余好潔。和氣能育萬物。余善怒。愛爲生生之本。忍爲不育之根。余矜惜名節。常不能舍己救人。又多言耗氣。喜飲爍精。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皆宜無子。其餘過惡尚多。不能悉數。雲谷曰。豈唯科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將向來不登科第。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務要惜精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骨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如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而違。汝今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爲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汝信得及否。余信其言。拜而受教。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露。爲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余。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且教持準提咒。以期必驗。語余曰。符籙家有云。不會書符。被鬼神笑。此有秘傳。只是不動念也。執筆書符。先把萬緣放下。從此念頭不動處。下一點。謂之混沌開基。由此一筆揮成。更無思慮。此符便靈。凡祈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孟子論立命之學。

而曰天壽不貳。細分之。豐歉不貳。然後可立貧富之命。窮通不貳。然後可立貴賤之命。天壽不貳。然後可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爲重。曰天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修。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則一毫覬覦。一毫將迎。皆當斬絕矣。到此地位。則造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實學。汝未能無心。但能持準提咒。無記無數。不令間斷。持得純熟。於持中不持。於不持中持。到得念頭不動。則靈驗矣。余初號學海。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容受。到明年。禮部考科舉。孔先生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

身多誤。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巳歲發願。直至己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遂起求子願。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男天啓。余行一事。隨以筆記。汝母不能書。每行一事。輒用鵝毛管。印一硃圈。於曆日之上。或施貧人。或放生命。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已滿。九月十三日。復起求中進士願。許行善事一萬條。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余置空格一冊。名曰。治心編。晨起坐堂。家人攜付門役。置案上。所行善惡。纖悉必記。夜則設桌於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帝。汝母見所行不多。輒顰蹙曰。我前在家。相助爲善。故三千之數得完。今許一萬。衙中無事可行。何時得圓滿乎。夜間偶夢見一神人。余言善事難完之故。神曰。只減糧一節。萬

行俱完矣。蓋寶坻之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余爲區處。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委有此事。心頗疑惑。適幻余禪師。自五臺來。余以夢告之。且問此事宜信否。師曰。此心眞切。即一行可當萬善。況合縣減糧。萬民受福乎。吾即捐俸銀。令其就五臺山。齋僧一萬而回向之。孔公算余五十三歲有厄。余未嘗祈壽。是歲竟無恙。今六十九歲矣。書云。天難諶。命靡常。又云。惟命不於常。皆非誑語。吾於是而知凡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汝之命未知若何。即命當榮顯。常作落寞想。即時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即眼前足食。常作貧窶想。即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即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蓋父母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曰

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耽閣一生。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邃至眞至正之理。其熟讀而勉行之。毋自曠也。

改過篇

春秋諸大夫。見人言動億而談其禍福。靡不驗者。左國諸記可觀也。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動乎四體。其過於厚者。常獲福。過於薄者。常近禍。俗眼多翳。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至誠合天。福之將至。觀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今欲獲福而遠禍。未論行善。先須改過』。但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

與我同爲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恥者。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要機也』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吾何可以不懼。不惟是也。閒居之地。指視昭然。吾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早露。終難自欺。被人覷破。不值一文矣。烏得不懍懍。不惟是也。一息尚存。彌天之惡。猶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惡。臨死悔悟。發一善念。遂得善終者。謂一念猛厲。足以滌百年之惡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爲貴。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明則千百年。擔負惡名。雖孝

子慈孫。不能洗滌。幽則千百劫。沈淪獄報。雖聖賢佛菩薩。不能援引。烏得不畏。』第三須發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吾須奮然振作。不用遲疑。不煩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速與抉剔。大者如毒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具是三心。則有過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驗亦異。』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怒詈。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強制於外。其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己。豈能自安。且彼之殺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己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即空。疏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己之

福哉。又思血氣之屬。皆含靈知。既有靈知。皆我一體。縱不能躬修至德。使之尊我親我。豈可日戕物命。使之仇我憾我於無窮也。一思及此。將有對食傷心。不能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於我何與。本無可怒者。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尤人之學問。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吾悉以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鍊玉成之地。我將歡然受賜。何怒之有。又聞謗而不怒。雖讒焰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辯。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怒。種種諸過。不必逐類尋求。但當一心爲善。正念時時現前。邪念自然汚染不上。如太陽

當空。魍魎潛消。此精一之眞傳也。過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大抵最上者治心。當下清淨。纔動即覺。覺之即無。苟未能然。須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須隨事以禁之。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爲失策。執下而昧上。則拙矣。顧發願改過。明須良朋提醒。幽須鬼神證明。一心懺悔。晝夜不懈。經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或覺心神恬曠。或覺智慧頓開。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或遇怨仇而回瞋作喜。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提攜接引。或夢飛步太虛。或夢幢幡寶蓋。種種勝事。皆過消罪滅之象也。然不得執此自高。畫而不進。昔蘧伯玉。當二十歲時。已覺前日之非。而盡改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及二十二歲。回視二十一歲。猶在夢中。歲復一歲。遞遞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

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學如此。吾輩身爲凡流。過惡蝟積。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即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赧然消沮。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夢顚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也。苟一類此。即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誤。

積善篇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昔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而歷敍其祖宗積德之長。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孔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皆至論也。試以往事徵之。楊少師榮。建寧人。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

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窆之。即今白兎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祖父如其官。子孫貴盛。至今尚多賢者。』鄞人楊自懲。初爲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嚴肅。偶撻一囚。血流滿前。而怒猶未息。楊跪而寬解之。宰曰。怎奈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自懲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爲之霽顏。家甚貧。餽遺一無所取。遇囚人乏糧。常多方以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人無食。自顧則囚人堪憫。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而來。沿路忍飢。菜色可掬。因撤己之米。煮粥以食囚。後生二子。長曰守陳。次曰守阯。爲南北吏部

侍郎。長孫爲刑部侍郎。次孫爲四川廉憲。又俱爲名臣。今楚亭德政亦其裔也。』昔正統間。鄧茂七倡亂於福建。士民從賊者甚衆。朝廷起鄞縣張都憲楷南征。以計擒賊。後委布政司謝都事。搜殺東路賊黨。謝求賊中黨附冊籍。凡不附賊者。密授以白布小旗。約兵至日。插旗門首。戒軍兵無妄殺。全活萬人。後謝之子遷中狀元。爲宰輔。孫丕。復中探花。』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求取即與之無倦色。一仙化爲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誠也。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至一升麻子之數。其子依所點葬之。初世即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纓甚盛。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謠。』馮琢菴太史之父。爲邑庠生。隆冬早起赴學。路遇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

己綿裘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至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及生琢菴。遂名琦。』台州應尚書。壯年習業山中。夜鬼嘯集。往往驚人。公不懼也。一夕聞鬼云。某婦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其嫁人。明夜當縊死於此。吾得代矣。公潛賣田。得銀四兩。即僞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其父母見書。以手跡不類疑之。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其子後歸。夫婦相保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傍一鬼曰。爾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而禍之。應公益自努勵。善日加修。德日加厚。遇歲饑。輒捐穀以賑之。遇親戚有急。輒委曲維持。遇有橫逆。輒反躬自責。怡然順受。子孫登科第者。今累累也。』常熟徐鳳竹栻。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以爲同邑之倡。又分穀以賑貧乏。夜

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秀才。做到了舉人郎。相續而呼。連夜不斷。是歲。鳳竹果舉於鄉。其父因而益積德。孳孳不怠。修橋修路。齋僧接衆。凡有利益。無不盡心。後又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鳳竹官終兩浙巡撫。』嘉興屠康僖公。初爲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狀。得無辜者若干人。公不自以爲功。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後朝審。堂官摘其語。以訊諸囚。無不服者。釋冤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公復稟曰。輦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而平反之。尚書爲奏。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列。夢一神告之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後生應塤。應坤。應埈。皆顯官。』嘉興包憑字信之。其父爲池陽太守。

生七子。憑最少。贅平湖袁氏。與吾父往來甚厚。博學高才。累舉不第。留心二氏之學。一日東遊泖湖。偶至一村寺中。見觀音像。淋漓露立。即解橐中得十金。授主僧。令修屋宇。僧告以功大銀少。不能竣事。復取松布四疋。檢篋中衣七件與之。內紵褶。係新置。其僕請已之。憑曰。但得菩薩無恙。吾雖裸裎何傷。僧垂淚曰。舍銀及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點心。如何易得。後功完。拉老父同遊。宿寺中。公夢伽藍來謝曰。汝子當享世祿矣。後子汴。孫樫芳。皆登第作顯官。』嘉善支立之父。爲刑房吏。有囚無辜陷重辟。意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其妻泣而聽命。及至。妻自出勸酒。具告以夫意。支不聽。卒爲盡力平反之。囚出獄。夫妻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稀。今無子。吾有

弱女。送爲箕帚妾。此則禮之可通者。支爲備禮而納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高生高。高生禄。皆貢爲學博。禄生大綸。登第。』凡此十條。所行不同。同歸於善而已。』若復精而言之。則善有眞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皆當深辨。爲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善。豈知造業。枉費苦心。無益也。』何謂眞假。昔有儒生數輩。謁中峰和尚。問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隆盛。佛説無稽矣。中峰云。凡情未滌。正眼未開。認善爲惡。指惡爲善。往往有之。不憾己之是非顚倒。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衆曰。善惡何致相反。中峰令試言其狀。一人謂詈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一人謂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衆人歷

言其狀。中峰皆謂不然。因請問。中峰告之曰。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眞。利己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眞。襲跡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眞。有爲而爲者假。皆當自考。』何謂端曲。今人見謹愿之士。類稱爲善而取之。聖人則寧取狂狷。至於謹愿之士。雖一鄉皆好。而必以爲德之賊。是世人之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推此一端。種種取舍。無有不謬。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凡欲積善。決不可徇耳目。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純是濟世之心則爲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爲曲。純是愛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則爲曲。純是敬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則爲曲。皆當細辨。』何謂陰陽。凡爲善而

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過咎。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何謂是非。魯國之法。魯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皆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子路拯人於溺。其人謝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矣。自俗眼觀之。子貢不受金爲優。子路之受牛爲劣。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乃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不論一時。而論久遠。不論一身。而論天下。現行雖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則似善而實非也。現行雖

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則非善而實是也。然此就一節論之耳。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決擇。』何謂偏正。昔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謂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公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以至於此。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值歲荒。窮民白晝攫粟於市。告之縣。縣不理。窮民愈肆。遂私執而困辱之。衆始定。不然。幾亂矣。故善者爲正。惡者爲偏。人皆知之。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正中偏也。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何謂半滿。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曰。商罪貫盈。如貯

物於器。勤而積之則滿。懈而不積則不滿。此一說也。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席者親爲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攜數千金入寺捨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因問曰。吾前施錢二文。汝親爲懺悔。今施數千金。而汝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眞。非老僧親懺不足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爲半。而二文爲滿也。鍾離授丹於呂祖。點鐵爲金。可以濟世。呂問曰。終變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呂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爲也。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已滿矣。此又一說也。譬如以財濟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德。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雖黃金萬鎰。福不滿也。

此又一說也。』何謂大小。昔衛仲達爲館職。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吏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其善錄僅如筋而已。索秤稱之。則盈庭者反輕。而如筋者反重。仲達曰。某年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多乎。曰。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因問軸中所書何事。曰朝廷嘗興大工。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疏稿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於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曰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善力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少。』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夫子論爲仁。亦曰先難。必如江西舒翁。捨二年僅得之束修。代償官銀。而全人夫婦。與邯鄲張翁。捨十年苦積之錢。代完贖銀。而活人妻子。皆所謂難捨處能捨也。如鎮江靳翁。雖年老無子。不忍以幼女爲妾。而還之鄰。此

難忍處能忍也。故天之降福亦厚。凡有財有勢者。其立德皆易。易而不爲。是謂自暴。貧賤作福皆難。難而能爲。斯可貴耳。』隨緣濟衆。其類至繁。約言其綱。大約有十。第一與人爲善。第二愛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勸人爲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興建大利。第七捨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長。第十勸人愛惜物命。』何謂與人爲善。昔舜在河濱。見漁者。爭取深潭厚澤。老弱則漁於急流淺灘之中。惻然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揄揚而取法之。期年。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夫明哲如舜。何難出一言教衆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此良工苦心也。吾輩處末世。勿以己之長而蓋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收斂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則令其可改。一則令其

有所顧忌而不敢縱。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錄。翻然舍己而從之。且爲豔稱而廣述之。凡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爲自身起念。全是爲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爲公之度也。』何謂愛敬存心。君子與小人。就形迹觀。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只是愛人敬人之心。蓋人有親疏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體。孰非當敬當愛者。愛敬衆人。即是愛敬聖賢。能通衆人之志。即是能通聖賢之志。何者。聖賢之志本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吾合愛合敬。而安一世之人。即是爲聖賢而安之也。』何謂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擲則瓦礫。追琢則圭璋。故凡見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掖而成就之。或爲之獎借。或爲之維持。或爲

白其誣而分其謗。務使之成立而後已。大抵人各惡其非類。鄉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善人在俗。亦難自立。且豪傑錚錚。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敗。而善人常得謗。惟仁人長者。匡直而輔翼之。其功德最宏。』何謂勸人爲善。生爲人類。孰無良心。世路役役。最易沒溺。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拔之清涼。爲惠最溥。韓愈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跡。然對證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失言失人。當反吾智。』何謂救人危急。患難顛沛。人所時有。偶一遇之。當如痌瘝之在身。速爲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濟其顛連。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蓋仁人之言哉。』何謂興建大利。小而一鄉之內。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興建。或開

渠導水。或築隄防患。或修橋路以便行旅。或施茶飯以濟飢渴。隨緣勸導。協力興修。勿避嫌疑。勿辭勞怨。』何謂捨財作福。釋門萬行。以布施爲先。所謂布施者。只是捨之一字耳。達者內捨六根。外捨六塵。一切所有無不捨者。苟未能然。先從財上布施。世人以衣食爲命。故財爲最重。吾從而捨之。內以破吾之慳。外以濟人之急。始而勉強。終則泰然。最可以蕩滌私情。祛除執吝。』何謂護持正法。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何以裁成萬物。何以脫塵離縛。何以經世出世。故凡見聖賢廟貌。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修飭之。至於舉揚正法。上報佛恩。尤當勉勵。』何謂敬重尊長。家之父兄。國之君長。與凡年高德高位高識高者。皆當加意奉侍。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愛婉容。柔聲下氣。習以成性。便是和氣格天之本。出而事君。

行一事。毋謂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毋謂君不見而作威也。事君如天。古人格論。此等處。最關陰德。試看忠孝之家。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盛者。切須愼之。』何謂愛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惻隱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孟子謂君子遠庖廚。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也。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謂聞殺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食。專爲我殺者不食。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漸漸增進。慈心愈長。不特殺生當戒。蠢動含靈。皆爲物命。求絲煮繭。鋤地殺蟲。念衣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故暴殄之孽。當與殺生等。至於手所誤傷。足所誤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古詩云。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何其仁也。』善行無窮。不能殫述。由此十事。而推廣之。則萬德可備矣。

謙德篇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故謙之一卦。六爻皆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予屢同諸公應試。每見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辛未計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宇賓年最少。極其謙虛。予告費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費曰。何以見之。予曰。惟謙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如敬宇者乎。有恭敬順承。小心謙畏。如敬宇者乎。有受侮不答。聞謗不辯。如敬宇者乎。人能如此。即天地鬼神。猶將佑之。豈有不發者。及開榜。丁果中式。丁丑在京。與馮開之同處。見其虛己斂容。大變其幼年之習。李霽巖。直諒益友。時面攻其非。但見其平懷順受。未嘗有

一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果謙。天必相之。兄今年決第矣。已而果然。趙裕峰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三尹。隨之任。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壬辰歲。予入覲。晤夏建所。見其人氣虛意下。謙光逼人。歸而告友人曰。凡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此慧一發。則浮者自實。肆者自斂。建所溫良若此。天啓之矣。及開榜。果中式。江陰張畏巖。積學工文。有聲藝林。甲午南京鄉試。寓一寺中。揭曉無名。大罵試官。以爲瞇目。時有一道者在傍微笑。張遽移怒道者。道者曰。相公文必不佳。張益怒曰。汝不見我文。烏知不佳。道者曰。聞作文。貴心氣和平。今聽公罵詈。不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因就而請教焉。道者曰。中全要命。命不該中。文雖工

無益也。須自己做箇轉變。張曰。既是命。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士何能爲。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由此折節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至一高房。得試錄一冊。中多缺行。問傍人曰。此今科試錄。何多缺名。曰。科第陰間三年一考較。須積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係舊該中式。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後指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愼。或當補此。幸自愛。是科果中一百五名。由此觀之。舉頭三尺。決有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須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虛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有受福之基。彼氣盈者。必非遠器。縱發亦無受用。稍有識見之士。必不忍自狹其量。

而自拒其福也。況謙則受教有地。而取善無窮。尤修業者。所必不可少者也。古語云。有志於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於富貴者。必得富貴。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立定此志。須念念謙虛。塵塵方便。自然感動天地。而造福由我。今之求登科第者。初未嘗有眞志。不過一時意興耳。興到則求。興闌則止。孟子曰。王之好樂甚。齊其庶幾乎。予於科名亦然。

俞淨意公遇竈神記

明嘉靖時。江西俞公。諱都。字良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爲諸生。每試必高等。年及壯。家貧授徒。與同庠生十餘人。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前後應試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

子。甚聰秀。左足底有雙痣。夫婦寶之。八歲戲於里中。遂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哭兒女故。兩目皆盲。公潦倒終年。貧窘益甚。自反無大過。慘膺天罰。年四十外。每歲臘月終。自寫黃疏。禱於竈神。求其上達。如是數年。亦無報應。至四十七歲時。除夕與瞽妻一女夜坐。舉室蕭然。淒涼相弔。忽聞叩門聲。公秉燭視之。見一角巾皂服之士。鬚髮半蒼。長揖就座。口稱姓張。自遠路而歸。聞君家愁歎。特來相慰。公心異其人。執禮甚恭。因言生平讀書積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繼。且以歷焚竈疏。爲張誦之。張曰。予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公大驚曰。聞冥冥之中。纖善必錄。予誓行善事。恪奉規條久矣。豈盡屬虛名乎。張曰。即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與知交輩。多用書文

舊冊。糊窗裹物。甚至以之拭桌。且藉口曰勿汚。而旋焚之。君日日親見。略不戒諭一語。但遇途間字紙。拾歸付火。有何益哉。社中每月放生。君隨班奔逐。因人成事。儻諸人不舉。君亦浮沈而已。其實慈悲之念。並未動於中也。且君家蝦蟹之類。亦登於庖。彼獨非生命耶。若口過一節。君語言敏妙。談者常傾倒於君。君彼時出口。心亦自知傷厚。但於朋談慣熟中。隨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怒觸鬼神。陰惡之註。不知凡幾。乃猶以簡厚自居。吾誰欺。欺天乎。邪淫雖無實迹。君見人家美子女。必熟視之。心即搖搖不能遣。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反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遂謂終身無邪色。可對天地鬼神。眞妄也。此君之規條誓行者。尚然如此。何況其餘。君連歲所焚之疏。悉陳於天。上帝命日遊使者。察君善惡。數年無一實善可記。但於私居獨處

中。見君之貪念。淫念。嫉妒念。褊急念。高己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讐報復念。憧憧於胸。不可紀極。此諸種種意惡。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君逃禍不暇。何由祈福哉。公驚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係尊神。願求救度。張曰。君讀書明禮。亦知慕善爲樂。當其聞一善言時。不勝激勸。見一善事時。不勝鼓舞。但旋過旋忘。信根原自不深。恒性是以不固。故平生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沈。何嘗有一事著實。且滿腔意惡。起伏纏綿。猶欲責天美報。如種徧地荊棘。癡癡然望收嘉禾。豈不謬哉。君從今後。凡有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收拾乾乾淨淨。一箇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實實落落。耐心行去。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懇懇。使此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心。第二

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不測效驗。君家事我。甚見虔潔。特以此意報之。速速勉持。可回天意。言畢。即進公內室。公即起隨之。至竈下。忽不見。方悟爲司命之神。因焚香叩謝。即於次日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自別其號曰。淨意道人。誌誓除諸妄也。初行之日。雜念紛乘。非疑則惰。忽忽時日。依舊浮沈。因於家堂所供觀音大士前。叩頭流血。敬發誓願。願善念眞純。善力精進。倘有絲毫自寬。永墮地獄。每日清晨。虔誦大慈大悲尊號一百聲。以祈陰相。從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傍。不敢欺肆。凡一切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不論事之巨細。身之忙閒。人之知不知。力之繼不繼。皆歡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後止。隨緣方便。廣植陰功。且以敦倫。勤學。守謙。忍辱。與夫因果報應之言。逢人化導。惟日不足。每月

晦日。即計一月所行所言者。就竈神處爲疏以告之。持之既熟。動則萬善相隨。靜則一念不起。如是三年。年五十歲。乃萬歷二年。甲戌會試。張江陵爲首輔。輟闈後。訪於同鄉。爲子擇師。人交口薦公。遂聘赴京師。公挈眷以行。張敬公德品。爲援例入國學。萬歷四年丙子。附京鄉試。遂登科。次年中進士。一日謁內監楊公。楊令五子出拜。皆其覓諸四方。爲己嗣以娛老者。內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問其籍。曰江右人。小時誤入糧船。猶依稀記姓氏閭里。公甚訝之。命脫左足。雙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兒也。楊亦驚愕。即送其子。隨公還寓。公奔告夫人。夫人撫子大慟。血淚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雙目復明。公悲喜交集。遂不願爲官。辭江陵回籍。張高其義。厚贈而還。公居鄉。爲善益力。其子娶妻。連生七子皆育。悉嗣書香焉。公手書遇竈

神。幷實行改過事。以訓子孫。身享康壽。八十八歲。人皆以爲實行善事。回天之報云。同里後學羅禎記。

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卷下終

迴向偈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南無阿彌陀佛

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

印贈者—香光淨宗學會
電話：（〇二）八五一一〇九五五
傳真：（〇二）八五一一〇九五三
地址：台北縣三重市中興北街179號1樓
淨空法師影音網址—淨空法師專集網站 http://www.amtb.org.tw
淨空法師專集簡體網站 http://www.amtb.cn
淨空法師英文網站 http://www.chinkung.org
排版承印—和裕出版社
電話：（〇六）二四五四〇二三—七
中華民國九四年佛曆二五四九年八月恭印一〇〇〇本





看破 放下 自在 隨緣 念佛

真誠 清淨 平等 正覺 慈悲

本會法寶・免費結緣・絕無託人募款義賣・敬請明察・愛護珍惜

Printed in Taiwan(This book is not to be sold.)
FOR FREE DISTRIBUTION